武俠世界



$2.00

772

·特別介紹·



一期完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青衫遊龍** 曹若冰·著



「青衫遊龍」是曹若冰君最新爲本刊撰著之俠義奇情巨著，內容描述一羣反清復明之士，抱着驅逐滿虜，還我河山之大志，與鷹犬們週旋，鬥智鬥力，奇謀迭出，筆鋒尖銳，佈局曲折。讀來令人拍掌稱快，叫絕不已，是期隆重刊出，敬請留意。

督印人：羅　韜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7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巨型俠情故事

曹若冰・文
盧　令・圖

青衫遊龍



遊龍戲鳳　怪丐通風

這是一座大宅院。

大宅院雖然很大，房屋也很多，但是住在裏面的人却很少。

據當地人士所知，這座大宅的原來主人，是當朝的一位大官，於四年前擧家北遷，現在的主人是大官的親戚，是位中年美婦人，連同傭人僕婦，侍婢和小丫頭，總共不超過十個人，而且全部都是女人，只有一個男人；是個六十多歲年紀的老蒼頭。

大宅院的大門，一天到晚關得緊緊的，一個月裏難得開一次，平常裏面的人進出都走後門，也從不和街坊隣居交往。

因此，現在的主人和大官是什麼親戚？從什麼地方搬來的？是做什麼營生的？街坊隣居都不清楚。

×　　×

夜，三更將近時分。

月黑，星光黯淡中，一條瘦小的人影，身法輕靈俐落，快捷地投入大宅院內。

片刻之後，又有一條人影飛掠而到；是個身材頎長的青衣人。

青衣人掠到之後，他沒有像先前那條瘦小人影一樣的立刻投入大宅院內，行動十分小心的雙手搭着圍牆牆頭，運目凝神朝裏面看了看，聽了聽，確定沒有卡哨暗樁之後，這才翻身掠入。

情形很明顯，先前的那條瘦小人影是這座大宅院裏的自己人，這青衣人乃是跟踪瘦小人影而來。

青衣人翻身進入大宅院內，目光灼灼掃視了一下四週的形勢環境，身形立刻輕如狸奴，快逾閃電，不帶絲毫聲息地掠近了一間燈光外透的屋背後的暗影中，身軀貼壁而立，凝神諦聽。

屋內，正有兩人在低聲談話，那聲音之低，也錯非是這位內功精湛，聽力靈敏的青衣人，換個人必然無法聽得清楚。

只聽得一個威稜的女音說道：「往下說！」

另一個女音立即說道：「屬下一時大意，着了一個鬼東西的暗算，被點了穴道，抱往一處假山中。」

「那鬼東西是什麼人？」

「是個三十多歲的黑衣壯漢，屬下不認識他。」

「以後怎樣？」

「正當那鬼東西要擺佈屬下時，突然來了一老一少，一出手就點了那鬼東西的死穴，救了屬下。」

「那一老一少是什麼人？」

「老的是『窮神』艾浩仁，少的是他的徒弟。」

「哦！妳沒有弄錯，眞是那個老怪物麼？」

「確實是那老怪物！」

「妳沒有洩身份吧？」

「沒有，說來也是屬下走運，一套謊話竟然騙信了老怪物，並且把他的信符給了屬下一枚。」

「什麼？老怪物他給了妳一枚『萬應金錢』？」那威稜的女音語聲中含着驚異的說。

「是的，院主請看。」

屋內有了剎那的沉默，大概是那個什麼「院主」在驗看「窮神」的那枚「萬應金錢」。

剎那之後，屋內又响起了話聲，是那個院主威稜的聲音，變得溫和的說道：「確實是老怪物的信符，一號，記妳大功一次。」

「謝謝院主。」

院主道：「好了現在妳可回去了。」

一號道：「這……這恐怕有點兒不妥當。」

「爲什麼？」

「老怪物給屬下這枚信符的用意，原是要屬下趁此機會脫離『鳳仙館』回北方去，此刻如再回去『鳳仙館』，他豈不要向屬下查究！」

「不要緊，妳回去以後，就裝作因驚嚇過度，病了，過上十天半月便沒有關係了。」

「這雖然是個好辦法，但是屬下總覺得似乎不十分妥當！」

「妳的意思？……」

「請院主開恩，讓屬下在這裏暫時躲避一段日子。」

「不行！」院主語聲倏又轉變威稜的說道：「太君已有嚴令，諭令這裏所有的人都必須各守原位，妳的位子無人能够代替，兩宜那裏正是各方人物往來最雜，最容易探聽消息的地方，怎可無人！」

「屬下明白，不過，屬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院主沉聲截口道：「一號，妳是恃功而驕麼？」

一號道：「屬下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只是怕萬一壞了大局！」

「好了，妳別杞人憂天了。」語音又轉緩和的說道：「一號，妳是本院屬下中最傑出的一個，也是太君十分看重的人材之一，不然就不會得派妳担任那麼重要的任務了，妳這次的大功，本院當立刻快報上去，太君定有重賞，這正是妳向上的好機會，此番事情完成之後，本院這『天香院主』的職位，說不定會由妳接掌！」

「謝謝院主的提拔栽培，屬下衷心感激！」

「不用謝我，只要妳明白我栽培妳的一番心意，好好努力爲本宮効力就好！」

「是，屬下告退。」

「哦！慢點兒。」

「院主還有什麼吩咐？」

至此，屋背後那個貼壁而立的青衣客明白了，院主是「天香院主」，一號是「天香一號」。

天香院主道：「關於那個『青衫遊龍』，妳要特別小心，據說他確實已經來了此地，如能查探出他的出身來歷，那將是莫大的大功一件，妳明白麼？」

「屬下明白，屬下明白，屬下當盡力特別留心探聽，以期不負院主所望！」

「還有，對於『逍遙宮』的人，本宮或有利用他們之處，太君指示，如非萬不得已，絕不可和他們的人發生衝突！」

「屬下記下了。」

「另外『邘江第一樓』的那個彭師爺情形怎樣了？可曾探聽出什麼來沒有？」

「正在探聽中，據屬下初步斷定，他也是道中人，而且，還是隻很機警的老狐狸！」

「聽說，最近他常往妳那兒跑，是眞的麼？」

「是的，差不多三五天就到屬下那兒去一次。」

「據報告說『邘江第一樓』的東家是倪元亮，對不對？」

「不錯，倪元亮乃是本地的十大『鹹猪』之一。」

「以我判料，姓倪的表面上是鹽商，暗地裏可能另有其隱秘身份，說不定是某個高明組織派在此地的負責人！」

「這……恐怕不可能吧，聽說倪元亮世居本地，經營鹽生意已經有好幾代。」

「妳見過他沒有？」

「去他家裏應酬過兩次。」

「有什麼可疑之處？」

「似乎沒有。」

天香院主默然了片刻，說道：「凡事小心總有益無害，本院對他已起懷疑，妳不妨在彭師爺身上多下點功夫，一有發現便立刻報過來！」

「屬下遵諭。」

「好了，時間已經不早，妳快點回去吧！」

「屬下告退。」

屋背後，貼壁而立的青衣人知道「天

香一號」就要出來了，他身形一閃，奇快絕倫地隱入了五丈遠處的一片矮樹背後，目注屋門。

屋門開了，一個綠衣少女閃身出來，青衣人看得很清楚，一點不錯，正是他跟踪下來的那個少女。

× ×

天香一號，騰身飛掠出了大宅院，走了。

青衣人仍隱身在那片矮樹背後，一動未動。

他在思索天香院主和天香一號的談話，在暗想：她們是什麼「宮」？「太君」是誰？

依據常理推測，「太君」可能就是她們那個「宮」的首腦，而且必定是個年老女人，否則，絕不會被尊稱爲「太君」。

他心念飛轉，經過一番思索分析，明白了一些事情；就是這座大宅院不是一戶普通人家，是一個什麼「宮」設置在當地的一處分支，「天香院主」也就是負責這處分支的首要人物！

「天香一號」乃是「天香院主」手下的一名屬下，爲了探聽江湖上的一些行動消息，竟不惜犧牲色相，托身勾欄以掩蔽身份，於此可見，這個什麼「宮」，實在是個極具野心，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組織！

「天香院主」對「邗江第一樓」竟然起了疑心，可見其不簡單，十分高明！

至於「青衫遊龍」，「天香院主」爲何要叮囑「天香一號」特別小心？並且說如能查出其出身來歷將是莫大大功一件！她們爲什麼如此重視「青衫遊龍」？

這點，他就想不通了！

因爲，青衣人他就是「青衫遊龍」龍君毅。

龍君毅自出道江湖年多以來，先後祇不過管了幾件不平的閒事，想不到竟博得了一個「青衫遊龍」的美號，但也惹上了一身麻煩！

當然，他並不在乎那些已經惹上的麻煩，也不担心害怕那些個江湖高手，黑道梟雄要對付他，他要是害怕，就不會得伸手管那些個不平的閒事了！

現在，他在攷慮他「想不通」的問題；「天香院主」口中的「太君」究竟是何許人？她們爲何要查探他的出身來歷？眼前，他要不要由這個「天香院主」口中作進一步的了解？還是留待以後再說？……

經過足有一盞茶辰光的攷慮，最後終於決定爲免打草驚蛇，將這問題暫且擱置，緩一步再說。

於是，他騰身飛射，不帶絲毫聲息地掠出了大宅院，回到客棧的房間內，躺倒床上，闔起眼，丟開一切問題的睡了。

× ×

「鳳仙館」，是揚州城內第一流的勾欄院。

鳳仙館的氣派，豪華陳設，爲全揚州的勾欄院之冠，鳳仙館的姑娘有四五十個，不但多，而且南北佳麗齊全，燕瘦環肥，個個出色，無一不是千嬌百媚，令人心蕩神迷的美人兒。

因此，鳳仙館也是揚州城最出名的勾欄院，凡是揚州城的人，尤其是男人，幾乎沒有不知道鳳仙館的，不知道的人，一定會被人譏笑爲不是男人！

不過，鳳仙館雖然是揚州無人不知的一流勾欄院，但却不是一般人能够去得起的地方，凡是能上鳳仙館的人，不是腰纏萬貫的大富商，也必是地方士紳，化得起大把銀子的豪客！

因此，進出鳳仙館的客人，大都是鮮衣怒馬的闊客，身後跟隨着僕從的富紳巨賈。

夜，二更交初。

揚州城內的街市雖然已漸冷落，街道兩旁的店舖很多已在開始上門打烊，可是，鳳仙館門口却正是車水馬龍的時刻。

這時候，鳳仙館門外來了個人，是一個二十五六年紀，看來很不起眼青衣客。

青衣客，一襲青衫已經很舊很舊了，雖然未破，却已經洗得變了色青中泛白。

不過，這青衣客的衣着雖舊，看來有些兒寒酸，但是人品却生得挺俊的。

頎長的身材，俊臉，劍眉，星目，挺直的鼻子，微薄的咀唇，神情很洒脫，一副斯文的樣子，像是個不第秀才，落第書生。

站立在鳳仙館門旁職司招呼客人的二爺，一見青衣客背負雙手，緩步從容的走了過來，心中不禁立時暗皺了皺眉，他希望青衣客最好是過路的，不是上鳳仙館來開眼界玩兒的。

因爲，他在鳳仙館門口招呼客人已經多年，對這他有經驗，這種人不是有大把銀子的主兒。

他不希望青衣客上門，可是青衣客却偏偏往台階上走了上來。

他心中雖然認爲青衣客不是什麼有銀子的好主兒，但是青衣客既然往台階上走了上來，他只好連忙跨前一步哈下腰，做一副奉迎笑臉：「相公請往裏邊兒請。」

青衣客朝二爺點頭一笑，露出一口潔白的牙齒，好白好白！

接着青衣客一抬手，一個小紅紙包兒塞入了二爺的手裏，含笑說道：「我是外地來的，也是第一回來這兒，這是一點兒小意思，算是我請你喝杯酒的好了。」

二爺一聽這口氣，就知道小紅紙包兒裏沒多少。

本來也是，既是「喝杯酒」的意思，那能有多少，頂多不過是塊小碎銀錁子而已。

不過，能够有塊小碎銀錁子已經算是很不錯了，有總比沒有好。

二爺雖然知道沒多少，咀裏仍是連連道謝地說道：「謝謝相公，這眞不好意思，一來就讓你破費，小的替你帶路，請隨小的來。」

咀裏說着，脚下已轉身在前帶路，手指趁機暗暗捏了捏手裏的小紅紙包兒。

一捏之下，他心中不由暗暗一楞，忖道：「這是什麼玩意兒？怎麼圓圓的硬硬的好像不是小碎銀錁子嘛，難道是……」

「難道是」什麼？他還是眞猜不出來，想偷偷打開來看看，却又覺得有點兒不便。

將青衣客帶入一間小客廳裏，這間小客廳裏的陳設，雖然算得上「豪華」二字，但却是鳳仙館裏最起碼的地方。

進入客廳，二爺讓青衣客落了坐，並

替青衣客倒了杯茶，這才陪笑說道：「相公喜歡怎樣的姑娘，你請說個譜兒出來，小的立刻爲你去辦。」

青衣客微微一笑，道：「我是慕名而來。」

二爺眨動着眼睛道：「相公慕名的小桃紅？水仙花？還是？……」

青衣客搖頭道：「都不是。」

二爺道：「那麼相公慕名的是那位紅姑娘？」

青衣客道：「聽說你們這兒有四位名花，都是人間絕色我想會會她們四位。」

二爺不禁楞然的睜大了雙目，道：「相公要她們四位都來侍候？」

青衣客道：「我想先見見她們四位，然後再挑選一位。」

「這……」二爺雙眉微皺的臉上有了難色。

青衣客星目微凝的道：「怎麼？不可以麼？」

二爺陪笑道：「相公你請多包涵，這本來沒有什麼，如是別的姑娘，別說是四位，就是八位，小的也能照辦，只是……四大名花，她們都是這兒頂兒尖兒的紅姑娘，平常……」

青衣客突然抬手一擺道：「好了，你別說了，這我明白，我要她們四位一起出來並不是白叫她們出來。」

說話間探手入懷，話完，伸出來朝二爺攤開了手掌。

二爺只覺得一陣光華耀眼，不禁張開了口，兩隻眼珠子瞪得好大好大的呆怔住了！

他看清楚了，青衣客掌心中托着的是四顆姆指大小，光華流轉四射的珠子。

珠子，他不是沒有見過，只是像這樣大的珠子，是他生平尙還是頭一回看到。

他雖然不知道這種珠子的確實價値，但他心裏很明白，一顆珠子起碼也得値個二三千兩銀子四顆珠子足値一萬兩以上。

他做夢也想不到，這麼個看似落第秀才的窮書生，竟會是身懷萬金的財神爺！

二爺這裏呆怔間，青衣客那裏已淡淡地開了口，說道：「這四顆珠子，就算作四位姑娘的見面禮，每人一顆，這總該可以了吧！」

二爺突然想起了青衣客在門口塞給他小紅紙包兒，心裏不禁猛地一跳，暗忖道：「裏面圓圓的硬硬的，莫非也是這玩藝兒……」

他心裏暗想着，口裏已忙不迭地說道：「公子爺，你先請坐一會兒，小的這就進去替你看看去！」

口氣變得好快，剛才的稱呼是「相公」，現在已變成了「公子爺」，剛才還說四大名花都是頂兒尖兒的紅姑娘，口氣裏已經露出了沒有辦法的意思，現在他却說要進去看看去了。

這語氣很明顯，沒有問題了，他說「進去看看」只不過是個「過門」而已。

當然，這完全是這四顆珠子的力量，也就是俗話所謂的「有錢能買鬼推磨」！

這青衣客好大的手面，竟以四顆這樣大的珠子作爲一見「勾欄」四大名花的見面禮，這等揮金如土的豪闊，實在舉世少見！

他是誰？

這種豪闊的大手面，他如果不是個瘋子，便該是個不知珠子何價的傻子！

其實，他既不是瘋子，也不是傻子，他正是那近年來名揚天下武林，當世稱最，出身來歷神秘如謎的「青衫遊龍」龍君毅。

二爺這裏話聲一落，龍君毅那裏已點頭含笑說道：「那你就快去吧，我等你回話。」

二爺一哈腰，飛快地轉身出了小客廳，疾步走去。

他一邊走，一邊伸手由懷內掏出了那個原認爲沒多少的小紅紙包兒，打開來，只一眼，他雙手立刻發了抖，心頭狂跳！

那的確是一顆珠子，雖然比那四顆小了些兒，估計它的價値，最少也値個千兒八百兩的。

他在這鳳仙館門口站了有四五年了，平常所得賞賜，只不過五錢一兩銀子，有時碰到一兩個大手面的闊綽豪客，賞賜雖然會多些，但頂了天也不過是三五兩銀子而已，如與這顆珠子相比，那簡直是相差了十萬八千里。

憑他一個站在勾欄院門口招呼嫖客的二爺，一下子能得到千兩銀子，這種事情實在太突兀太意外了，他心頭怎不狂跳，雙手又怎不發抖？

他拳起手掌，緊緊的握着那顆珠子，脚步如飛的直往後院裏奔去！

「胡七，你奔喪麼！」

是「鳳仙館」的保鏢徐三虎，差點兒被二爺胡七撞個滿懷，徐三虎如果不是個練家子，不是眼快閃躲得快，準被撞個正着不可！

胡七沒理徐三虎，脚下奔勢不停地往後院飛奔了進去。

一口氣奔進後院子裏，一個三十五六年紀的白胖婦人恰巧由一座小樓上走下來，她一見胡七的樣子，立時杏眼一瞪，叱道：「胡七，你越來越沒個規矩了！」

胡七聞聲知人，脚下連忙停住，急急說道：「大娘，快！活財神上門了，快吩咐玫瑰她們四位姑娘準備出去見客！」

大娘，也就是這座「鳳仙館」的鴇母，聞言頓然眉開眼笑的問道：「是那位活財神來了？」

胡七道：「是一位外地來的少年書生，頭一回來我們這兒。」

「就他一個人？」

「是的，就是他一個人。」

「他一個人，要叫四大名花全出去陪他？」

「他說，他是特爲一會四大名花而來的。」

「胡七，我看你是越來越回去了，這種事兒也可以麼？」

「大娘，這種事兒照理是不可以，不過，看在他準備送給四位姑娘一人一顆珠子的份上，應該例外。」

大娘不禁意外地一怔！突然睜目道：「你說什麼？他準備送給玫瑰她們四個人每人一顆珠子？」

胡七點頭道：「他還說，這只是見面禮，他要在四位姑娘中挑選一個合意的陪他。」

「天下那有這樣的瘟生，恐怕他只是信口開河，隨便說說的吧！」

「我想不會，四顆珠子他都拿出來給我看了。」

「那是怎樣的四顆珠子？」

「每一顆都有姆指那麼大，光華流轉，耀人眼花，看樣子，一顆足值二三千兩銀子。」

「眞的？」

「這種事兒我怎會說謊。」

「他現在什麼地方？」

「現在就在『偎翠軒』中，等候我的回話。」

大娘眉鋒微微一皺道：「既是這麼個財神，你怎麼不把他直接帶進後院『瀟湘軒』內獻茶。」

胡七道：「他頭一回來，我怎麼也想不到他是位手面闊綽得嚇人的活財神。」

「好了，你去吧，我自己去請他到『瀟湘軒』內獻茶好了。」

胡七轉身快步走了出去。

大娘眉笑眼也笑的笑了，回頭朝跟在身後的兩個十三四歲的小丫頭吩咐道：「小梅小鵑，妳們去關照四位姑娘準備一下，要她們到『瀟湘軒』來見客。」

小梅說道：「娘，牡丹姐姐那兒正有客人呢。」

大娘眼珠兒轉了轉，道：「不要緊，妳悄悄對牡丹說一聲，要她抽空到『瀟湘軒』來一趟就行了。」

小梅點頭嬌應着，和小鵑分往四位姑娘的小樓而去。

× ×

「瀟湘軒」，是鳳仙館接待王孫公子之流大濶客的地方。

瀟湘軒裏面的陳設佈置，比「偎翠軒」寬敞了一倍還多。

鴇母大娘親自由偎翠軒將龍君毅請進了後院的瀟湘軒內，讓坐敬茶畢，問道：「公子由那兒來？」

龍君毅道：「北京。」

鴇母大娘雙目突然一亮，暗忖道：「原來是由北京城來，這就怪不得了……」

她心裏暗忖着，臉上已滿是媚笑地說道：「北京那可眞是大地方，公子的府上大概是住在那個小圈圈兒裏面吧？」

「小圈圈兒」就是皇城的意思，這個鴇母大娘的腦筋反應眞快，她一聽說是由北京來的，立刻想到龍君毅這麼俊的人物，手面又這麼濶綽，說不定是皇城那位王府的小王爺，他那身不起眼的舊青衫，很可能是爲了避人眼目，免得被人認出他的身份，故意穿的。

龍君毅一聽「小圈圈兒」四個字，心中不禁微微一怔，却未開口說話。

俗話有云：「不開口就是默認」，這一來，鴇母大娘更誤會了，她認爲自己猜料的完全正確，這位衣着寒酸的少年書生，一定是位小王爺。

一陣環珮叮噹聲響軒外緩步輕盈的走來了玫瑰，牡丹，海棠，玉蘭四大名花。

四大名花果然名不虛傳，確是個人間絕色，難怪她們能名噪揚州，壓倒羣芳！

四大名花進入軒內，八隻美目全都不由倏然一亮，暗道：「好俊的人品……」

她們在「鳳仙館」裏迭往迎來，見過的官紳公子，富豪闊少，不知幾許，可說是「閱人多矣」！像這樣俊的人品，尚還從未見過。

四位姑娘這裏美目發亮，龍君毅那裏却做作驚艷地神情一呆，直到四位姑娘紛紛朝他俛首斂衽萬福行禮後，他方才回過神來似的，連連擺手說道：「四位姑娘快快請坐。」

四位姑娘，嬌聲稱「謝」，分別落了座。

鴇母大娘分別介紹了四位姑娘的芳名後，含笑說道：「公子，你不是要賞給她們每人一份珍貴的見面禮的嗎，你可以先拿出來了，也好讓我大娘開開眼界，替她們高興高興！」

龍君毅點頭說道：「不是大娘提說起，我倒險些兒忘了。」

淡然一笑，伸手入懷摸出那四顆光華流轉、耀人眼花的珠子，分遞給四位姑娘每人一顆。

四位姑娘全都不禁睜大了一雙美目，嬌靨上滿是一片驚喜之色。

雖然，在小梅和小鵑兩個小丫頭傳話的時候，四位姑娘就已經知道來了大闊少，也知道她們每人都將得到一顆珠子的見面禮兒，但却決未料想到會是一顆這麼大，這麼好的珠子。

× ×

快三更時分了。

瀟湘軒內酒將盡，菜也殘，人也散。

龍君毅酒意薰然的隨着玫瑰姑娘上了「玫瑰樓」，也是玫瑰姑娘的香閨。

他爲什麼要挑選玫瑰，因爲玫瑰就是那個「天香一號」。

進入香閨，玫瑰姑娘立刻將侍候的小丫頭遣下了樓，於是，香閨內也就只賸下了人兒兩個。

於是，玫瑰姑娘俏眼兒斜睨，嬌靨上媚笑迷人的，將她那軟綿綿的嬌軀緩緩朝龍君毅的懷裏依偎了過來。

就在這時候，樓外院子裏突然傳來了一聲鳥叫。

玫瑰姑娘的神情微微一愣，她倏然想起了什麼事情的呢聲說道：「爺，你先歇一會兒，奴去一下就來。」

龍君毅心中不禁一動，暗道：「快三更了，這時候怎會還有鳥叫？樓外院子裏雖有花木，但不可能有鳥巢，如有，也當是受了驚擾之下才叫，而且也不該只是一鳥，只叫一聲，這顯然有着古怪，可能是天香一號與外間連絡的訊號……」

他心念電閃地暗想着，口裏却已漫聲說道：「去做什麼？」

「女人家的事嘛！」

她嬌聲輕嗔，風情萬千地纖腰一扭，閃身進入左邊的帷幔內，却臨去又回頭，嬌靨兒半露，留給龍君毅一個嫣然媚笑。

龍君毅心中暗吸了口氣，悄然移步走近窗前，輕輕推開窗槅，身形飄起，有如一縷輕烟般地掠落樓外一處花樹暗影中。

他身形剛落，玫瑰樓的另一邊已掠起了一條婀娜的人影，正是玫瑰姑娘，身如電射地直向五丈以外葡萄架那邊掠去。

葡萄架下，站立着一個身材瘦小的人影，顯然，那也是個女人。

「什麼事？要快點，有客。」是玫瑰姑娘的聲音，極低極低。

那瘦小人影也低聲說道：「院主有急令，太君明天駕蒞，命我傳話各位姊妹，明夜子正，全都前往聽候令諭，不得有誤，好了，我走了。」

「慢點，小妹。」

「我不能多耽擱。」

「小妹，太君突然來此，可知是什麼事情？」

「不知道。」

「好妹妹，妳透露點兒風聲給我，我不會忘記妳的好處的！」

「妳不怕就誤了妳和客人的一刻千金麼？」

「小妹，妳別拿蹻好不好！」

瘦小人影冷聲道：「哼！我敢麼？」

玫瑰道：「小妹別生氣，算是阿姊說錯了，向妳賠禮。」

瘦小人影倏然輕聲一笑道：「大姊，說眞的，這一回太君來此很突然，究竟有什麼事情，別說是小妹不知，連院主恐怕也都不知！」

「哦……」

「我走了！」

聲落人影電射而起，劃空飛掠過花牆而去。

玫瑰姑娘反身擰腰騰起，掠上了玫瑰樓的另一邊。

龍君毅也立即長身電掠，仍由那扇窗戶進入，迅速地關好窗槅，站在一幅美女出浴畫前，作欣賞狀。

適時，一陣細微的「索索」聲音起自帷幔之內，同時傳出一聲嬌媚的輕喚：「爺……」

「唔。」龍君毅輕應着。

「爺，奴在更衣，馬上就來，你請先上去息着好了。」

「先上去息着」，這話意思是什麼？龍君毅不是傻子，他當明白。

他心念電閃，迅速的作了決定，口中又是一「唔」的輕應着，移步走向那張紅綾帳，鴛鴦枕兒的檀木床前，在床邊上坐下。

帷幔掀開，玫瑰姑娘走出來了，展現在龍君毅眼前的是一個活色生香的胴體。

繡着「秘戲圖」的大紅綾子的兜肚兒，半掩着細皮白肉，吹彈欲破，凝脂玉般胴體，那眞是春色無邊，撩人心火上騰！

她一見龍君毅衣履仍然整齊地坐在床邊上，似乎有些兒感覺意外地一怔！隨即嬌靨含笑，眉眼春意盎然地：「爺，你怎麼還沒寬衣？」

一邊說着，一邊快步走向床頭，伸手從鴛鴦枕下，拿出一雙三寸軟紅睡鞋換上了。

尤其是「勾欄」妓女所穿着者，特別精巧，甚多繡有「艷蝶戲蕊」的「春意兒」，令人不必把玩，一見就能魂消的迷情物。

「軟紅睡鞋三寸整，不沾地，偏干凈；燈前換晚粧，被底勾春興，玉人兒，蓮勾蹺，與我肩相並！」

這首咏睡鞋詞，已不記是古代那位風流才子的佳作，至於其末句「與我肩相並」，那是怎麼回事？又怎會「與我肩相並」？那就只能意會，不能言宣了！

她套上睡鞋，媚眼兒斜睨，蕩態撩人地將一個半裸的嬌軀緩緩偎向龍君毅的懷內，纖纖玉手伸向龍君毅的衣扣……

龍君毅目睹這等活色生香冶蕩的陣仗，他雖是鐵錚奇男，心神也不禁爲之暗暗一盪！

鐵錚奇男畢竟是鐵錚奇男，他心神雖然不禁爲之一盪，但一盪之中却倏然抬手一指點上了她的軟麻穴。

她嬌軀一顫，張口欲呼，龍君毅又飛快地一指封閉了她的啞穴。

是以，她檀口只張了張，却未能發出聲來。

龍君毅將她的嬌軀扶放在床上躺下，隨手拉開紅綾被遮蓋住她的半裸的胴體，語聲低冷地說道：「姑娘是聰明人，我也不多說什麼了，只要實答我問話，我決不會難爲妳，可懂？」

她嬌靨蒼白，兩隻眼睛突瞪，充滿震駭之色！

梳粧台上有一塊玉石紙鎭，龍君毅伸手拿了起來，以中指在中間一劃，玉石立時一分爲二，他右手握着一塊，拳起手掌那塊玉石頓時化作粉末由掌指間洒落了。

好精純的內家功力！玫瑰看得心神不禁爲之發顫，震凛無比！

龍君毅放下另一塊玉石，鬆開右掌，抹掉掌心裏的粉末，星目電射地說道：「現在我先解開姑娘的啞穴，不過，我可得要告訴姑娘，別以爲我不會辣手摧花，也別以爲我不忍心，否則，姑娘將會落個終身遺恨，招呼我已經打過了，請答我問話吧！」

語聲一頓又起，道：「我請問，妳們要查探那『青衫遊龍』出身來歷的用意何在？」

話落，抬手出掌拍開了玫瑰啞穴。

玫瑰先舒了口氣，問道：「你……是誰？」

龍君毅道：「我就是妳們要查的那個『青衫遊龍』！」

玫瑰雙目倏然大睜，道：「你就是『青衫遊龍』？」

龍君毅道：「不錯，和給妳們的那幾顆珠子一樣，如假包換，快答我問話！」

玫瑰道：「我並不知道，我只是奉命行事。」

龍君毅突然一聲冷笑道：「天香一號，希望妳聰明點，別和妳自己過不去，昨晚上妳去過什麼地方，和妳們的那位院主談了些什麼，我聽到了，還有適才那個小丫頭的傳話，我也聽到了！」

玫瑰──天香一號臉色一變！道：「你既然已都聽到了，何必還要問我！」

「妳眞不知道？」

「我確實不知道。」

「妳們的那位院主知道麼？」

「可能知道。」

「如此我再問妳，妳們的『太君』是誰？」

一提到「太君」，神色剛剛好轉的嬌靨，突又變得蒼白起來。

「說！」龍君毅星目電射，威稜逼人地低喝。

天香一號心神一震！不由自主地道：

「是魔……」

「魔」字出口，突然想到洩露秘密的後果，渾身不禁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倏地閉口不語。

龍君毅道：「說下去！」

天香一號雙目一閉，道：「你殺了我好了！」

龍君毅忽然微微一笑，道：「其實妳不說我也已知道，是『魔手婆子』，對不對？」

天香一號仍然閉着雙眼，沒有開口。

龍君毅又道：「妳已經學到『魔手』心法了？」

天香一號睜開眼睛看了龍君毅一眼，搖頭道：「沒有。」

「妳們的那位院主學到了？」

天香一號點了點頭。

「院主可是天香院？」

「不錯。」

「太君叫什麼宮？」

「聖心宮。」

「宮址在什麼地方？」

「黃山。」

「天香院在這兒有多少人？」

「二十多人。」

「明夜子正前往之處，可是天香院主那兒？」

「現兒還不能決定，可能臨時會有變動。」

「如有變動，可能會是何處？」

「也許是白玉莊。」

「在什麼地方？」

「城西十五里之處。」

「妳說的都是實話？」

「句句實在！」

「如此很好，妳好好休息着吧，穴道兩個時辰後自解，我走了！」

話落，轉身瀟洒地走到窗前，推開窗戶，騰身越窗電射而去！

× ×

龍君毅剛掠出後院圍牆，牆根下突然冒起一條黑影，抬手就是一掌，直拍龍君毅後心！

龍君毅聞風知警，大挪移身法，脚下倏然橫跨三尺，旋身出掌，快如電閃地扣拿黑影的腕脈！

黑影一縮腕，閃電般飄退出丈外，輕聲一笑道：「大挪移身法，加上擒龍手，放眼天下武林，一身兼具這兩樣絕學的只有一位！」

龍君毅一怔！旋卽明白了是怎麼回事地道：「老人家好心智！」

原來這背後突襲的黑影，竟是名滿宇內武林的「窮神」艾浩仁。

「窮神」艾浩仁嘻嘻一笑道：「如果不是好心智，怎能逼出你師承絕學來！」

龍君毅星目一眨道：「老人家知道我來了這兒？」

「窮神」笑道：「要是不知道，老化子蹲在這牆根底下做什麼，這兒又沒有寶貝！」

眞會說話，眞絕！

龍君毅對此沒有在意，因爲他知道「窮神」艾浩仁的生性爲人，一生遊戲風塵，說話語氣，向來就是這麼調調兒，對誰都是一樣。

因此，他淡笑了笑，道：「這麼說，老人家蹲在這兒，是專爲等我的了！」

「窮神」道：「要不是爲等你，老化子早和周公打上交道了。」

龍君毅又笑了笑道：「老人家算定我準會由這樣出來？」

「窮神」道：「說良心話，老化子可沒有那麼大的能耐，我在這一邊等你，另一邊由我那個寶貝徒弟小化子守着。」

龍君毅星目倏地一凝，問道：「老人家在這兒等我有何指教？」

「指教不敢當，我老化子請問，你到裏面幹什麼去了？」

「老人家知道裏面是什麼地方麼？」

「老化子又不是個瞎子，怎麼會不知道。」

「如此老人家就應該明白，我是個男人！」

「老化子非常明白你是個男人，可是更明白你不是那樣的男人！」

「那麼老人家以爲我該是個怎樣的男人？」

「龍兄弟，別和我老化子來這一套了，否則你便不可能讓那一位看得上你，造就你！」

龍君毅眉鋒微皺了皺，道：「老人家好不厲害，看來我不說實話是不行。」

「窮神」道：「你本來就不該和我老化子裝糊塗！」

龍君毅道：「我在玫瑰樓上和那個名玫瑰的姑娘談了一會兒。」

「窮神」忽然一笑道：「老化子沒有料錯，你果然是找她去了！」

龍君毅星目倏地一凝道：「老人家知道她的身份？」

「窮神」道：「要是不知道，老化子就不會担心得連覺都不敢睡，在這兒等着你了！」

龍君毅詫異地道：「老人家既然知道她的身份，那爲何還要給她一枚『萬應金錢』？」

「窮神」道：「要不這樣，老化子又怎能找出她們在這兒的頭子？」

語聲一頓，倏然轉了話題地問道：「你和她談的情形如何？」

龍君毅道：「只問出了她們是『魔手婆子』的屬下，明夜子正，『魔手婆子』會抵達此地。」

「窮神」道：「明夜子正只怕到不了此地！」

龍君毅一怔！道：「老人家，你另有消息？」

「金湯堡的人已經和老婆子纏上！」

「爲什麼？」

「你是眞不知道，還是又在和老化子裝糊塗？」

龍君毅正容道：「我確實不知道！」

「窮神」道：「我老化子問你，你到揚州做什麼來？」

龍君毅答道：「我是跟踪一位姑娘來的。」

「她也是『魔手』屬下？」

「不是。」

「可知道她是什麼人？」

「只知她名叫路秋茹。」

「你跟踪她不會沒有緣故吧？」

「有人要計算我，她曾經暗中向我示警。」

「她認識你？」

「她不可能認識我。」

「就因爲她向你示警，你就跟踪她，沒有別的原因？」

「另外還有個原因，好奇。」

「好奇？」

「她一身所學功力高絕驚人！」

「比你還高？」

「那倒不至於，不過，不過，如果我要勝她，可能要在十招以外！」

「哦……」「窮神」眨了眨眼睛道：「她長得很美麼？」

龍君毅點頭道：「不但長得很美，而且很天眞！」

「她現在什麼地方？」

「失踪了。」

「失踪了？」「窮神」不禁意外地一怔！道：「是怎樣失踪的？」

龍君毅搖頭苦笑道：「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窮神」默然沉思了刹那，問道：「你可願意聽我老叫化的？」

龍君毅道：「老人家請指教。」

「有處地方你應該先去看看。」

「什麼地方？」

「城南八里的隱逸莊。」

「莊主是何許人物？」

「是位謎樣的人物。」

「老人家認爲路姑娘的失踪可能和隱逸莊有關？」

「這我老化子就不敢亂說了，不過，你去了也許會另有發現！」

× ×

一座佔地廣闊，四面圍牆高大，裏面屋宇櫛比的莊院，這就是「隱逸莊」。

夜，二更多點兒辰光。

「隱逸莊」第五進的大廳旁的書齋內，燭火通明，巨大的逍遙太師椅上，端坐一位儒巾便服中年人。他面如滿月，雙眉斜飛入鬢，目如寒星，胆鼻，方口，顎下三柳黑髯，年紀約在四十二三之間。

他神態沉着，莊嚴，不怒而威，氣勢懾人！他巍然端坐那巨大的逍遙太師椅上，就好像是一座巍峨的山岳，令人有「仰之彌高」，一見就屏息之感！

太師椅後，垂手肅立着四個宮裝打扮的少女，前面，五尺外的地毯上，跪着個氣宇英挺的少年，他雖然面色慘白，額角在冒着汗珠，但是腰幹却挺得畢直的，顯然是個十分倔强的少年人！

「嗯，這眞是奇跡！」中年人說着，按在太師椅扶手上的右手握成拳狀，好像要揑死個人似的，手指節在泛白，寒星般地雙目注視着跪在他面前地毯上少年人，徐聲說道：「這的確是『魔手』所傷，由此可見，老婆子還活着，不過，這傷你的人必定是老婆子的傳人，其功力火候還不到七成，否則你決不可能還有命在！」

話鋒微微一頓，聲調倏轉威稜地又道：「潘駿，你仔細聽着！」

少年人潘駿頭一低，啞聲說道：「弟子該死，誤了恩師的大事，願受恩師嚴厲處分！」

中年人咀角掠閃過一絲笑意，輕聲一「哼」！道：「潘駿，你必須承認，你失敗了！」

「是！」潘駿的頭低得更低了。

中年人道：「我生平最討厭失敗，你應該知道，强者是絕不喜歡失敗的，不過，這次你敗在『魔手』門下的手上，是一次意外的挫折，爲師准許你帶罪立功，將功折罪！」

「弟子謝謝恩師。」

「嗯。」中年人輕吁了口氣，說道：「好了，你去歇着吧！」

潘駿挺身站了起來，說道：「弟子不累，弟子非常担心師妹……」

中年人截口道：「你不必多說，空言無益……」

咀角忽地浮起一絲令人脊背發冷的冷笑，目閃殺芒地說道：「生見人，死見屍，不論情況如何，我都將會要對方付出最慘重的代價，以爲卑鄙行爲之戒！」

這話，潘駿和肅立在椅背後的四名少女都體會得到他內心的震怒！

潘駿暗吸了口氣說道：「恩師，據五師弟判斷，師妹之突然不見，可能是被『逍遙谷』的人使用鬼祟技倆擄去了！」

「廢話！」中年人沉聲叱道：「只憑判斷，沒有根據的話何異白說，在事實眞相未弄清楚之前，最好少亂說，事情必須小心求証，你明白？」

潘駿點頭道：「弟子明白了，弟子願請命差遣出外求證！」

「不！現在你已經倒下了！」

「弟子能够隨時站起來！」

「我知道你能够隨時站起來，但不該是現在，潘駿，你勇則勇矣，不過，目下你甫受『魔手』之傷，雖已服藥，仍須養息，傷未痊癒，帶傷請命差遣，實乃匹夫之勇，勇有餘，智不足，何能成大事，立大業？」

「弟子爲報師恩，雖死無憾！」

「不要衝動，現在你必須先好好養好傷勢，到需要差遣你時，爲師自會下令給你！」

「弟子遵諭。」

中年人微點了點頭，話鋒忽地一轉，道：「潘駿，爲師要攷攷你，目前爲師心中有一件最最注意重要的事情，你可知道是何事？」

潘駿微一沉思，說道：「當然是小師妹的……」

中年人斷然搖頭道：「錯了，你小師妹之事雖然重要，但吉人自有天相，還不算是最最重要之事！」

「那麼，一定是那批價值……」

「不對！潘駿，在這一方面，你就不及你五師弟，甚至連你大師兄和二師兄也不會得如此幼稚！」

潘駿那蒼白的臉色突然湧起了一片血紅，神情顯得很窘迫地發了怔！

這下子，連那肅立在太師椅後的四名少女心中也暗暗覺得奇怪了！

世上有比自己女兒失踪的事，更重要的？……

世上會有比價值連城的奇珍異寶更值得注意的事？……

潘駿窘迫地怔了怔道：「弟子愚魯，不知何事？尚祈恩師明示！」

中年人微微一笑，道：「是我沒有把

話說清楚，現在我補充一下，我最注意的是一個人，他比什麽都重要！」

「哦！……」潘駿神色錯愕的望着中年人。

「你知道這個人是誰麼？」

潘駿雙目眨動着，却猶疑着未答。

中年人雖然未開口，但目光如電灼灼地凝視着他，却使他更感窘迫！

書齋內的空氣有了刹那的沉寂！

潘駿思念飛轉，心中忽有所得地雙眉微揚地道：「弟子明白了。」

中年人道：「是誰？」

潘駿道：「是魔手老婆子！」

中年人搖頭道：「不對！『魔手』老婆子，雖然也是個值得注意的重要人物，但是比起那個人來，她似乎還差一籌！」

潘駿傻了，他不由緊緊蹙起了眉！

那是什麽人呢？「魔手婆子」竟然都差其一籌！

中年人倏然一笑道：「爲師告訴你好了。」

潘駿連忙說道：「弟子恭聆！」

「龍君毅。」

「是『青衫遊龍』？」

「不錯，正是他。」

這太出人意外了，潘駿楞住了！

「青衫遊龍」之名，近年來雖已轟傳武林，但是潘駿却從未將「青衫遊龍」放在眼中，他是個十分好强之人，心中早就有了有機會要鬥鬥「青衫遊龍」之心！

因此，潘駿在意外的一楞之後，不禁十分訝異地說道：「恩師，你怎會注意起這麽個小輩來了！」

「什麽？」中年人神色勃然地道：「你以爲姓龍的是什麽？」

潘駿道：「弟子認爲姓龍的祇不過是個小輩，微不足道的……」

「住口！」中年人倏然沉聲截口道：「爲師認爲最值得注意的重要之人，會是個微不足道的人！」

他臉上籠罩着一層嚴霜，眉目之間已泛現起威稜的怒色！

潘駿心中不禁暗暗一震！垂首說道：「弟子錯了，恩師原諒，弟子一時沒有細想！」

中年人口中輕「哼」了一聲，臉色稍霽的說道：「難怪你會栽在『魔手』門下手上，我現在明白了，是你自恃過甚，夜郎自大，驕狂輕敵所致眞使爲師失望！」

語聲微一頓，又道：「姓龍的一身所學功力到底如何，姑且不論，就憑他近年來在武林中所管的幾件閒事而言，足證他是個非常不簡單的人物，幸好你還未和他遇上，否則，你定遭大挫慘敗不可！」

潘駿心中雖是仍然暗暗不服，但他對恩師向來敬畏，恩師既如此說，他只好默然不語。

中年人雙目如電，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意，又道：「潘駿，你心中很是不服，是麽？」

潘駿心頭一驚！連忙搖頭道：「弟子不敢！」

中年人雖然明知道他是「言不由衷」，但却未戳破他的淡笑了笑，話鋒忽地一轉，問道：「潘駿，你知道姓龍的現在何處麽？」

潘駿微微一怔！道：「聽說他也已來了揚州。」

「我知道他已經來了揚州，我問的是你可知此刻他在何處？」

「這個……」

「我告訴你吧，他已經來了咱們這兒了。」

這話聽得潘駿心頭不禁陡然一震，雙目陡睜！

那肅立在太師椅背後的四名宮裝少女，也都是美目大睜，嬌靨神情一片駭然驚疑之色！

中年人倏然仰面揚聲朗笑道：「閣下，夜涼露重，既然來了，便請移駕屋裏談談如何！」

外面院子裏響起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主人高明，既蒙不罪冒昧，在下敢不從命！」

聲起，似是尚在二十丈以外，「命」字聲落，人已到了書齋門外。

一位身材頎長，相貌俊逸，年約二十五六的青衣人岸然岳立在書齋門外六尺之處。

潘駿神色勃變，四名宮裝少女也全都心頭凜然！

這也難怪，「隱逸莊」外表上看來似乎沒有什麽，其實外三裏三暗卡六重，而且無一庸手可說是警戒森嚴，飛鳥難入！

然而，這青衣人深入重地，外面竟然毫無動靜，不爲六重暗卡發現，他是怎麽進來的？……

中年人仍然端坐在太師椅上沒有動，神色沉靜目視青衣人含笑說道：「閣下怎不請進？」

青衣人神情瀟洒地道：「在下適有所思耳。」

中年人道：「願聞何所思耳。」

青衣人道：「思『禮記』揖讓之道，賓主之禮，客至，主人禮應起揖相迎，而今，主人竟仍巍然端坐，豈不有失待客之禮？」

中年人雙目異采飛閃，霍然長身起立，肅容說道：「承教，請恕我失禮，閣下請進！」

話聲中，跨步側身拱手揖客。

青衣人氣度從容地舉步進入書齋，絲毫不失禮數的朝中年人抱拳拱手一揖道：「武林末學龍君毅拜見前輩！」

中年人雙目異彩再次飛閃，朗聲一笑道：「龍老弟，果然是你，眞想不到，快請坐！」

滿臉欣喜之色地舉手肅客讓坐，那樣子，完全是一副知交好友相聚的神情！

潘駿垂手肅立在一旁發怔！

四名宮裝少女的八隻眼睛全都集中地凝視着龍君毅。

他就是「青衫遊龍」？……

好俊的人品……

中年人和龍君毅分賓主落了座後，坐定，中年人立卽回顧身後的宮裝少女說道：「倒茶！」

一名宮裝少女應聲而動，疾步走出書齋而去。

潘駿在旁，心中不由意念飛轉的暗暗忖道：「恩師對這小子，何以這等客氣？難道是另有什麽用意，或者是利用這小子

之處？……」

他心念暗忖中，中年人却已目注龍君毅含笑說道：「龍老弟，你好大的胆！」

龍君毅神色不變，微微一笑，道：「前輩此話意何所指？」

中年人說道：「老弟可知此處猶如虎穴！」

龍君毅淡笑笑道：「就是龍潭又有何妨？」

「老弟，你應該明白，龍潭可正是困龍之處！」

「前輩也應該明白，龍入潭，遇水則神威，必更驚人凜心！」

中年人倏然朗聲大笑道：「好胆氣！好豪氣！龍老弟，你實令人傾心佩服！」

龍君毅謙遜道：「前輩太誇獎了。」

中年人微微一笑，自我介紹地道：「龍老弟，我姓路，名正陽，本莊主人蘇萬嵩，乃是我拜弟。」

龍君毅心中意念電轉，暗忖道：「姓路，路正陽？蘇萬嵩？……武林中似是未聞說過這兩個名字，路正陽和蘇萬嵩難道都不是眞名？……」他心念電轉，口裏却已飛快地說道：「原來是路前輩，在下何幸，竟得會蓋世高人！」

路正陽笑道：「龍老弟氣宇蓋代，當非俗人，怎麽也俗套起來了！」

語鋒微頓，抬手一指肅立一邊的潘駿，說道：「他名叫潘駿，是我門下第三個劣徒，日後在江湖上尙望龍老弟多多照顧指教！」

龍君毅連忙說道：「不敢當，路前輩太高擧在下了！」

「龍老弟何乃太謙！」路正陽一笑，倏然轉向潘駿說道：「潘駿，過來見過龍老弟！」

潘駿不禁微微一怔！心中暗暗道：「恩師這眞是趕着鴨子上架了，他口口聲聲叫這小子『老弟』，我豈不成了這小子的晚輩？……」

他心中雖然很是不願，但却又不便有違恩師命諭，只得跨步上前朝龍君毅行禮道：「龍叔，晚輩……」

龍君毅連忙雙手一伸，扶住潘駿的雙肩，含笑截口道：「潘兄弟，你這豈不要折煞我麽，這可使不得，你我年紀相若，應以平輩論交。」

潘駿目光望向路正陽，路正陽含笑頷首說道：「潘駿，龍老弟既然不拘俗禮，我們就各交各的好了。」

潘駿躬身說道：「弟子遵命。」

龍君毅鬆開扶住潘駿雙肩的雙手，潘駿忽然說道：「兄弟有件事想請教，龍兄可以實告麽？」

龍君毅含笑道：「兄弟請說。」

潘駿道：「龍兄進來時，將此間裏外的警戒暗卡怎樣了？」

龍君毅神色平靜地微微一笑，反問道：「兄弟認爲我會怎樣？」

潘駿道：「兄弟認爲龍兄可能是先下手爲强，將他們……」

路正陽倏然截口道：「潘駿，不可放肆，我相信龍老弟不會隨便傷及他們！」

潘駿雙眉微軒道：「恩師……」

路正陽冷然擺手道：「不必多言了，退下！」

潘駿應聲後退了一步，躬身道：「弟子告退。」

「嗯。」路正陽點頭道：「你該去息歇了。」

潘駿剛轉身走了一步，路正陽又叮囑地說道：「記住！不得對任何人提說龍老弟在此！」

「是。」潘駿又躬了躬身，走出書齋去了。

金令乍現　鐵衛俯首

龍君毅心中明白潘駿此去是要去外面查看各處暗卡的情形，路正陽雖然表面大方不着痕跡的把潘駿斥退，其實心裏也是不放心，讓潘駿出去看看。

潘駿剛走出書齋，路正陽忽然有所感觸的輕喟一聲，說道：「龍老弟，讓你見笑了，我門下弟子五個，他們個個都是『老鼠上秤』自稱自個，雖有『五龍』之號但是說句良心話，要和龍老弟你這位『遊龍』比，他們五個只能算是『泥鰍』！」

「不敢當。」龍君毅謙遜地道：「前輩你太高抬我了！」

路正陽道：「我是言出由衷！」

龍君毅微微一笑，岔開話題道：「在下請問，前輩何以相信在下進來時沒有傷人？」

路正陽淡淡道：「此乃想當然耳！」

龍君毅道：「請教道理安在？」

路正陽緩緩說道：「老弟身手雖然高絕，但如已傷人，却未必毫無朕兆，我深信手下之人雖不中用，但臨危出聲傳警應無問題，何況，彼此無怨無仇，又素昧平生，以老弟爲人氣宇，豈是那種冒失輕妄傷人之人？是以我相信老弟決未傷人！」

龍君毅內心不由暗暗驚凜地道：「前輩高明，實在令人心折！」

路正陽微笑道：「老弟這是捧我。」

龍君毅正容說道：「在下字字發自肺腑！」

路正陽笑了笑，話題倏地一轉，道：「龍老弟，我請問來意？」

龍君毅微一猶疑道：「在下在找一個人。」

「他在找本莊？」

「只是可能。」

「是什麽人？叫什麽名字？」

「是一位姑娘，說來很巧，她和前輩同姓。」

「她也姓路？」

「是的，她名叫路秋茹。」

路正陽雙目倏然一凝，問道：「老弟找她何事？」

龍君毅搖頭道：「沒有事，前輩知道她麽？」

路正陽道：「老弟認識她？」

龍君毅道：「在金陵的時候，有宵小要暗算我，是她向我暗中示警，使我免爲宵小所乘。」

路正陽道：「於是你們便成了朋友，是麽？」

龍君毅說道：「也只是一面之緣的朋友。」

路正陽道：「她知道老弟是名震武林的『青衫遊龍』麽？」

龍君毅搖搖頭，說道：「她不可能並不知道。」

「老弟知道她來了揚州？」

「但是她失踪了。」

「老弟可是認爲她之失踪可能和本莊有關？」

「我只是各處找找！」

「老弟一定要找到她麼？」

「她對我曾有『示警』之恩，穿然失踪，我自是不能置之不管！」

路正陽忽然輕吁了口氣，說道：「龍老弟，你算是找對地方了！」

龍君毅雙目微睜，道：「路姑娘在此地？」

路正陽道：「她沒有來莊上。」

龍君毅道：「她在何處？」

路正陽搖頭道：「我也不知。」

龍君毅劍眉一皺道：「那麼前輩這『找對地方了』之意是？……」

路正陽道：「她是小女。」

「呀！原來她是令媛！」

路正陽點頭道：「關於小女之事，我已派出多人分頭查訪去了，相信一二日內當有消息。」

龍君毅眨眨星目道：「前輩心中有疑處？」

路正陽默然沉思了刹那，倏然凝目問道：「龍老弟可願和我推誠相見？剖腹一談？」

龍君毅一怔！道：「如何才謂之『推誠剖腹』？」

路正陽道：「我想請問老弟幾件事，老弟願意實答麼？」

龍君毅劍眉微微一軒，道：「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前輩只管問就是！」

路正陽雙目異采一閃，點頭說道：「好，首先請問，老弟師承那位武林高人門下？」

龍君毅道：「恩師自號『山海寒儒』而不知名。」

路正陽眉峯微皺了皺道：「如此，令師必是一位傲嘯山海之間蓋世隱逸了。」

龍君毅道：「恩師一向萍踪無定，遨遊於天下名山大澤湖海之間。」

路正陽話鋒一轉，道：「請問尊大人台甫？」

龍君毅道：「先嚴並非武林中人，諱上漢下雲。」

路正陽雙目倏然一睜，道：「你是龍翰林龍大人的公子？」

龍君毅神情一愕！道：「前輩認識先嚴？」

路正陽點頭肅容道：「昔年追隨恩主見過令尊大人兩次。」

龍君毅心念微微一動，問道：「前輩口中之恩主是？……」

路正陽道：「恩主和令尊大人是生死患難之交，老人家複姓公孫，單諱一個修字。」

龍君毅星目異采一閃道：「前輩昔年一直追隨在公孫老人家左右？」

路正陽點頭道：「直到令尊大人遇害五年以後，才離開老人家。」

龍君毅凝目道：「這麼說，前輩該是昔年老人家身邊的『四鐵衞』之一了？」

路正陽猶豫地微一沉吟，道：「公子既是龍大人之後，彼此便不是外人，我也就無須隱瞞了，我正是昔年老人家身邊的『四鐵衞』之首陸振中。」

「哦！」龍君毅心念電轉了轉，道：「此莊主人也是『四鐵衞』之一麼？」

陸振中道：「是老三耿鐸。」

「前輩平常不住在這裏？」

「我在京城。」

「還有二位住在何處？」

「老四住洛陽，老二已經遇難了！」

龍君毅星目一凝道：「所謂『遇難』，可是遭了清廷的毒手？」

陸振中神色黯然地點頭道：「在十多名大內高手圍攻下，老二力戰成仁！」

龍君毅默然了片刻，語鋒轉入正題的問道：「前輩要我推誠相見，剖腹一談者何事？現在是不是可以直談了？」

陸振中神色忽然一肅，說道：「公子雖是龍大人之後，但是我仍得先向公子聲明，此事談後，公子必須答應我所請，否則便立卽成仇！」

「事情如此嚴重？」

「不錯，事情關係十分重大！」

「所謂『成仇』便如何？」

陸振中暗吸了口氣，目射威稜的說道：「看在令尊大人曾經是我大明志士的份上，雖然未必對公子遽下毒手，但却必須委屈公子留下！」

龍君毅神色鎭靜不變，含笑問道：「留下我做什麼？」

「請公子靜養。」

「可有期限？」

「不一定，也許三五載，也許是十年八年！」

「前輩以爲能留得下我？」

「公子力誅『西川雙怪』，獨戰『邙山七鬼』，令四鬼亡命，三鬼負傷而遁，這雖足以證明公子一身所學功力高絕驚人，不可輕侮，但我仍將盡全力，並不惜一切代價！」

龍君毅淡淡地道：「這麼說，前輩是一定要留下我了？」

陸振中道：「不錯，爲未來大局安全着想，我不得不留下公子！」

龍君毅微微一笑，道：「前輩可要試試，只要前輩能在我手下走得過三招，不論要我做什麼，我都一定答應！」

陸振中一點頭道：「好，就在這書齋內試麼？」

龍君毅道：「這間書齋，很够寬够大了！」

陸振中長身站起，向左邊跨出了一步擋住書齋門口，說道：「公子請出手！」

龍君毅神情瀟洒站起身子，含笑說道：「前輩小心了。」

倏然抬手出掌，直朝陸振中胸前抓了過去。

他抓勢看來似是很慢，但却令人覺得有無從閃躲之感。

陸振中一見抓勢，雙目突睜，奇采飛閃地脫口驚聲道：「擒龍幻影三絕抓！」

他駭然驚聲中，龍君毅已撤招含笑而立。

陸振中神情有點兒驚愕，但却滿臉欣喜地道：「公子是老人家的傳人怎不早明

說！」

龍君毅笑笑道：「我要是早說了，前輩還能看到我這一抓麼？」

陸振中點頭笑道：「公子說的是。」語聲一頓，肅容問道：「請問老人家安康？」

龍君毅恭聲道：「老人家福體康泰如昔。」

陸振中道：「老人家對公子提說過我們麼？」

龍君毅點頭道：「對四位，老人家都說得很詳細，很清楚。」

陸振中凝目道：「老人家可曾說何時復出？」

龍君毅道：「老人家已決心歸隱不再復出了！」

陸振中一怔！道：「那麼……老人家必定有什麼交待了？」

龍君毅道：「老人家已將今後的事情交待了我！」

「哦……」

龍君毅探手入懷，取出一個黃綾小包打開，神色肅穆，威儀懾人的說道：「陸鐵衞請先見過忠義令！」

「忠義令」爲當年武林奇客公孫修領導武林俠義豪雄，朝野忠士成立反清復明組織，以赤金鑄製之令符，長六寸，寬二寸半，厚五分。

令符正面上端刻着一個「令」字，令字下面是「還我河山」，反面是「反清復明，誓驅滿虜」八個字。

陸振中一見「忠義令」現，心神不由一震！立刻俯身下拜，道：「屬下拜見金令！」

龍君毅雙手捧着金令微抬了抬，說道：「陸鐵衞請起。」

「謝令主。」陸振中長身站起，神色恭敬地道：「令主請坐。」

龍君毅包起金令收入懷內，含笑坐下說道：「前輩也請坐。」

陸振中道：「請令主改去這『前輩』二字的稱呼。」

龍君毅星目一轉，道：「那麼我就改叫你『陸叔』好了。」

「這……」陸振中說道：「屬下不敢當。」

龍君毅正容說道：「論年紀輩份，你均皆當之無愧，別再和我客套了，請坐下談話吧！」

陸振中躬身道：「令主既如此說，屬下就恭敬從命！」

話落，跨步在下首另外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

龍君毅星目倏地一凝，道：「陸叔適曾說有十分重大之事要和我談，究竟是什麼事？現在可以直說了！」

陸振中微一遲疑，搖頭道：「現在已經用不着說了。」

「爲何又用不着說了？」

「屬下所言十分重大之事，本是想請令主加入『忠義盟』下，爲反清復明大業効力！」

「哦！沒有別的事情？」

「屬下不敢說謊，另外確實有件事情，本想借重令主一身高絕的武學功力去達成，現在既知令主身份，事情自然另當別論了！」

「是件什麼事情？」

陸振中微微一怔！道：「令主難道一點都不知道？」

龍君毅道：「雖然畧有耳聞，但並不清楚。」

陸振中道：「據聞有一批價值百萬之鉅的貢品，將經由此地陸運送入京！」

龍君毅眉鋒微微一蹙，道：「此地並非入京要道，怎會經此轉運入京？這就奇怪了？……」

倏然凝目問道：「這批貢品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據說是從東海入江南而來。」

「消息確實可靠？」

「應該不可能有假！」

「你的消息來源？」

「內城。」

「內城有本盟弟子？」

「和親王、訥郡王府裏都有。」

「大內侍衞中也有麼？」

「令主明鑒，想混進大內侍衞中很不容易，不過，侍衞營和五城巡捕營兩處也都有本盟弟子。」

「兩處弟子彼此都認識麼？」

「兩處都是朱老四門下弟子。」

「兩處王府裏也是？」

「和親王府裏是耿老三的門下，訥郡王府裏是屬下的舊部。」

「耿叔不在莊上去了何處？」

「去了江邊。」

「你這次由京城來此，可是想攔截下這批東西？」

陸振中點頭道：「是的，屬下想在此地將它攔截下來！」

龍君毅微一沉思道：「價值百萬之鉅，不會沒有高手護運，可知護運的有些什麼人？」

陸振中道：「半個月前，大內曾派出十多名高手由一位大領班率領前往海上接運，至於那邊護送的有些什麼高手，就不清楚了。」

龍君毅心念電轉了轉道：「陸叔，我請問攔截下這批東西，打算作何用途？」

陸振中道：「留待舉義之需！」

龍君毅道：「可是已經有了舉義之計劃？」

陸振中搖頭道：「還沒有，隨時聽候令主的令示！」

龍君毅微微一笑道：「陸叔，如果已有計劃，請直說出來大家商量商量！」

陸振中道：「確實沒有！」

龍君毅星目微凝地道：「陸叔可知攔截這批東西，不但是非常冒險之舉，而且將得付出很大的代價！」

陸振中道：「屬下知道。」

龍君毅道：「目前既無舉義計劃，那又爲何還要冒此大險？」

「這個……」陸振中微微一窒的暗吸了口氣，說道：「自古英雄皆怕寂寞，於其默默無聞終老，總不如轟轟烈烈好！」

龍君毅點點頭道：「陸叔說的是，古來英雄怕寂寞！」

語聲一頓，話題一改，問道：「此地『邗江一樓』底細如何，陸叔知道麼？」

陸振中點頭道：「聽耿老三說過，東

主是鹽商倪元亮。」

「他是不是另有身份？」

「這就不大清楚了。」

「我聽說他可能另有身份。」

「這……不可能吧？」

「不可能最好，否則將是十分高明的人物！」

「令主可是已經發現了他什麼可疑之處？」

「沒有。」龍君毅搖頭道：「不過已經有人對他起了疑心，而且已經試探出第一樓的彭胖子師爺是個老奸巨滑的江湖高手！」

「哦……」陸振中雙目倏然一凝，道：「屬下請問，那個對倪元亮起疑之人是誰？」

龍君毅道：「是『魔手婆子』派在此地負責人號稱『天香院主』，手下有二十多人，分散在城內各有掩護身份。」

陸振中臉色一變！道：「魔手婆子有手下潛伏在揚州城內，這不是件小事，老三他怎麼沒有向我提說過一點消息！」

龍君毅道：「我想耿叔他也許不知道，要不他決不會不向陸叔提起。」

陸振中點頭，道：「看來他必是不知道！」

雙眉倏地一皺，道：「不對呵，這似乎不可能，他在此地近十年了，揚州城裏城外的江湖人物他都很清楚，這種大事，他不應該不知道，不然，他在這裏幹什麼的？難道是吃閒飯？享福的？」

龍君毅微微一笑道：「也許是因為對方行踪隱秘，又都是女人家，身份又掩飾得好，所以未能發覺！」

語聲一頓，話鋒一轉，問道：「陸叔，那百萬貢品確是由東海來的麼？」

陸振中道：「消息確實如此！」

龍君毅眉鋒一皺，道：「我有點兒懷疑！」

陸振中愕然一怔！道：「令主懷疑什麼？」

龍君毅緩緩說道：「東海那邊，只有兩個小國，一是日本國，一是琉球國，對不對？」

陸振中點頭道：「不錯。」

龍君毅道：「以情勢判斷，日本國今非昔比，對滿虜心存輕視，決不會有價值百萬的貢品進貢清廷，對不對？」

陸振中點頭道：「令主說的不錯，日本國民心悍强，近幾年來對清廷已有顯著的抗意！」

龍君毅道：「日本既然不會進貢百萬貢品，那就只有琉球國了。」

陸振中又點頭，沒有說話。

龍君毅接着又道：「可是琉球國只是個小海島國，地方不但小得可憐，而且非常貧苦，對清廷雖有進貢，價值不會超過數萬，枉論百萬之鉅？」

陸振中微一沉吟道：「如此看來，這消息可能有問題了！」

龍君毅道：「如果我猜料的沒錯，這個可能是十分狠毒厲害的陰謀圈套！」

陸振中道：「陰謀圈套？」

龍君毅道：「這些年，滿虜一直沒有放棄對反清復明志士的緝捕，這恐怕是個餌！」

陸振中雙目一眨道：「屬下明白了，滿虜可能是想利用這個餌誘使魚兒上鈎，一網打盡我輩？」

龍君毅點頭，說道：「用意恐怕正是如此？」

陸振中默然了稍頃，道：「那麼令主之意？……」

龍君毅道：「我不讚成本盟屬下去冒這個險！」

語聲微微頓了頓，又道：「陸叔應該明白，百萬貢品，實在够令人動心的，這件事我們不出手也有別人出手，我們不妨且作壁上觀，拭目以待結果！」

陸振中道：「令主之意可是要等待明白事實眞像以後，再作決定？」

龍君毅點頭道：「不錯，我正是此意，不過，如非圈套陰謀，那也得看是落在什麼人的手裏而定！」

陸振中雙眼眨動地道：「請恕屬下愚蠢，令主這話？……」

龍君毅微微一笑道：「據我所知，眼下已來到這揚州城中的正邪兩道高手人數不少，恐怕都是為着這批價值百萬的東西而來，如是落在正道武林俠義之士手裏，而又將之用於正途賑災等善舉，那就算了，否則我決不容許任何人侵入私囊，據為己有！」

這話，他說得很明顯，如是屬於前者，他就不會得出手了！

陸振中嘴一動，方要開口，龍君毅接着又道：「陸叔可願聽我的？」

陸振中心神暗暗一震，連忙說道：「屬下願聽令主吩咐。」

龍君毅點頭道：「請陸叔打消出手之念，並立刻派人召回耿三叔來，暫勿輕舉妄動！」

他身為「忠義盟」掌令，所言即是「諭令」，陸振中乃是昔年「忠義盟」下「四鐵衞」之首，也是位赤胆忠義的鐵錚豪雄！

因此，龍君毅話音一落，他立刻毫不遲疑地轉朝肅立在一邊四名宮裝少女說道：「小蘭傳令下去，請三爺立刻回莊！」

小蘭是四婢之首，聞言點首應「是」而動，舉步往書齋門口走去。

龍君毅倏然抬手一攔，道：「姑娘請等一等！」

這時四婢都已知道他的身份，他一聲「姑娘」，在他而言只不過是禮貌上的稱呼，但是在小蘭聽來心中却有着受寵若驚，也有着異樣之感！

當然，這種稱呼，可以說是極普通的稱呼，如果出自於一般普通人之口，那就沒有什麼了，因為龍君毅不是一般普通人

龍君毅倏然抬手出掌，抓勢看來似是很慢，但却令陸振中覺得無從閃躲之感！

，出自龍君毅之口就完全不同了！

小蘭連忙停步站住，美目凝望着龍君毅。

龍君毅忽然站起身子，說道：「陸叔，我該走了。」

陸振中一怔！連忙也站起身子說道：「怎麼？令主要走了？」

龍君毅點點頭，說道：「嗯，我必須得走！」

陸振中道：「什麼時候回來？」

龍君毅道：「暫時不回來了。」

陸振中道：「令主不打算回莊上居住麼？」

龍君毅搖頭道：「目前我還不想讓人知道我的身份，也請陸叔暫時守秘別告訴任何人，就連耿叔面前也暫勿提起！」

陸振中一怔！道：「為什麼？」

龍君毅微微一笑道：「這樣我行動上比較方便些。」

語聲一頓又起，道：「請陸叔記住，這件事，千萬不能輕舉妄動，好了，我走了。」

話落，舉步走出了書齋，陸振中和小蘭等四婢連忙跟了出去。

夜空繁星滿天，已不見了龍君毅的人影，好快！

陸振中背負着手，佇立在石階上，抬頭仰望着夜空默然了稍頃，才朝小蘭揮手說道：「快去傳令，請三爺立刻回莊！」

小蘭恭應了一聲，快步往前面傳令而去。

適時，一條人影自前面疾掠而落，是陸振中門下「五龍」中的第三龍潘駿。

潘駿一見陸振中站立在石階上，他臉色不由有點兒異樣的怔了怔！問道：「恩師，那小子走了麼？」

陸振中臉色微微一變！張口欲待叱責，但立又忍了下去，目射威稜地看了潘駿一眼，頷首問道：「外面的情形如何？你都查看過了麼？」

潘駿道：「裏外都查看過了，一人不少，也無人受傷，全未發現一點動靜。」

陸振中道：「你沒有對人說起他來了吧？」

潘駿搖頭道：「弟子沒有。」

「嗯。」陸振中點頭道：「很好，這件事不得我的令諭，不准對任何人提說，即連你三師叔面前也是一樣，知道麼？」

「是。」

陸振中抬手一擺道：「好了，沒有事了，你去息歇吧。」

潘駿畧微遲了一下道：「恩師……」

陸振中道：「什麼事？」

潘駿道：「恩師請恕弟子愚昧不知您老人家的用意？」

陸振中道：「什麼用意？」

潘駿道：「弟子不明白您老人家為何放他走？」

陸振中道：「你的意思可是認為應該留下他？」

潘駿道：「弟子之意正是如此！」

陸振中道：「憑什麼留下他？」

潘駿道：「他夜入本莊雖未傷人，但其行為已犯武林禁忌，就憑這點理由已經很够了！」

陸振中點頭一笑道：「論理由，這的確是够了，可是，你想到過沒有？憑他力誅『西川雙怪』，獨戰『邙山七鬼』四死三傷的那等武學功力，本莊高手有誰是他敵手，有誰能留得下他？」

潘駿心頭不禁一窒，旋又雙眉一揚，道：「雙怪七鬼雖然都是當今武林黑道中的一流高手，但是眼下本莊高手的實力，要遠比雙怪七鬼强勝多多，弟子不信會奈何不了他！」

陸振中道：「你的意思是在本莊衆多高手圍攻下，他一定非得留下不可？」

潘駿點頭道：「是的！」

陸振中突然冷聲一「哼」，道：「以多為勝，好出息，為師眞該為能教出你這樣的徒弟而驕傲！」

潘駿一聽這口氣不對，神情不禁微微一呆！連忙垂首說道：「弟子錯了，請恩師教誨！」

陸振中正容威稜地說道：「他和為師已經開誠談過，彼此已經成了朋友，如此，你明白了麼？」

潘駿躬身，恭敬地答道：「弟子明白了。」

陸振中點了點頭，抬手一擺道：「好了，你去歇着去吧！」

潘駿沒再多說什麼，躬身一禮，轉身往自己的住處而去。

× ×

「青衫游龍」龍君毅回到客棧的房間，和衣躺在床上，兩隻手枕着腦後，一雙眼睛望着床頂，竟是一點兒睡意也沒有。

他腦海裏思潮起伏；當「窮神」艾浩

仁告訴他應該到「隱逸莊」去看看時，他原以為路秋茹姑娘可能是落在「隱逸莊」內，想不到竟意外地見到昔年恩師身邊的「四鐵衞」之首陸振中，因而獲知路秋茹姑娘眞姓是「陸」，乃是陸振中的愛女，「隱逸莊」莊主蘇萬嵩竟是「四鐵衞」之三的耿鐸。

現在，他明白了，「四鐵衞」化名隱跡，「窮神」是知道的，「窮神」要他到「隱逸莊」去看看，也是有意指點和「四鐵衞」見面。

他心中是既興奮，也有點兒惆悵！

興奮的是他已和「四鐵衞」連絡上了，惆悵的是陸秋茹姑娘現在何處？她被什麼人擄去了？……

突然，一陣異響驚覺了他，他連忙停止那興奮而又惆悵起伏的思潮，歛氣凝神靜聽。

他聽清楚了，那是夜行人劃空飛掠衣袂帶起的破空風聲。

聽聲音，似乎尚在二三十丈外，但是刹那間就靜止了，靜止在他房外院子裏。

他心中不由微微一驚！

因為他敏銳的聽覺已經聽出夜行人不但個個都是輕功身法頗高的一流高手，而且人數不少。

他暗忖道：「這些夜行人突然來此，莫非是沖着我來的？……」

心念一動，立卽一翻身下了床，隨手將棉被做成一個人在睡覺的樣子，閃身窗側貼壁屏息站立。

他這裏剛貼壁站好，窗外已有人躡足欺近，點破了窗紙向內窺視。

片刻工夫，微風颯颯然輕響，那窗外窺視之人竟然倒射退去。

不進反退，這是為什麼？難道對方已發覺床上的「空城計」，抑或是心存顧忌不敢妄動？……

龍君毅心裏暗念未已，忽聞院子響起一個極低的聲音問道：「情形怎麼樣？」

「睡着了，睡得像個死豬一樣。」另一個聲音低低的答。

「那就快動手吧！」

「壇主，以屬下看這情形好像有點不大對。」

「為什麼？」

「床上睡的如果確實是那小子，似乎不應該睡的那麼死！」

「你的意思是說可能有錯？」

「屬下正是此意，也恐怕因此打草驚蛇！」

院子裏有着片刻沉寂，大概是那個被稱呼為「壇主」的人沉吟了一下，說道：「不要緊，錯了也沒有關係，只要我們不動他，他決不會知道的！」

龍君毅已聽到有人躡足欺近了窗外，接着一根細竹管子由窗紙破洞處緩緩伸了進來。

這是怎麼回事？龍君毅心裏明白了，嘴角浮起了一絲冷笑。

當細竹管子裏噴出一團霧粉時，龍君毅已經閉住了呼吸。

片刻之後，細竹管子縮回去了，接着窗戶一聲輕響，窗子被推開了，一條人影電射穿入掠落床前，伸手就揭床上棉被。

但是，他的手尚未觸及棉被，兩縷勁風已點中了他的啞穴。

龍君毅飛快地閃身伸手一把扶住他倒向地上的身子，隨手提起輕輕放在屋角地上。

適時，窗外傳來那個什麼「壇主」的低沉聲音，問：「宋大福，怎麼樣？」

龍君毅沒有接話，他不能出聲接話，一出聲，對方會立刻發覺聲音的不對。

沒聽見宋大福的答話，那個「壇主」又說道：「你怎麼了？宋大福，怎麼不答話？」

龍君毅仍然沒有出聲。

「不對，壇主，宋大福必然是失手！」一個沙啞的嗓音說。

「哼！」那個「壇主」倏然沉聲喝道：「姓龍的，別躲在暗中弄鬼了，是漢子就站出來吧！」

既然聽到了，龍君毅不能不出去露面，口中一聲輕笑，閃身到了門後，拉開門，當門岳立。

院子裏，站立着六個黑衣人，龍君毅星目電閃地一掃六人，冷聲問道：「你們那一位是頭兒？」

一個身材肥胖的黑衣人跨前一步，道：「我就是。」

龍君毅目光微凝地道：「閣下是來找我的？」

「不錯。」

「閣下尊姓大名？」

「馮如山。」

「找我何事？」

「奉命邀請。」

「請問奉誰之命？」

「敝上。」

「貴上是那一位？」

「見了面你就明白了。」

「貴上現在什麼地方？」

「不太遠。」

「有個地名兒麼？」

「到了那裏你就知道了。」

「貴上邀請我有什麼事？」

「有什麼事，敝上他會告訴你。」

「閣下確是奉命來邀請我的？」

「一點不錯。」

龍君毅倏然一笑，道：「閣下既是奉命來邀請我，那麼我請問，為何使用『迷香』？」

馮如山道：「怕你不肯去。」

「好解釋。」龍君毅淡淡地道：「閣下，你錯了，只要是光明磊落的邀請，我沒有個不去的！」

馮如山眼珠一轉，道：「如此，現在我光明磊落邀請你，請隨我往見敝上。」

龍君毅道：「現在已經遲了。」

馮如山道：「這麼說，你還是不願去了？」

龍君毅搖頭道：「不是絕對不去，而是現在不去。」

馮如山道：「但是，敝上現在卻在等着你閣下的大駕往見！」

龍君毅道：「那是貴上的事。」

馮如山道：「我來時，敝上曾有嚴囑，必須請得閣下前往會晤。」

龍君毅道：「貴上的嚴囑那是對閣下而言，可與我無關！」

馮如山道：「這雖然和閣下無關，但卻關係着敝上對我辦事能力的評價，敝上會因此說我無用不會辦事，能力太差！」

龍君毅道：「事實上這本來就是你的能力太差，不會辦事，才辦砸了事！」

馮如山眉鋒暗皺了皺，道：「閣下，我請閣下高抬貴手，如何？」

龍君毅點頭道：「可以，請告訴我個地名兒，回頭我一準前往會晤貴上。」

「閣下還是現在不去？」

「我說話向來從無更改！」

「不過我認為你還是更改一下好！」

「為什麼？」

馮如山嘿嘿一笑道：「龍君毅，你應該明白眼前的情形！」

「哦！」龍君毅星目一眨道：「你的意思可是說你們的人多？」

馮如山道：「不錯，眼下站在你面前的我們就有六個人！」

龍君毅淡然一笑道：「馮閣下，有時人多並不見得就能夠辦得好事情，這話你懂？」

馮如山道：「你這是說我們雖然有六個人，並不見得管用，能請得動你，是不是？」

龍君毅道：「閣下既然懂，何必多此一問。」

馮如山道：「這樣看來，要想請得動你，我們非得露兩手不可了！」

龍君毅淡淡地道：「那也無什麼不可，不過，我卻要勸你最好別輕舉妄動！」

「為什麼？」

「我問你，你們自比那『邙山七鬼』如何？」

馮如山心中不禁暗暗一震！一時竟然未能接話。

他自己心裏非常清楚，論所學功力，他比「邙山七鬼」雖然畧高了少許，但是也只是他一個人，其他六人，包括那個已經失手的宋大福在內，可沒有一個能強過「七鬼」！

龍君毅接着又道：「馮閣下，我看的出來，你的功力身手不差，要比『七鬼』畧高，但是却決不是我手下三招之敵，你信不信？」

這話太驚人了！

馮如山臉色微變！道：「我不信！」

龍君毅淡淡地道：「不信，你可以試試！」

馮如山心念忽然一動，道：「我們就以三招打個賭，你敢不敢？」

龍君毅道：「你不必拿話扣我，只要你能在我手下走過三招，我立刻跟你去見貴上！」

馮如山道：「這話可是你自己說！」

龍君毅道：「放心，我說話永遠是言出如山！」

馮如山點頭道：「好，我們就這樣說定了！」

龍君毅道：「你如果走不過三招便怎樣？」

馮如山道：「那沒有說的，我就照你的意思，告訴你個地名兒。」

龍君毅微微一笑道：「不過，醜話我可要說在前頭，你說話如果不算話，可別怪我手下狠辣，要你一隻胳膊！」

馮如山心頭暗暗一凜！道：「放心吧！閣下，話既然說明了，我決不會說了不算的！」

龍君毅點頭道：「如此就好，你出手吧！」

馮如山沒有再開口，倏然閃身前欺，抬手疾抓龍君毅的肩井。

龍君毅身形凝立不動，待到馮如山的一隻右手卽將沾衣抓實的刹那，這才側身抬手，快如電閃拏向馮如山的手腕脈。

馮如山連忙縮腕撤招，左掌突出，飛快地疾拍龍君毅胸窩！

龍君毅口中一聲冷笑道：「好身手，可惜你遇上的是我！」

馮如山驀覺左臂肘一緊，肘盤穴已被龍君毅五指拏住，接着肩井穴一痲，已被點了穴道。

龍君毅五指一鬆，他的一隻左臂也就軟軟的垂了下去，不能動了！

馮如山心神駭凜的後退了一大步，雙目突地一瞪，道：「姓龍的，你這算什麼？為何點我穴道？」

龍君毅淡然一笑，道：「點你穴道，是免得你不死心，你只管放心好了，穴道一個時辰自解，現在請說你該說的吧！」

馮如山微一沉吟道：「閣下何時往見敝上？」

龍君毅道：「少時我自會告訴你，你別多問了。」

馮如山嘿嘿一聲冷笑，道：「你知『邜江第一樓』麼？」

龍君毅微一點頭道：「貴上住在第一樓？」

馮如山道：「不錯，敝上就住在第一樓的後院內。」

「好。」龍君毅道：「請代我轉達貴上，午正以前我準到。」

語聲一頓，脚下往旁側橫跨了一步，讓開門戶，冷聲說道：「現在你可以派個人到屋裏去把那個姓宋的弄走了！」

馮如山沒有再多說，轉朝身旁一名黑衣人說道：「你進去把宋大福揹出來。」

那名黑衣人應聲大踏步的走進屋內，揹出了宋大福。

龍君毅又道：「姓宋的穴道也是一個時辰後自解，你們最好別動手亂來想拍解它，否則，出了岔錯，可不能怨我沒有打招呼！」

馮如山冷哼了一聲，右手一揮，道：「走！」一聲落，身形當先騰起，電射劃空飛掠而去！

揭奸摘伏　拯危解困

日正當中的前一刻。

龍君毅靑衫飄飄地走進了「邜江第一樓」，一名店伙計立刻迎來哈腰招呼地說道：「相公您請樓上雅座裏坐。」

龍君毅抬手一擺，道：「小二哥，你忙你的吧，我是找彭師爺的。」

說着，他瀟洒地朝櫃枱邊走了過去。

櫃枱內，彭師爺彭胖子正低着頭，一隻手不停地撥動着算盤珠子在算賬。

龍君毅走近櫃枱前，輕咳了一聲，道：「彭師爺，我打擾一下。」

彭胖子停手抬起頭來，目光微凝的問道：「相公有何見教？」

龍君毅道：「我姓龍，是貴東家派人請我來這裏見面的。」

彭胖子一怔！道：「敝東家派人請相公來這裏見面的？」

龍君毅點點頭道：「你不知道？」

彭胖子搖搖頭道：「我沒有聽說這回事。」

龍君毅淡然一笑，道：「貴東家大概是忘記告轉你了，勞駕到後面去通報一聲吧。」

「到後面去通報一聲？」彭胖子變目微微一瞪，道：「敝東家幷不住在這裏，你要我到後面向誰通報去？」

語聲一頓又起，問道：「敝東家派什麼人去請相公的？』

龍君毅道：「馮如山。」

「馮如山？」彭胖子搖搖頭道：「相公可能弄錯了，我們這裏，根本沒有這個人！」

龍君毅凝目注視着彭胖子的臉色神情，他以爲彭胖子是在故意裝糊塗，可是彭胖子的臉上却是一片惑異之色，看神情絲毫不像是在故意做作裝糊塗的樣子！

他不禁雙眉微皺地暗忖道：「這是怎麼回事？難道……」

心念倏然一動，道：「請問，後院裏現在住的有些什麼客人？」

彭胖子想了想，倏有所悟地雙眉微微一揚，道：「啊！我明白了！」

龍君毅星目一凝，道：「是怎麼回事？」

彭胖子含笑問道：「相公知道姓馮的東家是誰嗎？」

龍君毅搖頭道：「不知。」

「知道姓名麼？」

「也不知道。」

「相公沒有問他？」

「姓馮的說見面就知道了。」

「那姓馮的可是說他東家住敝店的後院內？」

「不錯，他正是這麼說的。」

「這麼說，相公和姓馮的東家幷不一定認識了？」

「有可能是熟人，也有可能從來未謀面。」

彭胖子忽然一笑道：「看來是誤會了，姓馮的不是敝店的人，請相公來這裏見面的也不是敝東家，姓馮的東家是住在敝店後院裏的客人。」

「哦！」龍君毅微一沉吟道：「請問，可知他們是從那裏來的？」

彭胖子道：「聽說是從南方來的，詳細地方就不清楚了。」

正說話間，一名黑衣漢子急步匆匆地由後院走出來，一見櫃枱前的龍君毅，立即走過來抱拳說道：「請問可是龍爺？」

「不錯。」龍君毅點頭道：「我正是姓龍。」

黑衣漢子道：「敝上正在候駕，龍師爺隨我來吧。」

話落，轉身往後院走去。

龍君毅朝彭胖子一拱手，說了聲：「打擾！」邁步跟隨在黑衣漢子身後走向後院。

後院裏一排五間上房，當中的一間上房門口兩邊分立着兩個英挺青衣少年。

黑衣漢子走到當中的上房門外五尺處，立即停步側立，躬身說道：「龍爺，請進。」

龍君毅沒說話，含笑頷首瀟洒地跨步往房內走去。

房內，一位臉蒙輕紗的紫衣少婦居中端坐，身後垂手肅立着兩個灰衣老者和兩名青衣侍女。

龍君毅跨步入房，紫衣少婦立即禮貌的起身相迎，抬皓腕肅客說道：「龍公子請坐。」

龍君毅抱拳一拱，說了聲「謝謝」，瀟洒地在客位上坐了下去。

紫衣少婦跟着坐下，說道：「敝屬馮如山冒犯公子，幷承公子手下留情，妾身謹代賠罪致謝！」

龍君毅淡然一笑道：「芳駕不必客套，過去的事就算了，現在請直說找我有何見教吧？」

紫衣少婦含笑說道：「公子好急的性子。」

龍君毅搖頭道：「這幷不是我性子急，而是我作事向來喜歡爽快，芳駕既然派人找我自必有事，於其徒作無謂的客套，何如直截了當的先談事情，豈不比較干脆爽快！」

紫衣少婦點頭一笑道：「公子說的是，妾身遵命。」

龍君毅道：「在下洗耳恭聽。」

紫衣少婦道：「妾身請公子見面，是想和公子商議件事情，幷請公子答應。」

「什麼事情？」

紫衣少婦道：「請公子別出手刦奪那批百萬貢品！」

「芳駕，也要刦奪那批東西？」

「不錯，妾身是志在必得！」

「爲什麼？」

「這個公子就不必問了。」

龍君毅微一沉吟道：「聽說芳駕來自南方，是麼？」

紫衣少婦道：「是的。」

龍君毅說道：「芳駕能賜告出身來歷麼？」

紫衣少婦道：「可以，不過，公子必須先答應妾身決不出手刦奪那批東西！」

「這是條件？」

「可以這麼說。」

「如果我不答應呢？」

「妾身不願勉强公子，不過，妾身可以告訴公子，妾身將不惜一切代價去刦奪它！」

龍君毅雙眉微微一揚，道：「既如此，芳駕何必找我商量？」

「妾身自然有原因。」

「什麼原因？」

「因爲妾身不願和公子爲敵！」

「這也有原因麼？」

「要是沒有，妾身也就不會得這麼說了。」

「如此我請問芳駕的原因？」

紫衣少婦默然了刹那，道：「因爲令尊大人昔年曾救過先父性命！」

「哦……」龍君毅星目一凝道：「芳駕知道我的出身？」

紫衣婦人道：「公子是龍翰林大人的公子，可對？」

龍君毅面露異色地點頭道：「芳駕是如何知道的？」

紫衣少婦微微一笑道：「妾身是猜到的。」

這話，顯然有點不實在，但是龍君毅沒有再問，因爲他心中很明白，對方既然不願實說，再問也是徒然！

他眨了眨星目，道：「我請問令尊的號諱？」

紫衣少婦說道：「先父李公，別號潔心。」

龍君毅雙目倏然一睜，異采閃動地說道：「原來是忠義之後，請恕我失禮也失敬！」

語聲一頓又起，問道：「姑娘可以賜告『志在必得』那批東西的原因麼？」

紫衣少婦道：「公子可是已經答應妾身不出手刦奪之請了？」

龍君毅微一沉吟道：「姑娘既是忠義之後，我當然敬遵芳命！」

紫衣少婦道：「如此，妾身先謝謝公子。」

龍君毅笑笑道：「姑娘不必客氣，請說姑娘的師承門戶和『志在必得』的原因吧！」

「妾身遵命。」紫衣少婦點點頭，忽然問道：「公子可聽說過『飛鳳門』？」

龍君毅搖頭道：「姑娘原諒我見聞淺薄，這是我頭一回聽說。」

紫衣少婦道：「公子無須客氣，其實這不能說是公子見聞淺薄，本門創立雖已十數年，一向居於雲貴地區，即連雲貴一帶武林，知道本門者亦甚寥寥。」

龍君毅心念忽然一動，凝目問道：「姑娘莫非就是『飛鳳門主』？」

紫衣少婦點頭道：「妾身正是，目下本門雖然尚爲武林鮮知，但是不久當能名揚天下！」

龍君毅星目一眨道：「門主這話之意可是將欲創舉武林大業？」

飛鳳門主搖頭道：「並非武林大業，而是……」

話鋒倏地一轉，問道：「公子可知昔年武林奇客公孫老人家領導『忠義盟』之事？」

龍君毅心頭微微一震！說道：「聽說過。」

飛鳳門主道：「昔年『忠義盟』舉義未成，悄聲匿跡迄今已十多年未再聞消息，可能已經烟消雲散了，本門旨在繼承公孫老人家之志！」

龍君毅星目異采飛閃地道：「門主胸襟强勝鬚眉，實在令人敬佩！」

飛鳳門主微微一笑道：「謝謝公子誇獎，其實妾身只不過是秉承先師遺命，爲我大漢民族正氣略盡棉力而已！」

龍君毅笑了笑，神色忽地一肅，道：「門主既然以我大漢民族自居，可願聽我一句話？」

飛鳳門主道：「只要不違背正義之旨，妾身當洗耳恭聽！」

龍君毅道：「關於那批百萬貢品，我希望門主最好莫輕舉妄動，出手截刦！」

飛鳳門主道：「爲什麼？」

龍君毅微一沉吟道：「因爲那只是傳說。」

飛鳳門主道：「公子可是認爲傳說並不可靠？」

龍君毅點頭道：「據我猜料，不但不可靠，而且還可能有問題！」

飛鳳門主道：「有什麼問題？」

龍君毅道：「我認爲這很可能是個陰謀陷阱！」

「陰謀陷阱？」飛鳳門主微微一怔！道：「公子這認爲有道理麼？」

龍君毅點了點頭，便將昨晚對陸振中所作的分析推料，對飛鳳門主說了一遍。

飛鳳門主默然沉思了刹那，說道：「公子分析的雖然很有道理，也有可能，不過，妾身却認爲這可能性似乎不大！」

龍君毅星目眨動地道：「門主之如此認爲，可是因爲消息來自內城自己人？」

「這……」飛鳳門主心神不由倏然一震！旋即暗吸了口氣，凝目道：「公子是怎麼知道的？」

龍君毅微微一笑，說道：「此乃想當然耳！」

「想當然耳？」

龍君毅點點頭道：「貴門既然心存匡復大計，豈能不派人混入內城以刺探滿虜的動靜消息……」

突然，龍君毅星目寒芒一閃，迅速地抬手朝飛鳳門主打了個手勢。

垂手肅立在飛鳳門主身後的兩名灰衣老者，一見龍君毅的手勢，臉色不由齊地一變！

他二人方自閃身要動，驀覺身側輕風颯然，人影一閃，龍君毅已奇快絕倫地撲向了後窗，一聲「格登」輕響，後窗已被震開，龍君毅身如電射地穿窗而出！

飛鳳門主和兩名灰衣老者兩名侍婢一齊轉身望去；就這電閃之間，龍君毅已經制住了一個年約三十多歲，白淨臉孔的黑衣漢子回到了後窗前。

飛鳳門主目中異采一閃，連忙朝一名灰衣老者說道：「韓老請過去把那東西接過來。」

一名灰衣老者應聲跨步走過去，隔窗接過了那個已被龍君毅制住穴道的黑衣漢子，往地上一丟，猛地揚掌就要劈下！

這位韓老這一掌要是劈下，黑衣漢子準定立刻去見閻王！

突然，一隻手掌飛快地由身後托住了他的手臂，道：「韓老，此人殺不得！」

這托住他手臂之人正是龍君毅。

韓老一怔！道：「爲什麼？」

龍君毅收回了手，淡淡地道：「韓老不想問問他麼？」

韓老翻翻眼睛道：「問什麼？這種東西有什麼好問的？」

龍君毅淡然一笑道：「此人是誰？是個什麼來歷？他爲何潛踪到屋後竊聽我和貴門主的談話？韓老難道一點也不想弄清楚麼？」

「哦！」韓老恍然地臉孔一紅，道：「老朽眞糊塗，也眞慚愧，竟然一時沒有想到。」

龍君毅笑了笑，沒再說話，跨步回到原位子上矮身坐下。

飛鳳門主道：「公子好高絕的功力身手，令人好不欽佩！」

龍君毅一笑道：「謝謝門主誇獎。」

語聲一頓，星目一瞥地上的黑衣漢子說道：「門主請問問他吧。」

飛鳳門主微一搖頭道：「俗話說得好，一事不煩二主，他是公子擒來的，還是請公子問問他好了。」

「門主既如此說，我遵命。」龍君毅抬眼看了看後窗，說道：「請門主派個人去後窗口看着點兒，免得再有人潛近來竊聽！」

飛鳳門主聞言，立刻朝另一名灰衣老者說道：「石老，請到後窗口看着去！」

石老一躬身，轉身跨步走向後窗口面外站立。

龍君毅望着黑衣漢子，目射威稜的冷聲說道：「閣下，只要你老老實實的答我問話，不耍花樣，我保證不難爲你，否則性命是你自己的，我也不多說什麼了！」

話落，抬手一揮，隔空拍開了黑衣漢的啞穴。

黑衣漢子啞穴雖解，軟麻穴仍然被制，身子仍然不動，他深吸了口氣，雙目中滿是無比的驚駭之色！

龍君毅低聲詢問道：「閣下，尊姓大名？」

黑衣漢子眨眨眼睛道：「我實答你問話，你眞能保證不難爲我？」

龍君毅點頭道：「放心，我說話絕對算數！」

黑衣漢子眼珠一轉，道：「他們幾位也不難爲我？」

飛鳳門主接口道：「龍公子既向你作了保證，我們自是也決不會難爲你，你只管放心吧！」

黑衣漢子道：「我名叫江全。」

龍君毅道：「是誰派你來竊聽我們談話的？」

「是彭師爺。」

「你在這裏有多少年了？」

「三年多。」

「這裏的東家可是倪元亮？」

「是的。」

「他的身份？」

「鹽商。」

「我知道他是鹽商，我問的是他的另一個身份？」

「另一個什麼身份？」

「你想裝糊塗？」

「我並未裝糊塗！」

龍君毅道：「據我所知，他確實另有身份。」

「我實在不知道。」

「閣下，俗話說得好，識時務者稱俊傑！」

「請龍大俠相信，我實在眞不知道，我要是知道絕不會不說！」

龍君毅淡然一笑，話鋒一轉，問道：「那麼我請問彭師爺派你來竊聽談話的用意何在？」

江全道：「彭師爺因龍大俠只單身一人被請入後院，恐怕遭受意外，所以派我來探探動靜。」

龍君毅道：「這麼說，我倒該謝謝彭師爺的一番好意了！」

江全道：「彭師爺確實是沒有什麼惡意。」

龍君毅星目微凝道：「彭師爺他眞是姓彭麼？」

江全道：「我只知道他姓彭，是不是眞姓彭，那我就不清楚了！」

龍君毅聲調倏地一冷，道：「江全，我雖然對你作過不難爲你的保證，但那是條件，也就是你必須老老實實的答我問話，這話你懂？」

江全連忙點頭道：「我懂，所以我答的也句句都是實話！」

龍君毅道：「可是我認爲你却隱藏了很多。」

江全道：「龍大俠要是認爲如此，我就百口莫辯，莫可奈何了！」

龍君毅突然一聲冷笑道：「那我就看看你是不是果眞莫可奈何吧？」

話落，抬掌一揮拍開了江全的軟麻穴，接着倏然俯身伸手五指搭上了江全的右腕脈門。

江全臉色一變！驚聲道：「龍大俠，你要……」

話未說完，驀覺右腕脈門猶如上了一道鐵箍，腕骨奇痛無比，一股眞力自龍君毅的指尖透入腕脈，逼着他的血脈往回倒流！

龍君毅星目望着他，咀角含着淡淡的笑意。

起先，江全還能咬牙忍受，刹那之後，江全的額頭上，冒出了豆粒般的顆顆汗珠，身軀也起了顫抖！

龍君毅冷冷地開了口：「閣下，怎麼說，有可奈何麼？」

江全實在忍受不住那逆血倒流的痛苦了，只好連連點頭道：「我說就是，我說就是！」

龍君毅微微一笑，道：「早識相點多好。」

說着，雖然收回了眞力，但是一隻手掌仍然抓着江全的腕脈！

江全深深地喘了口氣，道：「龍大俠你最好趕快放我出去，不然彭師爺……」

龍君毅接口道：「他就會進來，對不對？」

江全點頭道：「不錯，再過一會兒，彭師爺要是還不見我出去，他一定會進來查看！」

龍君毅淡淡地道：「他如果進來查看那是最好不過。」

江全嘿嘿一笑道：「他的身手可比我高得多，不好對付！」

龍君毅冷冷一哼，說道：「你這是恐嚇我？」

江全道：「我只是實話實說！」

龍君毅道：「謝謝你的實話實說，不過，他功力身手雖然比你高了很多，但是在我眼裏却沒有多大差別，也難是我手下三招之敵，你信不信？」

江全臉色一變！道：「姓龍的，你想我會相信你這種狂話！」

龍君毅淡然一笑，冷聲道：「我知道你不會相信，不過，我提幾個人，你就會相信。」

江全道：「幾個什麼人？」

龍君毅道：「我問你，彭胖子他比西川雙怪和邙山七鬼如何？」

江全心頭不禁猛地一震！雙目陡然大睜，驚聲道：「你……你是那位『青衫遊龍』？」

龍君毅點頭道：「如假包換，現在你相信了沒有？」

江全默然不語了，他沒想到眼前這個青衣少年就是力誅西川雙怪，獨戰邙山七鬼，名震當今武林，武學功力高不測的「青衫遊龍」。

他心裏很明白，彭師爺武功身手雖高，但比西川雙怪兄弟和邙山七鬼等人並高不了多少，絕不是「青衫遊龍」之敵！

龍君毅接着又道：「江閣下，現在你該明白彭師爺來也不可能救得了你，我看你還是老實點說實話吧，彭師爺的眞姓名叫什麼？倪元亮的另一個身份又是什麼？別讓我廢了一隻手，結果你還得說，那就划不來了！」

江全知道，在眼前的這種情形下，不說實話絕對過不了關，俗話說得好：胳膊別不過大腿，到最後，吃苦頭的一定是他，吃了苦頭，結果還是非說不可，不說，那除非是他不想活了！

常言道：好死不如惡活，他爲什麼不想活下去？

他臉色陰晴不定，目光閃動，心念一陣飛轉之後，終於暗吸了口氣，點頭說道：「彭師爺眞名叫胡幼朋，倪元亮確是另有身份，我只知他和北京方面有關，其他就不清楚了。」

龍君毅星目異采飛閃地點頭道：「謝謝你的合作，就沖着你這兩句實話，我保證你平安無事，不過，另外我還有個問題請教，如果知道就請告訴我，不知道就算了。」

江全道：「什麼問題？我當是知無不言！」

龍君毅道：「聽說有一批價值百萬的貢品，就在這一兩天內抵此，改由陸運入京，有這回事麼？」

江全道：「有這回事。」

龍君毅凝目道：「價值百萬，也是眞的？」

江全道：「消息確實不假！」

龍君毅道：「可聽說貢品來自東海那個國家？」

江全搖頭道：「這倒沒有。」

龍君毅微一沉吟，目光忽然轉望着飛鳳門主，問道：「門主可聽說胡幼朋這個人？」

飛鳳門主點頭道：「聽說過，他原是西南綠林道中人，於六七年前突然離開了西南，無人知其去向，想不到竟然……」

她話未說完，龍君毅雙眉突然一揚，抬手一擺，阻斷她的話鋒，道：「可能是他來了。」

適時，外面已傳來彭師爺的聲音說道：「勞駕入內稟報一聲，就說我求見。」

龍君毅連忙朝飛鳳門主點了點頭，飛鳳門主立即朝門外揚聲說道：「彭師爺請進來吧。」

隨着她的話聲，彭師爺由外面走入屋內，一見地上的江全，臉色微微一變！旋即做作詫異地問道：「這位是怎麼了？」

龍君毅冷聲說道：「是個小偷，被逮着了。」

彭師爺雙目一睜，道：「小偷！太大胆了！」目光倏地一凝，問道：「偷着什麼了麼？」

龍君毅道：「沒有。」

彭師爺道：「龍相公，打算怎麼處置他？」

龍君毅道：「以師爺看呢？」

彭師爺微一沉吟道：「依我看，把他送到衙門裏究辦好了。」

龍君毅淡然一笑道：「送官究辦雖然是好辦法，只是我却不想小題大做。」

彭師爺凝目道：「那麼相公的意思打算怎麼做？」

龍君毅道：「我打算放了他。」

彭師爺點頭道：「那也好，一個小偷，送到衙門裏也辦不出個什麼大罪來，反正，他又沒有偷着什麼東西，放了也就算了。」

龍君毅淡淡地道：「彭師爺，你倒是眞會隨風轉舵，會說話呀！」

彭師爺乾笑道：「相公見笑了，我說的也是實話。」

龍君毅笑了笑，倏然抬手拍開了江全的穴道，說道：「你走吧！」

江全自地上站起，遲疑了一下，舉步往外走去。

龍君毅抬手朝彭師爺一擺，道：「師爺請坐。」

彭師爺搖頭道：「不客氣，我說兩句話就走。」

飛鳳門主道：「彭師爺要見我有何見教？」

彭師爺乾咳了一聲，道：「見教不敢當，我特來請問夫人，打算在敝店停留多久？」

飛鳳門主道：「怎麼？是我們少付了房租了？」

彭師爺陪笑道：「夫人請千萬別誤會，因爲適才有老主顧來預定後院的上房，所以我特來問問。」

「哦。」飛鳳門主道：「對方什麼時候要？」

彭師爺道：「後天。」

龍君毅道：「師爺這是眞話？」

彭師爺道：「我似乎沒說假必要。」

龍君毅淡淡地道：「如果因爲某件事情借此爲藉口而進來看看的話，那就另當別論了，是不是？」

彭師爺臉色微微一變！道：「相公這話什麼意思？」

龍君毅道：「什麼意思你自己心裏應明白！」

彭師爺道：「我不明白，根本不知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龍君毅淡然一笑道：「你既然不明白，那麼我就告訴你好了，江全已經走了，你應該放心了！」

彭師爺一怔！道：「江全是誰？」

龍君毅道：「江全就是剛才的那個小偷。」

「哦。」彭師爺雙眉深蹙地道：「那個小偷與我何關？」

龍君毅突然一聲冷笑道：「胡幼朋，別再裝了！」

彭師爺心頭陡地一震！道：「龍相公

你說什麼？誰又是胡幼朋？」

龍君毅道：「你！」

彭師爺搖頭道：「相公弄錯了，我姓彭不姓胡。」

龍君毅道：「你不敢承認？」

彭師爺道：「我請問，胡幼朋是個幹什麼的？」

龍君毅道：「是西南綠林道上的江湖人。」

彭師爺道：「但是我却是個生意人，本店的帳房師爺。」

龍君毅點頭道：「這我很清楚，不過你胡閣下應該明白，江全既然已經落在我們手裏，他如果不和我們合作，我們豈會那樣輕易的放了他！」

「哦！」彭師爺心頭不由又是一震！道：「我明白了。」

龍君毅道：「你明白最好，現在我請你和江全一樣的和我們合作，別讓我厚彼薄此的難爲你！」

彭師爺道：「合作什麼？」

龍君毅道：「實答我問話！」

彭師爺道：「江全不是已經和你合作都告訴你了？」

「江全確實已經都告訴我了，只是那還不够。」

「他都告訴了些什麼？」

「他知道的都告訴了我。」

「你還想知道些什麼？」

「他不知道你知道的！」

「你以爲我知道的比他多？」

「你的身份不同，比他高，知道的應該比他多！」

「你想我會告訴你？」

「不錯，我認爲你一定會老老實實的告訴我！」

「憑什麼？」

「因你已經絕對走不出這間屋外！」

「就憑你？」

「不錯，就憑我一個人。」

「這我倒有點不信！」

「不信你可以試試。」

彭師爺沒有再說話，閃身就朝門外撲去！

他這裏身形剛動，眼前青影突然一閃，龍君毅身子已經到了門口，攔門而立！

彭師爺心頭不禁暗暗一驚，道：「你好快的身法！」

龍君毅淡淡地道：「要不然，我怎敢說你走不出這間屋外！」

彭師爺嘿嘿一聲冷笑道：「光憑這並不見得就能攔得住我！」

龍君毅點頭道：「那是當然，你可以全力闖闖試試，只要你能逼得我脚下移動一步，我就放你出去！」

「好！我就闖闖試試！」

話聲中，倏然抬手一掌夾着千斤勁道，威猛無倫的直朝龍君毅當胸拍去！

龍君毅星目寒電一閃，抬手挺掌迎上，「砰」的一聲大响，彭師爺肥胖的身軀一幌，立被震得後退了三步，龍君毅却是身形凝立如山，紋風未動！

這一來，彭師心中驚凜極了！

放眼當今天下武林，能够一掌將他震得後退三步的人實在不多！

他心中驚凜間，龍君毅已目射煞威的沉聲問道：「關外大道牧場『天雷掌』萬老場主和你是何淵源？」

彭師爺心神倏然一震！搖頭道：「我不認識，也毫無淵源！」

「眞的？」

「我說的是實話！」

「那麼我請問，你這『天雷掌』是跟誰學的？」

彭師爺道：「你弄錯了，我這不是『天雷掌』。」

「是麼？」龍君毅星目一凝道：「如此我再請問，你這是什麼掌？」

「這個……」彭師爺搖頭道：「閣下原諒。」

「不便說？」

「我不願意讓人知道我師承出身！」

「爲什麼？」

「閣下是武林中人，就該知道武林中的忌諱，不該多此一問。」

龍君毅點頭一笑道：「閣下說的是，是我失禮，不該有此一問，不過，有件事我必須告訴閣下。」

彭師爺道：「什麼事？」

龍君毅道：「大道牧場萬老場主有一位大弟子，在十多年前負氣離開了牧場，一直沒有回去，也無消息，萬老場主如今已年事漸高，他十分希望他那位大弟子能够回去。」

彭師爺冷冷地道：「你告訴我這些做什麼？」

龍君毅道：「因爲那位玉珊姑娘十多年來一直悒悒不歡，到現在仍是小姑獨處，盼郎歸！」

彭師爺身軀忽然起了一陣輕微的震顫！道：「你……你爲何要告訴我這些？你可是認爲我就是萬老場主那位大弟子？」

「不錯，『天雷掌』爲萬老場主獨步武林的絕學，當世天下也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適才我已經說過，你弄錯了，我這不是『天雷掌』！」

「我知道，不過，你這是不是『天雷掌』你自己心裏明白，說這種話，你不覺得有背良知？你忍心麼？」

彭師爺默然了稍頃，倏然問道：「你究竟是誰？」

龍君毅道：「我名叫龍君毅，外號人稱青衫遊龍。」

彭師爺雙目猛地一睁，道：「你就是那位力誅西川雙怪，獨戰邙山七鬼的青衫遊龍？」

「不錯，那正是我。」

「你來自大道牧場？」

「不是，我來自關外，大道牧場我常去，對萬老場主我稱呼他老人家萬叔，他老人家却叫我一聲少主。」

彭師爺雙目忽又猛地一睁，道：「你是那位老人家的傳人？」

龍君毅點頭道：「要不然我焉能接得下你那七成功力的『天雷掌』！」

彭師爺臉孔一紅道：「適才不知是少主當面，請恕弟子冒犯之罪！」

說着身子一躬就要往下拜，龍君毅脚下連忙跨前一步，伸手架住了彭師爺的一隻胳膊，彭師爺硬是沒能拜得下去！

彭師爺抬眼驚異的望着龍君毅，龍君

毅朝他微微一笑，道：「古大哥，你這不是折我麼，別行禮也別說什麼了，請坐下談吧。」

彭師爺古少武躬身說道：「弟子遵諭，也謝謝少主。」

他很知禮的等龍君毅先落座之後，他這才在一旁下首恭謹的坐下。

龍君毅抬手一指飛鳳門主，說道：「古大哥，這位是飛鳳門主李姑娘，你先見過。」

古少武立即抱拳一拱道：「古少武見過門主。」

飛鳳門主微一欠身道：「不敢當，古大俠請少禮。」

古少武轉向龍君毅道：「弟子請問老人家和家師他二位的安好。」

龍君毅道：「二位老人家都好。」

話鋒一頓，問道：「古大哥，聽說倪元亮另有身份，和北京有關係，是麼？」

古少武點頭道：「是的，他是官家的人。」

龍君毅道：「是個什麼身份？」

古少武道：「大內侍衞。」

龍君毅微微一怔！道：「想不到他竟是個大內侍衞。」

語聲一頓又起，道：「能當上大內侍衞很不簡單，他的一身武功必定很高很高了？」

古少武點頭道：「是的，他一身武功確實很高，稱得上是當今武林一流好手的一流！」

「哦！」龍君毅星目微凝道：「比你還高麼？」

古少武微一沉吟道：「弟子沒有和他動過手，不過以弟子自己衡量，可能不是他手下三十招之敵！」

龍君毅道：「可知他的師承門戶？」

古少武搖頭道：「他武功很博雜，很難看得出他的師承。」

龍君毅默然了剎那，話題倏又一轉，問道：「關於那批百萬貢品到達的確實時間，你知道麼？」

古少武道：「今晚二更前到。」

語聲一頓，問道：「少主可是想要截下它？」

龍君毅搖頭道：「我無意截下它，不過據我所知，眼下想要出手截刧它的武林同道着實不少。」

古少武道：「少主無意出手是最好，其他的那些武林同道反正都不是什麼好路道的正派人物，就由他們去好了！」

龍君毅微一沉吟道：「古大哥，對於這件事我心裏一直有點兒懷疑，覺得不大合理！」

古少武一怔道：「少主懷疑什麼？」

龍君毅道：「我懷疑那批百萬貢品可能有問題。」

古少武道：「少主之意是？……」

龍君毅道：「我想那可能是個詭計陷阱！」

古少武一點頭道：「少主懷疑的一點不錯，那根本是個陰謀陷阱，是個餌！」

龍君毅星目倏地一凝，道：「清虜設計這個餌的目的，可是想一網打盡先朝忠義之士？」

古少武道：「少主猜的不錯，先朝忠義，江湖奇士，都是清廷十分頭痛，感覺寢食難安的人物！」

龍君毅目光和飛鳳門主對望了一眼，又道：「古大哥可知爲清廷設下這條毒計的是什麼人？」

古少武道：「聽說是九門提督衙門裏的一位師爺。」

龍君毅輕吁了口氣，說道：「謝謝古大哥告訴我這些實情。」

古少武道：「弟子這是應該的，少主這麼說弟子怎麼敢當！」

龍君毅笑了笑，話題倏又一轉，問道：「古大哥，如今你打算怎麼說？」

這話，問得突如其來，也有點兒沒頭沒腦。

古少武不由愕然一怔！道：「什麼怎麼說？」

龍君毅道：「古大哥打算什麼時候回關外去？」

古少武道：「這個……」

龍君毅道：「怎樣？」

古少武暗吸了口氣，搖頭道：「弟子不打算回去了！」

龍君毅道：「爲什麼？」

古少武道：「弟子沒有臉回去，也不能回去！」

龍君毅道：「古大哥，昔年之事，萬叔只是一時的氣怒，沒有多久，氣就沒有了，一直希望你能回去，我年前入關時，萬叔曾拜託我找你，要你回去，何況玉珊姑娘到如今還在等候着你，你不回去，對老人家，對玉珊姑娘，你對得起，你忍心麼？」

古少武唇邊掠過一絲抽搐，說道：「是的，爲老人家，爲玉珊姑娘，我都應該回去，可是……」

語聲一頓，搖了搖頭道：「我不能回去！」

龍君毅雙眉微微一揚，道：「爲什麼？爲什麼你不能回去？」

古少武道：「少主，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龍君毅道：「你有什麼苦衷？」

「我……」古少武忽然苦笑了笑，搖頭道：「少主，這件事你別問了，你就當沒遇見我，就當我已經死了好了！」

龍君毅雙目陡地一睁，威稜電射地道：「你說什麼？就當你已經死了？不行！究竟是怎麼回事？你非得說出來不可！」

古少武頭一低，道：「少主，我實在是不得已！」

龍君毅道：「這我知道，你究竟有什麼苦衷？說吧，你說出來，我替你拿主意就是！」

古少武抬起頭來，望着龍君毅咀唇微動了動，欲言又止，旋又搖了搖頭，默然不語。

龍君毅雙眉倏地一揚，道：「你可是不相信我能替你做主？」

古少武恭聲道：「弟子怎敢不相信少主！」

龍君毅道：「那你爲何不告訴我？不說出來是什麼不得已的苦衷？」

古少武道：「不是弟子不告訴少主，而是……這件事很棘手，弟子實在不願也不能麻煩少主！」

龍君毅雙眉再次徵揚了揚，說道：「古大哥，有件事情我想我應該先告訴你一下，我這次入關是奉命繼承恩師的事業，老人家已經將一切全交給了我，不管是多棘手多麻煩的事情，你都應該告訴我，我也決不能不問不管，當然，你如果不是大道牧場出來的弟子，你可以不聽我！」

這話，聽起來龍君毅似乎只是說明身份與及入關的任務，但是古少武心裏却十分明白，龍君毅這說明身份之意，也就等於告訴他，他的話就是命諭，再不說出是什麼不得已的苦衷，就是不聽命諭，不聽命諭就形同叛盟！

「叛盟」，這個罪名太重了，古少武他實在不願担上這個罪名！

於是，古少武深吸了口氣，暗暗一咬牙，猛地離座矮身跪地，說道：「弟子該死！」

龍君毅抬手一擺，語聲含威地說道：「別說其他的廢話了，起來！說你的苦衷吧！」

「弟子遵諭。」古少武挺身站起，垂手說道：「弟子已經投身入了官家。」

龍君毅神情不禁愕然一呆！道：「你已經入了官家？」

古少武點頭道：「是的，弟子之說不能回去的苦衷也就是爲此！」

龍君毅星目一凝，道：「你也是大內侍衞？」

「不是，弟子在侍衞營。」

「什麼時候進去的？」

「七年前。」

「你是怎麼進去的？」

「被逼的。」

「被誰逼的？」

「倪元亮。」

「他是怎麼逼你進去的，用的是什麼手段？」

「栽贓！殺人！」

「是怎麼回事？你說清楚點。」

「一位退休的知府家裏遭了盜刼，人也被殺了，兩名捕快到了弟子的住處指說案子是弟子做的，弟子不承認，他們要搜查弟子的住處，結果竟在弟子的床下搜出了兩件玉器賍物，兩名捕快要拿弟子歸案，弟子當然不甘束手就縛，遂和兩名捕快動上了手，當兩名捕快都傷在弟子手下死了的時候，另外來了兩個人，聯手擒住了弟子，把弟子交給了倪元亮，倪元亮說他很愛惜弟子的一身所學功力，只要弟子點頭答應爲清廷効力，他可以介紹我進入侍衞營當差，案子也就消了，弟子無可奈何，只好點頭答應了他。」

「這麼說，他倒是你的救命恩人！」

「看起來他是弟子的救命恩人，事實上這是他做好了的圈套！」

「以此看來，他是存心拉你進入官家的了！」

「他名義上是大內侍衞，實際任務是負責替清廷網羅江湖高手，爲清廷効力以漢制漢！」

「哦！」龍君毅微一沉吟道：「倪元亮知道你的師承出身麼？」

古少武道：「他可能不知道。」

龍君毅道：「他沒問過你？」

古少武道：「問過，弟子謊說出身康藏綠林『鐵掌禿鵰』門下。」

「他相信了？」

「他可能並不相信，不過他却沒有再問。」

「你說你不能回去，可怕他找你？」

「是的。」古少武點頭道：「弟子一走，倪元亮一定不會放過弟子，一定會報請官家派人天下搜捕弟子，弟子怕帶給牧場莫大的麻煩！」

這確是實情實話，他既已投入官家，官家豈容他再入江湖！

龍君毅默然想了想，問道：「倪元亮住在什麼地方？」

「住在小描金巷。」

「他人現在在家麼？」

「在。」

「如此，晚上店裏打烊以後，你就立刻動身走吧！」

古少武一怔！道：「你要弟子今晚上就走？」

龍君毅點頭道：「嗯，今晚上你就動身，出來十多年，你也應該回去了！」

古少武雙眼眨動，遲疑地說道：「可是……」

龍君毅星目倏射冷電地截口道：「怎麼？你捨不得走？」

古少武連忙搖頭道：「不是。」

龍君毅冷冷地道：「那麼你是想違我令諭了！」

古少武心神微微一震！道：「弟子不敢！」

龍君毅道：「那你還有什麼可是？」

古少武道：「弟子是怕倪元亮一發覺，會立刻派人追踪弟子！」

龍君毅道：「你只管走你的好了，我會替你安排，不讓他有機會派人追踪！」

古少武眨了眨眼睛道：「你可是要在晚上去找倪元亮？」

龍君毅點頭道：「不錯，我必須找他，這種爲清廷拉攏江湖好手的走狗留他不得！」

古少武道：「你就一個人去？」

龍君毅道：「你可是怕我一個人對付不了他？」

古少武搖頭道：「那倒不是，倪元亮一身所學雖然博雜，功力很高，但他絕不可能是你的敵手，只是……」

龍君毅接口道：「他那裏不止是他一個人，而個個都是江湖好手，是不是？」

古少武點頭道：「是的，他身邊經常有五六個人，身手都是江湖一流，也都是他的心腹死黨！」

龍君毅道：「不要緊，他那裏縱是龍潭虎穴，我也有十分自信從容應付！」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到是你晚上臨走的時候，最好向店裏的伙計扯個謊，說是到鳳仙館去了。」

古少武一怔！旋而臉孔一紅，道：「這你知道？」

龍君毅含笑點頭道：「我還知道那個玫瑰姑娘是『魔手婆子』設置在揚州城內一處分支的一名弟子，她的身份是『天香一號』。」

話鋒一轉，揮手說道：「好了，這兒沒你的事了，你到前面去吧！」

古少武遲疑了一下，躬身道：「弟子



龍君毅一掌把倪元亮震退。

遵命。」

轉朝默坐一邊的飛鳳門主抱拳一禮，邁步往外面走了出去。

望着古少武的背影出去後，龍君毅輕吁了口氣，目光轉向飛鳳門主問道：「門主現在可相信我之言，對那批所謂百萬貢品還志在必得麼？」

飛鳳門主微一沉吟，道：「謝謝公子賜告，那既然眞是個陰謀陷阱，當然就算了。」

龍君毅點頭道：「門主這麼說，我就放心了。」

語聲一頓，長身站起，抱拳道：「如今話已說明，我該告辭了。」

「且慢。」飛鳳門主倏然一抬手道：「公子請等會兒再走。」

龍君毅凝目問道：「門主還有什麼見教？」

飛鳳門主猶豫了一下，道：「關於那個倪元亮，公子如不介意的話，今晚妾身想和公子一起去見識見識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謝謝門主。」龍君毅搖頭道：「我想我還是一個人去的好。」

飛鳳門主道：「俗話說得好，雙拳難敵四手，公子雖然身懷罕世奇學，功力高絕，但是單獨一個人前往，畢竟稍嫌冒險了些。」

龍君毅微微一笑道：「門主的心意我感激，不過，我如果沒有把握我不會去冒險的！」

飛鳳門主話鋒一轉，問道：「公子此刻將何往？」

龍君毅微一沉吟，道：「眼下心存刼奪那批貢品的江湖人物不少，我想設法通知各方面一聲。」

飛鳳門主道：「告訴各方面這是個陷阱？」

龍君毅點頭道：「是的，我想我應該告訴各方面知道。」

飛鳳門主道：「據妾身所知，眼下在這揚州城內的有魔手婆子門徒，逍遙谷屬下等人大都是武林惡徒，江湖匪類，公子何不就讓他們中計落進陷阱裏，豈不正好爲江湖除害！」

龍君毅搖頭道：「門主這種想法我不敢苟同。」

飛鳳門主道：「爲什麼？」

龍君毅道：「魔手婆子和逍遙谷的人雖然多數是江湖惡徒，該殺該死，但總是我大漢民族，我如果不知道那是個陰謀陷阱便罷，既然知道，我便不能袖手不管，不設法加以阻止，任由他們去送死！」

飛鳳門主雙目異采飛閃地道：「公子好胸襟，好不令人欽佩！」

龍君毅道：「謝謝門主誇獎。」

飛鳳門主又道：「可是公子可曾想過，他們會相信公子的話？」

龍君毅道：「我想過了，以他們的爲人心性，他們決不相信。」

飛鳳門主道：「公子既然明知道他們決不會相信，那又何必……」

龍君毅道：「他們不相信，是他們的事，但是我却不能不盡一己之力，以求心安！」

飛鳳門主默然了稍頃，話題倏又一轉，道：「另外還有件事情妾身想請教，不知當是不當？」

龍君毅道：「請教可不敢當，門主還有什麼事情想問只管問就是。」

飛鳳門主畧微猶豫了一下，道：「如此請恕妾身放肆了。」

「門主不必客氣。」

「請問公子師承能賜告麼？」

「恩師自號『山海寒儒』。」

飛鳳門主暗皺了皺眉頭道：「如此令師必是一位息隱山林的武林奇人！」

龍君毅道：「恩師息隱武林已經近二十年了。」

飛鳳門主默然了片刻又道：「還有件事情，妾身想請公子幫忙，也希望公子答應。」

龍君毅道：「什麼事情？」

飛鳳門主道：「起先妾身請公子駕臨晤談，只是不願與公子爲敵，請公子別出手截奪那批百萬貢品，可是現在和公子晤談之後，妾身至爲欽佩公子的胸襟所學才智，飛鳳門若得公子這樣的一位高明，必能完成驅逐滿虜，還我河山的大志！」

龍君毅道：「門主之意可是要我投投貴門効力？」

飛鳳門主道：「妾身請求公子輔助妾身，共同領導飛鳳門！」

龍君毅搖頭道：「承蒙門主看重我，我衷心至感榮寵，也非常感激，奈何我不能！」

飛鳳門主道：「爲什麼？」

龍君毅道：「我有我的事情。」

飛鳳門主說道：「那沒有問題，公子只管先辦自己的事情，飛鳳門隨時歡迎公

子。」

龍君毅明日異采一閃，道：「謝謝門主。」

語聲一頓又起，問道：「門主可願意聽我的？」

飛鳳門主道：「公子請說。」

龍君毅道：「門主如果願意聽我的，請與貴屬立刻返回雲貴去！」

飛鳳門主微微一怔！道：「這又是為什麼？」

龍君毅道：「門主現在別問，過一段時日門主就明白了。」

飛鳳門主微一沉吟道：「如此，妾身就聽公子的，不過今晚公子倪宅之行，必須答應妾身同往！」

龍君毅想了想道：「門主定要同往可以，但是只可旁觀。」

「好，妾身答應公子。」

「如此我告辭。」

「公子好走，請恕妾身不送了。」說着站起嬌軀，檢衽一禮。

龍君毅微笑道：「門主請別客氣。」一拱手，舉步瀟洒地往外面走去。

江邊鏖戰　獨戮羣魔

夜，二更剛過。

龍君毅和飛鳳門主，左右護法韓堃石化雨四個人來到了小描金巷底一座氣派宏偉，石獅子人高的大門前。

兩扇黑漆大門深閉，門上的黃銅環雪亮，在月光下閃灼着耀眼的光芒。

飛鳳門主目光透過面紗望了龍君毅一眼，問道：「我們怎麼進去？越牆？」

龍君毅搖頭道：「不，敲門。」

飛鳳門主微一點頭，轉向身後的右護法石化雨說道：「石老，上前敲門去。」

石化雨應了一聲，正要邁步上前，龍君毅却抬手一攔，道：「石老，讓我自己來吧。」

話落，跨步上了石階，抬手按在黃銅環上拍了門。

門內響起一個粗壯的聲音問道：「什麼人？這個時候還來敲門？」

龍君毅朗聲說道：「我是來找主人的，請開門吧。」

粗壯的聲音問道：「你是誰？從那裏來？」

龍君毅道：「我是從京裏來的。」

「哦！」

門開了，一個黃衣漢子攔門而立，雙目灼灼的上下打量了龍君毅一眼，問道：「閣下從京裏來？和敝主人是朋友？」

龍君毅點頭道：「我是和親王府的，勞駕往裏通報一聲吧。」

「和親王府」這四個字似乎很管用，很能震懾人！

黃衣漢子馬上換了態度，顯得很客氣的說道：「你請稍待。」

龍君毅點了點頭，神情瀟洒的雙手往後一背。

黃衣漢子話聲一落，立刻轉身大踏步往內走了進去。

片刻工夫之後，一位身材頎長，鳳眉朗目，貌相英武，氣度不凡，年約三十五六，儒士打扮的藍衫人走了出來，身後跟着兩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壯漢和一個五旬開外年紀，瘦削臉，神色陰鷙的黑衣老者，那進去通報的黃衣漢子則跟在最後。

兩個中年壯漢和黑衣老者，全都是雙目精光灼灼，兩太陽穴高鼓，令人一眼就知都是內外兼修，功力深湛的武林好手！

藍衫人兩太陽穴平平，看來似乎沒有什麼，但他那雙犀利有如冷電霜刃般的眼神，却讓人心底凜然生寒！

顯然，其一身內功修為深湛，要比黑衣老者等三個高了一籌！

很明顯地，這位藍衫人就是那名義上是揚州城內「十大鹹猪」之一的鹽商，實際却是大內侍衛的倪元亮。

倪元亮走近龍君毅七尺距離停身立定，抱拳一拱道：「聽說閣下從京裏來，是和親王府的？」

龍君毅凝目問道：「閣下，就是倪元亮？」

倪元亮點頭道：「在下正是，請恕倪某眼拙，閣下上姓高名？」

龍君毅道：「我姓龍。」

倪元亮道：「哦！原來是龍爺，龍爺在和親王府裏是？……」

龍君毅淡淡地道：「我不是和親王府的人。」

倪元亮微微一怔！目光倏射寒電的轉朝那個進去通報的黃衣漢子望去，適時，龍君毅開口說道：「倪閣下，你不要怪他，我是對他這麼說的。」

倪元亮目光轉向龍君毅道：「龍朋友為何要這麼說？冒充和親王府的人？」

龍君毅微微一笑道：「我要不這麼說，他豈會替我往裏面通報，我又怎能這麼容易見着你這位身份特殊的大內侍衛！」

倪元亮臉色勃然一變！道：「誰告訴你我是大內侍衛的？」

龍君毅淡淡地道：「是你的一位親信手下。」

「我的親信手下？是誰？」

「就是邗江第一樓的那位賬房師爺彭胖子。」

「是他親口告訴你的？」

「不錯，他本來不願意說，可是他不得不說！」

「他現在何處？」

「死了！」

「你殺了他？」

「我不能不殺他。」

「什麼時候的事情？」

「我來此之前。」

「在什麼地方？」

「南門外。」

倪元亮微一沉思道：「你知道他是什麼身份？」

龍君毅道：「我本來不知道，是他告訴了我，他在侍衞營吃粮拿俸。」

倪元亮道：「你既然知道他的身份，竟還敢殺他，你可知道殺官形同造反，那可是個禍滅九族之罪！」

龍君毅淡淡地道：「倪閣下，別和我說這個，你應該明白，這種話對老百姓說有效，對武林人來說這個是等於白說！」

倪元亮冷笑道：「這話說的倒是，武林人大都是自命英雄豪傑的人，天不怕地不怕，那怕這個！」

語聲一頓，雙目一凝，問道：「你殺了他，又來找我有何見教？」

龍君毅冷聲道：「特來奉勸閣下一件事。」

倪元亮道：「什麼事？」

龍君毅道：「奉勸閣下，立刻離開揚州，找一處無人知道的隱秘地方隱居起來，做一位傲嘯山林的隱士，別再為清廷工作！」

倪元亮臉色一變！道：「你想我會聽你的？」

龍君毅冷冷地一哼，道：「你最好是聽我的！」

倪元亮道：「如果不聽呢？」

龍君毅劍眉一軒道：「今晚你會落個血濺五步的厄運！」

他說時語聲冷凝如冰，雙目寒芒煞威懾人！

倪元亮心神不由暗暗一凜！道：「就憑你？」

「不錯，就憑我！」

「你這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我大明百姓，也為的是民族正氣！」

倪元亮目光倏地一凝，道：「你是反清復明志士？」

龍君毅點頭冷聲一哼，道：「你說對了！」

倪元亮眨眨眼睛道：「凡是反清復明志士，都有個組織稱謂，你隸屬那一個組織？」

龍君毅道：「你想知道？」

倪元亮淡淡地道：「你要是不敢說也不要緊，反正只要我拿下你，就不怕你不說！」

龍君毅雙眉微揚了揚，旋即淡然一笑道：「閣下說的也是，那我還是現在告訴你吧！」

語聲一頓即起，道：「你聽說過『忠義盟』麼？」

倪元亮雙目寒電倏地一閃，道：「可是十多年前，公孫修所領導的那個『忠義盟』？」

龍君毅冷然一點頭道：「不錯，天下應該沒有第二個『忠義盟』！」

倪元亮道：「公孫修還在？」

龍君毅道：「他老人家已功參造化，自然健在！」

倪元亮倏然嘿嘿一笑道：「眞想不到消聲匿跡了十多年的『忠義盟』叛逆，如今時竟又靜極思動復出，妄圖造反了！」

龍君毅冷冷地道：「這正是你為清廷立功的好機會大喜訊，你還等什麼？動手吧！」

倪元亮點頭道：「你說的是，只要我拿下你往清廷一送，不用說，我一定會得到重賞，不過，我還要問問你，你在『忠義盟』裏是什麼身份？」

龍君毅道：「你問得太多了，這問題，還是等你拿下我再說吧！」

倪元亮眨了眨眼睛道：「好吧，你既這麼說，我就先拿下你好了！」

一頓，倏然冷聲沉喝道：「給我拿下了！」

站立在他身後的兩名中年壯漢應聲而動，身形一閃，騰身齊朝龍君毅撲到！

龍君毅一聲冷笑道：「你兩個還不配與我動手，躺下！」

一抬手，兩縷指風疾射點出，兩名中年壯漢心頭一驚！但竟然未能躲得及，同時一聲悶哼，身形一窒，立時向後倒了下去！

他兩個眞沒有用，竟然不是龍君毅一指之敵！

倪元亮心神不禁猛地一震！道：「寒心指，你是公孫修的傳人！」

龍君毅道：「不錯，你的見識不差，現在你該知道我在『忠義盟』的身份不低了吧！」

倪元亮冷笑道：「公孫老兒是『忠義盟』的領導人，他的傳人也就是『忠義盟』的當然繼承人，未來的盟主，這身份確實够高的，應該比公孫老兒本人差不了多少，我本來不想親自出手拿你的，既是這麼個身份，我就不能不親自動手了！」

話聲中，腳下倏然跨前一大步，抬手一掌，輕飄飄地直朝龍君毅當胸拍到！

龍君毅雙眉一軒，抬腕挺掌，迎了上去！

「砰！」的一聲激响中，倪元亮身軀一幌後退了一大步，龍君毅却是身形一幌即止！

情形顯然，龍君毅的功力比倪元亮高了一籌！

倪元亮心頭暗暗一凜！旋即深吸了口氣，猛地一聲大喝，雙掌連揮，一口氣竟然攻出了八掌之多！

這八掌攻勢不但快如電閃，而且掌勢凌厲威猛，掌掌力道都足以碎石開碑，令人心凜！

龍君毅不愧是武林一代奇客的衣鉢傳人，他身形左閃右幌，從容不迫的一躲過了倪元亮的八掌快攻！也就在倪元亮第八掌掌式落空，勢如電光石火一閃的刹那，他突然飛起一指點上了倪元亮的心窩！

倪元亮一聲厲吼，雙睛猛瞪，張口噴出一股血箭，身子往後一仰，「砰」然倒在地上，伸了伸腿，寂然不動了！

那名黃衣漢子被嚇呆了！

那個瘦削臉，神色陰鷙的黑衣老者也被嚇得神情大變！身形一動，就要騰身向後撲！

龍君毅見狀，立時沉聲朗喝道：「站住！」

黑衣老者身軀不禁猛地一顫！硬是沒有敢動！

龍君毅道：「閣下尊姓大名？」

黑衣老者是個久闖江湖極具心機的老狐狸，他自知眼下的處境，如果不識時務，立刻便會跟倪元亮和兩個中年壯漢一起做伴去！

於是，他立即答道：「老朽名叫吳永成。」

龍君毅道：「吳閣下，我並不想隨便殺人，這話你可懂？」

吳永成連忙點頭道：「老朽懂，老朽願聽少俠諭示！」

龍君毅淡笑地道：「看來你倒是很識時務。」

吳永成乾笑了一笑，沒有胆敢隨便接話。

龍君毅接着說道：「我有幾句話請問

，只要你據實回答，我決不難為你！」

吳永成道：「少俠只管問就是，老朽當是知無不言，言無不實！」

龍君毅點頭道：「如此甚好，我問你，後面還有些什麼人？」

吳永成道：「後面沒有人。」

龍君毅道：「後面沒有人，你為何要往後面跑？」

吳永成心中不禁一窒！吶吶道：「這個……」

龍君毅沉聲道：「說實話！」

吳永成乾咳了一聲，道：「不瞞少俠說，老朽打算到後面去撈一筆走路！」

龍君毅目射威稜地說道：「你這是實話？」

吳永成道：「老朽說的如有半點不實，天誅地滅！」

顯然，他說的確是實話，不然他決不會得如此賭咒發誓！

龍君毅點了點頭，又問道：「倪元亮的家小妻兒沒住在這兒？」

吳永成搖頭道：「他根本不是倪元亮，也根本沒有家小妻兒。」

龍君毅不禁一怔！道：「他不是倪元亮？那麼，眞正的鹽商倪元亮呢？那裏去了？」

吳永成道：「死了，全家大小都被毒害而死！」

龍君毅雙目煞威一閃，道：「好狠毒的心腸！」

語聲一頓又起，道：「據我所知，這兒本來最少有十幾個人，他們都到那裏去了？」

吳永成微一猶豫道：「都被派往江邊去了。」

龍君毅道：「去江邊做什麼？」

顯然，他這是明知故問。

吳永成道：「埋伏接應一批由東海來的貢品！」

龍君毅道：「據說那批貢品價值百萬之鉅，是麼？」

又是一次明知故問，當然，他如此明知故問是有道理的，這是對吳永成的一種攷驗，吳永成如果點頭答「是」時，而不說出是個陰謀陷阱的話便可能難逃一死！

也許是吳永成命不該死，他本來要點頭說「是」的，但是心念電閃之間竟然改變了心想，搖頭說道：「所謂價值百萬之鉅，那根本是個陰謀陷阱，是清廷企圖一網打盡先朝忠義志士，武林豪俠毒計！」

龍君毅點頭含笑說道：「行了，吳閣下，謝謝你的合作實話，看來你確實是個識時務的俊傑！」

這話聽得吳永成先是臉孔一紅，旋忽雙目微睜地道：「這陰謀陷阱之事少俠可是早就知道了？」

龍君毅點頭笑了笑，話題一轉，道：「這兒用有什麼婢女下人麼？」

吳永成點頭道：「有，廚房裏有一個廚師，和一個燒飯打雜的，另外還有兩名婢女。」

「她們都在什麼地方？」

「在後面，因為他們都不會武，所以老朽沒有把他們包括在內。」

龍君毅目光轉向呆立在一邊的黃衣漢子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黃衣漢子道：「小的叫徐三。」

龍君毅道：「你到後面去把他們都叫出來，我有話對他們說，告訴他們別害怕，知道麼？」

徐三點頭道：「小的知道了。」

徐三去後，龍君毅又望着吳永成問道：「你知道放銀子的地方麼？」

吳永成點頭道：「知道。」

「多麼？」

「可能不少，最少也有三五萬兩的數目。」

龍君毅畧微沉吟了一下，轉向默立在一旁的飛鳳門主說道：「門主，我想請韓老石老二位帮忙走一趟，跟他到後面去將藏銀取出來，好麼？」

這時，飛鳳門主和韓堃石化雨三人，從龍君毅先後和古少武及倪元亮的兩段談話中，已經明白了龍君毅的身份，是昔年武林奇客公孫修的衣鉢傳人，也是「忠義盟」的繼承領導人。

聞言，飛鳳門主立即點頭說道：「公子不必客氣，本門理當効勞。」

龍君毅微微一笑，說道：「我謝謝門主。」

語聲一頓，轉朝吳永成說道：「吳閣下，請前面帶路吧。」

話落，倏然飛起一指點出！

吳永成身軀一顫！雙目陡地一睜，道：「龍少俠，你……」

龍君毅淡淡地道：「吳閣下，『黑心鬼手』是怎樣的一個人我聽說過，我這一指是防你到了後面要奸使詐，你放心吧，只要你不弄鬼，取了銀子出來時，我會立刻解開你的穴道的。」

吳永成深望了龍君毅一眼，默然轉身在前帶路，往後面走去，韓堃和石化雨二人立即邁步隨後。

片刻之後，徐三帶着兩個三十多歲的白胖漢子和兩個十六七歲的青衣女婢出來了。

兩名白胖漢子和兩名青衣婢女已經徐三說明了倪元亮被殺的情形，是以四人一出來，立即齊朝龍君毅行禮，龍君毅微一擺手說道：「四位請不必多禮，吳永成到後面拿銀子去了，等會兒，我當送給每位一百兩銀子，讓四位自由離去。」

兩個白胖漢子連忙說道：「謝謝公子，謝謝公子。」

不多一會工夫，吳永成和韓堃石化雨三人抗着四隻大木箱子出來放在地上，龍君毅便即命徐三打開木箱，拿出四百兩銀子分給兩名白胖漢子和兩名青衣婢女。

兩個白胖漢子接過銀子千恩萬謝的走了，兩名青衣婢女既未伸手接銀子，人也站着未動。

龍君毅微感詫異地問道：「兩位姑娘，妳們怎麼了？銀子嫌少麼？」

兩名青衣婢女搖頭說道：「不是，婢子們怎敢嫌少，婢子們是因為沒有地方可去。」

龍君毅一怔！問道：「妳們不是本地人？」

兩名青衣婢女道：「婢子們都是江南人氏。」

龍君毅問道：「妳們家在江南什麼地方？」

兩名青衣婢女道：「婢子們都自小就是孤兒，沒有家。」

龍君毅劍眉微皺地沉吟了刹那，轉望着飛鳳門主，說道：「門主能收容她們兩個麼？」

飛鳳門主連忙欠身點頭道：「妾身遵命。」

兩名青衣婢女都很聰明伶俐，聞言立即一齊朝飛鳳門主跪下道：「謝謝姑娘的大恩收容。」

飛鳳門主抬手一擺道：「妳們起來吧，跟着我我不會虧待妳們的。」

「謝謝姑娘。」各自叩了個頭，雙雙站起嬌軀，垂手肅立一邊。

吳永成輕咳了一聲，道：「龍少俠，老朽的穴道……」

龍君毅含笑抬手彈指隔空解開了吳永成的穴道，神色倏然一正，語聲威稜地說道：「吳永成，你和徐三各取五百兩銀子，希望你們從此好好做人，否則……我不多說了，你們拿了銀子走吧！」

吳永成和徐三說了聲「謝謝少俠」，各自木箱內拿了五百兩銀子，朝龍君毅躬身一禮，往外走了出去。

望着吳永成和徐三的背影出了大門以後，飛鳳門主突然朝龍君毅襝衽一福，說道：「妾身不知公子竟是公孫老人家的衣鉢傳人，適才一切冒瀆之處，尚望公子原諒！」

龍君毅欠身還禮，微微一笑道：「巾幗鬚眉，我衷心至為敬佩！」

語聲一頓即起，說道：「這四箱銀子，請門主帶回客店並立刻率領貴門屬下動身返回雲貴，多則三月少則一月，我定當專程前往貴門與門主商談一切！」

飛鳳門主點頭道：「妾身遵命。」

龍君毅抱拳一拱道：「現在我得趕到江邊看看去，我先走一步了。」

話落，騰身電射，直上夜空，一閃不見。

飛鳳門主望着龍君毅飛射去的方向怔了怔！旋即轉朝韓堃和石化雨二人一擺手說道：「韓老石老請帶着箱子我們走！」

說着朝兩名青衣女婢招了招手，轉身舉步往大門外走了出去。

× ×

江邊，地名六墟。

站立江邊，眺望對岸，隱見黑沉沉的「金焦」二山對峙江中。

金山，就是「白蛇傳」小說故事裏白娘娘與法海和尚鬥法，「水淹金山」的金山。

江邊上，靜悄悄的，除了江水輕輕拍打着岸邊的音响外，不聞一點其他聲音。

龍君毅身形劃空電射，瀉落在距離江邊百丈開外的大樹上。

他仰臉望了望夜空的星斗，劍眉不由微蹙，心裏詫異的暗忖道：「已經近三更了，怎麼沒有一點兒動靜？難道……」

驀地，他耳邊傳入一個低細的傳音說道：「年青人，你是那一門派弟子？」

龍君毅心頭暗暗一震！凝目朝傳音方向望去，十丈以外有一株枝葉濃密的大樹，這傳音之人顯然就藏身在那株大樹上。

於是，他也即傳音問道：「閣下是那一位？」

那低細的傳音道：「是老夫先問你，你應該先答老夫問話。」

龍君毅道：「在下不屬任何門派。」

「你叫什麼名字？」

「在下龍君毅請教閣下上姓高名？」

「老夫金湯堡堡主鍾湯豪，你就是那外號『青衫遊龍』的龍君毅？」

「在下正是，鍾堡主可曾聽說這趟百萬貢品傳言而不實是個陰謀陷阱是眞？」

「老夫聽說了，不過，你不以為這是有心人在故弄玄虛，故意放的謠言？」

「堡主以為這是謠言？」

「老夫確信，這多半是有人別具心懷造的謠，用意無非是在企圖減少刼奪的敵人！」

「但是在下却認為這十有八九可能眞是個陷阱！」

「那你還來幹什麼？你總不會得是來看熱鬧的吧？」

「在下雖然不是來看熱鬧的，但却想盡盡人事！」

「盡盡什麼人事？」

「奉勸各位武林同道千萬別輕舉妄動上當！」

「好心腸！」鍾湯豪嘿嘿一笑道：「你以為有人會相信你聽你的？」

龍君毅道：「很難說，也許有人會相信聽我的！」

「以老夫看，你這『也許』兩字的希望非常渺茫得很！」

「所以在下才說想盡盡人事！」

「你知道眼下來此想刼奪的都有些什麼人麼？」

「在下來遲一步，堡主可否賜告？」

「可以，眼下隱身埋伏在附近的有『逍遙谷』的高手，『魔手婆子』和她的手下，另外還有些來自各處的江湖高手！」

「哦！……」

「在老夫看，你還是省省心吧！」話鋒倏地一轉，問道：「龍君毅，這謠言可是你傳出的？」

「在下希望堡主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告訴老夫，這謠言，是你傳出的不是？」

「在下不想否認，不過這不是謠言，而是在下從一個侍衛營的人和一個大內侍衛口中逼問出來的確確實實的消息！」

「那侍衛營的人，和大內侍衛，都是誰？」

「他們是揚州城內『邗江第一樓』的彭賬房和東家倪元亮。」

「他二人現在何處？」

「都已經死了！」

「是你殺的？」

「倪元亮他謀害了眞倪元亮的全家，冒名霸產，他隱身揚州市賈的任務是為清廷網羅江湖好手替清廷賣命，對付先朝忠義志士，江湖同道，這種人，堡主如果碰上他，在下相信堡主也決不會讓他活命的，對不對？」

人，都是愛戴高帽子的，喜歡受人捧的！

龍君毅最後的兩句話就是頂高帽子，聽得鍾湯豪心裏很舒服，不由嘿嘿一笑道：「不錯，老夫雖然沒有參加什麼反清復

明的行動組織，但是忝爲武林一脈，這種人遇到老夫手上，老夫自也決不會得容他活命的！」

龍君毅道：「堡主現在相信在下所言了麼？」

鍾湯豪沉思了刹那，說道：「你既然這麼說，老夫雖然未便不信，可也不能完全相信！」

語音微頓了頓，又道：「等會兒船到了的時候，老夫可以先作壁上觀，如果眞是個陰謀陷阱，老夫就交你這個朋友！」

「謝謝堡主，我們就此說定！」

說話間，江心已出現了一個巨大的黑影，那是一條雙桅大船緩緩朝岸邊駛來。

龍君毅一見，立卽又傳音說道：「堡主，船來了。」

鍾湯豪也傳音說道：「老夫也已經看見了。」

× ×

雙桅大船緩緩靠了岸，船上點亮起一片火把，接着船艙裏走出了十幾個年紀從三十多到五旬開外的黑衣人，個個全都是雙眼精光灼灼如電，兩太陽穴高鼓，令人一見就知全是內外雙修，功力深湛的武林高手！

十多個人全都刀劍出鞘，飛身登岸，神情如臨大敵般的分立兩邊，從江邊到江岸上形成了一條街道。

龍君毅默數那些黑衣人，一邊八個共十六個，他心裏明白，這十六個黑衣人，都是功力一流的大內侍衞，無一庸手！

八名黑衣大漢兩個人抬着一口黑漆大木箱，從船艙裏出來上了岸。

四口黑漆大箱子一抬上岸，十六個黑衣人立卽成前三後三，左右各五的將箱子和八名黑衣大漢護衞在中間，緩緩前行。

突然，五條人影劃空，電射掠落一衆黑衣人前面五丈遠處的官道當中，喝道：「朋友！到了地頭了！」

五個人都是五十開外年紀的老者，居中一人身形矮胖，穿着一件錦袍，左右兩邊四人，全都穿着灰袍，肩後斜揹着一柄長劍。

一衆大內侍衞脚步一停，前面三人當中一個五旬多年紀，身材高大威儀凜人的紫膛臉老者沉聲喝問道：「朋友何人？」

錦袍老者道：「老夫『逍遙谷』外堂總管車世勇和四大護法。」

紫膛臉老者輕聲一「哦」，道：「原來是逍遙谷的車總管和四大護法，請問攔路何爲？」

車世勇道：「奉谷主令諭，請大領班們高抬貴手將那四口大箱子送給本谷！」

紫膛臉老者姓沈名兆强，正是位大領班，也是眼下一衆大內侍衞之首，淡然一笑道：「車總管知道這四口箱子裏裝的是什麼麼？」

車世勇搖頭道：「老夫並不知道，老夫只是奉命請大領班將箱子送給本谷！」

他眞不知道麼，當然不是，他只是不願說明而已。

沈兆强道：「車總管認爲老夫是那麼好說話的人？」

車世勇嘿嘿一笑道：「大領班不好說話只怕由不得你大領班！」

沈兆强道：「這麼說，車總管是要出手强刼了！」

車世勇道：「你大領班是明白人，大領班如果不肯給車某這個面子，車某如何回去交差，無可奈何，只好向大領班强要了！」

沈兆强輕聲一笑道：「這話說的倒也是，請問總管帶來了多少人？」

車世勇道：「比你大領班的人多了一倍有餘！」

沈兆强道：「二對一，聽起來實在够讓人驚心的，不過，不知他們的功力身手如何？」

車世勇道：「個個都是本谷高手，江湖一流！」

沈兆强道：「口說令人難信，請總管招呼他們現身出來，讓老夫看看如何？」

車世勇搖頭道：「大領班原諒，車某並非不願讓大領班看看，而是不便招呼他們現身出來。」

沈兆强道：「爲什麼？」

車世勇道：「眼下想要這四口大箱子的人很多，而且那一方面的實力都很不弱，車某不得不小心保留一點，不能讓人一眼看出實力的全部！」

沈兆强輕聲一「哦」，道：「原來是這麼回事。」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照這麼一說，今天就是你車總管不要這四口箱子，別的江湖朋友也會出手强奪了！」

車世勇點頭道：「不錯，你大領班的確是個明白人！」

沈兆强淡然一笑，道：「老夫如果答應將這四口箱子交給你，你自信能保得住麼？」

車世勇道：「那就是車某的事了！」

沈兆强默然沉思了刹那，忽然揚聲說道：「各方江湖朋友，車總管已經說明了，請大夥兒都現身出來亮亮相談談吧！」

他這麼一說，那些個隱藏着身形的各方江湖人物不好不現身了。

於是，江岸的蘆草叢中，小土丘背後，小樹林中，人影閃動，刹時掠現了三四十個人，男女老少都有。

這些人，是魔手婆子的手下和一些江湖好手，却沒有金湯堡的人。

沈兆强目光一掃衆人之後，道：「就是這些人，還有沒有？」

車世勇道：「還有金湯堡的人沒有現身。」

沈兆强立刻又揚聲說道：「鍾堡主，既然來了，何必小家子氣也請現身吧！」

鍾湯豪在魔手婆子等人現身時，他本來也想隨之現身的，但龍君毅却適時傳聲要他不要現身，他心中一想，不現身暫作壁上觀也好，因此才沒有現身，如今沈兆强這一叫明，他就不好不現身了。

於是，他從那株枝葉濃密的大樹上掠起，現身落地立卽嘿嘿一笑道：「諸位，老夫只是來看看熱鬧的！」

車世勇也嘿嘿一笑道：「鍾堡主何必客氣！」

語聲一頓，忽然轉朝龍君毅隱身的大樹揚聲說道：「朋友，你是最後一個來的，也請現身出來亮亮相吧！」

龍君毅暗皺了皺劍眉，旋卽朗聲一笑道：「車總管厲害，在下想在樹上偷偷懶

都不行！」

話聲中，身形騰起直上夜空，儒衫飄飄的掠落，一掠二十餘丈，卽起三個起落，便已掠落在十丈開外。

這等輕功身法太已高絕驚人，只看得沈兆强，車世勇，魔手婆子等一衆江湖高手心中全都不禁暗暗一震！忖道：「此人是誰？……」

沈兆强目光一掃魔手婆子等人，沉聲問道：「諸位，當眞的都想要這四口箱子麼？」

魔手婆子道：「沈兆强，你這不是廢話麼，如果不是爲了這四口箱子，我老婆子難道閒着沒事兒辦，跑到這裏來玩兒來了！」

沈兆强道：「搶刼朝廷貢品，這可是個禍滅九族的大罪名！」

車世勇嘿嘿一笑接口道：「沈大領班，你也是個江湖人出身，應該知道，和江湖人說這個沒有用，就是禍滅十族的罪名也嚇阻不了誰！」

沈兆强點頭陰聲笑道：「車總管這話說的是，江湖人過的是刀口舐血，今不保明的生涯，誰怕這個，是老夫多說了。」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老夫奉命護運這四口箱子進京，中途如果被刼，回去準被殺頭不可，可是以眼下的情勢而言，憑老夫的人手實力要想保住這四口箱子不但根本不可能，只怕眼前就得落個立刻濺血當場……」

魔手婆子接口道：「沈兆强，俗話說得好，識時務者爲俊傑，知進退才是高人，你是個聰明人，既然知道眼前的情勢，那你就別想保住這四口箱子了，帶着你的人走你的吧！」

沈兆强默然沒有接話，站立在當場神情顯得有些猶豫不定的沉思着！

魔手婆子接着又道：「如果你怕清廷砍你的腦袋，那你就干脆不回去好了，如果你怕無處棲身，那也沒有關係，你隨時可以找我老婆子，我老婆子歡迎你，並且給你一個很高的身份地位！」

沈兆强忽然作了決定的一點頭道：「好！就冲着妳老婆子這番話，老夫將這四口箱子送給妳了！」

話落，抬手一揮道：「退！」

十五名大內侍衞和八名黑衣大漢脚下移動，正紛紛往後退去，龍君毅突然一聲朗喝道：「站住！」

他這一聲朗喝震人耳膜嗡嗡，沈兆强等一衆大內侍衞全都不禁心神一震，停步站住，目光齊皆愕然的望着他。

魔手婆子雙目精芒電射的一翻，道：「小伙子，你想幹什麼？」

龍君毅淡然一笑，星目凝視着沈兆强問道：「大領班閣下，你眞的就此撒手不要護住這四口箱子了麼？」

沈兆强嘿嘿一笑道：「閣下應該看得出來，眼下的情勢，根本由不得老夫！」

龍君毅冷冷地道：「眼下的情勢，雖然是由不得你，但這也正是你意料中的情形！對不對？」

沈兆强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龍君毅道：「是什麼意思，你自己心裏應該明白！」

沈兆强道：「老夫一點也不明白。」

龍君毅微微一笑，道：「我請問，這四口箱子裏裝的是什麼東西？」

沈兆强道：「是什麼東西，你何必明知故問！」

龍君毅道：「我不否認是明知故問，不過我却希望你說出來讓大夥兒聽聽！」

沈兆强道：「這有什麼好說的，在場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

龍君毅星目一眨，望着魔手婆子問道：「魔手前輩，妳知道？」

魔手婆子道：「據說是價值百萬的貢品。」

龍君毅目光轉向沈兆强問道：「沈大領班，是麼？」

沈兆强點頭道：「不錯。」

龍君毅道：「這話實在？」

沈兆强道：「確實不假！」

龍君毅淡淡地道：「但是我却認爲你大領班有詐！」

沈兆强道：「有什麼詐？」

龍君毅道：「這就要你大領班說實話了！」

沈兆强目光倏然一凝，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龍君毅道：「我叫龍君毅，外號人稱『青衫遊龍』，大領班可曾聽說過？」

沈兆强心中不禁暗暗一震！道：「你就是那力誅雙怪，獨戰七鬼的青衫遊龍龍君毅？」

龍君毅道：「不錯，那正是我。」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我請大領班說實話！」

沈兆强道：「龍閣下，老夫說的確是實話，這四口箱子裏也確實是價值百萬的貢品！」

車世勇突然嘿嘿一笑道：「龍閣下，你可是說這四口箱子裏不是百萬貢品？」

龍君毅點頭道：「不錯。」

車世勇道：「裏面是什麼？」

龍君毅道：「你想知道何不問問沈大領班。」

車世勇目光轉望着沈兆强道：「大領班，車某請問？」

沈兆强道：「老夫只能告訴你老夫說的確是實話，你要是相信他的，老夫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龍君毅冷聲一笑道：「沈大領班，我來此之前，有兩個人告訴了我這四口箱子是個歹毒的陰謀陷阱！」

沈兆强臉色微微一變！道：「兩個人是誰？」

龍君毅道：「揚州城內『邗江第一樓』的賬房師爺彭胖子和其東家倪元亮。」

沈兆强道：「你以爲他兩個的話，可信？」

「當然可信。」龍君毅點頭道：「他兩個前者在侍衞營吃粮當差，後者和你沈大領班是同事！」

沈兆强雙目倏然一瞪，道：「你說倪元亮他也是大內侍衞？」

龍君毅冷哼一聲道：「他隱身此地商買負有特殊任務，我不相信你沈大領班會不知道他！」

沈兆强正容搖頭道：「老夫確實不知道他，連聽都沒有聽說過。」

龍君毅淡淡地道：「算了，大領班，

別再做作了！」

沈兆強心中暗吸了口氣，道：「他兩個現在什麼地方？」

「已經死了！」

「怎麼？死了？」

「嗯，這種人我焉能容他活下去，讓他繼續替清廷網羅鷹爪，何況他謀害了倪元亮全家，這筆血債，他豈能不還！」

沈兆強忽然哈哈一聲大笑道：「龍閣下，你實在高明！」

龍君毅道：「我怎樣高明了？」

沈兆強冷冷地道：「你說倪元亮是個負有特殊任務的大內侍衛，你說他告訴了你這四口箱子是個歹毒的陰謀陷阱，你却又把他們殺了，來個死無對證，你說的這些話是眞是假，那就只有你自己心裏明白了，這還不够高明麼！」

龍君毅微微一笑道：「照你沈大領班這麼一說，倒是我在造謠了！」

沈兆強道：「事實上本來就是你在造謠！」

龍君毅道：「如此我請問，我造謠的用意何在？」

沈兆強道：「老夫心智可沒有你那麼高明，怎知道你安的是什麼心，在搗什麼鬼？」

他好會謙虛的，就憑他這兩句話，足見他心智够高明，也够奸滑的！

龍君毅當代奇才，怎會聽不出沈兆強這種挑撥的話意，不由冷聲一笑道：「沈大領班，咱們別再浪費口舌了，我是不是在造謠，只打開箱子來看看就明白了！」

金湯堡鍾湯豪接口說道：「龍少俠這話不錯，誰的話實在？誰是誰非？光憑口說無用，只要打開箱子看看就明白了，沈大領班，就勞你的駕打開箱子讓大夥兒看看吧！」

沈兆強搖頭道：「鍾堡主，老夫似乎沒有這個義務，要打開看看眞假，你自己動手吧！」

魔手婆子突然嘿嘿一笑，道：「沈大領班，依我老婆子看，你就好人做到底，義務一下吧！」

沈兆強道：「魔手婆婆，這四口箱子老夫已經答應送給妳了，現在主權在妳，請恕沈某方命，要打開讓大夥兒看個明白，應該由妳動手！」

魔手婆子雙目精光如電的翻了翻，忽然朝身後的一名黃衣人說道：「周鵬，你打開箱子看看！」

黃衣人周鵬身軀應聲而動，邁步直朝四口箱子走了過去。

車世勇一見，立卽率同四大護法一齊移步也朝那四口箱子走去。

情形顯然，他們是在看明眞實之後，立刻出手刧奪！

魔手婆子是何等人，見狀當然明白車世勇的用心，就帶着身後的六名屬下高手跨步隨在周鵬身後，準備隨時應變！

另外一些三五成羣聯手結黨的江湖高手，也有部份隨之緩緩移動着脚步，意圖混水摸魚。

只有龍君毅和金湯堡主站立在原地沒有動，與及一小部份有着自知之明，實力不够的江湖高手也沒有動！

魔手婆子和車世勇一衆江湖高手在向前移動，沈兆強等一衆大內侍衛却在緩緩後退！

這情形，誰都沒有在意。

因爲這時候，衆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四口箱子上，誰會去注意沈兆強等人的行動？

只有龍君毅，他站立在十丈以外，一雙星目一直注意着沈兆強的動靜。

魔手婆子等人距離那四口箱子越來越近了，五丈，四丈，三丈……

沈兆強等一衆大內侍衛和那八名黑衣大漢則越退越遠，七丈，八丈，九丈……

倏然，沈兆強微一抬手，那八名黑衣大漢立刻雙手探腰，手裏各自多了兩個黑黝黝的拳狀東西，一手緊握着一個，八個黑衣大漢共是十六個。

龍君毅入目那黑黝黝的拳狀東西，心神不由猛然大震！

現在他明白了，那四口箱子裏裝的可能是什麼東西！

如果他猜想的沒有錯，只要那八個黑衣大漢手裏的東西一出手，投向那四口箱子，十丈方圓之內，就是大羅神仙也必然難逃死刧！

這實在太可怕，這個陰謀陷阱實在太歹毒了！

魔手婆子和逍遙谷的人，雖然都是武林中一生惡行難數，早就該死，但是龍君毅他劍胆琴心，一身俠骨，他豈能見死不救，否則他豈能繼承公孫修的衣鉢領導「忠義盟」，担負「反淸復明」的大業！

何況他身爲先朝忠良後裔，大漢民族，豈能坐視我炎黃子孫，慘死在滿虜異族的陰謀毒計之下！

因此，他心念電閃間，倏然揚聲朗喝道：「諸位火速後退十丈以外，箱子裏可能裝的是炸藥！」

朗喝聲中，他身形已經飛騰而起，一掠十數丈的掠空電射地直朝沈兆強等大內侍衛撲去！

「炸藥」兩字實在够嚇人凜心的，魔手婆子和車世勇等一衆江湖高手，全都不由心神猛地一顫！疾地仰身倒縱後退！

可是，慢了！

與此同時，沈兆強那裏已然一聲令下，八名黑衣大漢右手齊揚，已各自投出了一個拳狀東西，奇快如電的射向那四口箱子！

「轟！轟！轟！……」

一連串的爆炸聲與火光飛閃中，慘叫厲吼震耳！

龍君毅猜想的一點不錯，四口箱子裏裝的都是炸藥和石塊，那八名黑衣大漢所投出的黑色拳狀物，乃是三十年前「霹靂先生」威絶天下武林的火器「霹靂彈」，龍君毅之能猜想到箱子裏裝的可能是炸藥，也就是因爲見到了「霹靂彈」而觸發的靈感，否則他怎樣也想不到這所謂「陰謀陷阱」，竟是這麼個歹毒絶倫的毒計！

魔手婆子和六名屬下高手，有三個人退的畧慢了一步，立被炸的血肉橫飛，肢斷腿殘，魂斷當場！

車世勇和四大護法中有名護法落得一死一重傷，另外的一些江湖高手，幾乎無一倖免！

魔手婆子和車世勇等人雖然倖逃死刧

，却全都不禁嚇破了胆，渾身直冒冷汗，嚇得呆住了！

卽連金湯堡主鍾湯豪和那站立在十多丈外未動的一小部份江湖高手，也全都被這種驚人心顫胆裂的場面嚇得發了傻！

筆下寫來實在太慢，也就在八名黑衣大漢右手齊揚，各自投出一個「霹靂彈」的閃電刹那間，龍君毅身形已如電射地撲到了沈兆強的身前空間！

沈兆強能當上一名大內侍衛的大領班，不用說，其一身武學功力不但是武林一流高手之屬，而且必有其過人獨到絶學！

龍君毅力誅「西川雙怪」，獨戰「邙山七鬼」，縱然名震天下武林，沈兆強也知道龍君毅不是個好對付的强敵，但他也不是盞省油燈，一見龍君毅身形凌空飛掠撲到，不待龍君毅身形落地，口中已一聲冷喝道：「小子你找死！」

冷喝聲中，倏然揚掌拍出一股剛猛無倫的掌力，直朝龍君毅凌空下撲的身形拍去！

此際，也正是八個「霹靂彈」和那四口箱子紛紛爆炸，厲吼慘叫震耳凜人的同時，龍君毅的身形只要被其掌力震退三二尺，或是被迫落地，縱不傷於掌力之下，也必被那炸裂飛射的碎石片所傷！

這情形，眞是險極！

龍君毅心中也非常清楚自己處境之危險，只能前進決不能被掌力震退，多前進一尺，就少一份危險！

以龍君毅的一身所學功力和高傲的個性，如在往常，雖在這種身形懸空無法着力的情形下，也必出手硬接沈兆強這一掌，以試試沈兆強的內功眞力！

可是現在他沒有，他不能做那大意輕敵沒有把握的事情，因爲眼前的情形關係太大，他一念大意輕敵，可能會鑄成終身的錯失！愧疚與悔恨！

因此，他一見沈兆強揚掌拍出掌力擊到，立卽猛提一口丹田眞氣，身形倏然往上升高八尺，沈兆強那剛猛無倫的掌力恰好以絲毫之差的由他的脚下穿過！

時間就在這快如電光石火般一閃的刹那瞬間，龍君毅身形已掠過沈兆強的頭頂，在沈兆強身後八尺地方電瀉落地！

沈兆強身軀一轉，目射煞芒的沉聲問道：「龍君毅，你爲何要插手破壞這件事情？」

龍君毅冷冷的道：「我不能眼看着清廷使用如此殘酷的手段殺害我大漢民族，炎黃子孫！」

沈兆強問道：「你是那一派的門下子弟？」

龍君毅說道：「我不屬於任何一個門派！」

沈兆強道：「你不敢說麼？」

龍君毅雙眉一軒，道：「沈兆強，我是怕說出來會嚇了你！」

沈兆強道：「不要緊，老夫生就一顆鐵胆！」

龍君毅神色淡漠地道：「你既這麼說我就告訴你好了，我出身一位武林奇客門下，我的身份正是清廷一直視爲心腹大患，十多年來窮搜天下不得踪跡的那個組織裏的人，如此，你明白了麼？」

沈兆強臉色倏然一變！道：「你是忠義盟的弟子？」

「不錯，我正是出身忠義盟！」

「你是公孫修的傳人？」

「也是老人家的衣鉢弟子，現在忠義盟領導人！」

沈兆強心神一陣連連震動，倏然哈哈一聲大笑道：「忠義盟終於又重出江湖了，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語聲一頓，凝目問道：「你帶來了多少忠義盟的弟子？」

「一個也沒有帶。」

「就你一個人來？」

「嗯，就我一個人已足够使你濺血斷魂此地了！」

「你好狂的口氣，也不怕夜風閃了你的舌頭！」

語聲倏又一頓，問道：「你忠義盟的弟子，都隱伏在什麼地方？」

「天下江湖，到處都有。」

沈兆強冷笑了笑，倏然邁手一揮，喝道：「大家上，圍住他！」

十五名黑衣人立卽身形閃動，將龍君毅圍在核心！

這時，魔手婆子，車世勇，鍾湯豪和那一小部份江湖高手等衆人，都才知道這位名震武林，傳說一身武學功力高絶的「青衫遊龍」的眞正出身來歷身份，原來是昔年組織「忠義盟」的武林奇客公孫修的衣鉢傳人，「忠義盟」的繼承領導人！

沈兆強這裏甫才下令圍住龍君毅，鍾湯豪和魔手婆子，車世勇等人那裏脚下已紛紛向前移動，緩緩逼了過來！

沈兆強見狀不由眉鋒一皺，沉聲喝道：「站住。」

鍾湯豪等衆人只脚下微頓了頓，但並

未停住，依舊緩步逼了過來！

沈兆強雙目寒芒一閃，再次沉聲喝道：「鍾堡主，你們再不站住，可就別怪老夫要下令用『霹靂彈』對付你們了！」

「霹靂彈」三字很能震懾人，鍾湯豪等衆人臉色全都不由一變！立刻被鎮住了，全都停下了腳步！

衆人腳步一停，沈兆強立即轉朝那手裏還持有一個「霹靂彈」的八名黑衣大漢喝道：「你們全神監視着他們，誰要是敢向前跨一步，就用『霹靂彈』取他們的性命！」

適時，龍君毅朗聲說道：「鍾堡主，魔手前輩，車總管和各位江湖朋友，龍君毅謝謝各位的關心，各位不必過來了，只請各守一方，這些個滿虜走狗如想逃走時，就請攔截住他們，我要他們替所有的死難朋友們償命！」

魔手婆子接口說道：「龍少俠請放心吧，我老婆子負責東方，這些狗腿子，一個也跑不掉的！」

鍾湯豪道：「老朽負責西方！」

車世勇接着揚聲說道：「龍少俠，北方由車某負責，要是跑掉了一個，你唯車某是問就是！」

龍君毅朗聲哈哈一笑道：「如此我就放心了，也謝謝各位！」

鍾湯豪和魔手婆子立即各帶着屬下騰身撲奔東西兩方，各和車世勇相距十丈左右，成了個等邊三角，將沈兆強等一衆大內侍衞圍在中央！

沈兆強眼見這等情形，心頭止不住連連震動！但是臉色神情却是絲毫不變的望着龍君毅嘿嘿一笑道：「龍君毅，你倒是很會利用機會利用人，看來你比公孫修強，高明多了！」

龍君毅語聲威稜地道：「沈兆強，東南西北四方，只有我這一方只是我一個人，也是實力最弱的一環，只要能擱倒了我，你們便可以退回江邊船上安全離去，別多廢話了，你們動手齊上吧！」

話落抬手一撩衣襟，探腰撤出一把軟劍，星目寒芒灼灼地凝注着沈兆強，岳峙淵停岸然卓立。

沈兆強沒再說話，嘿嘿一笑，突然抬手一揮，喝了聲「上！」右手長劍揮洒起一片寒芒，當先出招直朝龍君毅攻到！

圍立在四面的十五名大內侍衞一見沈兆強已經出手，立即如响斯應的各揮兵刃疾攻而上。

剎時頓見刀光劍影飛旋，織成了一片數丈方圓的光幕，集中一點的直朝龍君毅撲去！

十六名大內侍衞高手聯手圍攻一人，這種陣仗雖然不能說是絕後，却是空前未有的陣仗！儘管十六名高手聯手的氣勢聲威非常的凛人驚心，罕世絕倫，可是龍君毅卓立在刀光劍影的核心中，却表現了他超人的沉着，眼看着十六件兵刃寒氣森森的攻至，他竟然視若未覩的卓立未動，直到距離尺許之際，他這才抬手揮動軟劍，身形電旋！

驀見一道劍虹沖天而起，一陣「叮噹！嗆啷！」金鐵交鳴連串激响中夾着一陣刺耳驚心的厲吼慘叫，刀光劍影倏斂，十六名大內侍衛，地上躺着三對半，餘下的六個抱腕的抱腕，撫胸的撫胸，身形倒飛暴退，全都臉色煞白，心胆震顫，滿臉驚駭之色！僥倖得免死傷的只有三個，沈兆強很幸運，他竟是三個中的一個！

龍君毅這種劍勢招式，實在是太駭人了！這是種什麼劍勢招式？威力如此之大，一劍之下，十六名高手幾乎傷亡殆盡！

現在沈兆強明白了，東南西北四方，南方雖然只有龍君毅一個人，看來似乎是實力最弱一環，事實上却是最強的一環！龍君毅一個人，比二十名一流高手還強！

沈兆強暗暗深吸了口氣，道：「龍君毅，你剛才這一劍，可是武林失傳的絕學『無敵劍罡』？」

龍君毅冷冷地道：「不錯，你見聞實在不差，我這一劍正是曠古奇學，威力罕世絕倫的『無敵劍罡』，現在你怎麼說，是自己了斷，還是要我再來一劍？」

沈兆強雙目眨動地道：「你一定要殺我們？」

龍君毅冷哼一聲道：「我要讓你們活着離去，我就太對不起適才之前被炸死的那些個武林同道了！」

沈兆強一聽這口氣，知道今天要想從龍君毅手底逃得活命，那恐怕是勢比登天還難！

他心念電轉了轉，倏又抬手一揮，喝道：「上！拚了他！」

負傷的六名大內侍衞中，除了兩人右腕斬斷，傷勢較重不能動手外，另四個都是輕傷，尚可勉力一戰！

沈兆強喝聲一落，四名輕傷的和兩個僥倖沒有受的，立即一齊疾揮手中兵刃猛朝龍君毅撲去！

這沈兆強實在是個心機深沉狡滑之人，六個人身形才一撲出，他那裏竟然轉身騰空而起，快逾閃電地直朝鍾湯豪和車世勇中間撲去！

鍾湯豪和車世勇中間相隔十丈，顯然，他是看中了這中間空隙地帶，他想利用六名大內侍衞撲攻龍君毅的剎那，由這中間空隙地帶逃命！

鍾湯豪和車世勇一見急了，二人頓時一聲大喝，騰身隨後疾追！

沈兆強所學功力比鍾湯豪和車世勇都畧高少許，何況他二人騰身疾追時，沈兆強已出去了十多丈以外，他二人如何能追得上？

眨眼之間，沈兆強已經出去了三十多丈。

驀地，百丈開外十數條人影劃空電射飛掠而來，恰好攔住了沈兆強的去路！

當先二人，一位是個儒巾便服，面如滿月，雙眉斜飛入鬢，目如寒星，顎下三柳黑髯，神態沉着，莊嚴，不怒而威，氣勢懾人，年紀約在四十開外的中年人。

他，正是「忠義盟」下「四鐵衞」之首的陸振中。

和陸振中併肩站立的是一位濃眉環眼，海口短髭，身材粗壯，但比陸振中畧矮，年紀也在四十開外的中年漢子。他正是「四鐵衞」居三的耿鐸。

沈兆強雖然不認得陸振中，一見二人攔住去路，臉色不由微微一變！道：「眞想不到，路兒竟然是一位深藏不露的武林

高人，兄弟走了眼了！」

陸振中淡淡地道：「大領班，陸某瞞了你這多年，實在抱歉得很！」

說話間，鍾湯豪和車世勇二人已經追到五丈以內。

沈兆強連忙說道：「路兄，快請讓開路！」

陸振中冷然一搖頭道：「大領班原諒，陸某無法從命！」

沈兆強雙目突地一瞪，大喝道：「讓開！」

倏然雙掌齊出，掌力如山的直朝陸振中當胸擊去！

陸振中雙眉一挑，道：「大領班，你這一掌的力道雖然够強够猛的，但是還不配要陸某讓路！」

話聲中雙掌一翻，也是掌力山湧的迎了上去！

「砰！」的一聲大响，陸振中脚下後退了一步，沈兆強却連退了三大步，被震的胸中血氣浮動上湧，張口吐出了一大口鮮血！

適時，車世勇身形恰好掠到落地，抬手一掌擊實在沈兆強的背心上，沈兆強立刻發出一聲慘吼，又是一口鮮血噴出，身軀一幌仆倒地上，魂斷當場！

這裏沈兆強一倒，那邊龍君毅和六名大內侍衞的羣戰也正好結束，地上又躺下了三雙！

現在只賸下那八個手持「霹靂彈」的黑衣大漢了，他們眼見大領班沈兆強和十五名大內侍衞全都濺血橫屍地上，早就被嚇呆了！

龍君毅星目如電地掃視了八個黑衣大漢一眼，朗聲問道：「你們八位是侍衞營的還是巡捕營的？」

其中一名黑衣大漢畧微猶豫了一下，道：「我們都是巡捕營的。」

龍君毅默然沉思了剎那，道：「我放你們一條生路，你們放下手裏的『霹靂彈』輕輕放在地上，轉身飛奔而去！」

八名黑衣大漢一走，魔手婆子和鍾湯豪車世勇等衆人全都掠了過來。

魔手婆子雙手一抱拳說道：「龍少俠大恩不言謝，我老婆子只記在心裏，可不說什麼了。」

龍君毅微微一笑擺手道：「前輩最好別說什麼，就連『記在心裏』這句話也是多餘不該說的！」

魔手婆子哈哈一聲大笑，雙手又一抱拳道：「老婆子告辭了。」

龍君毅拱手道：「前輩請便。」

魔手婆子立即轉身朝身後的屬下說道：「帶着我們的人的屍首，招呼所有的手下走！」

話落，當先騰身飛射而去！

車世勇乾咳了一聲，雙手抱拳一拱道：「龍少俠，老朽也告辭了。」

龍君毅拱手道：「車總管請便。」

車世勇也命令從人帶着屬下的屍首走了。

隨着車世勇之後，一些江湖高手也都紛紛朝龍君毅抱拳拱了拱手，告辭騰身掠空離去，走了！

金湯堡主鍾湯豪神色突然一肅，說道：「龍少俠，金湯堡在武林中的聲名雖然不太好，但是力量尚算不弱，少俠如不嫌棄，從此願追隨少俠的令諭，有事只管派人傳令，老朽定必盡出堡中所屬効力！」

龍君毅星目異彩飛閃地拱手一揖，道：「龍君毅謝謝堡主！」

說話間，百丈開外又有三條人影飛射掠來，落地現身，竟是「窮神」艾浩仁師徒和一位美絕的白衣少女。

白衣少女正是一到揚州就突然失了踪的路秋茹姑娘，也正是陸振中的愛女，她的眞姓是「陸」。

陸秋茹嬌軀一落地，只嬌喊了一聲「爹」，隨卽美目一眨，望着龍君毅問道：「你也是來截刼那價值百萬的貢品？」

龍君毅搖頭一笑道：「不是。」

陸秋茹道：「那麼你怎麼也跑到這裏來了？」

龍君毅笑笑道：「我只是趕上了巧，碰上了！」

「哦……」

陸振中連忙接口說道：「秋茹，別再多問什麼了，一切等回到妳三叔莊上再說吧。」

語聲一頓，轉朝龍君毅恭身說道：「請公子到莊中住歇。」

龍君毅微一點頭，轉向「窮神」艾浩仁和鍾湯豪說道：「艾老人家和鍾堡主也請去談談如何？」

鍾湯豪點頭躬身道：「老朽遵諭。」

「窮神」艾浩仁哈哈一笑道：「老化子一定奉陪！」

江邊上又恢復了沉寂。

× ×

地上，那些殘肢斷腿的屍首都被掩埋了，只留下了一灘灘發了黑的血漬！

時間已經四更多，天色，不久也就亮了！

（完）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無風自動

魏力·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穆秀珍目睹戴維斯上校失足墜崖後，返回屋中，發覺木蘭花與安妮不知去向，屋中有打鬥過的跡象，而安東尼所授的手抄本也不翼而飛，穆秀珍起先還以爲木蘭花和安妮是去了追緝敵人，但久俟不見她們回來，不禁發起急來，忙走上工作室，按下了幾個掣，希望木蘭花離去時會帶有無綫電波發射儀，那麼她就可在示踪屏上發現她們的去向——

暗室遇暴　夤夜追踪

可是穆秀珍却失望了，她沒有發現甚麼。

而這時，警車的警號聲，已經自遠而近，傳了過來，不到十分鐘，屋子中已滿是警員，穆秀珍吩咐兩個警員留在屋子裏，木蘭花一有消息，就來通知她，而她則帶着其餘的警方人員，離開了屋子，穿過了公路和灌木叢，來到了懸崖邊上。

這時，漆黑的海面上，有探照燈的光芒在移動，有三艘水警輪也奉命趕到了，懸崖上的警方人員，也亮起了探射燈，同時，用無綫電對講機，通知着水面上搜索人員，戴維斯少校墮崖的地點。

海面上十分黑，風浪也很急，要找尋一個自懸崖上直跌進海中的人，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時間慢慢地過去，穆秀珍仍然未曾得到木蘭花和安妮的消息，而越是接近天亮，氣温就好像越來越低，儘管，在天色微明時分，接到了水警輪方面的通知，找到戴維斯少校的屍體！

穆秀珍回到了屋子裏，送走了警方人員，天色已經大亮了。

天氣陰霾而寒冷，壁爐的爐火早就熄滅了，穆秀珍也不再去點火，她只是焦急地握着手，望着電話，忙了一夜，她也沒有倦意，只是盼望木蘭花和安妮回來，可是却一點消息也沒有。

穆秀珍越等越心急，好不容易，聽到門外有汽車的聲音，她忙自窗口望下去，看到一輛警方的車子，停在門口，一個警官剛從車中跳出來。

穆秀珍認識那個警官，那是負責謀殺案調查的楊科長。穆秀珍看到是他，不禁皺了皺眉。

楊科長無異是一位極優秀的警務工作人員，警方的特別工作主任高翔，對楊科長愼密的頭腦，負責的工作，有着極高的評價。不過就人論人，穆秀珍不但不欣賞楊科長。她覺得楊科長的人太深沉，臉上永遠是那樣平平淡淡，冷冷漠漠的，好像就算整個天空，正在轟隆轟隆地塌下來，也難以引得他抬頭向上望一望一樣。

穆秀珍自己是一個如此開朗和表面化的人，自然她無法欣賞性格和她全然不同的楊科長了！

她看到，楊科長在下了車之後，板着臉，他那張寒臉，眞會使人覺得天氣比較更冷！

楊科長按着門鈴，穆秀珍有點不願意，但是她還是走出去，開了門，楊科長只是望了穆秀珍一眼，連「穆小姐，你好」也沒有說一聲，穆秀珍也賭氣不出聲，兩個人一起進了屋子。

楊科長也不坐下來，進了屋子之後，又再看了一下，才用冷冰冰的聲音道：「木蘭花小姐不在？」

穆秀珍沒好氣地道：「不在，我也等了她一夜，一點消息都沒有，要是你忙的話——」

穆秀珍略頓了頓，她那樣說，簡直是在暗示楊科長可以離去了。

不過，楊科長却並沒有要離去的表示，他打開了手中的文件夾，向穆秀珍望了一眼，道：「穆小姐，請你將戴維斯先生墮崖時的情形說一說！」

穆秀珍瞪大了眼，道：「爲甚麼？有甚麼意外發現？」

可是楊科長的聲音，却仍然是那麼平淡，他也沒有說別的，只是重複地道：「請你將戴維斯先生墮崖的經過說一說！」

穆秀珍瞪着楊科長冷漠而沒有笑容的臉，一時之間，氣得幾乎講不出話來，直到她心裏連罵了七八聲「殭屍」之後，她才想到，楊科長是警方人員。他自然是爲公事而來的，自己有義務要回答他的問題，這才忍下了心頭的怒意，將經過的情形，約畧講了一遍。

楊科長一面聽，一面記着。

等到穆秀珍講完，他才冷冷地問道：「你在追他出去的時候，沒有發現有別的人？」

穆秀珍道：「沒有！」她的心中又罵了一聲「殭屍」，當她望着楊科長瘦長，蒼白，冷漠而無表情的臉，眞像是一具殭屍之際，她感到一陣快意。

楊科長又問道：「在灌木叢中，在懸崖邊上，也沒有別的人？」

穆秀珍實在有點不耐煩，大聲道：「沒有！沒有！」

楊科長連眼睛也不翻一下，雖然穆秀珍的聲音，已然完全是在叫喊了。他翻了翻文件夾中的一些文件，聲音仍然是那樣冰冷，平板，道：「穆小姐，戴維斯先生，不是自己失足跌下去的！」

穆秀珍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不是自己跌下去的，難道是有人推他下去的？」

楊科長這才用冰冷的眼光，望着穆秀珍，道：「不但是推，穆小姐，他的後腰上中了一刀，那柄五寸長的利刀，還留在他的腰際，他是中了一刀之後，再給人推得跌下懸崖去的！」

穆秀珍陡地站了起來，一時之間，驚訝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戴維斯少校是被人刺了一刀之後，才跌下懸崖去的？這眞是她做夢也想不到的事！可是，楊科長是一定不會胡亂揑造出這個事實來的，他根本沒有揑造的必要！

楊科長一直盯着穆秀珍，陡然之間，穆秀珍明白他是爲甚麼來的了！

穆秀珍在明白了楊科長的來意之後，只是發怒，而並不吃驚，她陡地叫了起來，道：「你在想甚麼，是我刺了他一刀，推他下去？」

楊科長連眼皮也不顫動一下，冷冷地道：「當時，只有你和他兩個人，而他中刀的部位，是他自己無法刺得中自己！」

穆秀珍氣得大叫了起來，可是她憤怒的叫喚，顯然全然無補於事，楊科長又冷冷地道：「穆小姐，在職責上，你是唯一的疑犯，所以，我要拘捕你！」

穆秀珍實在忍不住了，她將在心中罵了幾百遍的話，罵了出來，用盡了氣力，叫道：「你這個臭殭屍！」

楊科長仍然連眼皮都不曾抬一下，顯然他被人罵着「殭屍」，也不是第一次！

×　　　×

安妮在工作室中，對着那三列九幅螢光屏，全神注意着，可是她的心中，也不禁在想，戴維斯少校，在客廳裏對木蘭花和穆秀珍，說些甚麼呢？

當她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她立時又能想到，明天，應該化一點工夫，去裝置一個傳音裝置，使她能在工作室中，同時也能聽到客廳中的聲音，那麼，現在她就可以知道戴維斯少校在講些甚麼了！而當她那樣想之際，她忽然想起，她們屋子的客廳中，也有着四支電視攝像管，那是雲五風替她們裝的，裝好之後，還沒有用過。

安妮一面心中暗罵着自己蠢，一面又按下了幾個掣，不到半分鐘，另一組四幅螢光屏，也亮了起來，客廳和飯廳中的情形，全在眼前了。

安妮又調節了幾個掣，雲五風顯然忘記了傳音裝備，那時安妮只能看到客廳中的情形，而聽不到聲音，她這時看到的，正是戴維斯少校抱着一隻椅墊，神情極其驚惶不安，看到一個身材魁梧的中年人，

像小孩子一樣，抱着椅墊，安妮忍不住笑了起來。

她笑着，可是突然之間，她的笑聲中止。

因爲就在那時，她看到飯廳通向厨房的那扇門，正在不斷地打開又關上。

那扇門那種半開搖動的情形，就像是有很强烈的風，在將門吹來吹去一樣。

可是安妮才從客廳上來，她可以肯定，外面的風雖然緊，但是客廳裏却是一點風也沒有的，要是客廳裏有風，木蘭花和穆秀珍怎麼會不知道？

然而，那扇門，的確像是被風在吹動一樣，在搖動着，安妮陡地吸了一口氣，又向木蘭花望去，她看到木蘭花和穆秀珍，正一起望着戴維斯少校，並沒有留意那扇從客廳通向厨房的門正在移動。

安妮越想越奇，站了起來，可是，當她站起來時，她又看到，那扇門，好端端地關着，一點事也沒有。

安妮不禁擦了擦眼，剛才，她明明是看到那扇門在移動的，難道是眼花了？那是不可能的事！

安妮心中在想着，是不是應該將看到的事情，告訴木蘭花，她正在那樣想，還未曾有決定，客廳中情形，也起了變化。

她看到，戴維斯少校，拋下了椅墊，向後退去，然後轉過身，向門口奔去，而穆秀珍則閃身攔住了戴維斯少校的去路。

而也就在那同時，她也看到，剛才並不是她眼花，通向厨房的那扇門，又迅疾地打開來，有一樣東西，正出現在門口。

她應該想到，是一個人出現在門口，可是無論如何，她看到的不是一個人，那眞是很難形容的，那東西在門打開之後，像是想走出來，那東西的形狀，有點像人，但是却更像是一具石像——一具雕刻綫條，十分古怪，看來似人非人，似神非神的一種東西。

安妮在那一刹間所想到的是，她决無法將她看到的東西，形容出來，一定要通過電視錄影裝備，將之錄下來才行。她一想到這一點，立即開始行動，而在那前後不過半秒鐘之際，她又看到那「東西」，正退回厨房去，門也隨之關上。

安妮忙按下了一個掣，一面急叫道：

「蘭花姐，快來看——」

當她按下了那個掣之後，她才知道，自己做了一個極大的錯誤。

因爲她按下的，並不是開動錄影機的掣，反而按錯了關電視機的掣，四幅螢光屏上，光芒閃了一閃，隨即甚麼也看不到了。

而就在那時，她聽到了木蘭花的叫聲，木蘭花在叫穆秀珍留住戴維斯少校。

接着，便是脚步聲，木蘭花衝了進來，道：「甚麼事？安妮？」

安妮在看電視機，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自然，她只不過呆了短短的時間，便立時道：「一個……怪物！」

木蘭花在那刹間，顯然並沒有懷疑安妮那句話的眞實性，因爲她知道安妮從來也不是大驚小怪，胡言亂語的人，她大步跨進來，又開着了電視機。

可是，等到電視螢光屏，迅速亮起來之後，那扇門關着，毫無異狀。

木蘭花向安妮望了一眼，再去看另一組螢光屏，屋門大門，穆秀珍已經追着戴維斯少校出去，木蘭花可以看到穆秀珍正拉下少校的一隻鞋子，順手拋了開去。

木蘭花又向安妮望去，安妮急急道：

「蘭花姐，眞的，一個怪物，一定還在厨房裏，我們一起去看！」

木蘭花立時轉身，和安妮一起向門口奔去，工作室的門開着，然而，當她們才奔到門前，準備衝出去時，工作室的門，陡地極快地閤攏來，木蘭花的反應，何等之快，立時一脚踢出，可是當她一脚踢出之際，門已經「砰」地一聲關上了！

普通屋子的房門，都是向着房間內打開的，但是木蘭花的那幢小房子中，所有房間的門，打開的方向，却恰恰相反，全是向外開的。

因爲木蘭花的生活，極其多姿多采，而她在歷年來，在對付各種各樣的罪犯之中，結下了不少强敵，那些敵人，有的是極具才能，而且危險性極高的人，所以木蘭花的住所之中，有着種種科學化的裝置，來防止這些敵人的侵入。她故意將房門開啓的方向，弄得和傳統性的建築相反，是基於「給敵人任何微小的不方便，就是對自己有利」這一原則而設計的。

當然，僅僅將房門反裝，絕擋不住兇惡敵人的來襲，但是來襲的敵人，一心以爲門是向內推開，而實際上却是需要向外拉才能打門之際，他就可能有幾秒鐘的躭擱。在生死攸關的爭鬥之中，幾秒鐘的時間，是可以決定生死的了！

而且，事實上，木蘭花好幾次死裏逃生，賜給她轉機的，也只不過是敵人一秒鐘的猶豫而已。

這時，木蘭花和安妮，疾衝向門口，房門突然由外閤攏來，木蘭花刹那之間，就可以肯定，那決不是風吹得門關上來的，因爲那時，在感覺上，根本沒有風！

如果不是風將門吹動，那麼，一定是有人在門外，用力推那扇房門了。木蘭花的反應來得十分快，她立時一脚踢出，想將門踢開。以她那一脚的力道而論，足可以踢開門，而且將門後的人撞倒的！

可是她的反應雖快，還是慢了一步，等到她一脚踢在門上之際，門已經關上了，門關上時所發出的「砰」然聲響，和她一脚踢在門上的那一下聲響，幾乎是同時傳出來的，緊接着，她又聽到，好像有什麼東西，在門外，向門上撞了一下。

木蘭花立時料到，那可能是在門外推門的人，用的力道太大，以致雖然他迅速地將門關上，但自己的力道也收不住，以致一下子撞到了門上。

不過，木蘭花這時，自然沒有時間去深究這樣的瑣事，她立時喝了一聲，道：「什麼人！」

同時，她伸手去開門，又叫道：「安妮！」

她只不過叫了一聲「安妮」，並沒有叫安妮做什麼，可是安妮和木蘭花在一起久了，自然知道木蘭花以這樣的語氣，在這樣的情形下叫她，究竟是爲了什麼。

她知道木蘭花未說出來的話是在警告她，有危險的事要發生了，快準備應付。

所以安妮一面也向門口奔去，一面已

順手，將桌上一隻扁平的金屬盒子，抓在手中，在那隻扁平的盒子中，有着可以應付困境的工具，和幾件袖珍但是效果十分好的武器在。

安妮才一抓了盒子在手，木蘭花就已經推開了門，門一推開，木蘭花就以極快的速度，竄了出去，而安妮緊隨在身後。

可是，剛才將門推上的那個人——如果是一個人的話——的行動，快得出乎她們的想像之外。

她們才衝出房間，就聽得厨房門也是「砰」地一聲，眞難以想像那人如何是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從樓上到了樓下，又奔進了厨房之中去的。

木蘭花連一停也沒有停，立時衝向樓梯扶手，安妮也衝了過來。

安妮比木蘭花更敏捷，她一衝向樓梯的扶手，手在扶手一按，就毫不猶豫地越過了扶手，向樓下直跳了下去！樓上樓下的高度，大約是十二尺，木蘭花剛想提醒安妮小心，眼前突然黑了下來！

屋子的電源被截斷了！

在黑暗之中，木蘭花聽到安妮落地的聲音，一聽到那種輕微的聲音，木蘭花就知道，安妮充份發揮了自高處躍下的技巧，全身肌肉收縮，直到落地的一刹間才彈開來，她並沒有受傷。

木蘭花預料不錯，她立時聽得安妮叫道：「蘭花姐，我沒事！」

木蘭花還未曾來得及回答安妮的話，在黑暗之中，一股勁風，突然迎面襲了過來！

直到現在爲止，一切的事情，發生得實在太突然了，以致木蘭花根本一點預防也沒有，她也沒有戴上有紅外線的眼鏡——如果戴上那種眼鏡的話，她就可以在黑暗之中，看到發生的一切。

但這時，她什麼也看不到，她只是感到，有一股勁風，向自己迎面襲來，這種在木蘭花可以毫不懷疑感覺得到有人向她襲擊的感覺，普通人其實也是感覺不出來的，但是木蘭花非但可以感覺得到，而且，從極輕微的空氣激盪的聲音中，她還可以立即判斷出，向自己迎面襲來的，一定是一柄極其鋒利，形狀畧彎的利刀！

木蘭花的反應極快，她立時頭向後一仰，同時，一脚踢了出去。

這一下反擊，立時有了結果，她明顯地感到，她踢中了一個人！

那個人，發出了一下悶哼聲，接着，便是那個人跌下樓梯去的聲響，那人在跌下樓梯去之際，顯然對他自己的身子，已經完全失去了控制，是東倒西歪，直撞了下去的，是以又傳來了幾下欄杆斷折的聲響，不過那幾下聲響，聽來十分異樣，引得木蘭花畧呆了一呆。

當電燈突然熄滅之際，安妮剛好落地，她一滾躍起，仍然衝向厨房的房門，推開門，進了厨房。

她一進厨房，就聽到樓梯上傳來，乒乒乓乓的聲音，她還未曾出聲問發生了什麼事，就聽得木蘭花大叫道：「安妮，小心！」

安妮已經來到了電掣箱的前面，一聽得木蘭花出聲警告，立時轉過身來。

她才一轉身，就立即知道，有人也衝進了厨房來，安妮順手推過一張椅子去，可是，衝進來的那人，勢子十分快，安妮推出的那張椅子，並沒有撞中他，從聲響聽來，椅子是撞在牆上了！

接着，厨房通向後院的門，也被撞開，寒冷的北風，捲了進來，就着外面的一點微光，安妮依稀看到一個矮小的影子，閃了一閃，就沒有了踪影。

安妮忙轉身，撲到了電掣箱，她的手才一碰到電掣箱，就知道總掣叫人關掉了，她拉下總掣，全屋的燈光復明，木蘭花也已進了厨房。

木蘭花和安妮互望了一眼，立時一起向厨房的後門奔出去，一面奔，木蘭花一面問道：「你看到了什麼？」

安妮道：「一個矮小的人影！」

在到了後院，離開屋後的圍牆還有五六呎時，木蘭花身子就躍了起來，雙手拉住了牆頭，身子翻起，翻過了圍牆，安妮接着也翻過了牆，牆後是一個長滿了灌木的小土坡，雖然寒風呼號，但是她們還是可以聽得出，灌木叢中，有一點異樣的聲音傳來。

那顯然是有人在灌木叢中，迅速地向前奔逃着，木蘭花和安妮兩人，毫不猶豫地奔了過去，她們穿過了灌木叢，越過了那土坡，她們一直沒有看到要追逐的人是什麼樣子，但是憑她們敏銳的感覺，她們却可以知道，她們要追的人，一定就在前面，所以她們一直不斷地向前追着。

在漆黑的，寒風呼號的晚上，在荒山野嶺之中，追逐看不到的目標，實在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可是她們還是一直向前追着。

木蘭花和安妮兩人，都是經常有嚴格體力訓練的人，尤其是木蘭花，自小就接受嚴格的東方武術的訓練，體力的發揮，可以說是在常人的三倍以上。

可是，在將近兩小時不斷的奔跑之後，她也不禁有點氣喘了起來，安妮在半小時前就開始落後，但還是咬緊牙關，跟在木蘭花的後面。

木蘭花一面追，一面心中也不禁想到在前面奔逃的，是什麼樣的人，何以他們的體力，竟可以如此之持久，還在自己之上？

木蘭花對自己的住所四周圍的環境，自然相當熟悉，她估計，在這兩小時之中，她已經追出了大約五英哩，連綿起伏的山坡，應該中斷，前面該是公路了！

她的估計沒有錯，當她迅速翻過了一個高坡之後，就看到了在山中開出來的，只不過三十呎寬的公路。

在這種偏僻地方的公路，兩旁並沒有路燈，但是無論如何，在平坦的公路上，總是比較明亮些，木蘭花立時看到了她追逐的目標。

她在黑暗中，並不是白追的，一共是兩個人，那兩個人，在過去的兩小時之中，一直被木蘭花和安妮在追着，看來他們也是剛到公路不久。

奇怪的是，他們到了公路之後，並不再奔，只是在公路上，不斷地跳着。

公路是在山中開出來的，木蘭花追到開山開出來的懸崖上，從上面向下望去，約有三十呎高，那兩個這時在公路上跳着

的人，自然是跳下去的！

三十呎高！下面是堅硬的公路路面，如果是在生命受到極度的威脅之下，木蘭花也可能會毫不猶豫地向下面跳下去！

但是，在這樣的高度，躍向堅硬的路面，要說能確保不受傷，木蘭花也沒有把握。如果她這時不是親眼看到，那兩個人就在公路上跳躍着，她會說，世上沒有人可以從那樣的高度跳下硬地而不受傷！

木蘭花在懸崖邊上，畧爲停了一下，安妮也喘着氣，趕了過來。

安妮是直衝了過來的，她幾乎站立不穩，急速地吸着氣，木蘭花忙扶住了她。

下面公路上的那兩個人，還在跳着，天色很黑，其實根本看不清他們的樣子，只不過依稀可以看出，那是兩個人，身材很矮小，大約只有四呎左右，那不像是成年人的體高。

而如果不是他們的身上，穿着灰白色的衣服的話，可能還根本看不出他們身形來，安妮被木蘭花扶住，一面喘着氣，一面道：「他們……是怎麼下去的？」

木蘭花還沒有回答，在公路上的那兩個人，居然也聽到了上面有人聲，一起抬起頭來。

他們抬頭向上一看，連木蘭花也不禁嚇了一大跳，安妮更是立時叫了起來，道：「就是那怪物！」

那兩人，用「怪物」來形容他們，實在不算是過份，因爲他們一仰起頭來，連臉上也是灰白色的一片，好像有五官，但是在黑暗中看來，卻只不過是幾個黑色的斑點，如果不是他們在跳着，又在揮舞着雙手的話，那麼，他們只像是兩截塗了灰漆的樹幹！

木蘭花一伸手，自安妮的手中，取過了那隻金屬盒子來，但是她還未曾有機會將金屬盒子打開來，公路上的那兩個人，便一起發出了尖銳的呼叫聲，而同時，汽車的疾駛聲，也傳了過來。

那輛汽車的來勢，快到了極點，速度至少在八十哩以上，而且在轉過一個彎角之際，完全沒有慢下來，可見得駕車人技術的高超。汽車直駛向公路上的那兩個人，車門也打開，當車子在那兩個人的身邊駛過之際，那兩個人的動作之快，簡直就像是兩頭野兔一樣，立時竄進了車中，車子的速度，甚至沒有慢下來，一面向前駛，車門也立時關上。

這一切的經過，只不過是極短的時間，不超過三秒鐘，木蘭花本來想以金屬盒中的武器，襲擊在公路上的那兩個人的。

可是，當汽車一出現之際，她就改變了主意，當汽車掠過，那兩個人竄進了車廂之際，木蘭花也已經扳動了她握住的一柄鎗的鎗機。

自那柄鎗中射出來的，並不是子彈，而是一枚有着强力磁性的，小型的無線電發射儀。

車子的去勢雖然快，幾乎在轉瞬之間，便已經轉過了公路的彎角，而且迅速地遠去，但是木蘭花還是肯定，她射出的那枚小型無線電波發射儀，已經射中了那輛車子，而且，已經牢牢地吸在那輛車的車身之上了！

木蘭花吸了一口氣，她在盒子的蓋中，拉出了一幅只有兩吋見方的螢光屏來，按下了兩個掣，螢光屏亮了起來，有一個亮綠點，迅速在向前移動着。

木蘭花和安妮兩人，互望了一眼，木蘭花熄了螢光屏，蓋上了盒蓋，向下畧看了一看，兩個人一起踏着懸崖上的石角，攀了下去。

等到她們過來到了公路上後，安妮問道：「蘭花姐，這兩個……這兩個……」

木蘭花一面迎着寒風，向前走去，一面道：「安妮，這兩個是人！」

安妮苦笑了一下，她就是心中覺得她兩個，不怎麼像人，倒更像是什麼怪物，所以那句話，才遲疑了一下，未曾盡快地講了出來的。

這時，她跟在木蘭花的身後，道：「這兩個人……他們不見得也是學我們那樣攀下來的吧！」

木蘭花搖頭道：「不是，我追得他們相當近，他們沒有時間慢慢攀下來！」

安妮的聲音有點駭然，道：「那麼，他們……他們難道是跳下去的？」

木蘭花道：「我想是這樣！」

她們繼續沿着公路，向前急速地走着，希望在路面能發現一輛車子，可以繼續她們的追踪，可是，在如此的寒夜之中，這條公路，又是如此之偏僻，要發現一輛車子，實在是十分分困難的事。

木蘭花回頭向安妮望了一眼，當她看到安妮的臉上，充滿了疑惑的神色之際，她道：「安妮，根據已經發生的事實，你應該可以推斷得到這兩個人是什麼人！」

安妮沒有出聲，緩緩吸了一口氣，她知道，木蘭花那樣說，是對她的智力和推理能力的一種考驗，而且，木蘭花既然這樣說，那麼，她心中對那兩個人，自然已經有了一定程度了解的了！

安妮咬了咬下唇，她一直以木蘭花作爲自己的榜樣，木蘭花可以想得到的，她也應該可以想得到！

她一面向前走着，一面急速將零零碎碎的事，組織了起來，這兩個人的身形十分矮小，比平常人爲矮，只有四呎上下，而他們的動作十分敏捷，敏捷得超乎尋常。而且他們的體力十分驚人，不像是少年人，他們可以持續奔跑兩小時之久！

他們的服裝十分古怪，他們的臉上，看來也是一片灰白，那自然是因爲他們的衣服，連着頭套的原故。

如果他們的的確確是人，而不是什麼怪物的話，那麼，他們應該是某一個地方的土人！

安妮的臉上，開始現出了一絲微笑，她將她所想到的，講了出來。

木蘭花嘉許地點着頭，道：「不錯，可是你還沒有最終的結論！」

安妮道：「我不能作最終的結論。」

木蘭花道：「你的推理能力十分高，可是對任何事情，要作出最終的結論，還要依靠豐富的知識，如果你能知道，什麼地方的土著，是身材矮小，體力極强，行走如飛，而又喜歡穿連頭套住的衣服的話，那麼，你就可以作出最終結論了！」

安妮望着木蘭花，道：「蘭花姐，他們是什麼地方的土人？」

木蘭花的聲音很平靜，道：「他們是緬甸北部，叢林區，和山區生活的撣邦族人！」

安妮吁了一口氣，道：「蘭花姐，你好像什麼事全知道！」

木蘭花轉過頭來，望着安妮，神情十分嚴肅，道：「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人，可以知道一切，但是有的人知道得多，有的人知道得少。知道得多的人，也沒有什麼秘訣，就是不斷地在書本上或實際生活中接受知識，你看一本書，當時可能只不過爲了興趣，也可能覺得沒有什麼應用，但是你一定在書本中得到了知識，知識彙積起來，就變成智慧了！」

安妮抿着嘴，點着頭，在寒風和黑暗之中，她的神情看來也極其嚴肅。

她們繼續向前走着，那時，穆秀珍早已回來，在家裏等着她們了，可是無論穆秀珍怎麼想，也想不到安妮和木蘭花，會冒着寒風，在荒僻的公路上步行！

木蘭花大約每隔十分鐘，就揭盒蓋，拉出那幅小螢光屏來，查看那輛車子的去向，出乎她的意料之外，車子竟然是向市區駛去的，不過在進入市區之後，又轉入了另一條公路，一直向前駛。

木蘭花像是在喃喃自語，道：「這是什麼地方？」

安妮道：「看情形，他們的目的地，是在新落成的大碼頭！」

木蘭花畧點一點頭，沒有再說什麼。

，新落成的大碼頭，是本市日新月異，許多項大建設中的一項，在一個衞星城市的附近，所興建的，合乎世界第一流標準．貨櫃運輸碼頭。當這個碼頭啓用之際，木蘭花曾和安妮一起出席過一項啓用儀式，那的確是宏偉壯觀的建築。

可是，那兩個人，爲什麼要向這個碼頭進發呢？

又步行了大半哩，她們才在路邊，發現了一間小屋子，屋子門外，停了一輛汽車，木蘭花和安妮，互望了一眼，安妮向着屋子，低聲道：「對不起！」

她是化了十分鐘的時間，就弄開了車門，接着，發動了引擎，車子向前駛去，當然，她們的目的地，就是大碼頭。

那輛車子舊得可以，安妮在駕駛了它之後不久，就發現它最高的速度，不能超過四十哩，一過四十哩，整輛車子，就會像肺結核第三期的病人一樣，劇烈地嗆咳起來。

但是有一輛車子，總比較好一點，二十分鐘後，她們又找到了第二輛。

第二輛車子正常得多了，可是，當她們來到大碼頭的時候，天也快亮了。

木蘭花一直注視着小螢光屏，車子進入了大碼頭的範圍之後，安妮減慢了速度，車子沿着碼頭向前駛着，在朦朧的晨曦之中，可以看到一艘艘巨大的遠洋輪船，停泊在海邊，海面上還有很多艘船。

清晨的大碼頭，顯得很靜，繁忙的貨物吞吐工作，還未曾開始，巨大的卡車，一輛一輛地停着，二十幾呎長的貨櫃箱，排列在碼頭另一邊，倉庫之外。

木蘭花留意看着碼頭的四周圍，兩個護衞人員走了過來，對安妮駕駛的車子，投以奇怪的一眼，但是卻並沒有過來干涉，安妮繼續駕車前駛。突然之間，小螢光屏旁邊，一盞小紅燈，不斷地閃動起來。

木蘭花挺了挺身子，這表示，離他們追踪的目標，已經只有五百公尺距離了！

晨曦更明亮，天色很陰霾，視野不是很廣，可是當車子再向前駛之際，她們已經可以看到，在前面，一艘大輪船旁，停着一輛汽車。

那輛汽車，停在輪船旁邊，看來十分碍眼。當那輛車子，在荒僻的公路上，載走了那兩個人之際，木蘭花和安妮兩人，對那輛車子，只有一瞥間的印象，但是這時，她們一眼就可以看到，這輛停在大輪船旁的車子，就是他們要追尋的目標！

安妮又加快了速度，她們離那輛車子，已經不到兩百公尺了！可是也就在此際，兩幢倉庫之間的巷子中，响起了一陣警號聲，一輛警方的車子，疾駛了出來，攔住了安妮的去路。

安妮緊急煞車，兩輛車子，幾乎撞在一起，一個警員自警車中走了下來，道：「喂，在這裏，是要特別通行証才准許行車的！」

安妮坐着沒有動，她只是注意着前面的那輛車，那輛車子中，全無一人。木蘭花則探出頭去，道：「對不起，我是木蘭花！」

另一個警員也從警車中走了下來，看來，他們對執行任務，十分認眞，他們一起道：「木蘭花？哦，是高太太，不過，對不起，沒有特別通行証，是不准駛進碼頭區來的！」

木蘭花點頭道：「既然有這樣的規定，我也不堅持，不過那輛車子——」

木蘭花伸手向停在大輪船旁的車子指了一指。一個警員立時道：「那輛車子，是奧特船長的！」

木蘭花微笑着，道：「奧特船長——」她一面說，一面向那艘大輪船看了一眼，繼續說道：「就是遠洋號的船長，是不是？」

兩個警員一起點頭，木蘭花向安妮使了一個眼色，兩人一起走了出來，安妮道：「在這裏步行，不要特別通行証吧！」

那兩個警員忙道：「當然不要！」

木蘭花和安妮立時一起向前走去，那兩個警員望着木蘭花留下來的車子，一時之間，像是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才好，而木蘭花和安妮兩人，已經來到了那輛車子的旁邊，木蘭花一眼就看到，她射出的那枚袖珍無線電波發射儀，附着在行李箱的蓋上。

木蘭花將之取了下來，又彎身向車廂內望了一眼，安妮走過去，伸手在車頭蓋上，按了一按。

木蘭花道：「我們至少遲到了四小時，應該冷了！」

安妮點了點頭，木蘭花向輪船上望去，在近處看，船身更顯得高大，甲板上的情形，根本看不清楚，只看到兩架巨大的起重機，在緩緩移動着。

船就泊在碼頭旁邊，有梯子自碼頭通向船上，木蘭花看了片刻，說道：「安妮，你——」

木蘭花講到這裏，畧停了一停，她本來是想叫安妮去通知警方的。

但是一轉念間，她想到這件事，直到

現在，似乎還和警方扯不上關係，還是等弄清楚了事情的眞相之後再說的好，所以她就改變了主意。自然，木蘭花並不知道戴維斯少校已經出了事，不然她決不會改變主意的。

安妮在等着木蘭花說下去，木蘭花道：「我們一起到船上去看看，小心點。」

安妮點着頭，她們一起來到梯旁，木蘭花在前，安妮在後，一起向上走去。

她們才走了一半，就聽得上面有人大聲叫道：「喂，你們幹什麼？」

木蘭花抬頭看去，只見一個水手，正俯首望着她們，充滿了疑惑的神色。

木蘭花並不理會那水手，仍然向上走着，直到她來到可以踏上甲板時，又有幾個水手走了過來，攔住了她的去路，她才道：「我要見奧特船長！」

幾個水手的神情更疑惑，兩個女子，一清早要來見船長，這事情無論如何，是十分不尋常的，他們讓開了些，木蘭花和安妮，一起上了船。

這時，一個穿着制服的高級船員，走了過來，道：「什麼事？」

木蘭花又將要見奧特船長的話，講了一遍，那高級船員皺着眉，道：「兩位是什麼身份！船長沒有隨便接見人的習慣，即使是新聞記者。」

木蘭花笑了一笑，道：「請你去對船長說一聲，這種事十分重要，如果你去對他說，那兩個撣邦人奔得還不够快，他一定會見我們的！」

高級船員睜大了眼，驚異莫名，道：「我不明白，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安妮道：「你不明白，船長明白的，你只管去說，別耽誤了事！」

高級船員的神色，仍然充滿了疑惑，但是他還是轉身走了開去。木蘭花在甲板上踱着步，那船眞是大，只怕有兩百公尺長，站在甲板上，幾乎望不到船尾，木蘭花一面在踱着，一面在不斷思索着，將一切發生的事，從頭至尾，想了一遍。

整件事的起源，自然是環繞着那座在緬甸北部森林中那座古怪的寺院而發生的，對木蘭花而言，事情的開始，是自她收到了戴維斯少校的來信，和安東尼教授的手稿之後開始的。

少校的來信，並沒有說什麼，只不過說有一件怪事，而他深受着這件怪事的困擾，他在英國的一個國際警方的朋友，建議他來找木蘭花求助，他就要來拜訪木蘭花，先寄上一封安東尼教授的手稿，請她參攷。

少校果然來了，以後發生的事，木蘭花全經歷過，只要約畧回想一遍就可以了，使木蘭花不明白的是，何以少校會顯得如此之驚惶，又何以會有兩個撣邦族人，跟蹤前來，那兩個撣邦族人，和這艘大輪船的船長，又有什麼關係！

木蘭花吸了一口氣，海風很勁，她覺得有點冷，而事實上，她就算將一切都想了一遍，還是什麼結論也得不到，她一點頭緒也沒有。

在甲板上工作的水手，不時向木蘭花和安妮，投以好奇的眼光，那高級的船員在十分鐘之後，就走了回來，木蘭花微笑着，她意料到她可以見到奧特船長了！

可是，她却料錯了！

那高級船員來到了她們的身前，臉色很難看，道：「兩位，如果再不離開船，我們要採取行動了！」

木蘭花怔了一怔，道：「你沒有轉述我的話？」

高級船員憤然道：「自然轉述了，但是奧特船長說，他從來也未曾聽過那麼無聊而沒有意義的話過？」

從那位高級船員那種悻然的神色看來，顯然他在向木蘭花轉述這句話的時候，一定受了船長的申斥！木蘭花陡地呆了一呆，安妮在她耳際低聲道：「蘭花姐，我們鬧起來，不怕船長不出來！」

木蘭花搖了搖頭，她已經注意到，碼頭上工作的人，開始多起來了，這並不是一艘小船，而是一艘超過兩百公尺長的大船，眞要鬧起來，船長也可以躲着不出來的。

在她猶豫間，那高級船員又道：「請你們立即離船！」

木蘭花微笑着，道：「好，我再問你一句話！」

高級船員一副不耐煩的神氣，木蘭花不等他有機會拒絕，就道：「這輛車子，是不是奧特船長的？」

高級船員循着木蘭花所指，向下看了一眼，道：「是的，那又怎麼樣？」

木蘭花的聲音很平靜，道：「沒有什麼，你要是再見到他，不妨對他說，他那輛車子——」

木蘭花講到這裏，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事情一樣，倏地停了下來。

在木蘭花身邊的安妮，也不禁呆了一呆，因為木蘭花是很少話講到一半就停下來的人，而接着，木蘭花所說的話，更令得安妮爲之愕然，她用一種十分抱歉的聲音道：「眞對不起，我想我是弄錯了，眞對不起，請原諒我對你們的騷擾！」

安妮驚訝得說不出話來，那高級船員却還是餘怒未息，他揮着手，道：「算了！算了，你們快下去吧，我們要開始卸貨了！」

木蘭花又再道歉，安妮想說什麼，但是木蘭花却向她作了一個手勢，已轉身向船舷走去。

安妮跟在木蘭花的後面，道：「蘭花姐——」

木蘭花嘆了一聲，道：「我們要追的車子，並不是船長的那一輛！」

安妮忙道：「可是——」

木蘭花望了安妮一眼，安妮還是接着說下去，道：「可是的確是這輛車子！」

木蘭花道：「外型，顏色，都很相似，安妮，別忘記那輛車，我們根本沒有看清楚！」

她們一面說，一面已攀下了梯子，安妮仍然不很明白，她問道：「是的，可是那無綫電波發射儀，不是在船長的車子上面麼？」

木蘭花並沒有立即回答這個問題，只是一直來到了船長的車旁，指着剛才取下無綫電波發射儀附着的行李箱蓋，道：「你看！」

安妮看了一眼，說道：「我看不到什麼！」

（未完）

兩期完俠情傳奇故事

歌聲劍影（上）

江南·文　盧令·圖

護花懲惡霸　仗義闖龍潭

數九寒天飛白雪，牛羊呼嚕冒白烟！好一個冷天，好一個晴天啊！

在遠遠的山坡上有一個小姑娘，也許已經不小吧，因爲隔的遠，看起來還是很小的。

這位小姑娘正在編織着一個花環，她是爲誰編織的？不是爲自己吧？

這是一座不算高的山坡，數不清的羊，跑不停的牧羊狗，和那小姑娘，都引起甘大鵬和鐵柱的注意。

「師伯，剛才的歌，可是這位姑娘唱的？眞好聽！你說呢？」

「我不知道！」

「你不喜歡聽？」

「不！我不是說歌不好聽！那歌，實在好聽！」

「那麼你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位姑娘唱的！」

「你以爲這裏還有別人？不止她一個人？」

「當然還有別人！你剛才沒聽到還有個男的？他們是男女對唱的呀！」

「都是這樣的？」

「不！你有興趣也可以唱。自己唱或者跟他們對唱！你還是第一次到這裏，自然不知道，住落去，你和他們混熟了，就知道了！」

「聽說他們歧視外人，不和外人往來的……」

「胡說八道，恰巧相反，他們非常好客，你聽誰說的，他們不和外人往來！」

「古思文！他說，有些苗人，看見了漢人就殺，十分可怕！」

「見他的鬼！絕對沒有這回事！」師伯說，「不過，近年來他們吃得虧太多，也學乖了，不再如過去那樣容易上當，那倒是眞的！」

「我不明白！」

「慢慢你就明白了！」

「我希望有這一天！」

「你必然有這一天！只要你有耐性，有毅力，有決心肯爲他們工作！你就必然有這一天！」

「師伯，你很熟悉這地方？」

「嗯！可以說，很熟悉！」

「我師父呢？他也熟悉！」

「不錯，他也熟悉！」

「可不知我師父現在那裏！三年了，一點消息也沒有！眞叫我担心！」

這是師伯與師侄兩個人，他們本來是騎了馬來的，因爲路不好走，人可以走，馬却走不得，所以，他們把馬賣掉，自己走路！

師伯是個五十出頭，精神矍爍，腰直頸直，恍如古松的老者，師侄只有十八歲，生就一張孩兒臉，人又天眞，單純，對世事不懂，所以說話與舉動都像個大孩子，常是成年人逗笑的對象！

師伯叫甘大鵬，武林健者，練有一身過人武藝，但不好惹事生非，所以常被人

誤會言過其實，浪得虛名。但他對此不加理會，人家當面詆譭，他也多予迴避，免生事端。

鐵柱的性格受到他很大影响，但他生性聰明，悟性尤高，對武藝之外，文學，音樂，繪畫，下棋等都有興趣，且有奇緣，因此年紀雖輕，懂得可不少！他的棋藝，尤在師伯之上呢！不過，他長期跟在師父與師伯身邊，少和外人接觸，更少單獨與外人接觸，因而對外間的陰險奸詐，他是很陌生的，他們這次到雲貴去，是甘大鵬應朋友之邀，到那裏作客的，鐵柱則是以後輩身份，沿途侍候師伯的身份跟隨師伯出門歷練歷練的。兩個人邊說邊走，邊走邊說，倒也不感到寂寞。

突然，一陣歌聲飄了過來，鐵柱色然而喜，脫口道：「師伯，她又唱了！」

「嗯，留心聽吧，會有人答歌的！」

「一定有人答歌？」

「不，如根本沒有別人，怎麼答？」

「我也可以答嗎？」

「可以！」甘大鵬說。一頓之後，又補充說：「不過，有一種歌，你可不能亂答！」

「那一種？」

「求偶的歌，不能亂答，除非你準備跟她結婚！要不，你就別答！」

「怎知道是求偶？」

「聽得多了，就會知道，爲免惹麻煩，最好就是不答！」

他們師伯師侄低聲說，人家的歌聲則高聲唱。

那是一個少女唱的情歌，歌詞是：

亮晶晶的河水從那個地方流來？
漂亮的哥哥是那個媽媽生的？
腰幹像樹子一樣直。
打扮像做客一樣講究，
走路像風一樣輕快；
好在你是一個哥哥。
假如你是一朵花，
那怕生在密密層層的竹林子裏，
我也要把所有的竹枝子拔掉，
跑進去把你摘來，
插在頭髮上，
風一吹起來，
一閃一閃的，
人家不知道，
說是一朵花，
只有我知道，
這就是我的愛！
人家不知道，
說是一朵花，
只有我知道，
這就是我的愛人！
這就是我的愛人！

這位小姑娘唱得很輕快，充滿希望，充滿感情，她把最後幾句重複着，把最後一句拖得很長；歌聲越過羊羣，越過山峯，向四邊飄蕩，順風的一邊飄得更遠，也更爲清亮。

「師伯，這可是求偶？」

「不，這是情歌！」

「可以答的？」

「可以！」

「怎麼沒人回答？」

「這個我怎麼知道？你想答？」

「我……」鐵柱還沒有說出心中話，答歌的人已經開口了。只聽得他唱道：

亮晶晶的河水從那個地方流來？
美麗的姑娘是那個媽媽生的？
豐滿端正的面容，
一雙金鷄似的眼睛，
額上白嫩像茶苞（白花茶花的花苞，形容女子皮膚幼嫩好看。雲、貴地方不少人都慣用此作形容）。
頭髮柔美像絲綫；
好在你是一個姑娘，
假如你是一朵花，
那怕生在懸崖峭壁，
所有的年青人，
都要跑上去，
爭着搶奪，
恨不能一下抓到手上，
才滿足心裏的願望！

這是一個青年人的歌聲，唱得很好！歌聲洪亮悅耳，而且十分厚道，沒有自私，他說所有年青人都爭着搶奪，不曾說他自己佔有！他的歌詞十分明顯，他是會參加搶奪的，却不自大，沒說他必然成功，也十分公平，沒有不許別人爭奪的兇霸字眼出現。

鐵柱聽師伯這樣解答，細味歌詞，也覺果然如此，想到當地人的厚道，先就存有好感了。但他還有懷疑，所以問：「師伯，這裏的人都這麼厚道可靠嗎？還是個別的？」

「這兒的人，大都是厚道的，但也有個別狡詐奸惡的！」

「只要不多，就不怕了！」

「不多，是可以肯定的！」甘大鵬說：「就是在任何地方，都是壞人佔少數，不過壞人如毒草，如害羣之馬，特別突出，所以常常出現，似乎很多，其實，他們只有一小撮！」

師伯師侄說話間已經轉過了一個山坡，看到山的另一邊了。

「這兒的山眞多，又高，又大！」鐵柱以讚美的口吻說。他游目四顧，似乎對眼前景色十分欣賞。

「鐵柱，在這裏住下去，你就能眞正懂得『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的意思了！」

兩個說着話又走了一程，驀然聽到一個少女驚呼，聲音驚駭已極，充分表示了她內心的感情。師伯侄倆循聲望去，發現有頭野狼正在撲咬一個青年人。那青年雙手握有木棒，但看得出，他只有氣力，不會武藝，已經支持不住，跌了兩次，看來就要膏狼吻了！

「師伯，我去救他！」鐵柱斷然說，不等師伯同意，人已搶出去了。

鐵柱此時距離那年青人少說也在百丈過外，那青年能否支持得等待鐵柱的援救，實在很難說。但他拚命支持着，木棒亂揮，野狼也畧有顧忌，不大敢搶近。

「小伙子，你放心，我來帮你打這畜牲！」鐵柱跑得眞快，就如飛的一樣，轉瞬已接近了一半，看來那青年是有救了！

這時候，甘大鵬另有發現，急速向少女走去。

甘大鵬與少女距離更遠，他在到達之前，已經有三個人先走近少女了。

他們是兩個中年人，一個青年，兩個中年人長得結實，青年的衣服穿着得很整齊！甘大鵬一看他們的裝束，已猜出他們的身份，更猜出他們的心意。因此，他脚下加勁，跑得更快！

兩個中年人迎上甘大鵬，咕咕嘰嘰地說着話，還握有單刀。

那個青年人已經抓住了少女，抱住她，一邊用咀去親她，一邊向外走，可能是要抱她到什麼地方去加以污辱，這情形落在甘大鵬眼中，當然不能不管！他不理兩個中年人，闊開大步，疾朝少女衝過去！

「站住！」兩個中年人不約而同的遞出了刀，攔住甘大鵬的去路。甘大鵬手中提着一個包袱，輕飄飄的，似乎只是幾件衣物，但碰到兩個中年人的刀上，只是他把包袱一旋，那個中年人頓覺單刀碰上鋼板，而且是旋轉中的鋼板，使他握刀不穩，給捲出去了，人也站立不穩，急走兩步才沒有跌倒！

「眞是邪門！」一個說。

「他會邪術！」另一個說。

他們怔了一刹，急急拾起刀，追向甘大鵬，並且揚聲大叫：「少爺，小心，他會邪術！」

少年就是那個青年人。他跑得已經够快了，都無法和甘大鵬相比。甘大鵬追上去，一抓他的後領，再一拍他的雙脇，他無論如何也禁受不起，兩手一鬆，人也向後倒，甘大鵬一閃身搶前，把少女抄在手中，扶住她，安慰她說：「姑娘放心，現在沒事了！」

那位牧羊姑娘雖然道謝，却滿臉憂色，不安地說：「爺爺，現在沒事，今後，却多事了！」

「今後，那是以後的事，以後再想辦法吧，現在我先送你回去！」

「不，我自已會回去！」

「你自己？你不怕……」

「爺爺，怕也沒法！除了死，我躲不了！」

「嗯，我明白了，他很有財勢？」

「唔！」

「你的主人也有財勢吧？你把剛才的事告訴主人，他或者會帮忙你！」

「不！沒有用！」

「爲甚麼？」

「因爲，因爲他就是我的主人！」

「他就是你主人？」甘大鵬倒沒想到這一點，一時爲之呆住，而且十分尷尬。

青年人這時已經由兩個中年人扶起來，聽了甘大鵬與少女的話，得意地哈哈大笑，嘿嘿冷笑，道：「老頭兒，你現在明白你是多管閒事啦！她是我的奴隸，她是我的人！我要怎樣她都得答允！你快走吧，別在這裏阻手碍脚！」

甘大鵬原爲救人才出手的，料不到有這樣一個後果，如何善後呢？他自己也爲之難辦。

在另一方面，鐵柱已經擊斃了那頭野狼，救出那個青年了。

那個青年傷了左臂，是給野狼抓傷的，衣服破了幾處，小腿也傷了，也是給抓傷的。那個青年一面道謝，一面叫鐵柱快逃，要不就不得了。

「我不過打死一頭野狼，又沒犯甚麼事，爲甚麼要逃走？」

「我不想連累你！」那青年說。

「連累我？爲甚麼會連累我？」

「你打死的，不是野狼，是狗，霍大肚的狗！」

「霍大肚？他又是甚麼人？」

「他是一個有財有勢的惡魔！他知道你打死了他的狗，一定不肯放過你！」

「你眞認得清楚？牠明明是狼，怎說是狗！」

「不，是狗，是一頭雜種狗！霍大肚養有很多這種狗，專用來咬人的！」

「甚麼，養狗用來咬人？」鐵柱簡直無法相信，訝然大叫。

「霍大肚就是這樣一個人！」

「他爲甚麼要縱狗咬你？」

「因爲我和花雅相愛，霍大肚的小兒子也喜歡花雅，花雅却不喜歡他，他恨我，以爲殺死我，花雅就會喜歡他！」

「這樣就要殺人了？眞該死！」

「他們兄弟還拿殺人當遊戲呢！」

「這麼說，他們常常殺人了？」

「也不是常常！有誰得罪了他們，準活不了！」

「你們不反抗他？」

「反抗？怎麼反抗？他有狗，有打手，又有土司撑腰，誰能反抗！」

「嗯，土司也是他的人？」

「他們是同一個鼻子出氣的，都不是好人！」

「我們走吧，我陪你去看看花雅！」

兩個年青人很快就交上了朋友。鐵柱稱讚他和花雅的歌唱得好。他說，他的歌唱得不算好，唱得最好的是金大生！姑娘唱得最好的是花茶苞！

「我相信你的話！不過，我覺得你與花雅唱得已經很好了！」

「你也會唱吧？唱得好嗎？」

「我會唱我們那邊的歌，你們的，我要學才會，你肯教我？」

「當然肯！不過，你還是快和你的伯伯逃走吧，不能留下來學歌！」

「我們不必急，見了我師伯再說！」

鐵柱和那青年走過去，花雅很自然地走向那青年，關心地問：「你受傷了？石頭！」

「不要緊，這位大哥救了我！」

「謝謝你！」花雅向鐵柱致謝，好像救的是她，由此可見她與石頭感情不錯！

花雅謝過之後，忽有所悟地問：「那狗呢？沒事吧？」

「不，我把牠殺了！」鐵柱平靜地回答。

「甚麼？你殺了我的狗？」霍光明勃然變色，疾撲鐵柱。

「怎麼，那畜牲要咬人，不該殺！」

「好，你殺了牠，你塡命！」霍光明側望兩個中年人，大聲說：「宰了他，替阿旺報仇！」

「是！」兩個中年人一齊以刀指向鐵柱。鐵柱也震怒了。他反喝道：「放屁！你到底是人還是畜牲？一頭畜牲要傷人，我殺了牠，你要我塡命？這是甚麼道理？你縱狗傷人，才該殺！」

「殺！殺！給我殺！還不動手，等甚麼？」霍光明頓脚大叫！

但是，兩個中年人如何傷得了鐵柱，不過一個照面，已被鐵柱打得倒在地上，爬起來再撲，又跌一次，而且跌得更重！再爬起，已不敢作第三次進攻，怔怔的呆在那裏了。

「老頭兒，這是你侄兒？是不是？」

「是呀，霍少爺，你眞聰明，一猜就猜中了！」

「你剛才得罪了我，現在，你的侄兒又殺了我的阿旺，打了我的莊丁，你說，該當何罪！」

「這個嘛，你先讓我想一想再回答，好不好，我的霍少爺？」

「好，我限你二十下時間，我由一數到二十，你就要答覆，聽着了！」

「慢着，你還沒說清楚，如果你數到二十下，我還不答覆呢？又怎樣？」

「你敢不答，我宰了你！」

「哎呀，我的霍少爺，我不是阿旺，怎能隨便由得你宰？你別數了，我……」

「我別數了？你現在就回答？」

「不，你不數，我便不用回答了！」

花雅聽得好笑，忍不住笑出聲來，雖然急急側轉臉，還用手掩住咀巴，還是掩不了，給霍光明聽到，恨恨地盯上她一眼，說：「等一會你就知道滋味！」一句話，嚇得花雅不敢再動。

「好威風啊！可惜只能對付一位小姑娘！」鐵柱挖苦他，向他挑戰。

「你別得意，有得你好受的！」

「霍少爺，你不用數，我想到了！」

「好！你說，該當何罪？」

「如果就這樣饒了他，未免太不像話，也欠公平！」甘大鵬朗聲說。「不過，阿旺是畜牲，可以宰，人，不該這樣不教而宰的，他還罪不至死，該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這叫做死罪可饒，活罪難饒！我主張痛打屁股二十，以示警誡，你看如何？」

「二十？不太少？」

「二十，不少了！再多，只怕他受不起！你想清楚吧！」

甘霍兩個對話之際，石頭却替鐵柱担心，說他可願意代替受責，因為這事因他而起，他得以不死，全憑鐵柱所賜，他代受責，非常願意！

「別忙，你再聽下去吧，我師伯不是個不講理的人，他一定有安排的！」

霍光明想了一會，終於說：「好吧，依你就是！」

「你同意打二十下屁股了？」

「我同意！」

「我覺得這是很公平的，你不要後悔！我這個人說話，說一句，算一句，不容後悔的！」

「我不會後悔的！」

「這話是你當着大家說的，大家聽得清清楚楚，你同意打二十下屁股，不會後悔！」

「不錯，我同意打二十下屁股，不會後悔！」

「好！鐵柱！你過來！」

「是，師伯！」

「老爺，你不能打他！我願意代他受打！」

「這不關你的事，別走近來！」甘大鵬一擺手，攔住石頭。

「這不關你事，你不准過來！」霍光明也向石頭呼喝。

「不！我……」石頭還是走過去。

「鐵柱，你記住，只可打他二十下，不可多，也不准少，更不能要他的命！」

甘大鵬這話，各人都愕然。

石頭止了步，未說完的話嚥住了。

霍光明問：「你叫他打誰？」

「當然是打你，還能打誰？」

「老頭兒，你作反了？你……」

「怎麼，你不是人？是畜牲？你說過不反悔的，又反悔了？你的阿旺咬人，傷了石柱，已經宰了，你兩個莊丁要殺人，挨了跌，他們都是你指使的，你却安然無事，還不該挨打屁股？鐵柱，動手！」

「老頭兒，你，你敢打我，你敢，哎呀！哎呀！哎呀……」霍光明慘叫連聲。

「你別認錯了人，打你的是我！」鐵柱手下不留情，直打得霍光明死去活來，鮮血染紅了白雪，痛得他俯伏在雪地上，坐不起來，也爬不起來。

「霍少爺，你聽清楚了，今天只是給你一點懲誡，如果下次再犯在我手裏，你便要變做阿旺了！我生平饒人只饒一次，一次不改，便沒有第二次機會了！」轉口又對石頭與花雅說：「你們放心回去吧，這宗事，我管定了，如果他們敢對你們怎樣，我有言在先，我會以十倍替你們報仇！鐵柱，我們走！」甘大鵬說完，瞥了霍光明一眼。

「姓霍的，你記清楚了，打你的是我，不是別人，有種你就該找我算賬，不要找別人出氣！要是我查知你欺負石頭和花雅，哼！你的腦袋就會跟這塊大石一樣開了花！」鐵柱一掌擊在身邊突出的一塊大石，掌到處，拍的一聲，碎石飛射，遠的射出了丈多遠，近的跌了一地。掌勁駭人，倒是嚇了霍光明一跳，不能不替自己的腦袋担心了！

「鐵柱，你又炫耀武功了？」

「不，師伯！我是想嚇他一嚇，讓他好好的待石頭和花雅！」

「你的想法很好，可惜你這樣做，錯了！」

「錯了？師伯說他們不怕？」

「不，恰巧相反，他們很害怕！」

「那有甚麼不好？」

「他們害怕，當然好！但狗改不了吃屎，他們終於還是要害人的！你嚇他，他以後只會更小心防備，決不會不害人！至於你那一掌嘛，可以嚇倒姓霍那小子，却未必嚇得倒他莊裏那些武功更高的人！」

「這個，我倒沒有想到！」

「我知道，你如果想到，就不會打那一掌了！不過，你要記住了，有時候，不出手，不顯示自己的實力，會收到更大的效果呢！」

「那現在怎辦？」

「不幹也幹了，算啦，也許是我過慮，他們未必想得這麼遠！走吧，不要再想了！」

兩個人繼續又走了一程，在黃昏時候來到一間普通人家的門口，引起了幾頭狗的狂吠。

「嗯，有人在嗎？」甘大鵬拍着人家的門。

屋中走出一個四十來歲的女人，一臉驚怯地望着甘大鵬，甘大鵬不但看出她一臉驚怯，還嗅出她身上發出濃郁的藥味。

「大娘，你家有人受傷了？」

「嗯？」

「是甚麼傷？男的？女的？要不要我帮個忙？別的什麼我不會，治傷，我是會的！」

那婦人怔忡未答，屋內已經傳出一個青年人口音道：「娘，他們又來了？快放開我，我跟他們拚了！」

「大娘，你的孩子給誰打傷了？讓我看看吧，眞的，我會治傷！」

「唉！你入去看吧！」婦人終於答允了。

睡房中只有一盞火光如豆的燈，整個房都很昏暗，要不是甘、鐵兩個都練就過人目力，很難看到房中的事物。

房中有個青年被縛手縛脚縛在床上，大腿受了傷，手也有傷，胸前也受了傷！在甘大鵬眼中，手與腿的傷只是外傷，可以不理，但胸部的傷却相當重，非理不可，因此，他叫鐵柱先解開青年人四肢的束縛，婦人急急勸阻，說是人家縛的，不能解，解了就會對她一家不利。

「大娘，你知道他們在那裏？」

「知道！他們早先才來過！」

「那就最好了！」甘大鵬說。「若不解開，血脈不能暢流，藥物無法到達，很難醫得好的！這樣吧，你可以去告訴他們，說有兩個人把你兒子的束縛解開了，你攔阻也攔阻不住！這樣，他們就不能怨你了！你快去吧！」甘大鵬一邊說一邊以熟練的手法帮助青年人治傷，並未因說話而妨碍工作！

婦人不肯，說她不能恩將仇報，甘大鵬說道：「大娘，你說錯了！我叫你去通知他們，自然就不怕他們！他們來了，我正好教訓他們！我明天就要走了，他們要想找我報仇也無法找到，要是你不說，給他們知道了，他們便要對你不利了！走吧！我說的是眞話，你放心去好了！」

那大娘在聽了甘大鵬的解釋之後，終於去了。她出了門之後，受傷的青年便把他這次受傷的經過說給甘鐵兩個人聽！他說：「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這位受傷的青年叫做郝木森，二十五歲了。他有個妹妹，已經結婚了，婚前，有一個叫做沙旺壩的喜歡她，曾向郝家提出婚事，郝木森以沙家家聲不好，恃勢凌人，鄉隣憎恨，不願與之結為姻親，他妹妹又另有心上人，便迎合妹妹的心願，拒絕了沙家。沙旺壩從此就仇視郝家，無事也找事麻煩，有事就更加添風添浪了。

也是恰巧的事，沙旺壩看上了一個女子，偏是這個女子就是郝木森的戀人，兩人情歌往還，不知羨煞幾許年輕人。怎料沙旺壩却插了進去，利用他家的財勢，威迫利誘，迫使女家就範。郝大森倒明白戀人的處境，並不恨她，但這口氣却無法消除。女的叫做金花，長得很是漂亮，歌也唱得很好。她也恨沙旺壩，曾想到自殺，但怕她死了，沙家會不放過她父母，所以連死也不敢。

但是，她實在恨沙旺壩，不願把清白之身給他，於是，她想出了一個優辦法，決心把清白送給郝木森。她沒有把這心事告訴任何人，事前無人知道她這心事！

那一晚，她約了郝木森見面，主動進行挑逗，郝木森血氣方剛，戀人在抱，自難克制，結果，這一晚他們做了實際的夫婦。

這事只有他們兩個知道，自然不會外洩，但經此之後，雙方相思更苦，結果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最近，風聲外傳，沙旺壩找郝木森算賬，郝木森怕影响戀人聲譽，抵死否認，由口而手，雙方打了起來。此後，郝木森又挨了幾次打。

再過幾天沙旺壩就要迎娶了，為了怕郝木森亂來，便派人打了他一頓，再把他縛起來，同時恐嚇郝大娘，說如果她放了兒子，他不但不放過她，在外邊碰上她兒子就把他殺掉！郝大娘在其淫威脅迫之下，只好看着愛子受害也不敢開解了。

鐵柱聽得怒氣塡膺，握緊拳頭道：「他甚麼時候結婚？」

「後天！」

「他離這兒有多遠？你告訴我，我馬上就去找他！」

「可惜石頭不在這裏，要是他在，他可以帶你去！我娘怕事，不許我去！」

「你倒很孝順呢！」

「你別取笑我，為了金花，我會不惜犧牲自己的，可是我娘，還有我妹妹，我總不能因為我而害死她們呀！你不知道，姓沙的，甚麼事都敢幹得出來！」

「我知道！我說的是眞心話，不是取笑你！你很謹慎，有許多人，碰到了事情，只考慮自己，不替別人考慮的，你就不同，你考慮得很周詳！金花還有爸爸？媽媽？」

「她爸爸早過世了！要是她爸爸在生，那就好了！她爸爸是個出色的獵人，有名的英雄，射狼，打虎都能辦得到！可是她哥哥，不說了，他是酒鬼，拿了人家的錢，出賣了自己的妹妹，他不是人，他玷辱了他爸爸！如果他哥哥有一半像石頭，那就好了！」

「對了，你兩次提到石頭，石頭是甚麼人？我也認識一個叫石頭的，不知可是你說的那個石頭？」

「石頭是一個英雄，他也有個妹妹，他的妹妹也叫金花！有一年，他和妹妹去拜年，遇上一頭老虎，他把老虎打死了，，揹了老虎去拜年！

「又有一次，他的妹妹給幾個賴皮調戲，他知道了，衝上去，打得幾個賴皮叫爹叫娘，以後再也不敢侵犯他的妹妹。後來，沙旺壩一個兄弟曾打他妹妹的主意，他一口就回絕了，說窮人不慣跟富人騎一隻驢，住一間房子！姓沙的當然不高興，也沒有辦法！」

「現在金花呢？石頭呢？」

「金花結婚了，有了個胖小子啦！石頭說這兒仇人多，怕受暗算，所以離開了！他走時說，他隨時會回來，要是有人欺負他妹妹，他就跟誰拚命！」

「他回來沒有？」

「沒有，三年了，還沒有回來過！」

「人家有欺負他的妹妹？」

「沒有！因為他每年都托人給妹妹送

禮，人家怕他，知道他還活着，不敢去碰他！」

「你說的石頭，可是個個子不算高大，跟我差不多，很壯健，左額上有點疤痕的？」

「正是。你眞認識他？」

「眞的是他，那倒是對了，他確是一條好漢子！」鐵柱於是把自己和石頭相識的經過告訴郝木森，聽得郝木森眉飛色舞，對鐵柱也刮目相看，央求他幫忙了！

夜漸深了，鐵柱悄悄離開了郝家，直向沙家而去，却沒有注意背後跟着師伯。

鐵柱一腔熱情要去救人，但如何救法，沙家有些甚麼人，他却一點也不知道，走了一程才想起來，却不肯回頭去問個明白，只是窒了一下步，緩走了幾步，又再次飛奔向前！

他也許想到辦法了，所以跑起來絕無遲疑。

郝家離沙家不大遠，平常人也不過半個時辰便到，鐵柱施展輕功，比普通快了何止一倍？不到頓飯時光，已經接近沙家了。

沙家的氣派可不小呢，一片續連房子，佔地很廣，鐵柱一看就有氣了。

郝家只是一間又矮又窄的木屋，黑得像個舊灶，沙家却大得像一個小鎮，一百家郝家加起來也比不上沙家！而沙家有了這些還不滿足，依然要霸奪郝木森的愛人，這實在太過份了！鐵柱是一個鋤强扶弱的人，他對此便有極大反感。

沙家就在面前了，怎麼進去？沙旺壩在甚麼地方？他既不認識其人，又不懂他們的話，要找沙旺壩可眞是一件難事！

鐵柱爲此而躊躇不進，停了下來。這是一個大問題，他非好好的想一下不可！

這時候，突然有兩道人影閃入鐵柱眼簾，鐵柱急忙伏低身子，靠在一株樹下。才躲好，那兩個人說話的聲音已經傳過來了。

一個說：「我說你也太沒胆了，他們是個甚麼東西，怎能比我們走得更快！依我說，今晚找個娘兒好好樂她一晚，明早再來也未遲，偏是你這胆小鬼，非今晚趕來不可，白白放過了機會！」

「老李，這是霍老爺的吩咐，你也聽得清清楚楚，假如眞來遲了，鬧出事來，你担當得起，我可担當不起呀！你是稱孤道寡，我上有老娘，下有妻兒，一家五口，全靠我一雙手，我要是一死，那可是幾個人的生命呀！我可沒有這個胆！」

「別拿霍老爺來唬嚇我，今晚兒到，明天到，你不說，他怎麼知道？」

「你眞是老胡塗了！我們不說，沙家也會說，我們光天白日來到沙家，總不好說是黑天半夜吧！」

「這有甚麼不可以，你怎麼說也是個胆小鬼！」

「得了，得了！胆小胆大都一樣，你也來了！」

「甚麼，扯上我來啦！你不肯，我有甚麼辦法，現在倒來說我了！」

「當然說你！你如果胆大，可以不來的！我胆小我來，你胆大，明天再來，有甚麼不可！我總不能綑了你，揹了來是不是？」

老李給說得眞有氣了，他陡然停了步，喝道：「王通，你說多一遍。」

「怎麼？你聽不到？」

「我要你再說一遍！你說！」

「李龍，你這算甚麼？你有七尺，別人不會六尺九寸！你憑甚麼呼呼喝喝？」

「我要你再說一遍，你說不說？」

「我不說你又能怎樣！」

「我先操你娘！」

「你罵人！你……」

「王通，我不但操你娘，我要操你媳婦呢！你這狗東西！你敢挺撞我！」

「王通，我告訴你！今晚，我本要來找個娘兒樂她一晚的，你害了我，還罵我，損我，我要報仇！我要操你娘，操你的媳婦，你等着吧，我不會說說就算數的，我殺了你！」李龍眞狠，他說出口就馬上動手了。

「李龍，你瘋啦，你……哎呀！你假公濟私！好，我跟你拚了！」

兩個打起來了。雙方的武藝相去不遠，但李龍是光棍一條，胆正命平，無牽無掛，一開始就採攻勢，豁出性般狠拚，王通眞個有母有妻有子，一家數口要靠他養活，想到自己的責任，胆怯了，失去拚狠的勇氣，這就屈處下風了。

雙方打了有五七十招，王通口氣軟了，要求罷手了，李龍不肯，他冷笑地說：

「不行！讓你活着回去，我還有命？別說操不了你娘與媳婦，連命也難保呢！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活，沒有罷休的了，你說吧，你有甚麼遺言，我倒可以代你傳到！當我和她在一起時，我會告訴她，說你給人殺了，瀕死的時候把她交給了我！看掌！」李龍口中喝着看掌，一揚手，却是側身起脚，着着實實的踢了王通一脚，把他踢得跌出了幾步，「哎呀，哎呀」大叫！

「起來！」李龍抓着王通的左手一扯一沉，把王通扯得打了個跟斗，再跌在地上，重重的跌了一下，又「哎呀」叫罵！

「你罵吧！我會在你娘身上報仇，會在你媳婦身上報仇！可惜不能讓你親眼看到，要不，你會親自看到我比你厲害！」

「姓李的，有種你就殺了我！不敢，你就是個胆小鬼，是個狗娘養的畜牲！」

「你想死？那還不容易！我就宰了你，讓你早點回去報夢，叫你的……哎呀！」李龍一揚手掌正要拍下，突然大叫，掩手後退。

「李龍，你幹得好事！」一個年青人突然出現在他們面前。

「你，你是甚麼人？來管這閑事！」

「霍老爺果然料事如神，我還以爲他是多心，沒料到你們眞個打起來！要不是霍老爺早有安排，王通你可要沒命了！」

來人不答李龍的話，王通大爲感激，但對這個陌生人，不知他怎麼稱呼。

李龍也聽出這青年是霍大肚派來的人了，他知道霍大肚仇人多，所以在正常的武師之外，另外還豢養了一批秘密人士，至於有多少，是什麼人，都不知道，只知道這些人武功極高，權力極大，只要隨便給對方加上一個罪名就可以殺死他了，李龍過去只是聽到，也不知是眞是假，此刻却見到了！回想過去那些傳說，不禁駭然

，念頭一轉，馬上發足狂奔，走向回頭路。但那個青年不放過他，而且跑得比他快，不一會已追上了他，並且把他制服了。

「李龍，你的生命已握在我手中了，不過，想生，想死，還是由你自己本人決定！」

「你，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十分簡單，順我者生，逆我者死！你明白了吧？」

「不！我還是不明白！你是不是霍老爺……」

「甚麼？你是說霍大肚？哈哈！他是甚麼東西，他也配？」

「你不是……你是甚麼人？」

「你們不是要趕在我的前頭到沙家去報訊嗎？怎麼還問我是甚麼人？」

「你是——」李龍張開了口，說不下去。

「你既然猜到，我也不用瞞你，我就是你家霍大肚最恨的鐵柱！現在，你該明白你的危險啦！嗯，你想用詭計暗算我？別說你還沒有這能耐，還不配，就是你能僥倖得手，你也沒有好處！你該知道我的同伴比我的武功還高出幾倍，你逃不了我，更逃不了他的掌握！」

「你想知道甚麼？」

「你帶我進去見沙旺壩這小子，我找他！」

「不，你殺了他，我還能活？」

「誰說我要殺他？我是要懲誡他，像懲誡霍光明那小子一樣！我第一次不輕易殺人！除非他反抗我，不聽我的話！」

李龍想到生命是自己的，過得一時多一時，拖長時間總有逃生的機會，當下點頭答允。

「慢着，我警告你，要是你想搗甚麼鬼，三日之內病毒一發，莫想得救！」

「甚麼，你，我……」

「我在你身上做了點手脚，這是防君子，不是防小人！要是你安安份份幫我這個忙，我自會替你解除！否則，可別怨我！如果你不信，不妨深深呼吸，暗運內勁試試，看左邊脅間是否有異！」

李龍口中不說，暗試之下，果然感到隱隱翳痛，與平時有異，與右脅也有異！不由的冷汗暗流，暗罵不已。

「好吧！你要怎樣我全依你，只要你別殺死沙旺壩就行了！」

「你放心！只要你聽我的話，我決不害你！走吧，你就把我當作王通好啦！」

「哎呀，你說起王通，我們先去料理他！」

沙家的狗突然吠起來，鐵柱說：「不，來不及了！沙家的狗已發覺我們，人也快來了！你回去，只會引起他們注意！王通傷得那麼重，又大雪又冷，還怕他能活到天亮不成！」

李龍一聽也對，只好放開王通，和鐵柱走向沙家。

沙家守衞森嚴，更有狼狗巡夜，要想偷進沙家去，實在不容易。鐵柱輕問：「沙家的守衞，比之霍家如何？」

「霍家外表不及！」

「外表不及？此話怎說？」

「沙家重外表，圍牆，巡夜狗，守得甚緊，霍家不同，霍家外表平淡，武藝高强的武師却很多，不怕來敵深入！分別在此！」

鐵柱「嗯」了一聲，沒有表示意見。

沙家的人接去李龍遞進的書信，過了一會，開閘讓他們進去！

「李師父，王師父，你們既然來了，就請先歇歇吧，我們公子今天剛好身體不適，睡着了，待他醒過來，我自會告訴他，請兩位相見！」

「那好極了！我們也不敢打擾公子！但這事十分重要，如果我不能及時說，等事情發生了，那我可就無法回去洗清罪名了！請問，我該告訴誰，以卸却我的責任呢？」

「好！這是我們的駱管家！也是公子的師父，你對他說好了，天大的事，他也担得起！」

「原來是駱管家，失敬，失敬！」李龍向他一拱手。駱管家也拱了拱手，道：「不敢當，不敢當！」說完抱拳向前一推，李龍不防他存心試招，沒有防備，竟被撞得向後連退，跌了個四肢朝天，引來沙家的人一陣笑聲。

「駱管家，你，你怎能暗算我！」

「我久聞霍家武師武藝高人一等，想不到聞名已久的霍家武師，竟是……」

「銀樣蠟槍頭，不惜一試，是不是？」鐵柱替他接了下去。駱管家一怔，隨即道：「對不起！我忘了，王武師也是霍家的人！我這裏陪禮了！」

「少禮了，我受不起！」鐵柱左袖一揚，引開了駱管家的拳風，右手掌背向外一彈，勁風暗湧，駱管家廻避已來不及，「拍」一聲響，雖然不見有形，駱管家左臉已現紅印，嘴角也滲出血絲。十分明顯，剛才那一聲響是他的左臉挨了一掌！

駱管家在沙家的地位很高，武功也着實不弱，平時，那個不對他敬畏三分？此刻却當衆吃耳光，挨嘴巴，這面子無論如何也過不去，老羞成怒，忿然說：「這是甚麼地方，容得你來撒野！」一捋袖子，就搶前了一步，面對鐵柱怒視。

鐵柱屹然不動，全無後退跡象。

李龍道：「我們是送訊來的，還是受辱來的！要比武功高低，可以明刀明槍，不該暗箭傷人！」

鐵柱冷然接下去：「這是甚麼地方，阻止得了我動手？有種你不妨先動手，看我敢不敢把你宰掉！」

駱管家嘗過苦頭，知他功力高出自己，嚇他不倒，給他目光一迫，自己先退！雙方堅持着，正感進退兩難，任何一方都難下台之際，突然傳來一陣狂烈的狗吠聲。李龍心頭一凜，脫口道：「弊，一定是王通未死，爬了來！」

「管他呢！由他來好了！」

「好呀，原來你們不是霍家的人，是冒充的！來人呀，把他們都抓起來！一個也別……哎呀……」

駱管家話聲未斷，鐵柱已經撲了上前，拳掌兼施，手足並用，他要在對方的人未到齊之前先擊倒駱管家，抓住他做人質，去威脅其他人。

駱管家的武功實在不弱，他在鐵柱凌厲的攻勢中居然應付得了，連拆幾招，未有受傷！但鐵柱人如其名，眞如鐵柱，勇

猛無比，在他狂攻疾撲之下，**他**擊中駱管家一掌，打得他飛高了幾尺，在他落地之後，再進以旋風腿把他掃倒。連中兩招，傷了肩脛兩處的駱管家已成强弩之末，鬥志全消了。

李龍倒是相當聰明，一猜就猜出是王通來了。但他爲自身計，無法不留下來助鐵柱一臂，躭誤了逃走時間，給困住了。

四面全是弓箭手，只等主人一聲令下，鐵李兩個都有扮刺蝟之虞。鐵柱抓住駱管家，大聲說：「你們聽着，你們的駱管家在我手裏，你們如果放箭，我就拿他做擋箭牌，讓他死在你們的箭中！」

「你是誰？你是霍家的人？」

「你別管我是誰，你們的駱管家在我手中，你們就不能胡來！」

「廢話！」對方說。那是一個有四十過外的漢子說的話。他的身份似乎很高，說話十分肯定而自信。他說：「你以爲你在霍家很得寵？很有地位？哼，在主人眼中，職位多高的奴才仍是奴才！你以爲拿下駱冲我就會放過你？沒有這麼容易！大家聽着，放箭！放箭！」一聲令下，箭如驟雨。李龍用他的厚背刀自衞，鐵柱掄起駱管家，不一會，駱管家已經渾身是箭，早死了！

「李龍，你明白啦，在他們眼中，管家還不如一條狗呢，你去替姓霍的賣命吧，有一天，當他發現你再不能對他有用時，他就會把你一腳踢下山崖去了，你好好想想吧！」

李龍其實已經在想了。他固然恨鐵柱害了他，也恨做主人的無情！但他此刻無暇細說，撥打敵人射來的箭要緊！

「快叫人取火箭來，用火箭射他們！」那個人又大叫。

「老爺，這會很危險，那些火……」

「不要緊，燒了房子，蓋新的！這兩個人，不能放走！」

「好呀，原來你是沙皮老狗！你聽清楚了！我不是霍大肚的人，他沒這份福氣，還不配用我！我警告你，你要好好管教你那個寶貝兒子沙旺壩，要是你再縱容他胡作非爲，別人奈何不了他，我會宰了他！至於我是誰，我叫鐵柱，等一會，王通會對你說明白的！現在，我要走啦，你要好好考慮我的話，免得後悔！」

「你們還不放火箭？快放火……」

「啊！火！火！」

「老爺，那邊起火了！」

「灌火！灌火！哎呀，火箭！」

沙家的人亂成一團，鐵柱還想衝過去找沙旺壩算賬，耳邊聽得有人輕說：「還不快走！等甚麼？」聲過，風過，人影一閃閃到了前頭。鐵柱一扯李龍趁亂飛奔，剛逃上牆頭，無數火箭已射到他們早先站立處，若非逃得及時，再高的武功也無法躲得火箭，看那火勢鐵柱也爲之心寒。

「李龍，你現在可以走了！我說過不殺你，就不會反悔！」

「你還沒給我解病毒！」

「不，那是我騙你的，我早先怕你作怪，所以騙你，其實甚麼也沒有！」

「可是我的左脇……」

「那是我在擊倒你的時候下的手脚，並不得，不信你可以現在再呼吸一次！」

「鐵柱，這一趟，你可害苦我了！我已經有家歸不得了，怎麼辦？」

「怎麼？你還希望回到霍家去？就算我不跟你到沙家去鬧事，你打了王通，也回不了霍家啦！」

「那怎麼會？我殺了他，誰知道是我幹的？」

「啊，你想得這麼遠，這麼毒！」

「那是他迫我的，你不知道，他在霍家已經長年長月欺負我，我怕他朋友多，不敢招惹他，想不到到了這裏，他還要欺負我，我怎也忍不了！」

「所以你要殺他，報仇，洩氣！」

「一個對一個，我絕不怕他，可是在霍家，他有許多朋友！」

「但是，在主人眼中，奴才始終是奴才！」

「唉，別說了，我悶死了！」

「你打算怎樣？」

「我連個食飯的地方也沒有，能有甚麼打算？我跟你們一起好不好？」

「我不能作主。我相信你，不反對跟你在一起，但我作不了主！」

「你很怕他？」

「他是我師伯！」

「對不起，我不知道你們是師伯還是師侄！」

「不要緊，我師伯也不是個難相與的人！他很和善，也很認眞！」

「我怕他會討厭我！」

「這個我不能說！但我希望不會！」

兩個人的功力不同，鐵柱比來時慢得多了。但他感到奇怪，何以他們比師伯更快回到郝家？

「郝木森，我師伯呢？還沒回來？」

鐵柱詫然向郝木森問。

「你師伯？就是跟你一起來那位伯伯？他，他不在隣房嗎？這一位又是誰？怎麼早先好像不曾看見過？」

「我忘了告訴你，讓我替你們引見吧！這位是我剛才沙家認識的朋友！這一位是郝木森，金花姑娘的好朋友！沙旺霸要恃勢欺人，奪走他的金花姑娘，又派人來打他，恐嚇他，還把他縛在床上不許走動！我瞧不順眼，要找姓沙那小子算帳！想不到姓沙那小子沒找到，却遇上了你！現在，你們都明白啦！」

「原來有這個內情，怪道你去沙家啦，算我倒霉，遇上了你！」

「那也未必，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若不碰上我，有一天，你也許會變成駱管家！」

「這也難說！」

「你們去過沙家？駱管家怎樣了？」

「他給亂箭射死了！」鐵柱把經過說了。

「活該！他早就該死了！祇是沙旺霸這小賊不在，他病了？不舒服？他……哎呀！你們上當了！他不是不舒服，他一定是到金花家去了！」

「這怎辦？我們又不認識路！」

「遲了，認識路也沒用，遲了！」

幾個人都如洩了氣的皮球。誰也沒出聲。突然傳來甘大鵬的聲音：「還不太遲！郝木森，你放心好了，我不騙你，我說不遲就不遲！」

（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

金縷衣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虎子受賣解姑娘之托，把一柄玩具鋼刀交給一個明早趕進城來的左眼戴着眼罩的一名三十多歲大漢，詎料當晚他和師兄們正在開懷暢飲之際，一大漢闖了進來，給予他們二百兩買去玩具刀，同時取出一把同樣小刀要小虎子依着賣解姑娘的吩咐進行，翌日，小虎子依照吩咐辦妥這事後，回到荒屋與師兄們喝酒，那大漢又闖進來，强迫他的師兄們及師父喝下毒酒，脅迫小虎子按照他的說法去回覆賣解姑娘，和那賣解的老頭子，小虎子目睹師父師兄們死的那副慘狀，心胆俱寒地忙不迭的點頭答道——

巧言脫虎口　急智暫維生

那人滿意的一笑道：「你能記住就好，祇要你好好的聽老子的話，不但有吃有喝，而且還有花不完的銀子，給你買糖果吃。那！這幾兩碎銀子，先給你零花。」

居然伸手給了小虎子一把碎銀子，小虎子在那把碎銀子的撫慰之下，心裏的恐懼之念稍減，訕訕的道：「大爺，小的去叫幾個人來，把師父他們埋了好不好？」

那人搖頭道：「不用，我們先回到鎮上去再說。」

小虎子不敢多說一個字，隨着那人向鎮上走去，那人便利用路上行走的機會，告訴了小虎子一番說辭。

到得鎮上，那人帶着小虎子走進一家客棧，叫開一間客房房門，把小虎子推了進去。小虎子進入房中，可就愣住了。

敢情那房內的住客，就是那托他辦事的那美麗姑娘。

那美麗姑娘本來已經離鎮他去，想不到她如今又回來了。

剛才一路上，那人教了小虎子一套說詞，但卻沒告訴他來見的就是這位美麗姑娘，現在見了這位美麗姑娘，小虎子打從心底下生出一種羞愧的感覺，恨不得能有一個地洞鑽了下去。

那美麗姑娘這時見了小虎子，臉上不見半點笑容，冷冷的道：「小虎子，我看你人蠻好的，想不到你小小年紀，就一肚子壞水，你對得起人麼？」

小虎子有苦說不出，低着頭，不敢答話。

那威脅小虎子的那人，這時嘆了一口氣，替小虎子說話道：「玉妹，這件事情你也不能完全怪小虎子，實在你就不該找他，現在害了老七不說，小虎子自己可落得更慘，師父師兄們都變了池魚之殃，被人殺害了。」

那美麗姑娘靈眸閃動的從小虎子身上移到那人身上，秀眉一皺道：「五哥，小虎子出了什麼事？」

那人一笑道：「玉妹，我現在替你把小虎子找來了，你讓他親口告訴你，豈不

更好。」

那美麗姑娘面色稍霽的叫了一聲，道：「小虎子，也許大姑娘錯怪了你，你出了什麼事情，好好的說給大姑娘聽聽。」

小虎子瞄了那人一眼，祗見那人咀角噙着陰笑，凶光閃閃的瞪着他，叫他全身發涼，直冒冷汗，打着顫聲道：「事情是這樣的……。」

於是，他照實把經過情形說了出來，其中祗把當前的這位眞正兇手說成一個身穿藍色長衫的年輕公子。

由於小虎子說的是實話，說到後來，竟是眞情流露，泣不成聲。

小虎子把一切經過情形說完，那美麗姑娘的玉容之上，已是罩上一層寒霜，不斷的發出一陣一陣的冷笑。

小虎子話聲一落，那威脅小虎子的人，接着又道：「要不是小兄去得快，小虎子也同樣遭了那惡賊毒手，可惜的是我去的時候不該揚聲，以致被那惡賊聞聲而遁，否則，我決饒不了他。」

那美麗大姑娘冷笑一聲，道：「五哥，眞要動起手來，你是人家的對手麼？哼！別放馬後炮了！」

那人嘻嘻的笑道：「玉妹，你就是看不起我這五哥！」

那美麗姑娘沒有答理那人，伸手携着小虎子道：「是，帶大姑去看看你師父師兄去！」

那美麗大姑娘帶着小虎子走在前面，那人跟在後面，心裏忍不住要大笑起來。

三人回到那令小虎子傷心怵目的鬼屋，那美麗姑娘仔細的察看了一番，同時，取出一條香巾，放在酒壺裏浸了一浸，然後收好那條香巾，出了鬼屋，嘆息一聲，道：「小虎子，眞是大姑害了你，你師父師兄的死，大姑不能無咎，大姑現在答應你，我一定要找出那殺你師父師兄的兇手，替你師父師兄報仇，不知你信不信得過大姑？」

小虎子暗嘆一聲，忖道：「他是你五哥，你將來難道眞能殺了他，替我師父師兄報仇麼？」

小虎子對那美麗姑娘的話，可沒有存絲毫希望，隨口應付道：「多謝大姑，小虎子相信你。」

那美麗姑娘接着轉向那人說道：「五哥，我看小虎子他師父師兄的事，不必給地方上增添痲煩了，把這房子一併燒了如何？」

那人點頭道：「玉妹說得是，燒了最乾淨！」說着，雙臂一抖，人已升空而起，再次投入那鬼屋之內。

頃刻之間，從那鬼屋之內伸出一道火舌，火舌閃動中，整個的鬼屋就被烈焰吞沒了。

三人回到鎭上，小虎子由那人帶着，住在那美麗姑娘隔壁房中。

小虎子年紀雖小，却也想了一夜心事，未曾闔眼，當他正欲矇矓入睡的時候，那人却把他從床上提了起來，道：「小虎子，我們老爺子來了，你說話可得特別小心，我們老爺子可不好惹，一瞪眼就能生劈了你。」

小虎子昨天想了一夜，也曾想過，該不該把實在情形暗暗告訴那美麗姑娘，但他最後的決定是「不」，萬一那美麗姑娘不相信他的話，甚或要他和那殺人惡徒對質，不論結果如何？只怕自己這條小命先就活不成，自己決不能幹這種笨事情。

小虎子自己的決定，加上那人的恐嚇，小虎子滿口答應了那人。

那人再把小虎子帶進那美麗姑娘房中，原來那人所說的老爺子，就是那賣解的老頭子，由於小虎子見過那老頭子賣解，心理上就輕鬆得多了。

那老頭子也沒詳細盤問小虎子，只摸着小虎子的頭頂嘆息一聲，就取出一塊竹牌，交給小虎子道：「小虎子，老夫本來想把你帶到我們莊上去，但因爲你是『丐帮』的人，在江湖規矩上有所不便，如果不帶你走，又怕那惡賊回來殺你滅口，老夫現在給你一件信物，你到城裏去，找你們帮中舵主，他見了老夫信物，自會好好安置你，將來你藝業有成時，再來找老夫吧！」

小虎子討了五年米，可從來不知道「丐帮」這回事，只因他師父除了向他們要錢喝酒賭錢外，從來沒有提起過「丐帮」二字。

小虎子根本不知道「丐帮」是怎樣一回事，因此也就答不上話來。

他的沉默，對那老者來說，等於就是「遵命」，那老者點了一點頭，向那小虎子最怕的人一揮手道：「老五，你跑一趟，把他送到城裏去。」

那人恭聲應了一聲：「是！」

於是，小虎子就在那老人和那美麗姑娘的關切目光之下離開了這小小的村鎭，而轉到百里之外的大城市去了。

九江——就是小虎子現在要去的大城市。

那老人的這種措施，顯然出乎那殺人兇手意料之外，他本來準備敷衍了老爺子和美麗姑娘之後，再把小虎子除去，永絕後患，可是，現在有了老爺子的「枯竹令」，如果不把小虎子送到丐帮去，將來他自己就脫不了手來。

他眞是一千萬個「不願意」，所以一路上，他非常不開心，恨得小虎子牙癢癢的，而還非把他送到「丐帮」九江分舵去不可。

不過他爲人城府可是深極了，儘管暗中對小虎子厭惡到了極點，可是表面上他對小虎子更是交結拉攏，用甜言蜜語哄着小虎子，使小虎子產生一種錯覺，把他的所行所爲，視爲對小虎子的恩惠。

小虎子年紀輕，師父師兄對他又一向不好，小心眼裏眞被他說得糊裏糊塗，恩仇莫辨，而暫時忘記了他的陰險惡毒。和他相處得非常和洽。

百多里的路程，普通人最多也不過是二天，但他們却走了四天。

那人在這四天之中，竟然教了小虎子一套內功吐納之術，而且把小虎子收爲記名弟子，不過他不准小虎子叫他師父，只准他叫他大叔。

他姓李，小虎子就稱他李大叔。

李大叔送他到九江後，並沒領他馬上去找丐帮九江分舵，却帶他在九江吃喝玩樂了一天，第二天才送他到九江分舵去。

丐帮九江分舵主白健是一個四十多歲

的豪邁漢子，在江湖上有極好的聲譽，一聽李大叔是來自九嶺杜家莊，便親自出迎，把李大叔和小虎子請了進去。

賓主落座，獻上香茶，白健雙拳一抱，道：「請問兄弟上姓高名，和杜老爺子是？……」

李大叔微微一笑，還禮道：「小弟李鵬飛……。」

所謂「人名樹影」，李鵬飛一語未了，白健已是哈哈一笑，截口道：「原來是李五俠，小弟心儀久仰之至，今日敝舵何其有幸，得蒙李五俠俠駕光臨，但不知李五俠有何賜教？」

李鵬飛道：「賜教不敢，小弟乃是奉了家師之命，前來有事相求。」

白健道：「李兄客氣，但憑吩咐。」

李鵬飛一指小虎子道：「這位小弟弟小虎子，原住普渡鎭，因爲一件事情，和敝莊發生了關係，至令師父師兄同遭池魚之殃，家師憫其不幸，因特命小弟將他送來，有請白兄收留安置。」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向小虎子頷首示意，道：「小虎子，把老爺子賜給你的『枯竹令』呈給白舵主。」

小虎子早給李鵬飛指教過應對禮貌，聞言之下，從容不迫的取出「枯竹令」，雙手一捧，送給白健。

以九嶺南坪橋杜家的聲名，又是李五俠親將人送來，天大的事，有一句話也就够了，如今杜老爺子竟然賞了這小孩子一面「枯竹令」，可見杜老爺子對這小虎子極爲重視，有着鄭重相托之意。

白健接過「枯竹令」，神情一肅，道：「小虎子，你在普渡鎭，家中還有些甚麼人？」

小虎子道：「沒有甚麼人，師父師兄死後，就只我孤零零一個人了。」

白健目光一閃，打量了小虎子一眼道：「你師父在普渡鎭是做甚麼的？」

小虎子道：「不做甚麼。」

白健微微一怔道：「不做甚麼？」

小虎子道：「我們師父除了喝酒賭錢之外，甚麼都不做，平日就由小的與二位師兄乞討所得供他花用。」

白健恍然而悟的「啊！」了一聲，道：「你師父叫甚麼名字？」

小虎子道：「在普渡鎭大家都叫小的師父三脚貓，他另外還有甚麼名字，小的就不知道了。」

白健微微一笑，轉臉向一個侍候聽命的小花子揮手道：「去把趙師叔請來！」

那小花子轉身出去，不久進來一位年紀和白健差不多的花子，笑問道：「大哥，有甚麼事？」

白健先替李鵬飛介紹認識了那花子，彼此互道仰慕後，白健問道：「亭楷，你知不知道普渡鎭一位叫三脚貓的弟子？」

趙亭楷不假思索的一點頭道：「小弟知道其人，但他不能算是本帮弟子。」

白健微一皺眉頭，道：「爲甚麼？」

趙亭楷道：「三脚貓此人，乃是普渡鎭的一個土混混兒，無德無行，又不服管教，他雖然收了三個徒弟，替他行乞維生，但他自己却從不出面向人乞求，因此本帮不能收容他這種敗類。」

白健一指小虎子道：「這個小虎子就是三脚貓的徒弟之一，九嶺南坪橋杜老爺子重托我們收留他，以杜老爺子的金面，我們自是義不容辭，好在小虎子年紀還小，可塑性很大，只要誘導有方，仍可成爲本帮一位好弟弟，你看把他交給誰好？」

趙亭楷沉凝了一下道：「四眼田鷄崔福生爲人很有耐心，而且他跟前也需要一個人，大哥，你看交給他好不好？」

白健點頭一笑道：「很好，你就把小虎子送去交給他吧。」

趙亭楷帶了小虎子要出去的時候，白健又叫住小虎子道：「小虎子，目前我們算是看在杜老爺子金面收下你了，只要你好好努力上進，將來有出人頭地的一天，不過，你如果不知自愛，像跟着你師父一樣，唯利是圖，不顧道義，可就要遭到極嚴厲的制裁，希望你能洗心革面，好自爲之。」

小虎子唯唯領教，別過白健和李鵬飛便隨着趙亭楷而去。

四眼田鷄崔福生住在九江城外十里舖，管了一片菜園，手下帶了二個丐帮弟子，並不向外乞討，完全以菜園收入維生。

小虎子被送來四眼田鷄崔福生這裏眨眼之間就半個多月。

四眼田鷄崔福生年紀約在五十開外，平時很少講話，對小虎子也不大拘束，由於他不大講話，小虎子雖然跟了他半個多月，但還是生份得很。

小虎子和那二個丐帮弟子，倒是混得非常熟絡，因爲那二個人都只有二十多歲，個子雖然比小虎子大了一截，但眞正年齡相差並不大遠，所以甚爲相投。

那二個丐帮弟子，年紀稍大的叫張世昌，小虎子叫他張大哥，另外一個叫胡標，小虎子叫他胡二哥，他們二個人都不算是四眼田鷄崔福生的弟子，所以只叫四眼田鷄崔福生爲崔大叔，小虎子也沒拜在他門下，便跟着他們二人叫四眼田鷄崔福生崔大叔。

這裏的生活，除草，施肥，鬆土，洒水，刻板而單調，小虎子過慣了遊手好閒，不勞而獲的生活，突然之間，要他來過這種生活，對他來說，是非常的痛苦和不適應。因此，每當張大哥爲胡二哥忙的時候，小虎子便常常獨自一個人溜到外面去玩耍。

這天，崔大叔帶着張世昌和胡標在菜園裏工作的時候，小虎子又一個人偷偷的溜出去了。

十里舖當然無法和九江城相比，但是比起普渡鎭來，那就一個是天上，一個是地下了。

普渡鎭簡直無法和十里舖相提並論，凡是九江城所有的吃喝玩樂，十里舖沒有一樣沒有。

李鵬飛帶着小虎子在九江城玩樂了一天，小虎子有了那一天的經驗，應用在十里舖，倒是駕輕就熟，非常方便。

何況李鵬飛暗中又給了小虎子十個手指頭大小的金錠子，小虎子有了這十個金錠子放在身上，眞是如魚得水，胆大包天，沒有甚麼東西不敢吃，沒有甚麼東西不敢玩。

有錢能使鬼推磨，小虎子身上有了金子，出現在十里舖的時日雖短，却也交上

了二個志同道合的小朋友。

有了朋友，有了錢，小虎子自然更不能待在菜園子裏了。

小虎子溜出菜園子，剛穿過一條曲折小徑，跳過一條臭水溝，就要進入十里舖市區的時候，暗巷子裏，忽然鑽出一個十六七歲的半大孩子，向他招手叫道：「小虎子，快來，我們等了你老半天了，你要再不來，我們眞想獨自去了。」

小虎子見了那半大孩子，精神一振，眉開眼笑的道：「長發哥，今天你們打算玩甚麼？」

那半大孩子還沒來得答話，暗巷子裏又鑽出一個比那半大孩子稍小的孩子，笑着接口道：「現在不能告訴你，到了時候你就知道，快去吧！」

說着，搶過來拉着小虎子就跑。

這就是小虎子在十里舖交的二個朋友，那個年紀大的叫廖長發，年紀小的叫賴狗子。

他們三人，一見如故，玩得非常開心，於是，就交上了朋友。

別看小虎子瘦骨伶仃，個子比那二個孩子小得多，其實他們的年齡都差不多，年齡差不多，心智上的成熟也差不多，所以才能玩在一起。

話說小虎子被賴狗子拉着跑出那條巷子，轉來轉去，跑到河邊上。

河邊上停着有一艘烏篷船，賴狗子便拉着小狗子上了烏篷船，進了船艙。

船艙中央，放着一張桌子，桌子上準備得有酒菜香燭，看來好像有甚麼要事似的。

小虎子一怔，道：「人家這裏有事，我們跑來做甚麼？」

廖長發笑道：「人家就是我們，我們就是人家，所以我們跑到這船上來。」

小虎子笑了笑，道：「你們在開甚麼玩笑？」

賴狗子道：「我問你，你懂不懂甚麼叫桃園三結義？」

小虎子道：「當然懂，這齣戲我看過好幾次了。」

廖長發道：「你願不願和我們也來個『桃園三結義』？」

小虎子跳躍着拍手道：「好呀！這是誰想到的，眞不錯！」

賴狗子指着鼻子道：「小兄我！」

小虎子「哦！」的一笑，道：「誰是哥哥，誰是弟弟還不一定呢？你別高興得大早。」

賴狗子道：「我比你高得多，當然我是哥哥。」

小虎子道：「我們要比的是年齡，不是身材高矮。」

賴狗子道：「說年齡，那你更是小老弟了。」

小虎子笑着道：「你今年幾歲？」

賴狗子一挺胸膛道：「我是十五歲半！你今年幾歲？」

小虎子面色一正道：「可不我比你大，我今年足足十六歲了。」

其實小虎子的實足年齡是十四歲多十五歲不到，不過小虎子人小心不小，不願又當老三，所以隨便說了個十六歲。

賴狗子道：「你有十六歲，天知道，我不相信。」

小虎子道：「我說的是實話，你不相信，我就沒有辦法了。」

廖長發道：「我們『桃園三結義』可要對天磕頭啊！是不能說假話的。」

小虎子除了對已死去的師父三腳貓不敢說假話以外，他爲了要向別人伸手乞討，經常是假話連篇，可以說是說假話的老手，那會因爲廖長發這樣一說就改變心意，笑了一笑，道：「我知道。」

賴狗子氣鼓鼓的道：「好吧！我就當老三吧！」

廖長發讀過三四年書，認識不少字，向別人抄了三份蘭譜格式，先歪歪斜斜的把自已的姓名年齡填好了，輪到填小虎子的姓名年齡的時候，小虎子可楞了。

因爲，他自己到底姓什麼，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了。

還是老大廖長發有主意，一笑道：「忘了沒關係，你就跟我姓廖吧！你的名字叫虎子，好不好？」

小虎子搖了搖頭道：「不要那『子』字，可不可以？」

廖長發點頭道：「不錯，你就叫廖虎，好極了。」

小虎子連自己的姓都不清楚，生日時辰更是弄不清楚，只好隨便說了個了事。

賴狗子倒是有一個名字，叫賴長生。

廖長發把三份蘭譜姓名年齡寫好，用墨水蓋了指印，於是當天一拜，改口兄弟相稱。

廖長發是大哥，小虎子是二哥，賴狗子是三弟。

他們三人，大哥二哥三弟的互相敬了一陣酒，小虎子忽然「唉呀！」一聲，叫道：「船什麼時候便離岸了？」

廖長發一笑道：「早就離岸了。」

小虎子道：「大哥，你要把我們帶到那裏去？」

廖長發道：「黃岡。」

小虎子道：「黃岡有多遠，今天能不能回去？」

廖長發笑道：「不要說今天不能回去，就是明天也回去不了。」

小虎子發急地道：「今天不能回去，那怎樣可以。」

賴狗子道：「二哥，怕什麼，崔大叔又不是你父親，大不了不回去就是了。」

小虎子自小就向人乞討爲生，現在雖然入了丐帮，但丐帮並沒有給他深刻的印象，自己能否成爲丐帮弟子，也根本沒有放在心上，想了一想，笑道：「好吧，回不去就回不去，到時候我向你大哥要飯吃就是。」

廖長發道：「你這樣想得開就好了，吃飯的事，包在我大哥身上就是。」

小虎子望了一望江邊岸上的景色，道：「大哥，我們到黃岡去做什麼？」

廖長發道：「還不是爲了賴狗子。」

小虎子道：「老三怎樣？」

廖長發說道：「他在家裏，不能待了哩！」

小虎子道：「老三出了什麼事？」

廖長發道：「他不小心，把家裏的房子燒了，他爸要打死他！」

小虎子道：「到了黃岡，我們又怎樣

辦？」

賴狗子道：「我外公住在黃岡，我們找我外公去。」

到底年紀輕，想得天眞，自己闖了禍去找外公，還帶上一羣朋友，好像這是天經地義似的。

廖長發道：「因爲我們不知道去黃岡的路，所以就包了這艘船，可是我們又沒有船錢，於是想起了你。」

小虎子笑道：「看上了我的錢！」

廖長發道：「當然船錢要你出，可是我們不是也玩得很好麼，大夥兒到黃岡玩玩也好呀！」

小虎子摸了半天口袋，摸出一個金錠子道：「現在就只剩下這最後一個了，不知够不够船錢？」

廖長發道：「這個能換多少銀子？」

小虎子道：「一個十兩銀子。」

廖長發道：「够了！够了，船錢只要一兩銀子，飯錢一兩銀子，我們還可以剩下八兩銀子啦！」

小虎子把那金錠子向廖長發手中一塞，道：「大哥，你是老大，由你管吃管用，這個給你。」

廖長發接過那小金錠子，正要收入懷中時，只見船身一幌，船梢搖船的那船夫忽然一腳踏進艙中，向廖長發一伸手道：「不用收起來了，現在就給了船錢吧！」

廖長發心裏是一百個不願意，但見那船夫目射凶光，一臉殺氣，心裏不免胆怯起來，猶豫了一下，將那金錠子托在掌中道：「你有八兩銀子找麼？」

那船夫一把將那金錠子奪了過去，陰森森的一笑，道：「到了黃岡，給你們八兩銀子就是。」

說着，便不再理會廖長發他們，轉身退出艙外，搖他的船去了。

賴狗子一臉蒼白地，說道：「大哥，看來這是一艘賊船，那八兩銀子只怕沒有指望了。」

小虎子心頭掠起一道陰影，道：「不還給我們八兩銀子，倒沒有什麼關係，怕就怕到了晚上，他給我們吃板刀麵。」

賴狗子顯然從來沒有聽過「板刀麵」這個名詞，問出一句叫人忍俊不禁的話，道：「板刀麵是怎樣的？好不好吃？」

廖長發伸手掩着賴狗子的嘴，輕聲喝道：「小聲，你眞差勁，連板刀麵都不知道……老實告訴你，板刀麵就是揮手一刀，把我們殺了向江中一拋。」

賴狗子嚇得叫了一聲：「媽呀！……」幸好廖長發早掩了他的嘴，聲音只在喉中轉了一轉，沒有發出來。

廖長發自我安慰地道：「我們與他無寃無仇，他要吞沒我們八兩銀子，我們不向他要就是了，我想他也許不會要我們的命。」

小虎子有小虎子的經驗，越想越不對勁，悲觀地道：「可是他怕我們到了黃岡後，告訴賴狗子他外公，向官廳告發他呀！他要殺人滅口，不狠心也得狠心了。」

廖長發一想，小虎子的話相當有理，雙目一瞪，臉色馬上就變了，唉聲嘆氣地道：「這却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小虎子腦念連轉，想出一個辦法道：「我想了一個辦法，你們看可不可以？」

賴狗子催促着道：「只要有辦法就行，你快說吧！」

小虎子道：「我們現在不動聲色，等到遇上其他船隻的時候，我們大家一齊叫救命，他就拿我們毫無辦法了。」

廖長發點了一點頭，說道：「這辦法倒……。」

話到口中，忽然又沉吟起來，最後話鋒一轉，道：「只怕他早就防着我們這一點，遠遠的離開來往的船，那我們這法子就行不通了。」

小虎子道：「那只是第一個法子，萬一行不通，我還有一個法子。」

賴狗子急着道：「有法子就一起說出來吧，不要左一個，右一個，拖拖拉拉，叫人聽了好不着急。」

小虎子笑道：「好吧！那就算還有二個法子吧：第一，咱們現在就跳水逃生，游到岸上去，大白天裏，諒他也不敢追趕我們……。」

賴狗子截口道：「這個法子不行，我不會游水。」

小虎子接着道：「第二個法子，我們想辦法給他船上打一個洞，放水進來，大家見這隻船要沉了自然會趕來救我們。」

賴狗子翻着眼睛道：「我不懂，這和第一個法子有什麼不同？」

小虎子道：「差別大着哩！船要沉了，來往船隻都有前來救助的義務，那是誰也不能不答理的。」

賴狗子憂心忡忡的道：「萬一來救的人還沒趕到，船就先沉了，那怎樣辦？」

小虎子見他胆小如鼠，有點調侃他道：「那就只有自己游到岸上去了。」

賴狗子道：「可是我不會游水呀！」

小虎子道：「不會游水，就只有隨着船沉到江底去了。」

賴狗子急得大聲叫道：「你的什麼狗屁法子，一個都不行……」

他聲音一放，嚇得廖長發急忙又去掩他的嘴，他的話聲剛被掩斷，那個船夫一伸頭走了進來，冷笑一聲，道：「看不出你們這羣小鬼，還眞有兩套，可惜都被老子聽到了，老子……。」

賴狗子大叫一聲，道：「你不能殺我們，我們答應你，不說你的壞話就是，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發誓！……」

那船夫笑道：「老子做事，向來乾淨俐落，不留後患，誰要你發什麼誓！」

賴狗子忽的雙膝一軟，跪倒在船板上，哀求道：「大爺，請你饒了我們吧！我向你磕頭。」

賴狗子想必是被嚇破了胆，也不想想，事到如今，磕頭那能管用。

小虎子忽然心中一動，情急智生的「噗哧！」一笑，道：「船老大，我看你雖然心黑手辣，但却其笨如牛，連財神爺上了門都不知道。」

那船夫一怔，道：「財神爺，憑你們也配。」

小虎子道：「我們當然不配，你可知道，我們這位老三他外公在黃岡的身份地位？」

那船夫聽出小虎子話中有話，接口問道：「他外公怎樣？」

小虎子笑了一笑道：「不怎樣，只是

金子銀子多得不得了而已，而且他還特別喜歡這個外孫。」

那船夫開始有些領悟了，「啊！」的一聲，道：「你是說這小子相當值錢？」

小虎子道：「那得看你有沒有弄錢的本事了。」

那船夫不說話了，站在那裏自己心口相商了半天，先是臉色和緩了下來，接着身子也放鬆下來，靠在艙口，道：「小子，你叫什麼名字？」

他並不笨，也知道要改變話題，只有用迂迴戰畧。

小虎子道：「有勞動問，我叫小虎子……這位是我們大哥廖長發，那位小狗子是我們老三。」

那船夫一笑，道：「看不出你還是老二？」

小虎子一挺胸膛道：「個子大有什麼用。」

那船夫點頭一笑，道：「你的話倒也說得不錯，我看就你心眼兒最多。」

小虎子道：「過獎！過獎！」

那船夫道：「你剛才說的話很有意思，我們好好的談一談好不好？」

小虎子一笑，說道：「你不怕我們騙你？」

那船夫也笑道：「能發大財的事，都值得冒他媽的一險。」

小虎子順口問道：「你準備發多大的財？」

那船夫沉吟了半天道：「五千兩銀子不算多吧！」

小虎子道：「不多！不多！但不知你船老大有何打算？」

那船夫道：「話是你說出來的，當然得看你的了。」

小虎子道：「要看我的也好，不過我們有些話要先說明白，答應之後，便誰也不得反悔。」

那船夫道：「這個當然！」

小虎子道：「你剛才說過，只要五千兩銀子，如果銀子有多，那是我們兄弟自己的，你不能够見財反悔，又要來分我們的。」

那船夫暗罵一聲，忖道：「小子，現在你怎樣說，怎樣好，銀子到了手，你再看老子的手段吧！」

他心裏想利用小虎子，臉上又增了一分笑容道：「放心，我有五千兩銀子就足够了，你們弄得再多我也不會眼紅。」

小虎子道：「第二，辦法要聽我的，你不能亂出主意。」

那船夫撥開話題，一笑道：「你們是不是早就準備詐他外公一筆？」

小虎子笑了一笑，道：「你老大到底是老江湖，什麼都瞞不過你。……我們現在算是加了你一份，所以你不能亂了我的計劃。」

那船夫道：「好，我聽你們的。」

小虎子道：「第三，你要承認我們是合伙人和朋友的地位。」

那船夫一笑，道：「共同發財，當然是朋友。」

小虎子一伸手道：「我們既然是朋友，那你的船飯錢該免了吧！」

那船夫一楞，忽然哈哈大笑了起來。

「有錢能使鬼推磨」！

五千兩白花花的銀子，比起只值十兩銀子的一粒小金錠子來，不知多了多大的數目！

船老大看在五千兩白花花的銀子份上，終於在笑聲裏，將那粒小金錠還給小虎子。

小虎子收回了小金錠，學着大人的樣子，雙拳一抱，道：「還沒請教你船老大貴姓？」

船老大這時再不是凶神惡煞般叫人可怕了，笑了一笑，道：「我姓鄔，你們以後就叫我鄔老大好了。」

小虎子領着大家稱呼了他一聲鄔老大，接着道：「鄔老大，你在黃岡有甚麼朋友沒有？」

鄔老大點了點頭道：「當然有的。」

小虎子道：「到黃岡後，我們住在你朋友那裏可以不可以？」

鄔老大又點了一點頭，道：「有何不可。」

小虎子道：「好，到了黃岡之後，我們就決定住在你朋友那裏，然後着手進行，……這樣，你老大也更可放心我們不會騙你了。」

鄔老大本來就打好了主意，準備把賴狗子作爲人質，小虎子這樣一說，正中下懷，當然也不會再把醜話說出來了，當下哈哈一笑道：「小虎子，看來你在江湖上眞還混過不少日子哩！好！好！咱們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你們好好喝酒，我到船梢駛船去了。」轉身走出了船艙。

賴狗子這時忍不住大叫一聲，道：「老二，我外公那裏……。」

「噓！」小虎子急得用手指在唇邊比劃了一下。

賴狗子總算警覺過來，話到口邊，硬把它忍去了。

小虎子暗暗吁了一口氣，輕輕的移動身子，向船梢窺覤過去，見鄔老大果眞回到船尾去了，這才輕輕的道：「老三，你眞差勁，以後說話可要特別小心。」

賴狗子見小虎子三言兩語就把鄔老大應付去了，覺得他眞有一套，因此，不敢强咀，只輕輕的說道：「老二，你不要打錯主意，我外公那裏能够拏得出五千兩銀子來。」

小虎子壓着嗓子道：「誰叫你外公拏出五千兩銀子來。」

賴狗子道：「那你剛才說的是甚麼意思？」

小虎子輕笑一聲，道：「沒有甚麼意思，不過是擋他一擋罷了。」

廖長發道：「如果他眞要那五千兩銀子，我們怎樣辦呢？」

小虎子道：「我們現在保命要緊，以後的事，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這倒是小虎子自己的經驗，他當日要不是對李鵬飛千依百順，那裏還有自己的命在。

可見只要留得命在，說不定就會有轉機。

賴狗子道：「你們要是準備開溜，把我留給他，我可不幹。」

小虎子道：「你放心，我們三個人是一條命，有福同享，有禍同當，怎會拋下

你不管。」

賴狗子望着小虎子搖了一搖頭，嘆了一口長氣，似是有甚麼話要說，但結果並沒有說出口來。

廖長發一拍賴狗子肩頭道：「老三，別想得太多，要不是老二這一手，只怕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魚肚子裏去了，……來！我們還是喝酒吧！」

喝酒，這主意不壞！

不知甚麼時候，他們三個人都醉倒。

當小虎子第一個醒過來的時候，也第一個發現不再在船上，而躺在岸上一間房子裏了。

這是一間普通房子，抬頭就見到屋樑，屋樑上面就是瓦片，屋樑和瓦片之間結滿了蛛網，積滿了灰塵。

顯然，這是一間很久沒有清掃過的房子。

他們三個人，一字併排，被放在平攤在地上的草堆上。

小虎子翻身起來，搖醒了廖長發和小狗子輕輕的道：「快醒來，說不定現在就是我們最好的機會。」

廖長發一怔道：「我們甚麼時候上岸來的？」

小虎子搖頭道：「我也剛醒來，一點不知道。」

賴狗子道：「我們快逃吧！」說着，站起來就向外面闖去。

小虎子伸手拉住他道：「不能這樣亂闖，要這樣被他們攔住了，可能有口說不清了。」

賴狗子道：「不能這樣亂闖，那該怎樣離開這裏？」

小虎子道：「你看我的就是。」

大家去到門前，放開喉嚨咳了一聲，道：「外面有人麼？」

「汪！汪！汪！」外面人倒沒有，却有一條惡狗守在外面。

小虎子回頭向着廖長發和賴狗子做了一個鬼臉，伸手向門上推去。

門沒有被扣，「依呀！」一聲，應手而開。

「汪！汪汪！……。」門外黃影一閃，猛撲了過來。

小虎子大叫一聲，回手拉住了門扇，要不是拉得快，可就被外面的大惡犬撲上了。

小虎子對大惡犬似乎有着職業上的恐懼症，嚇得滿面失血，雙手發抖，站在門口走不回來了。

廖長發跑向前去，扶住他道：「老二別怕！你不是已經把牠擋在外面了麼。」

小虎子費了很大的勁，才緩過氣來，苦笑一聲，道：「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大黃狗，你們誰有胆子，誰先逃出去吧！」

賴狗子一吐舌頭，道：「我寧願吃板刀麵，也不願和大黃狗打交道。」

小虎子道：「大哥你先逃出去吧！」

廖長發道：「我逃出去了，你們怎樣辦？鄔老大怕不馬上就宰了你們。」

小虎子道：「沒有關係，我能對付他，大哥你去吧！」

廖長發鼓起勇氣，走到門邊，還要推門的時候，那扇門忽然不待他推，自己打開了。

廖長發心中一驚，不由自主的嚇得向後退了三步。

幸好，門口出現的不是大黃狗，是一個年紀和他們差不多大小的半大孩子。

他身後一左一右，每一邊跟着一條大黃狗，搖頭擺尾不已。

那半大孩子向屋內打量了一眼，目光落在小虎子身上，停了一停，道：「你就是小虎子吧？」

小虎子道：「不錯，我就是小虎子，有甚麼事？」

那孩子道：「鄔老大要你走一趟。」

小虎子搖了一搖頭，道：「我不去，有甚麼話要他自己來說吧。」

那孩子道：「你要不去，我就叫大黃小黃進來咬你們了。」說着，身子一側，咀裏發生一聲忽哨聲。

他口哨聲出口，那二條大黃狗立時怒目張牙，就要撲了進來。

嚇得小虎子馬上改口道：「好！我去！我去。」

那孩子一笑，道：「我就知道，你最怕大黃小黃。」

小虎子沒可奈何，提心吊胆的走到那孩子身邊，道：「你要好好看住牠們，莫咬了我啊！」

那孩子道：「你放心走吧，沒有我的吩咐，牠們不會咬你的。」

小虎子那能完全相信他的話，因此離開廖長發他們之後，便搶前半步，走在那孩子的前面。

兩條大黃狗，有一條留在那房子外面，看守着廖長發他們。另外一條就跟在小虎子後面，一點都不放鬆。

因此小虎子雖然搶在前面，心理上的壓迫感，絲毫未曾減低，短短的一段路程，他是出了一身大汗。

原來，他們住的那間房子，是一間遠離正屋的獨立房屋，要穿過一片果樹林，才能到達正屋。

這是一座農家的房子，够不上莊院條件，房子倒有好幾間，觸目之下，到處都是農具。

入門就是一座客廳，客廳裏除了鄔老大外又多了二個人。

那小孩子把小虎子帶進大廳之後，就帶着大黃狗走了。

大黃狗一離開，小虎子的精神可就來了，向着鄔老大他們抱了一抱拳，道：「各位請了！」

鄔老大咧咀一笑，道：「小弟，來！來！來！我給你引見兩位朋友……。」

話聲微微一頓，指着一位頭戴瓜皮帽，身穿藍布長衫，袖口翻轉的黃瘦漢子道：「這位是吳大爺，吳大爺在黃岡街上開了一座四海酒家，地面上人頭最熟，做甚麼事都方便。」

小虎子抱拳一揖叫聲：「吳大爺！」

鄔老大接着指着另外一位四十多歲的婦道人家，說道：「這位是莫大嫂，走千家行百戶是黃岡城裏大戶人家內眷們的耳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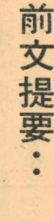
（未完）

「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歉。 ·編者·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流浪兩匹狼





蕭逸·文
盧令·圖

悔恨鑄大錯　拚死劫天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浪和裘方混進赤峯，住在迎賓閣，這晚，江浪思潮起伏，不能入睡，偶一瞥望窗外，驀見一年青女子躍登對面樓房，江浪立刻穿窗追出，發現那年青女子翠翠把住居樓房上的禁衛軍統領曹金虎殺死，江浪雖援救不及，却把翠翠擊昏，倒臥瓦面，江浪不願與官場中人打交道，把刺客擊倒後立卽返回住房。翌日，居住迎賓閣的全部旅客都聽到了這一聳人聽聞的消息。查清朝自立國以來，曾出現過數次女刺客，前者如長公主刺康熙，呂四娘刺雍正，今又發現女刺客，使得滿人再不敢輕視漢女——

現在適逢今帝獵行熱河之際，竟然又會爆發了這樣大的一個事件，莫怪乎人人惴惴不安談之動容！

於是，有關死者曹金虎曹大人的生前種種，可就不脛而走，傳遍了赤峯——

據說，這位曹大人早年在熱河時，官居副將，其頂頭上司，亦卽熱河總兵，此人複姓夏侯單名一個烈字！

據說這位夏侯總兵對於曹金虎十分器重，擢次提拔，由小小一名營官一直提拔到副將官職，倚爲股肱靠山，可謂之恩重如山！

然而怪事就發生在這位歲當盛年，正待大展功名的夏侯總兵，竟然在一次追剿遠匪的戰役裏，中途爲朝廷飛書召回，解押晉京！七日之內，乃以通匪叛國的罪名，就地正法！

當時，在熱河這是一件大新聞。

人人都在傳說着這件事！大家對於這位平素親法愛民的總兵之死，都抱以無限悲戚，懷疑與同情！

這項事件中唯一受惠者，也就是今日死者的曹金虎！

由於總兵乍死出缺，這位曹副將乃得順理成章的保舉上「總兵」的寶座！

消息的來源乃見於朝廷詔書，內中對於這位曹金虎大人獎勵倍至，原因是他告密有功，使得朝廷防微杜漸，免除大患於未然！

這一消息使得熱河軍政界大爲聳動。

夏侯總兵通敵之事，原本就使得各人不勝迷惑詫異。

現在朝廷的詔書証明了，告密者竟然是夏侯總兵的愛將曹金虎，熱河地方上，民性純樸，對於新總兵曹金虎之不滿與恨惡，達於極點。

曹總兵看看這個地方是留不下去了，於是請旨另調，聖上感於他密告之功，竟然恩允，立時批准，前後兩任總兵之後，竟然內調至紫金城，接掌負責宮廷安危的「禁衛軍」統領之職。

一幌多年，這位曹大人，竟然憑其「長袖善舞」成了皇帝跟前的要人，皇帝走一步，他跟一步。

這一次皇帝熱河避暑，他也跟了來。「迎賓館」極具樓台庭園之盛，曹大人每一次來，都下榻於此，正中那座樓，名謂「紫光樓」，無形中也就成了他的行館！

曹金虎本人軍伍出身，曾練過刀馬步各類功夫，素有蠻力之稱，想不到這一次竟然會死得這麼慘！

殺他的那個女刺客，已然坦誠的承認了一切，她自稱複姓夏侯，單名一個芬字，爲承德前總兵夏侯烈之獨生愛女！

她自承十年苦練絕技，爲的就是手刄血仇！

大堂上問案子的赤峯總兵孫大人，乃是她父當年舊部，這件案子他感覺到極爲棘手，草草問了一堂卽行收押在獄！

據說夏侯芬在堂上大聲爲其父申寃，聲稱其父是爲手下部將曹金虎所陷害，她行刺曹金虎的目的，是替父報仇，當眞是字正聲嚴，正氣磅礴！

孫總兵目睹着這位昔日的上司千金；今日的堦下囚，大感爲難！已將實情轉稟有關職司，請候裁決！

江浪與裘方當然也都聽見了這件事！

尤其是江浪，在他完全知悉這件事的經過之後，似乎一下子就陷入於極度的痛，苦於沉思裏。

午飯後，二人返回到房間裏。

江浪一聲不吭的坐下來，垂着頭。

裘方早已由他的神態上看出了不對，怔了一下道：「怎麼回事，你這是——」

江浪長吁了一口氣，苦笑道：「我有一件秘密還瞞着你，你要是能守住口我就告訴你！」

裘方一驚，道：「是什麼秘密？你說吧！」

江浪嘆息了一聲，乃把前夜力擒刺客夏侯芬的事講述了一遍，直把裘方聽了個直眉豎眼。

過了半天，他才舒了一口氣道：「老天！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我是說這羣酒囊飯袋也能會有這個能耐？想不到竟然是你幹的！」

江浪冷冷一笑，道：「我當時太糊塗了，竟然會誤把忠門之後，當成了尋常盜匪，可憐這位夏侯小姐如今竟然落到這步田地！」

「你打算怎麼辦？」

「刼獄！」

「刼……？」裘方的嗓子眼兒裏像是塞了個東西似的，他嚥了一下道：「什麼時候？」

「今天晚上！」

「這可不是玩的——你打算上大牢裏去？」

「你跟我一塊去！」

「我——？」裘方定了一下，忽然咬了一下牙道：「好吧！就幹他一回！」

江浪道：「這件事做完了，想必這裏也不好呆了，我們也該走了！姓鐵的老不來——他的一番恩情，也只好留待以後再報答他了！」

裘方怔了一下，沒有出聲，半天才道：「那位夏侯姑娘關在什麼地方？」

江浪道：「還在縣衙門裏，聽說孫總兵那邊，派有一小隊子火槍看守着，另外禁衛軍那邊派有人專門防守，只怕不太容易！」

裘方冷笑道：「咱們兄弟還能怕這個？大江大浪見得多了！媽的！這羣滿清狗腿子，眞恨不能宰他幾個，才能出出這口怨氣！」

江浪道：「話雖如此，却要格外小心，一個不愼當場死了倒也好了，要是落在了他們手裏，那可就苦子大了！」

方說到這裏，只聽見門外有人敲門道：「二位相公，衣服好了！」

門打開，進來的是上次來量衣服的那個裁縫，脥下夾着個包袱，裏面是做好了幾套衣服，長短都有，不用說料子手工都是最上乘的，還有兩雙鞋！

那個裁縫還拒絕收錢，說是櫃上關照，所有的銀子一統都由那個姓鐵的大爺付了。

兩個人無可奈何，只得道謝接過。

裁縫走了以後，裘方感慨着道：「這位鐵大爺到底是怎麼一個路數？」

「多半是身上有功名——」江浪眉頭微微一皺：「奇怪——他何以要買我們兩個窮小子的賬？——」

「他是看得起咱們，認爲咱們功夫好，是條漢子！」

「不是的——」江浪搖搖頭，冷冷的道：「所謂『禮下必有所求』，我看這位鐵爺必有深意……」

「笑話！」裘方打了個哈哈道：「人家有錢有勢，還有啥地方求咱們的？你別胡想了！」

江浪顯然在文武兩方面，都較裘方要高的得多！

他想了想，却沒有把心裏的話說出來，所謂「受人錢財，爲人消災」，既然身受了那位鐵大爺這麼多好處，內心早已盤算如何報答對方，如果姓鐵的有所差遣，他必然「萬死不辭」！

×　×

胡捕頭帶着三分的酒意，由兩名捕快陪着，穿過了兩面箭道——

可就看見了正前面的這所「女監」！

原本很清靜的地方，只因爲現在有了這麼一個特殊而且重要的年輕女犯人，是以一下子熱鬧了起來！

女犯人——夏侯芬就關在正面這座牢舍裏！

其實夏侯姑娘被囚禁的地方，並不是女監牢房！而是原來專爲看管湖海大盜的一所特別牢舍！

所謂「特別」當然是指建材以及設計的式樣方面而言——

這座牢房四週是用整塊的大青石所堆砌而成，每一塊都重若千斤，看上去牢不可破！扁長的一道石窗，加有一根根結實的鐵柵，休說逃脫，卽使意圖拆毀也是絕不容易！

在名份上來說，這是屬於赤峯縣衙門的牢房，可是由於犯人的特殊性質，連帶着使得地方總兵，甚至於朝廷的禁衛軍方面，都插上了一腳！

事實上赤峯縣只是負責女犯的收押，眞正的提審過堂，竟然落在了軍方勢力之內。

換句話說，發審人犯，功勞是人家的，看守人犯，苦勞却是自己的！

說得不客氣一點，萬一犯人在審判期間，出了個什麼差錯，責任却是由赤峯縣來担當！

赤峯縣方面，焉能不知道這當中的厲害？

是以這兩天在看守這名特殊的人犯方面，作了極爲愼密的安排！

整個縣衙門的捕役全出動了。

另外總兵衙門派了一小隊子火器班，由一名姓白的哨長負責指揮。

禁衞軍方面，因爲受害死者，是他們直屬長官，是以自動派來了一名衞士，來牢房就近照顧着差事！

這名衞士姓姜單名一個桂字，早年綠林出身，人稱「追魂鏢」，輕功極佳，擅施暗器「追魂燕子鏢」，自投効大內之後，如今官位是「六品帶刀護衞」！

他來到縣衙門裏一坐，論官位縣太爺還比他小了一級，這名姜侍衞平素宮廷走動，眼睛裏怎會把一個小小七品縣令看在眼中？

可是論職權，縣太爺在自己屬地之內，却又有其固定的權勢！是以雙方相處極爲尷尬！

爲此，這位赤峯縣令，不得不特別的陪着小心！打發自己身邊的跟班兒「常福」，專門去侍候姜侍衞，自己前堂事畢，總得抽個空兒，到後面陪陪他。

這時候，姜侍衞被邀請到內廳待飯，天剛黑不久，縣衙門裏的胡捕頭剛吃完飯，奉命來看守差事！

他多喝了兩盅酒，有點醉醺醺的，帶着張、馬二位捕快直來女監！

監舍前面挑着十來盞高挑燈，把附近照耀得光同白晝，十名負責火槍的兵弁，酒足飯飽，席地而坐正在胡扯着。

五枝白木把子的火槍，高架在附近四週，槍上都蓋着罩布！兵哨長在房子裏喝茶！

胡頭兒遠遠看見這般情形，不禁皺了皺眉，與身邊張、馬二捕快道：「你們看，這羣子散兵……眞不知道他們能幹些什麼事！」

二捕快一名張保一名馬常，胡捕頭大名叫胡天梭，三個人都是久辦案子的老衙門了。

胡天梭人稱「鬼鍊子」，講功夫在赤峯地面上數第一，就是在京城裏也是好樣的，只因時運不濟，人又愛發個牢騷，所以多少年下來，依然在小衙門裏守着！

他一直來到了牢房前面站定，負責女監的牢頭禁子吳二娘由監舍裏迎出來，老遠的就道：「哎唷！今天是什麼風呀，居然我們胡大頭兒也到了！」

胡天梭冷着臉，像是跟誰吵了架似的，一直的走進了監房！

吳二娘道：「唷！這是怎麼回事？這是跟誰生氣呀？」

「鬼鍊子」胡天梭眼睛瞧着一旁的丘哨長，後者正自把十二張牙牌攤開來，唏哩嘩啦的在桌子上搓着。

胡頭兒是不敢直接沖犯這些軍爺的，只是指桑罵槐的冷笑着道：「別不把差事當回事，要是出了漏子，我看誰也担當不了！」

吳二娘弄了個莫明其妙。

可是她眼睛跟着一轉也就明白了。

正在搓牌的丘哨長，把牌一推，站起來。

他臉上老大不高興的說道：「這三位是——？」

吳二娘忙代爲引見道：「啊——你們還不認識呀，我來給你們介紹一下——」

她先介紹胡天梭道：「這位是我們衙裏的大捕頭，哨爺大概有個耳聞，他就是人稱『鬼鍊子』的胡天梭胡大爺——」

接着，又把馬常，張保二人的名字報出！

那位哨長，芝蔴點大的一個小兵頭，派頭看上來可是不小！

一對小綠豆眼，上上下下冲着胡天梭打量了着，暫不吭聲。

吳二娘這才又引見他道：「這位哨爺姓丘，大名叫——」

她也不大清楚，用眼睛直向着丘哨長瞧過去。

姓丘的哨長自己報名道：「兄弟丘來順！在總兵衙門火器營當差——」

說到這裏咳了一聲，道：「怎麼——胡頭兒對於兄弟佈置的火槍陣，不怎麼滿意？」

胡天梭臉上一紅道：「那倒不是——只是幾位總爺好像不大來勁，萬一——」

丘哨長哈哈一笑道：「胡頭兒，你放心吧！這才是什麼時候？就再笨的賊也不會這個時候來劫獄！你說是不是——胡頭兒？」

胡天梭勉强的笑笑，點頭不語！

他轉過身子來，向吳二娘道：「犯人在那裏？」

吳二娘道：「來——」

她由牆上摘下來一串大鑰匙，先開了第一扇門。

丘哨長也站起來，道：「都說是個標緻的大姑娘，讓我也婁婁（看看）！」

一打開通向監房的那扇門，頓時一股子臭氣，撲面襲過來！

丘哨長皺了一下眉！

吳二娘伸手由牆上摘下一盞燈往前面走，四個人在後面跟着她。

只看見兩旁邊都是一小間一小間的牢房，不過現在都空着！

頭上那一間門前掛着一盞燈。

吳二娘手一指，道：「吹！就在這裏了！」

大家走過去，吳二娘把大門上的小窗戶拉開來，可就看見這間牢房裏的那個女犯人了。

四個人只看了一眼，頓時心裏怦然大動！

犯人仰面睡在床上，枕着兩隻手——白淨的一張臉，眉清目秀，身上衣服也還乾淨，頭髮也還梳得挺整齊的樣子！

大家也都知道她是前總兵夏侯烈的小姐，所以殺曹金虎那是爲父報仇！孫總兵問案子的時候，她有問必答，而且自承殺人，孫總兵念及當年與其父的一段淵源，竟然把一頓殺威棍也給免了，並且私下關照不可對她肆虐！

有了這一層關係，夏侯芬才落得如此輕鬆！

牢房裏還特別爲她加了一張竹床，只是沒有帳子。

這種地方蚊子一定多，大概夜裏沒睡好，再加上她心裏難受，大概哭過了，看上去她一雙眼睛腫腫的！

儘管如此，「天生麗質難自棄」，看上仍然是那麼艷光照人！

胡頭兒只看了一眼，就轉回頭來，嘆了一聲。

丘哨長讚嘆道：「好標緻的一個大姑娘！」

退過身子來，也嘆了一聲。

吳二娘在一旁答腔道：「漂亮有啥用？來到了這個地方，用不着人家折磨她，自己也能把自己給折磨死！這叫做——」

胡天梭道：「一個姑娘家落到如此田地，也實在是够可憐的了……我們也愛莫能助——吳二娘，茶水飯食上，妳多盡點力吧！」

吳二娘笑了笑道：「這還用你胡大頭兒說嗎！大爺早關照過了，她這房裏也都整理過了。」

胡天梭點點頭道：「對了，人家這是替父報仇，可不能太難爲人家。」

說着一行人乃向着舍廊子另一頭走出去。

就在這時，只聽得外面人聲一陣子喧嘩！

有人高聲大嚷道：「不得了啦——有人刼牢——」

緊接着「轟唰！」一聲大响，像是火槍的聲音。

鐵砂子兒打在瓦面上「唰啦啦！」一片子爆响！

大家夥都吃了一驚！

胡天梭叱了聲：「看着差事！」

他一探手，由腰裏撒出了一串鏈子，足下一上步，向外竄出！

他手下兩名捕快馬常和張保，每個人都掄了一口刀，向着牢房壁上一貼！

這當口，「鬼子鏈」胡天梭和丘來順已經跑出廊外，吳二娘驚慌着由後面趕上來，剛剛要隨手把門關上，猛可裏一人自空而墮。

這人把一條大辮子圍在頸子裏，辮子梢却是咬在咀裏，鼻子裏哼了一聲，一抬腿，已把吳二娘給踹倒一邊！

吳二娘大嚷一聲，叫道：「不好，賊進去了——」

那人正要邁步進入的當兒，「鬼鏈子」胡天梭已由後面反撲過來——

他外號人稱「鬼鏈子」，當可想知這條鎖鏈上必定有過人的技巧！

果然，只聽得鏈子「嘩啦！」一响，已經套在了他頸子上，胡天梭手上一帶勁兒，向後用力一扯，咀裏叱道：「給我躺下！」

可是，沒想到對方身子竟是那般的結實！

就像一具埋在地下的石頭人一樣的。

胡天梭一扯之下，只覺得手掌發痲，對方昂然的身子，竟是連動也不曾移動一下。

他正想再第二次用勁，可是對方却已不容他如此。

眼看着那漢子，施展了一手特殊的武功——

他仍然是背向着胡天梭，只把頸頸子用力的向外面一甩，咀裏的辮梢就勢吐了出去！

不要小看了這一甩之力！

「鬼鏈子」胡天梭那麼壯的身子，竟然在他這麼一甩之下，好像一隻大鳥般的，霍然騰身直起，足足摔起有兩丈來高！「砰！」一下子摔在了地上，頓時人事不省的昏了過去！

抬槍又响了一聲——依然是打了一個空！

這一聲槍响之後，一條人影，活似怒鷹般的已來到了近前，現出了裘方張惶的身影。

緊跟着裘方身後，輕靈如同燕子般的，追來一個矮小身材，年在五旬左右的漢子——

這人穿着一襲官紗長衫，腰上緊緊紮着一根短縧！一隻手上拿着一桿「萬字奪」，雪亮的刄口子，閃閃有光！

他身子方自一落下來，抖手打出了一件暗器。

暗器出手，發出了尖銳的一聲破空之聲！

裘方方自想撲上去與江浪會合在一起，陡然聞聲回頭，却見暗器已至眼前，黑忽忽的像是一隻燕子般的物件，一閃已至眼前！

他鼻子裏冷哼一聲，掌中斬馬刀突地翻起，霍地向外一磕——

「嗆啷！」的一聲脆响！

一刀之下，眼看着空中那尾燕子鏢，竟然從中一分爲二，乍看上去，就像是被裘方刀鋒從中一劈成兩片似的！

裘方心中不禁暗奇，因爲他手中鋼刀雖是鋒刄，却是不曾有「削鐵斷金」之利，何以能將對方暗器一劈爲二？

一念未完，就見那分開的兩件暗器，一左一右同時向着他身側左右襲到！

當眞是快到令人不及交目！

裘方心中一動，暗叫一聲不好！

他身子陡地打了個旋風，用鴛鴦拐子脚，凌空向着一雙燕子鏢上，猛力踢了過去！

「颼，颼！」一連兩脚。

兩脚都踢了個空！

空中的一雙燕子鏢，顯然是具有自行飛翔的巧妙裝置，是以在他雙脚甫一落空的同時，雙雙作弧形的向着他身側左右同時襲到！

裘方一驚之下，猝然翻刀把左面來襲的一隻燕子鏢，磕飛向半天之上。

逃過了左面，却是逃不開右面。

只聽得「嘶！」的一聲，這枚燕子鏢斜着鏢身，直由他右面胸側方打了進去，透衣而出。

鐵鏢翅處，足足把裘方右胸部位，劃了一道尺許長左右的血道子！

裘方只覺得身上一陣子疼，伸手一摸，滿手粘糊糊的鮮血，這才知道鏢傷不輕，頓時心中大怒！

發鏢者正是那個叫做「追魂鏢」姜桂的大內高手！

他一鏢出手之後，身子已猛然襲到，怪叫一聲，喝道：「相好的，你給我留下來吧！」

雙掌一合乍分，用拿雲手法，直向着裘方兩肩上用力抓去！

裘方身子向左一閃，掌中斬馬刀霍地

向外一抖，凌厲的刀風帶着破空之聲，反向「追魂鏢」姜桂雙手上削去！

兩個人一經交手，刹時間打成一團！

「追魂鏢」姜桂因上來輕敵，差一點在裘方「斬馬刀」下吃了大虧，在裘方刀勢之下，他簡直險象環生，若非他待機展出了兵刃「五行輪」勢將更吃大虧！

眼前情形，看來是滿塲大亂！

丘來順指揮着五桿機槍遠遠的把牢房圍住，只是不敢輕易點放，爲的是怕傷了自己人！

除此之外，衙門裏也得了消息，臨時又抽調了四名捕快，各持鋼刀鐵尺之類的兵刃，飛快的奔來眼前。

當他們奔抵眼前之時，現塲情形已不可收拾！

牢房外裘方與姜桂正自殺成一團，裘、方的一口斬馬刀，迫得姜桂的五行輪節節退後，大有不堪招架之勢，五名捕快分出一名來對付裘方，其他四名因鑑於牢房吃緊，一股腦的向着牢房奔進。

其時，江浪早已把負責看守女犯的馬常，張保兩名捕快擺平——

他們兩個人大概是被江浪點了穴道，直挺挺的睡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闖入的四名捕快，留一名負責把守着牢門，其他三人一擁而入。

是時江浪已用鑰匙把牢門打開——

牢房內的夏侯小姐早已爲外界的吵雜聲所驚，就在江浪開門闖入的一刹那，她倏地由木榻上挺身躍起。

「你是誰？——」

她睜着一雙大眼睛，緊緊的逼視着江浪！

江浪呆了一呆——

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背後一人厲叱道：「好强盜，看刀——」

刀光一閃，一口厚背鬼頭刀，已然劈空直斬而下。

江浪那裏會把這等人看在眼裏——

他身子向前一欠，掌中劍倏地一旋，由下而上霍地彈起，正好迎上了那名捕快的進身之勢！

實在是巧妙之至，只聽得「噗！」一聲，不偏不倚正好扎在了這名捕快右面肩窩之上。

武林中儘管不乏以兵刃間施點穴手法的，那也無非僅僅限於判官筆之類的兵刃，如果聽說能以刀劍來點穴的，必屬誇大無稽之談。

然而，眼前的情形，有目共睹，却是一點也不誇大！

江浪在此次刧獄行動中，顯然事先已經自我約束不輕易殺人！

因此，他儘可能的只是把對方擊昏，或者輕傷！

眼前情形亦復如此！

長劍倏出即收，看上去不過是僅僅只在那名捕快肩窩上點了一下而已——

一股熱血，隨着他的劍尖起處噴了出來。

那名捕快不過是足下踣了一下，遂即不能動彈，那樣子就像個石頭人兒一般模樣。

這一手劍招，妙在施劍之人根本連身子都沒有回，隨手一劍，時間，部位，出手輕重，竟然是配合得那般之好！

莫怪乎，他身後的另外兩名捕快俱都吃了一驚！

其中之一忽然改變了主張，雙手用力一推，把鐵門「匡！」一聲關上！正想下鎖，其勢已是不妙——

也就在鐵門方自關上門的同時，江浪已自快若旋風般轉過身來！

「去——」

隨着他咀裏的一聲喝叱，掌勢一現，即有一股絕大勁力把沉重的牢門霍地擊開來。

那名捕快正巧站在門前，當塲吃那扇鐵門，重重的擊中在腦門之上！

這一下子雖未能把他頭骨震碎，却比被人猝然打了一悶棍還要厲害。

那名捕快連「哎呀！」兩字都沒有叫出來，頓時倒地昏了過去！

也就在此同時，下餘的那名捕快轉身就跑。

他方自跑出一步，江浪大喝一聲，左手五指如同箕盤般的抖了出去——

他五指箕開，惟獨中指挺出！却有一股無名勁風，由他指尖上傳出來！

那名捕快也和先前那名一樣，身子踉蹌了一下，頓時目瞪口呆動彈不得！

三名捕快雖是出手各有先後，可是在江浪料理起來，竟是那般的便當！

不過是舉手之勞，三個人又都先後被擺平了。

外面殺聲震天，內面却能暫時保持着一份寧靜！

那個叫夏侯芬的姑娘，臉上顯現着無比的驚訝，打量着他！

她的一雙水汪汪的眸子，費解的在江浪身上轉着——

「你是誰？」

「姑娘！」江浪直眼看着她道：「現在不是說話的時候，我們出去再說！」

「出去？」

出乎意外的，夏侯芬十分冷靜的道：「你以爲我會跟你出去？」

「怎麼……？妳不打算出去？」

「當然打算出去！」

「那——？」

江浪眞有點被她給弄糊塗了。

「在我沒認識你以前，我是不會跟你出去的！」

「夏侯姑娘，我是一番好意——」

話方到此，「颼！」一股箭風射到！

江浪一掄手中劍，「嗆！」一聲，把那支箭劈落在地！「颼！颼！颼！」一連數股箭風襲到——

這一次却是夏侯姑娘出手！

她眉頭微微一皺，道：「討厭！」

兩手一翻，鎖在兩手之間的鏈子倏地翻起來，長條的鏈影只是隨空一捲，已把空中的箭矢全數打落在地！

這些箭矢，有幾支是奔向江浪方面的，却也同時被她打落在地！

江浪注意到她揮出的鏈子，竟是吞吐如意，一發一收，並沒有帶出一些聲音。

鎖鏈輕巧的落在了她兩隻手上！

她微微偏過頭看向江浪，然後才又接着先前的話題——

「我當然要認識你一下！」她說：「

我和你萍水相逢，你爲什麼要救我？」

冷笑了一聲，她又道：「我這個人是輕易不愛受人家人情的——」

她那雙秀麗的目內，鋒芒的眼睛四下看了一眼，又回到江浪身上，道：「就算你不來救我，這地方也不會困我很久，早晚我還是會要出去的！」

江浪嘆了一聲，道：「可是姑娘，現在不是談話的時候——」

外面傳進來一陣噹噹鑼聲，似乎外面又增添了不少的人。

夏侯芬微微一哂，很輕鬆的道：「你害怕了？」

「那倒不是——」

「你的功夫不錯，我也不弱！還怕什麼？」

說時她秀眉一揚，雙手驀然一分，鎖鍊子「嘩啦！」一响，手上鏈子已分爲兩截！

「好功夫——」

弓弦一响，一支箭颼然而至！

江浪伸手接住，二指一夾，齊箭矢之中，把那支箭一折爲二！

夏侯芬向他微微一笑，回敬道：「好功夫！」

忽然，一人由外面大步奔入，大聲道：「怎麼回事，到底走是不走？」

來人正是裘方——

他身上已染滿了血，似乎受傷不輕！

緊隨在他身後，幾名持着紅纓長槍的兵勇，猛力挺刺而進！

裘方儘管看上去受傷不輕，他手底下仍是不含糊，只見他大吼聲中，兩隻手已分別抓住了兩桿槍的槍尖，用力一摔，直把持槍的兩名兵勇高高的拋了起來，撞上堅實的屋頂，當塲昏了過去！

看到這裏，夏侯芬一怔，向江浪道：「原來你還有同件一起來的？」

江浪眞有點啼笑皆非，想不到在此要命時刻，對方居然無動於衷！

「姑娘，妳怎麼個決定？到底走是不走？」

夏侯芬道：「當然要走！不過，還是那句話——」

她微微一笑，大有把生命當兒戲一般模樣！

「好吧！」江浪冷笑道：「我名江浪，外面那人是我拜弟裘方！」

夏侯芬點點頭道：「你們爲什麼要救我？」

江浪冷笑道：「妳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訴妳，那一夜，我錯把姑娘妳認作匪類，是以出手誤傷了妳，才使得姑娘身困囹圄！」

夏侯芬登時一驚，臉上刹間罩起了一片怒色。

「原來是你——」

江浪苦笑一聲道：「事後我發覺做錯了事——」

「所以才來刧獄？」

「不錯！」江浪回頭看了一眼，急道：「請妳務必相信我——我實在沒有別的意思！」

「好……」夏侯芬冷冷一哂，說道：「這麼說，我倒是相信了！現在我們可以走了！」

江浪趨前一步，說道：「姑娘，脚上的鎖……。」

夏侯芬用力一掙，鎖鏈子嘩啦啦一响，由於鏈子太粗，一時沒法掙斷。

她一連又猛力掙了兩下，依然是掙不開來！

江浪一緊手中劍，霍地把內力貫注劍身，猛力揮下去！

「嗆啷！」一聲大响！

鏈子上冒了一片火光，却把鏈子上砍了一個缺口。

夏侯芬再施勁一掙，嘩啦！一聲，才算掙了開來！

江浪伸手想去扶她，夏侯芬大聲道：「你只管你自己，我還能照顧自己！」

江浪確知道對方的能耐，倒也是放了心！

猛可裏，只聽得裘方大吼一聲道：「快走！」

斬馬刀向外一揮，身子陡地拔空而起，直向牢外騰身掠出！

江浪驚叱一聲：「小心！」

果然話方出口，只聽見火槍轟然一聲大响，一片鐵砂子兒，烏雲般的，噴了過來！

裘方焉有不知之理！

他身子方一縱起，即迅速的向下一沉，身子在瓦簷上一個快速的滾翻，如同狸貓戲簷般的已自屋簷上墜了下來！

這一手功夫，實在是施展的漂亮，同時也爲身後的江浪與夏侯芬做了必要的掩護！

就在裘方身子方一墜下的同時，江浪，夏侯芬二人已同時穿身而出！

他二人一左一右，身形一縱出來，就像是兩隻剪空的飛燕，左右雙雙落地！

「轟！」抬槍聲再响，一蓬黑鐵砂，直向江浪身上轟去！

如果這一槍能早一點發射就好了，事實上却是慢了一步！

就在槍子兒方自射出的一刹那間，江浪的身子却由頂上直墜而下。

掌中劍向下用力的一揮，只聽得「克嗆！」一聲，白木桿的槍身，竟吃他這一劍由中一劈爲二。

他雙腿就勢踢出，兩名兵弁各中下顎，雙雙翻跌了出去，只聽得一聲大喝，一名捕役自側面偎過來，他手裏施展的是一雙花刀，用足了功力，照着江浪的背後就剁！

江浪正想用「旋腿」飛身傷他的小腹，裘方却先他一步襲到這名捕役的身後。

他的斬馬刀絕不留情，向外一翻，用「孔雀剔翎」刀法，「嗖！」一刀劈中在這名捕役後胯之上，後者當塲慘叫了一聲，兩隻手上還拖着鋼刀，在地上一連打了幾個滾兒，可就不再動了。

整個院子裏擠滿了人，燈光火把耀眼生輝，火光裏間現着刀劍的寒光，吶喊聲，鳴鑼聲，喧嘩聲滙成了一片！

這番塲面陣勢，使得江浪裘方心中大慌，一時間眞有點不知所措！

眼前人影一閃，夏侯芬捷如飛燕般的已落在了眼前。她兩隻手上戴着兩截斷鏈，左右一分，已把奔近來到的兩名兵士打倒在地！

（未完）

石瘋子傳奇故事之二

高皐・文
盧令・圖

九皐鶴唳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蜂腰六娘子以身護衛石楓，致使她自己死在朱忌疾的毒針下，石楓擊斃朱忌疾，返回住所，適春兒偷偷來訪，把公冶異人的陰謀說出，水紅蓮提議遷地為良，石楓遂施計把公冶異人派在住所四周監視的暗椿除去，然後偕秋兒、月兒跟隨水紅蓮，前往她的舅父處，水紅蓮的舅父帥安東原為江湖中人，早已洗手退隱，營商致富，帥安東為人豪爽，但却生了個不務正業的兒子帥振鐸，當水紅蓮等正為石楓等引見了帥安東後，帥振鐸闖了進來，帥安東不願與兒共談託故進去，帥振鐸命下人往備酒食款待——



闖別墅紅蓮中伏　雷公子金陵求婚

大漢應聲去後，帥振鐸再笑笑道：「這幾位呢？怎不替我介紹一下？」

水紅蓮指着石楓道：「他叫石楓，是你的表妹夫，這兩位是你的表妹夫屋裏的人，秋姑月姑。」

石楓雙拳一抱道：「見過表哥。」

帥振鐸哈哈一笑道：「表妹夫力敗五聖，揚威武林，我這個做表哥的，嘿嘿，實在榮幸得很。」

石楓道：「小弟只是徼倖逃出五聖府，表哥這麼一說，小弟就汗顏無地了。」

帥振鐸道：「別客套，兄弟，如今武林各派，已推崇你是當代第一高人，好，咱們不說這些，酒菜來了，吃過後我陪你們逛逛金陵的名勝。」

此時還不到午餐時間，但在盛情難却之下，石楓等只好勉強入席。

帥府家大業大，但帥安東自夫人去世之後並不續弦。

帥振鐸共有一妻一妾，此時都請了出來。

他的妻子是鎮江府名武師歐陽建邦的愛女歐陽淇雲，妾侍是金陵城的名花潘雀兒。

這歐潘二女，都生得貌美如花，只是她們無法使帥振鐸在她們的溫柔鄉中多呆一會兒，兩名年輕輕的女郎，就變成了一對閨中怨婦。

飲食中石楓很少說話，因為他原是一個不願多說話的人。

帥振鐸能說，而且說得最多，為了歡迎表妹夫婦，高興一點也沒有甚麼不對。

只不過他那些風花雪月的粗濫字眼，使人聽得難以入耳，因此這頓接風宴進行得並不怎樣熱烈。

飯後郊遊的計劃，月兒第一個推辭，她說累了，歉難奉陪。

秋兒第二個打了退堂鼓，使得帥振鐸不由得不因此作罷。

石楓有點過意不去，只得陪着笑臉道：「改天吧，表哥，咱們來日方長。」

帥振鐸笑笑道：「這樣也好，你們就歇息去吧。」

石楓告了罪，與水紅蓮等返回住處。才一進門，月兒便嘟着咀道：「眞教人受不了，誰還有興趣跟他去郊遊。」

秋兒道：「勿怪舅老爺子說他不肖，瞧他那副下流的咀臉，果然不是一塊好材料。」

石楓道：「不要說了，咱們是在別人家裏作客，這樣是不禮貌的。」

水紅蓮一嘆道：「這是我的錯，我沒有想到我那位表哥竟是這麼窩囊。」

石楓道：「這些都無關緊要，但有一件事不能不讓我深具戒心！」

水紅蓮一怔道：「甚麼事？」

石楓道：「妳這位表哥對咱們知道得很多，再印證他的行為……」

水紅蓮一懍，道：「這麼說，咱們是自投羅網了，我去跟舅舅說，咱們立刻告辭。」

石楓道：「舅舅對表哥已經夠傷心的了，這些話咱們怎能說得出口？」

水紅蓮道：「咱們自然不能說是因為表哥，換一個詞兒就是。」

石楓道：「他老人家雖是久絕江湖，但過的橋比咱們走的路還多，隨妳怎樣說法，只怕都瞞他不過。」

水紅蓮沉思半晌道：「咱們明天告辭，今晚小心一點，一夜之隔，大概還不致發生甚麼意外。」

石楓道：「也只好如此了。」

一頓接道：「紅蓮！舅舅當年只怕是一個武林高人吧。」

水紅蓮道：「你說對了，他老人家當年縱橫江湖，在拳腳上從未碰過對手。」

石楓道：「哦，我怎麼沒有聽到江湖之中，有這樣一位以拳腳稱霸的前輩高人呢？」

水紅蓮撇撇咀道：「你？哼，毛頭小伙子一個，他老人家退出江湖之時，你還沒有出世呢。」

石楓道：「妳別胡扯，舅舅才不逈望六之年，難道他老人家才成名便退隱？」

水紅蓮道：「正是這樣。」

石楓道：「為甚麼？這似乎不太可能的。」

水紅蓮道：「因為那時他老人家愛上了舅媽，結婚的條件就是退出江湖。」

石楓道：「原來如此。」

水紅蓮一嘆道：「可惜舅媽在生表哥之時難產早逝，舅舅伉儷情深，所以不再續弦。」

石楓道：「唉！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舅舅曾經滄海，自然不再續弦了。」

水紅蓮噗哧一笑道：「你怎知舅媽是一個美人？」

石楓道：「想當然耳。」

水紅蓮道：「舅媽貌僅中姿，雖然說不上醜，但決不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石楓道：「這也許是一個緣字吧，情人眼裏出西施，何況娶妻首重一個『德』字。」

水紅蓮一笑道：「好口才，我不跟你說了。」

他們就這麼閒話家常，打發了一日的時光。

當二更初起之際，他們便由小石壩街直奔螢橋，那是昨晚與無極樓主的屬下僵持的地方，他們想找出對方的巢穴。

螢橋比較荒涼，這時已經是行人絕跡了。

他們搜尋了一個更次，連半點可疑的跡象也尋找不出。正要廢然而返之時，却意外的發現了帥振鐸。

「噫，表妹夫，你們在做甚麼？」

帥振鐸步履歪斜，敞着胸衣，一副醉醺醺的模樣。

石楓迎上前去道：「表哥，咱們在找人。」

帥振鐸道：「找誰？找到了沒有？」

石楓道：「是一個姓公冶的，還沒有找到。」

帥振鐸道：「姓公冶？此地沒有。」

水紅蓮道：「表哥怎知此地沒有？」

帥振鐸哈哈一笑道：「妳別忘了表哥在金陵混了幾十年，城裏有幾條狗，幾隻貓我都知道，何況是個有名有姓的人。」

水紅蓮道：「此人是新搬來的，表哥也許還不知道。」

帥振鐸啊了一聲道：「原來是這樣，妳何不早說！」

水紅蓮道：「表哥知道？」

帥振鐸道：「知是知道，只是還拿不準，因為他們只來了幾天，今天早晨又搬走了。」

石楓道：「表哥知道他們搬到那兒去了！」

帥振鐸道：「水西門外的莫愁湖畔，那兒有一幢鄒氏別墅。」

石楓道：「多謝表哥。」

帥振鐸道：「這點小事表妹夫何必客氣，走，我帶你們去。」

石楓道：「不敢勞動表哥，咱們自行去找就是。」

帥振鐸道：「依我說你們也不要去了，天這麼晚，有甚麼要緊之事，明天去還不成麼？」

水紅蓮道：「咱們失落了一點重要的東西，可能被這般人拾到，為免夜長夢多，早一點找到總是好的。」

帥振鐸道：「原來是這樣，好，你們去吧。」

石楓雙拳一抱道：「表哥請！」

帥振鐸道：「請！」

他以一股奇異的目光向水紅蓮一瞥，腳下一個踉蹌，歪歪斜斜的向前走去。

石楓待他去遠，才眉頭一皺道：「我實在摸他不透。」

水紅蓮詫異道：「你說甚麼？摸誰不透？」

石楓道：「妳的表哥，他適才臨走之時向妳瞧了一眼，由那眼神推斷，他分明身懷上乘武功。」

水紅蓮道：「你忘記舅舅原是武林高手了，這有甚麼出奇的？」

石楓道：「我總覺得，有點不對，似乎……」

月兒道：「不錯，他喝醉酒，是假裝的。」

水紅蓮道：「難道他現身指引，是一椿有計劃的陰謀？」

石楓道：「如若這當眞是一椿陰謀，那鄒家別墅之內，必然有一番惡毒的佈置，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們走。」

水紅蓮道：「別忙，相公，咱們不能逞匹夫之勇，這椿事必須計劃一下。」

石楓道：「妳有甚麼意見？」

水紅蓮道：「咱們分作兩批，使彼此之間有個照應。」

石楓道：「為甚麼要分作兩批？」

水紅蓮道：「如若鄒家別墅當眞有毒惡的佈置，目的必然是要對付於你，如果你不中他們的埋伏，他們的心機豈不白費了！」

石楓道：「妳是要我留在第二批？」

水紅蓮道：「是的。」

石楓道：「誰是第一批？」

水紅蓮道：「我。」

秋兒道：「還有我。」

月兒道：「我也去。」

水紅蓮道：「不，我一人够了，一人中伏，營救較爲容易。」

石楓道：「這不公平，我反對。」

月兒道：「不錯，咱們禍福與共，怎能讓大姐一人涉險！」

水紅蓮道：「妳聽我說，三妹，如若鄒家別墅是一個陷穽，我那表哥八成是他們的同謀，我與他是表兄妹，他總得顧念一點親戚的情份。」

石楓道：「帥振鐸如是一個顧念情份之人，他就不會不聽父敎，甘趨下流。」

秋兒道：「我看姓帥的對大姊沒安着好心，這打頭陣的人選，只有我是最爲適宜。」

石楓搖搖頭道：「咱們不要爭了，還是找到鄒家別墅之後，看情形後再作決定吧。」

石楓既這麼說，她們只得停止爭論，於是，由水紅蓮領頭向水西門放步急馳。

莫愁湖畔的房屋不多，具有規模的也只有一個鄒家別墅。

因爲目標顯著，尋找並不困難，只是這兒的環境，却有點令人望而却步。

一片濃密的高大喬木，圍着一幢陰沉沉的屋宇，除了枝葉在晚風中造成的音響，再也聽不到半點聲息。

距綠林約莫三丈，石楓便停了下來。

秋兒道：「相公，我先進去瞧瞧。」

石楓道：「不，妳不能去。」

秋兒道：「那麼我有個主意，咱們一把火不怕他們不現身出來。」

石楓微微一笑道：「好主意，可是咱們不能做那殺人放火的勾當。」

秋兒櫻唇一噘道：「你說怎麼辦？」

石楓道：「我說咱們在這兒歇息一會就回去。」

秋兒一怔道：「歇一會就回去？咱們又何必多此一舉？」

水紅蓮道：「莫愁湖風光如畫，咱們也不是完全白來。」

秋兒急道：「大姊，你們葫蘆裏到底賣的是甚麼藥？咱們既已找到賊巢，爲甚麼不給他一個犂庭掃穴？」

石楓道：「別急，秋兒，我想這兒縱然眞是賊巢，不過是些三四流角色罷了。此等無足輕重之人，也值得咱們動手？」

月兒道：「當眞麼？相公，你是怎麼瞧出來的？」

石楓道：「這還不簡單？他們的主人公治異人就是一個藏頭露尾，胆小如鼠之輩。」

「嘿嘿……駡得好，在下不知是石大俠駕到，簡慢之處，尚祈勿罪。」

隨着話聲，由林中走出一行人來，爲首的是一個身材中等，凹目高顴的中年紫衣漢子，他身後隨着十幾名大漢，全是當代武林的知名之人。

其中有伏虎堡主長孫丑，金沙雙義，劍門四傑，水月莊主郭紹箕，鬼劍班鈴，七煞刀雍抱寒，及金陵靈谷寺的靈山禪師等。

石楓向來人打量一眼道：「好一個龐大的陣容，閣下必然是無極樓主公治大俠了？」

紫衣中年道：「兄弟不錯正是公治異人，石大俠高軒蒞止，是咱們的一項榮幸，請。」

石楓哈哈一笑道：「公治大俠太過抬高在下了，閣下請。」

公治異人道：「好，兄弟帶路。」

他與石楓併肩而行，水紅蓮及秋月二女緊緊跟在身後，伏虎堡主長孫丑等則在後面依次相隨。

經過一條小徑，轉向進入別墅的大道，道旁濃蔭夾峙，景色頗爲壯觀。

別墅的大廳十分寬敞，可以容納下百數十人，只是陳設極少，可能是遷居倉促，一時趕辦不及。

公治異人請石楓夫婦在僅有的一張桌前落座，他在下首相陪，其他的人就只有站立兩旁了。

石楓身在虎穴，不願躭擱時間，因而咳了一聲道：「公治大俠！石某夫婦已然在此，要怎樣閣下不妨說個明白。」

公治異人冷冷一笑道：「石大俠果然是快人快語，其實，嘿嘿，兄弟對賢夫婦並無惡意。」

石楓微微一哂道：「哦！」

公治異人道：「石大俠力敗五聖，功力絕倫，但江湖之上，機變百出，不是僅憑武功就可以解決一切的。」

石楓道：「承敎。」

公治異人道：「一個盲目崇信武功之人，他必然失敗在武功之上，中原五聖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石楓道：「閣下高論令人佩服。」

公治異人道：「因此兄弟有一個建議，希望石大俠能够俯允。」

石楓道：「請說。」

公治異人道：「半壁山河圖挾無窮財富，天下人沒有一個不想搶奪，石大俠縱然力敵萬夫，也難當天下武林全力截擊，何况除了使用武力之外，還可以層出不窮的運用其他的法兒……」

水紅蓮撇撇咀道：「像閣下這樣？」

公治異人微微一笑道：「石夫人是名噪江湖的中原一美吧？英雄美人，相得益彰，兄弟應該向兩位說一聲恭喜才對。」

語音畧頓，接道：「其實石夫人誤會了，兄弟完全是一番好意。」

石楓淡淡道：「閣下無須節外生枝，有話但請明說。」

公治異人道：「兄弟之意，是說石大俠無論功力多高，要想確保半壁山河的安全，將是一件不太可能之事，兄弟的建議，是想咱們互相合作。」

石楓道：「怎樣互相合作？閣下說說看。」

公治異人道：「請石大俠加入兄弟的組織，兄弟將以全力保護石大俠夫婦的安全。」

秋兒哼了一聲道：「別太吹得離了譜，姓石的夫婦如是要你保護，就不必在江湖上混了。」

公治異人向秋兒瞥了一眼，微笑着回顧石楓道：「兄弟說的是事實，石大俠是否同意？」

石楓道：「在下倒沒有甚麼成見，只是有一點不解而已。」

公治異人道：「石大俠有甚麼不解之處？」

石楓道：「閣下亲担保護咱們夫婦，

請問閣下是誰來保護？」

公治異人神色一怔，旋又嘿嘿一笑道：「石大俠是不相信兄弟的能力了，班鈴老弟讓石大俠瞧瞧。」

鬼劍班鈴年歲不大，約莫才不過三十出頭。

但此人在劍術上的造詣却已達爐火純青之境，在江湖上也具有一個响噹噹的名頭。

不過他那鬼劍的渾號是由暗器而得名，他的暗器是十二隻小劍，可以一隻一隻的發射，也能十二隻齊發，但他出道江湖以來，從未一次用過三隻。

原因是招無虛發，出手必中，任是何等功力之人，躲過一隻鬼劍已是難能，第二隻就難以倖免了。

石楓早已聽到過此人種種傳說，想不到他也爲公治異人所用。

現在班鈴要施展他鬼劍絕技，石楓夫婦自然要集中精神，對此人作嚴密戒備。

鬼劍班鈴先向公治異人躬身一禮，再對石楓雙拳一抱道：「獻醜。」

語音甫落，右臂急甩，一綫烏光已脫手飛了起來。

石楓夫婦及廳中所有的目光全被它所吸引，每一個人都仰面向它瞧着。

十二隻鬼劍頭尾相接，像一條善於飛騰的靈蛇一般。

它們在大廳的上空繞室而飛，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自然，這是一種巧勁，但鬼劍班鈴內力之高，不能不使在場之人大爲駭異。

正當人們目眩神搖之際，中間方桌之上，忽然暴出一聲巨響。

繞室疾飛的鬼劍同時劍頭一偏，以雷霆萬鈞之勢，分向石楓夫婦迎頭下擊。

變生腋肘，又是如此的意外，石楓夫婦縱然全力戒備，仍難免有着手忙脚亂的感覺。

第一，桌面上的巨响，可能射出細小的暗器，以及毒煙毒水，除了盡力閃避，他們別無選擇。

第二，頭頂鬼劍下擊，已封閉了他們破屋逃生的去路，惟一的生機，只有向後面逃避。

石楓夫婦功力已臻上乘，反應之快，亦非一般可比。

當响聲初起之時，他們已騰身倒竄，速度之快，宛如幾抹輕烟。

但……

「哈哈……如若讓你們逃出手去，兄弟豈不枉稱那無極二字了！」

出言諷刺的是無極樓主公治異人，看來這幢鄒家別墅，果然是危險萬分。

他說的倒也不錯，實在不應該有人能逃出手去的。

因爲遭受意外襲擊的石楓夫婦，只有向後倒竄的一條生機。而在這條惟一的生路之上，公治異人也安上了一項巧妙的佈置。

那是幾具鐵籠，籠門張開，正迎着石楓夫婦的退路。

鐵籠的門是以機簧控制的，只要踏進鐵籠，籠門就會自行關閉。

他算準了位置，測好了距離，向後倒竄之人，必會落在他預置的鐵籠之內。

此人心智之高，設計之巧，在武林中實在不易多見。

可惜他百密一疏，忽畧了石楓月兒是兩個身具道家無上玄功之人。

在他們縱身倒竄之際，早已運集玄功護體，雖然他們瞧不見身後張網以待的鐵籠，仍像親眼目覩一般，不僅能够及門而止，與月兒同時倒退的秋兒也免了這場危難。

惟一中伏的只是水紅蓮，她的功力雖是高過秋兒，却沒有秋兒那麼幸運。

此時感到意外的倒是公治異人了，他想不到自認爲十分得意的傑作，石楓夫婦只有一人入伏。

不過這也够了，有一個人質在手，還怕石楓不乖乖的聽他擺佈？

因此他依然嘿嘿一笑道：「石大俠居然能够懸崖勒馬，實在大出兄弟意料之外，不過……嘿嘿，兄弟還是要舊話重提，希望石大俠能够接受兄弟的建議。」

石楓伸手一探，已將金戈取到手中，雙目煞光暴射，瞅着公治異人冷冷道：「公治異人，石某要三招之內摘下你的人頭，你信是不信？」

石楓原本長像威武，英風逼人，此時在盛怒之下，更是煞光迸射，威猛得像天神一般。

公治異人心頭一震，身不由己的連退兩步道：「有話不妨好說，石大俠何須生氣！」

石楓回顧緊隨身後的秋月二女道：「去照顧妳們的大姊，這般人由我收拾。」

秋月二女應了一聲，嬌軀一擰，便向關閉水紅蓮的鐵籠撲去。

此時鐵籠四週，已聚集數十名懷抱長刀的黑衣大漢，這般人的年歲約莫都在二十至三十之間，但他們眼神若電，幾乎無一不是內外兼修的高手。

秋月二女奔到鐵籠之前，降龍棒輕輕一顫，以雙龍出海之勢向黑衣大漢擊去。

棒頭帶起一片勁風，急撞迎面的兩名大漢，噹噹兩聲脆响，刀飛人倒，這兩名首當其衝的大漢登時了賬。

她們一招搏殺兩人，使得其餘的黑衣大漢神色一呆。

只不過這一呆十分短暫，一片刀光已倏的襲來。

來的是四名黑衣大漢，分撲秋月二女，寒芒急閃，刹那之間已連續攻出四招。

秋月二女在降龍棒上的造詣極高，後經水紅蓮教以華山派的正宗劍法，在劍術上也有相當的成就。

但這四名黑衣大漢的刀法十分凌厲，連續四招，一口呵成，全是威猛無倫的殺着。

月兒身具道家玄功，自然不會將他們放在心上，秋兒以一敵二，難免就感到有點吃力了。

好在月兒的降龍棒縱橫飛舞，替她擋過不少險招，在一頓惡鬥之後，她終於穩了下來。

當她一招「天外來鴻」迫退黑衣大漢之後，回顧月兒道：「不要管我了，快去救大姊。」

月兒道：「別忙，先打發了他們再救大姊不遲。」

棒頭一掄，罡風急湧，黑衣大漢身軀一震，立被法輪九轉玄功迫得倒退五尺。

月兒疾如閃電，降龍棒頭噗噗兩聲，已點上了他們的死穴，同時嬌軀一擰，降龍棒以左右逢源之勢，擊在另兩人的後心之上。

這四名黑衣大漢，是公治異人的黑衫隊中的一流高手，估不到竟被月兒舉手投足之間一舉擊殺。

當她再度轉身意欲撲救水紅蓮之際，目光所及，不由大吃一驚。

原來數十名黑衣大漢，以及關閉水紅蓮的鐵籠，竟在眨眼之間一起消失。

她們呆了一呆，秋兒急向石楓呼叫道：「不好，相公，大姊不見了。」

石楓扭頭一瞥，果然失去了水紅蓮及那般黑衣大漢的踪跡，他像風一般捲了過來，金戈一挺，猛向墻壁擊去。

他不相信幾十個大活人會忽然失踪，可能墻壁之內設有暗通機關。

轟的一聲巨響，立時石粉紛飛，墻壁倒塌了一大片。

他猜的不錯，墻壁有暗門，墻內有隧道，暗門啓閉是以機關控制的。

可是他這金戈一擊，勢若雷霆萬鈞，不僅暗門全毀，連機關也失去了作用。

他身形一晃，便已當先躍下隧道，將輕功提至極限，沿道放步狂奔。

跟在他身後的月兒道：「相公！那般賊人都不見了。」

石楓道：「不要管他們了，救紅蓮要緊。」

他將法輪九轉玄功提至極限，週身三尺以內如同一堵鋼墻，縱然遇到埋伏，也不致遭到傷害。

但一馳出隧道，並未碰到任何困難，只是水紅蓮芳踪渺杳，連半個人影也未發現。

隧道出口在一處密林之中，他仔細察看一陣，發現了不少凌亂的足跡。

抬頭一看天光，距黎明已然不遠，正是一個月隱星稀的黑暗時分。

好在他們習武之人，目光特別銳利，只要地上印有足跡，仍然難以逃過他們的觀察。

終於被他們找到了足跡，經過跟踪追查，結果却大失所望。

原來足跡到達官道，便無法再予追查了，而且官道是西通蕪湖，東至金陵，還有不少分岔的便道，是一個四通八達的所在。

石楓楞立半晌道：「走，咱們一起去蕪湖。」

月兒道：「相公斷定大姊是去了蕪湖嗎？」

石楓道：「依照常情判斷，應該是對的。」

月兒道：「怎樣判斷？」

石楓道：「金陵城門未開，還有城防兵勇巡察，公治異人不會自找麻煩的。」

對石楓，秋月二女是一貫的遵從，他說的有理，她們自然無話可說。

其實公治異人當眞去了蕪湖麼？沒有，他只是越過官道，到另一幢巨厦去了。

因為那兒才是他的眞正巢穴，一個神秘組織發號施令的所在。

×　×

一間極度豪華的深閨，靜靜的躺着一個明艷照人的美人兒。

她翻了一個身，醒來了，伸手一挑羅帳，呼的一聲坐了起來。

「啊，小姐醒來了。」

一名長像清秀，年約十五六歲的青衣小婢，立即奔過來伸手攙扶。

「妳是誰？這是甚麼地方？」

小姐甩掉青衣小婢的攙扶，神色訝異的向小婢連續喝問。

青衣小婢微微一笑道：「我是紫燕，這兒是咱們的家，妳是怎麼啦？小姐，為甚麼要問這些？」

小姐原是滿臉詫異之色的，此時更顯得錯愕不已。她流目向房中瞧了一陣，才着上床前一雙彩蝶雙飛的紅緞綉鞋，向梳粧台前姍姍走去。

她坐上梳粧台前的錦凳，一張艷麗無雙的嬌容，立即映入她的眼簾。

杏臉桃腮，眉目如畫，這些她都似曾相識。

但左唇之下一顆鮮明的美人痣，及左右兩頰一雙淺淺的小梨渦，則陌生得很。

她以編貝似的玉齒，輕輕咬着下唇，目光凝視着鏡中的人像，陷入一片沉思之中。

良久，她柳眉一挑，回顧侍立身後的青衣小婢道：「妳叫紫燕？」

紫燕道：「是的，小姐。」

小姐道：「我怎麼記不起來了？還有一位是誰？」

紫燕道：「聽老爺說，小姐害了一種離魂症，所以失去記憶，還有一位叫藍燕，她請老爺夫人去了。」

小姐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我爹是誰？」

紫燕剛剛噗哧一笑，門外已傳來一聲歡呼：「相公！你瞧這孩子，連生身之父都要詢問別人，這不成了天大的笑話！總算老天爺有眼，留下她一條小命……」

「咳，夫人，妳就少說兩句吧，天鳳大病初愈，別再惹她煩心。」

「好，好，我不說，鳳兒，妳可好了，快讓娘瞧瞧。」

隨着話聲，一羣男女匆匆奔了進來。

領頭的是一對五旬上下的夫婦，後面還跟着一名目光如電，年逾六旬的白髮老者，及一名年近三旬，滿身妖氣的少婦。

藍燕走在最後，手中捧着一個精美的食盒。

領頭的那對夫婦，自然是老爺夫人。

老爺身着團花錦緞長袍，頷下留着三綹長鬚，身材雖只中等，氣度却顯得十分雍容。

夫人雲髻高挽，身上是一套天藍衣衫，臉上薄施粉脂，一派貴族婦人的幽雅風韻。

也許是母女情深吧，夫人一把抓起小姐的玉手，眼淚婆娑的呼叫道：「鳳兒，娘為妳天天拜佛，終於保住了妳這條小命，快跟娘說，妳現在感覺怎樣？」

老爺，夫人，白髮老者，綺年少婦，連紫燕藍燕兩名丫頭，都在神情緊張的等待着，似乎小姐的回答，對他們有着無比的重要。

小姐螓首一垂緩緩道：「身體沒有甚麼不適的感覺，只是一切都有點陌生。」

夫人長長一吁道：「謝謝天，只要身體平安就好，陌生不要緊，離魂症原是這樣的……」

老爺咳了一聲道：「夫人，鳳兒大病初愈，咱們不要太打擾她了。」

那位滿身妖氣的少婦道：「老爺子說的是，藍燕快將食盒擺上，鳳姑娘病後虛弱，應該進一點飲食。」

藍燕將食盒擺在臨窗一張小桌之上，那是四色精緻的菜餚，一盅米飯，及一盅蓮子玉米粥。

夫人道：「鳳兒，要不要娘陪妳？」

鳳姑道：「不了，謝謝娘。」

夫人展顏一笑道：「乖女兒，對娘還要客氣麼？好啦，咱們不打擾妳了，妳慢吃吧。」

鳳姑道：「爹娘好走，請原諒女兒不送了。」

待老〃夫人退走，鳳姑才由紫燕藍燕照顧着進食。

飯後她們主婢閒聊，她終於瞭解了自己的身世。

她是任一公的獨生女，名叫天鳳。

任一公做過知府，由於世代簪纓，在金陵也算得是一位知名的縉紳。

他有一妻四妾，除了適才曾來過的夫人任氏及三娘外，還有二娘四娘五娘等。

白髮老者邵大爺是管家，此人文武兼資，與任一公具有極為深厚的淵源，因此，名義上他雖然只是一個管家，但在任府上却有極高的權力。

此後數日，天鳳雖是足不出戶，却已見過了任一公的一妻四妾。

最跟她投緣的是五娘，這位小婦人風華絕代，可惜命薄如紙，竟作了任一公的第五名侍妾。

十日之後，任天鳳的一切似乎都已恢復正常。

這天時方近午，五娘興匆匆的奔了進來道：「恭喜妳啦，鳳姑。」

任天鳳一怔道：「五姨請坐，有甚麼事值得恭喜的？」

五娘道：「咱們家裏來了貴客，妳猜是誰？」

任天鳳道：「我怎麼知道來者是誰？何況家裏來客，是一件極為平常之事，五姨這麼緊張，不嫌小題大作？」

五娘啊了一聲道：「好，好，五姨跟妳報喜訊，反而碰了一鼻子灰，今後可別想五姨替妳幫忙。」

任天鳳微微一笑道：「不要生氣，五姨，到底來了甚麼貴客？」

五娘牽着任天鳳的玉手，併坐錦榻之上道：「雪鶴雷霖，妳該有過耳聞吧？」

任天鳳道：「聽說此人少年英俊，是排教教主的愛徒。」

五娘道：「何止少年英俊，一身武功更是名滿江湖。」

任天鳳道：「他到咱們家做甚麼？」

五娘曖昧的一笑道：「我如是再叫妳猜，可能又弄個灰頭土臉，乾脆告訴妳吧，他是相親來的。」

任天鳳陡然臉色一變道：「相誰？」

五娘道：「南國佳麗，只有咱們鳳姑一枝獨秀，妳說他還能相誰？」

鳳姑冷哼一聲道：「這是他姓雷的太過不知自量了。」

五娘一怔道：「怎麼說？」

任天鳳道：「咱們任家世代簪纓，姓雷的，哼，只不過一個江湖草莽罷了。」

五娘道：「話不是這樣說……」

任天鳳道：「要怎樣說？」

五娘道：「排教雖是列名江湖，可是它門下弟子也有不少是官場中人，這次作媒的就是九江知府，對咱們任家也是一件極為風光之事，再說排教教主與妳爹交誼頗深，這門親事只怕已成定局。」

任天鳳道：「不，我不要。」

五娘道：「不要固執，鳳姑，妳先見見姓雷的再說，好麼？」

任天鳳道：「我不見。」

五娘道：「鳳姑，妳爹已經答允人家了，這麼做不是使妳爹太過難堪？我有一個法子，只要妳聽我，包管萬無一失。」

任天鳳忙道：「甚麼法子？五姨請快說。」

五娘道：「那雪鶴雷霖雖是江湖中人，可是天生一股與衆不同的傲氣，妳如若在交遊之時給他一點難堪，他必然會知難而退的。」

任天鳳沉思半晌道：「是爹叫五姨來找我的？」

五娘道：「是的，雷公子正在廳上相候。」

任天鳳道：「好，我去。」

她隨着五娘來到客廳，見來客除了一位年約五旬的老者之外，還有一個年近三旬的青年公子。

此人必然是雪鶴雷霖了，瞧他那身整潔的白衫，不就是最好的說明？

如果他當眞是雪鶴雷霖，當得是人如其名，够俊，够美，你只要流目一瞥，就會生出鶴立鷄羣的感覺。

只不過他那股凌人的冷傲之氣，也使人難以消受，好像上天是老大，他就是老二似的。任天鳳只是以眼角的餘光向廳上之人溜了一下，便叫了一聲爹娘，依在任氏夫人的身後。

任一公咳了一聲道：「鳳兒，這位是陳伯伯，那位是雷公子，快點見過。」

任天鳳襝衽一禮道：「見過陳伯伯，雷公子。」

陳姓老者及雪鶴雷霖一齊欠身道：「不敢當，小姐請坐。」

江氏夫人的身旁，原已設有一個座位，經夫人示意，她只得坐了下來。

此時陳姓老者哈哈一笑道：「一公兄的女公子果然是冰肌玉骨，國色無雙，兄弟……嘿嘿，當眞美煞。」

任一公道：「小女蓬門陋質，不敢當府台大人過獎，夫人，叫他們備酒。」

陳知府立起身形，雙拳一抱道：「兄弟還有要事，這頓酒還是留待異日吧。」

任一公道：「大人既有要事，小弟不敢强留，那麼雷公子就在舍下盤桓幾天，如何？」

陳知府道：「對，金陵山川雄偉，景物如畫，雷世兄應該觀賞一下。」

雪鶴雷霖微作遲疑道：「打擾任伯伯只怕有點不便。」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刀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趕車的洪四奉白天星之命往探聽情刀秦鐘的動靜，詎知一去不回，白天星猜料他凶多吉少，果然，在第二天白天星就接到烏八代人轉來一封函簡，內書明要白天星以錢麻子交換洪四，白天星接獲這張恐嚇信件後，獨自往何寡婦店中，對她說出接到恐嚇信的話，並說要以牙還牙，包括殺人在內，然後又往熱窩，寫了張天黑以前，洪四若不回家，鎭上便將有一男一女血洒五步，屍橫長街，如果不信，不妨拭目以待的紙條貼在當眼處，未幾張弟到來，白天星問他品刀會情形，張弟述說怪刀關勝的說詞——

玄功斷血爪　暗算殺魔頭

張弟皺眉接下去道：「接着，他說：所以，如果有一些事情，使刀的人必須注意，使用其他兵刃的人，無疑也該會一樣注意。」

白天星忍不住插口道：「這話說得很有道理呀！怎麼你說聽不懂？」

張弟道：「你急什麼？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哩。」

白天星道：「好，你說！」

張弟道：「然後，他語氣一變，忽然說道：「使用任何兵刃，都有值得注意的事情。究竟那些事情，應該特別注意？相信每一個人的看法，都未必相同。如果要他答復這個問題，他的回答將是：任何有關兵刃使用的細節，他認爲都不重要。甚至而可以說：這根本就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白天星果然有些意外道：「他這話什麼意思？」

張弟哼了一聲道：「我說這位怪刀是個怪人，你現在該相信了吧？」

白天星道：「除此而外，他還說了些什麼沒有？」

張弟道：「多得很。」

白天星道：「他接着怎麼說？」

張弟道：「他接着說：他認爲一個練武的人，用什麼兵刃並不重要，刀槍劍戟，鞭棍斧叉，都是一樣，任何兵刃，都不能決定一個人的事業和前途。古今無數往例告訴我們：一個人在武功上的成就，只能視爲人生的一部份，若有人仗着武功高人一等，便自以爲無往而不利，那將是一種可怕的錯誤！」

白天星傾聽着，神氣漸漸莊重起來。

張弟接下去道：「因此，他認爲：一個練武的人，最重要的事情，並不在於使用何種兵刃，以及在這種兵刃上已經有了多大的成就，而是應該懂得如何做人，以及如何培養適應環境，如何創造環境的能力！」

白天星道：「這種論調，豈不是走上了[illegible]的老路子？」

張弟道：「不一樣。」

白天星道：「什麼地方不一樣？」

張弟道：「最後的交代不合。」

白天星一哦道：「關於如何做人方面，他提出了新見解？」

張弟道：「沒有。」

白天星道：「什麼沒有？」

張弟道：「這正是我說聽不懂的原因，我相信很多人會跟我有同感。」

白天星道：「因爲他說到這裏，就沒有再說下去？」

張弟道：「不！他最後還作了一段結論。他的結論是：他這次參加品刀大會，雖然沒有希望獲得七星刀，但，他並不感覺遺憾，因爲他已經學到了很多東西，他認爲這比獲得十把七星刀，還要有價值得多！」

白天星微微點頭，沉吟不語，似乎正在思索着一件什麼事。

張弟道：「你說這位怪刀怪不怪？」

白天星淡淡一笑，仍然沒有開口。

張弟望着他道：「難道你懂這位怪刀的意思？」

白天星笑笑道：「我懂不懂又有什麼關係？只要別人懂得就行了。」

張弟一怔道：「別人——代表誰？」

白天星喝了口酒，緩緩道：「不要樣樣事情問別人，有很多事情，自己也該動動腦筋才好。」

張弟眼睛轉了幾轉，忽然神色一動，瞪目道：「你意思是說，這位怪刀轉彎抹角，冠冕堂皇的說了一大篇，目的只是爲了[illegible]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說得簡潔一點：是豎白旗！」

張弟皺眉，喃喃地道：「這位怪刀看來人模人樣的，沒有想到，竟然也這般沒骨氣。」

白天星斂起笑容，長長嘆了口氣，正待開口之際，老蕭忽然從大廳外面走了進來。

他轉過臉去，等老蕭走近，寒着面孔道：「井老闆怎麼說？」

老蕭哈腰低聲道：「井老闆說沒問題，隨時要，隨時有！」

白天星點頭道：「好！再去拿兩壺酒來。」

老蕭道：「是！」

不一會，酒送來了，另外還送來了兩盤羊肉。

張弟等老蕭走開之後，低聲道：「你嚇壞他了。」

白天星道：「何以見得？」

張弟指着那兩盤羊肉道：「你瞧瞧這兩盤羊肉！不僅片兒切得厚，而且全是腿肚肉，平時你能吃得到？」

白天星點點頭，沒說什麼，同時彎下腰去，在褲管上摸了一把，像是信手掃去了一隻爬上脚面的小毛虫。

張弟斟了一杯酒，正待端起，白天星突然沉聲道：「慢點！」

張弟正錯愕間，白天星已替自己也斟了一杯，伸出的右手指縫中，赫然夾着一根小銀針。

他以拇指及食中二指，罩在杯口上，擺出端杯的姿態，其實是爲了插針入杯。

這是一種很古老的方法，也是一種最簡單，最有效的方法。

張弟雖然不曾有過這種經驗，但他一眼便看出白天星這樣做的意思。

白天星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難道老蕭會在酒中下毒？

他們幾乎天天都來這裏喝酒，白天星從未對老蕭送上的酒菜起疑心，今天何以會例外？

難道洪四失蹤，竟與老蕭有關？

難道白天星揚言要施以報復的一男一女，那男的就是這位老蕭？

張弟暗暗留意着那根銀針，心頭有着一股說不出的緊張。

儘管他知道白天星不是一個歡喜疑神疑鬼的人，他仍然希望白天星這一次的判斷錯誤。因爲他不願在洪四的問題沒有解決之前，旁生枝節，又起風波。

銀針慢慢變色，張弟的面孔也隨着慢慢變色。

白天星的判斷沒有錯誤。

酒中有毒！

張弟微微轉臉，以眼角悄悄朝老蕭溜掃過去。老蕭正在大廳中如穿花蝴蝶似的，忙着招呼其他的客人。

張弟心中暗暗納罕。

他眞無法相信一個在別人酒裏下了毒藥的人，居然還能如此鎭定，一點也不顯得慌亂。

會不會是他們疑錯了人，酒中之毒，不是老蕭施放呢？

照顧前廳生意的伙計，共有三名，老蕭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爲什麼一定就是老蕭，而不是別人呢？

張弟想着，忍不住又朝另外那兩名伙計望去。

另外的兩名伙計，一個叫老高，一個叫老喬。老高計帳，老喬司酒。

酒中毒藥如果不是老蕭下的，無疑就以司酒的老喬嫌疑最大。

老喬是個聾子，正在呇酒裝壺，手法靈巧而熟練。

一個不受外界音響紛擾的人，做起工作來，當然會專心些。

一壺壺裝滿白酒的錫壺，整整齊齊的排列在帳櫃上，這對招呼客人的老蕭，是一種很大的方便。

因爲羊肉也是早切好了的，客人來了，只要點點頭，隨時可以上酒上菜。

若是要在酒中做手脚，老蕭當然不及老喬方便，但如果以察言辨色來推斷誰的嫌疑大，老喬看來則又比老蕭更不像是在酒中下毒的人。

酒中之毒，究竟是誰下的呢？

不過，不論下毒的人是誰，後果都是一樣的。藥酒毒不死他們，另外就得有人死！

張弟這時眞有點不敢去望白天星的臉色。

他承認白天星的涵養功夫不錯，但白天星到底是人，而不是神。

俗語說得好：泥菩薩還有三分香火氣！白天星涵養再好，恐怕也忍受不了這種卑劣的算計。

張弟從老喬身上收回目光，像一個打破飯碗的孩子，偷偷望向盛怒中的大人一樣，一寸寸地朝白天星面孔上緩緩移去。

突然間，張弟呆住了！

他沒有想到，白天星居然在望着他微笑。

白天星臉上，不但沒有一絲殺氣，甚至連一絲怒氣也沒有。

這本是張弟希望看到的一種表情，因爲他不願在這緊要的時刻另生波折，以致影響洪四的安危，但當他眞的在白天星臉上看到這種表情之後，他又不禁疑惑起來。白天星的涵養功夫，難道比他想像的還要好？

否則，白天星何以會如此漫不爲意？

張弟遲疑着，正想開口，白天星已攔着微微一笑道：「洪四有救了！」

張弟不覺又是一呆！

這是什麼話？

洪四有救與否，跟有人想毒死他們，又有什麼關係？

張弟一個念頭尚未轉完，白天星笑容一斂，突然，向遠處招呼客人的老蕭高聲道：「老蕭，你過來一下！」

老蕭應聲走過來，神情雖然不甚自然，但並無絲毫驚惶或心虛之色。

張弟漸漸明白了。

這位老蕭可能跟死去胡老頭一樣，也是個深藏不露的角色。

他也許早有萬全之計，能毒倒他們師兄弟固然好，即使不幸行藏敗露，他也不在乎。

白天星端起酒杯，送向唇邊，忽然打了個酒呃，又將杯子放下，皺皺眉頭，望着老蕭道：「外面天快黑了吧？」

老蕭微微哈腰道：「還有一會兒。」

白天星沉吟了片刻，指着那兩壺酒道：「我們兄弟倆等下還要辦事，這兩壺酒，你替我們拿去櫃上存起來。」

老蕭道：「是！」

白天星道：「另外去替我們泡兩壺茶，讓我們解解酒。」

老蕭道：「是！」

白天星道：「天黑下來時，過來提醒一聲。」

老蕭道：「是。」

白天星揮揮手，老蕭端着那兩壺藥酒走了。

張弟低聲道：「你這樣做，是什麼意思？」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催他們快點放人！」

張弟道：「你有把握？」

白天星笑道：「你等着瞧好了。」

張弟輕輕嘆了口氣，說道：「但願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事，大家彼此落個太平……」

白天星哼了一聲：「太平？嘿嘿，洪四不死，誰也別想太平！」

張弟一楞道：「你說什麼？」

白天星道：「我說洪四死了最太平，如果洪四活着回來，包括洪四在內，以後我們三個，誰的日子也好過不了。」

張弟眨着眼皮道：「這話怎講？」

白天星苦笑道：「你以為洪四能够活着回來，是出自對方心甘情願？老實告訴你吧：那是出於不得已！這樣一來，表面上像是我勝利了，其實眞正的勝利者，還是他們。」

張弟皺眉道：「我還不懂。」

白天星嘆了口氣道：「洪四是他們的一塊試金石，如果我對他們的要脅置之不理，洪四難逃一死，固然不成疑問，但他們對我們兩個，看法就完全不同了。如今我雖一舉擊中他們的要害，但也同時為他們證實了一件事：我對他們那一夥人的秘密，知道得太多太多了！」

他淡淡笑了一下道：「記得虎胆賈勇是怎麼死的嗎？賈勇知道的秘密，實際還不及我知道的一半，如果不拔去我這根眼中釘，你想他們睡得着覺嗎？」

張弟細細一想，覺得白天星說得不錯。洪四即使能够安然歸來，以後仍是問題重重。

至少白天星揚言要殺的那一男一女，為了他們本身的安全，就不會放他過去。

只見白天星又嘆了口氣，接着道：「其實這些我倒並不担心，我担心的，是另一件事。」

張弟道：「另一件什麼事？」

白天星眼光偶爾掃向大廳門口，忽然低聲道：「這件事可以等洪四回來以後再說，現在你瞧瞧誰來了。」

× ×

從大廳外面走進來的，是個身材瘦小，只有一隻眼睛的灰衣老人。

七步翁魚山谷！

七步翁魚山谷走來大廳中央站下，獨目灼灼如電，滿廳緩緩四下掃瞄。

大廳中的笑語聲，立即平息下來。

此刻大廳中的酒客，當然不會人人都認識這位大魔頭。

不過，無論識與不識，人人心頭雪亮：一場可怕的暴風雨要來臨了！

因為大家已經看出，這老魔帶着滿臉殺氣，如今目光如利劍般四下掃覤，他要找的，無疑是人，而不是座位。

這老魔何以會在此時此地出現？

他要找的人是誰？

刻下大廳中，恐怕只有極少數人心裏有數。

因為黑鷹帮殺死上官兄弟曝屍留記一事，雖然早已傳遍全鎭，但知道上官兄弟來歷的人並不多。

知道上官兄弟是這老魔心腹爪牙的人，當然更少。

七步翁眼光四下一掃，很快的便找着了他要找的人。

自從屍鷹羅全死去後，血爪曹烈的搭檔，已換了一名面目陰沉的黑衣漢子，這時兩人就坐在離西邊賭場不遠的一副座頭上。

七步翁慢慢的向那副座頭走過去，臉上浮現着一抹陰森的笑意。

血爪曹烈和那黑衣漢子，同時警戒地放下酒杯。

他們當然清楚，現在朝他們走來的是甚麼人，以及找他們是為了甚麼事。

整座大廳，登時為一片緊張的氣氛所籠罩。

七步翁在兩人桌前站定，向兩人冷冷注視着道：「兩位可認識老夫是誰？」

那黑衣漢子在黑鷹帮中的地位，似較血爪曹烈還是稍高一等，只見他扳着面孔，也以冷漠的語氣回答道：「大名鼎鼎的魚老前輩，在下兄弟焉有不識之理。」

七步翁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很好！那麼老夫再問一聲：你們那位總瓢把子，江西流如今何在？」

黑衣漢子道：「在下匪號董其武，職掌黑鷹帮百鷹堂，前輩如有指教，找董某人也是一樣。」

大廳中立即響起一片私議之聲。

大家沒想到這個面目陌生的黑衣漢子，原來就是黑鷹總舵七堂之首，百鷹堂堂主雙鈎無敵董其武！

黑鷹帮的精華殺手，多半集中在百鷹堂，身為一堂之主，其人武功如何，自是不問可知。

這樣一來，大廳中的氣氛，更加緊張了。

七步翁又哼了一聲道：「很好！」

他獨目如釘，緊盯着那位百鷹堂主道：「是甚麼人賣給你們的消息？」

雙鈎無敵董其武和血爪曹烈，聞言均不禁微微一怔。

老魔如果問他們，是誰殺死了上官兄弟，他們一點也不意外，因為，他們既然敢曝屍留記，當然早已防到這樣做的後果的。

但這老魔如今問的，竟不是殺死上官兄弟的人，而是出賣上官兄弟行蹤秘密的人，這就有點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了。

從這種地方，正可看出，這老魔是如何的冷靜！

上官兄弟雖死於黑鷹帮之手，但眞正害死上官兄弟的人，其實還是那個供給消

息的人。

這正是俗語所說的：「寃有頭，債有主」！

如果不是個頭腦冷靜的人，決不會想到這一點。

同時由這一點也可以看出，這老魔是如何的痛恨那個洩露上官兄弟行蹤的人。相信只要黑鷹幫交出這個人，這老魔一定不會再跟黑鷹幫爲難，只是那個提供消息的人，恐怕就要嚐嚐崑崙掌門人，當年嚐過的那種滋味了！

誰是那個供給消息的人呢？

張弟掌心直冒冷汗。

再看白天星，却在那裏品啜着老蕭剛剛送上來的香茗，神態安閑自若，似乎一點也不担心那位百鷹堂主，會說出他的名字。

只聽七步翁冷冷接着道：「別告訴老夫消息是來自吳才那小子，或是飛腿追魂宮老兒，老夫已經問過他們了。」

這一次不僅董其武和曹烈兩人感覺意外，就連長孫弘和吳德等人，也露出迷惑不解之色。

這老魔何以會這樣信任小孟嘗吳才和那位飛腿追魂宮寒呢？

無論誰遇上了這種事，都不可能說實話，尤其那位詭計多端的飛腿追魂，更是一頭成了精的狐狸，這老魔對那一老一少居然如此信任，豈非咄咄怪事？

雙鈎無敵董其武輕輕咳了一聲，不卑不亢地道：「這事與本幫信譽有關，恕董某人無法回答。董某人只希望前輩能够諒解，本幫所採取的，純屬自衞行動。爲了這宗交易，本幫先後已損失四名重要弟子，受害的情形，可說相當慘重，希望前輩別再對本幫施以壓力！」

張弟稍稍鬆了一口氣。

黑鷹幫雖然不是一個正派組織，在這種節骨眼兒上，似乎還講一點道義。

七步翁嘿了一聲，點點頭，道：「很好。」

這老魔高高在上慣了，每聽別人說一句話，似乎都要冠上一聲，帶有評斷意味的「很好」。

這兩個字經常於不知不覺中，脫口而出，竟像已成了他的口頭禪。

他緩緩掃了兩人一眼，陰森森的道：「兩位代別人頂罪替死，眞的不會感覺後悔？」

老魔說這兩句話時，聲調雖然仍很平靜，但大廳中的酒客們，却好像已從這兩句話中嗅到了一股死亡的氣息。

有些人的臉色，已在緊張得發青發白了。

有些人想起身離去，但好像又捨不得錯過了這場精彩好戲，一時之間，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就像渾身爬滿了螞蟻。

張弟也感到一陣緊張。

現在當然不是開口說話的時候，否則他眞想問問白天星，黑鷹幫那兩位香堂主，會不會是魚老魔的敵手？

血爪曹烈臉色一變，怒目沉聲道：「人要人抬，才會高人一等。你這老匹夫，憑甚麼如此猖狂？」

七步翁魚山谷很快的就爲他回答了這個問題。

回答得也許太快了。

血爪曹烈最後的猖狂兩字尚未說出口，七步翁鋼鈎似的右手五指，已於嘿嘿冷笑聲中，如魅影一般，一把迎面抓至！

「七步翁」——顧名思義，自然是指能於七步之內，置敵於死命。

何況，他們之間的距離，本來就不到七步，這出其不意的閃電一擊，威力自是份外的凌厲驚人。

好在血爪曹烈也不是一盞省油燈，他無疑已算定七步翁老魔會有這一着。

七步翁這一招出手雖快，他却能及時一扭身軀，連人帶櫈，閃了開去。

七步翁又是一聲冷笑，伸出去的一條右臂，竟如雙節棍似的，於跨步進身之際，呼的一聲，向右一摔，如鈎五指，居然原式不變，繼續又朝血爪曹烈面門抓了過去！

轉變之快，竟比一條吃人的毒蛇還要靈活。

這一着，在普通人的眼裏，也許還不出有何奇妙之處，但却使長孫弘等一些大行家，全看得瞪大了眼睛，暗暗駭異不置。

須知一個人的四肢關節，屈伸運轉，均有一定的方向和幅度，武功再高的人，也無法使自己的四肢曲向相反的方向，這老魔右臂向右一摔，雖非將整條手臂拗向身後，但在身形去勢不變之下，竟能如此發招攻敵，可也實在出人意料之外。

血爪曹烈向右閃開時，他落足的位置，原是敵人進攻的死角，按照常理，七步翁應該先轉身，面對着他，第二招才能施展出來。

他怎麼也沒有想到，一口氣尚未喘定，老魔的一隻右手，竟像奇跡似的，又告猝然抓至！

這位黑鷹香主，外貌雖然淳樸謙躬，性格其實剛烈無比。

日前，他能將一隻肉掌，如利鏟一般，硬生生挿入人屠刁横的腰腹之內，憑的並非僥倖。

他這個血爪的外號，是憑眞本領換來的。

如今他見七步老魔不僅氣勢咄咄逼人，而且頗有自恃功力深厚，不惜硬拆硬拚之意，不由得激起了這位血爪一股無名怒火。

一個素以指掌功夫自負的人物，忽然碰上別人硬逼着要和他在這方面見個高低，無論這個人修養如何到家，也恐怕難嚥這口惡氣，更不要說是這位血爪曹烈了。

血爪曹烈於轉念中，眞氣已貫雙臂，這時不再多想，一聲悶嘿，五指箕張，驀地揚臂抓了出去。

抓向七步翁抓來的右手五指。

如說七步翁的五根指頭是把鋼鈎，他自信他的五根手指，也絕不比一把鋼鈎遜色多少。

他倒要看看究竟是誰的指力强！

七步翁輕輕一哦，目露喜色道：「很好！」

他那一聲很好的口頭禪。

在這種緊要關頭，他居然還沒有忘記

只聽擦的一聲，兩人掌心貼實，十指交錯，竟眞像兩把鋼鈎似的，緊緊纏握在

一起。接着，又是拍的一聲，兩人不約而同，左掌同時拍出。

兩人的左掌，又相互緊緊的粘抵在一起！

大廳中一片死寂，只偶爾傳出一兩聲指節骨運勁的格卜之聲。

雙鈎無敵董其武，臉色凝重，仍然端坐不動。

這時，七步老魔無心旁騖，原是出手夾擊的好機會，但是江湖上最爲人所不齒的事，便是趁人之危，或是倚多爲勝。他身爲黑鷹總舵七堂之首的百鷹堂主，當然不便在衆目睽睽之下，不顧身份，出手相助。大廳中人人瞪大眼睛，握拳屏息，似乎隨時都會緊張得跳起來。

這是一場奇異的拚鬥。

武人交手，最忌諱的便是招式用老，如今這兩人竟然四掌糾結，均不作全身而退的打算，自是格外令人感覺到新奇而刺激。七步翁和血爪曹烈兩人的身材本來就不高，這時看上去，兩人彷彿又都矮了幾寸。

原來兩人由於運勁之故，脚根均已深深陷進了地面。

血爪曹烈臉紅如火，頭頂上已在冒着熱氣，似乎正在苦苦支撐。不過，七步翁的神情，看來似乎也不輕鬆。

血爪曹烈指力之强勁，顯然遠超出他的估計之外。他原以爲用上個三五成氣力便可拗斷血爪曹烈的五根手指頭，沒想到氣力一成一成加上去，竟始終無法將這位黑鷹香主的手臂壓低分毫！

衆人本來都以爲血爪曹烈絕不是七步老魔的對手，如今見血爪曹烈居然能跟老魔分庭抗禮，不由得都替血爪曹烈暗暗加油助威。

就在衆人緊張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只聽七步翁突然發出一聲大喝，身形同時踉蹌後退。衆人尚未看清是怎麼回事，七步翁已於一陣刺耳的冷笑聲中，又朝血爪曹烈撲了過去。

再度撲向血爪曹烈的七步老魔，手上竟好像多了件棍形兵刃。

現在衆人看清了，老魔揮舞着的棍形兵刃，原來竟是一條血淋淋的手臂！

這條手臂當然不會是別人的。

血爪曹烈在指力方面，的確不比七步老魔遜色，但他還是算漏了一件事。

七步老魔當年將那位崑崙掌門人活活撕成兩片，憑的並不全是指力！

老魔在指力上力拚無功，突然野性大發，猛地咬牙挫身，奮力一扭一拉，竟將血爪曹烈的一條右臂，硬生生的給扯了下來！

血爪曹烈見老魔使出扭勁，雖情知不妙，但由於右手五指交纏，左掌又頂得死死的，想要抽身，亦無能爲力。

七步老魔生性殘忍，雖然拗下了血爪曹烈一條手臂，似乎仍覺意猶未盡，這時箭竄一步，竟以那條斷臂，又朝血爪曹烈當頭砸了下去！

血爪曹烈劇痛攻心，正在昏昏欲倒之時，那還有抵抗能力？

斷臂砸落，腦漿四濺，血爪曹烈哼也沒哼一聲，便在稠稠的血泊中，像團爛泥似的，倒了下去。

大廳中每個人都看呆了！

一個人會被自己的手臂砸得腦袋開花，這種死法，恐怕還很少有人見過。

雙鈎無敵董其武仍然坐在那裏，像石頭人一樣，紋風不動。

更奇怪的是，七步老魔居然也沒有繼續轉向這位百鷹堂主發動攻擊。

老魔扔去那條斷臂，望着董其武，似笑非笑地道：「你老弟現在該回心轉意了吧？」

原來這老魔念念不忘的，還是那個提供上官兄弟行蹤的告密者。

董其武思索了片刻，忽然抬起目光，點了點頭道：「好，事到如今，董某人只好答應了！」

七步翁微微一笑道：「很好——。」

誰也不難看出這老魔此刻是如何的得意。

他雖然只說了很好兩個字，但人人都聽得出，他顯然還有兩句話沒說出來：「想在老夫面前充好漢的人物，畢竟還是不多！」

張弟掌心又在冒汗。

這一次連白天星臉上也忍不住變了顏色。

除非會有奇跡出現，下一個向老魔領教的人，他大概是輪定了！

誰也沒有想到，奇跡居然出現！

就在七步老魔躊躇滿志，等着董其武說出那個告密者的姓名時，西邊一副座頭上，突然飛起一道銀光！

銀光如電，直奔老魔後腦！

發出這件暗器的人，正是跟形意拳吳德同座的鬼鏢段如玉！

原來雙鈎無敵董其武點頭應好，他答應的並不是七步老魔，而是鬼鏢段如玉！

白天星輕輕嘆了口氣，別人也許還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在他來說，段如玉的這一鏢，却無疑又爲他解開了一個謎團。

形意拳吳德和鬼鏢段如玉不去看今天的品刀會，却靜悄悄的守在這裏喝酒，無疑是因爲兩人已預知七步翁要爲上官兄弟之死，向黑鷹幫採取報復手段，因而毛遂自薦，願從旁助一臂之力，但當時顯未爲黑鷹立即接受。

因爲黑鷹的人心裏有數，像吳德跟段如玉這一類的角色，還是少招惹的好。

再說，他們黑鷹幫，本來就是賺的這種錢，別人遇上了這種事情，都要找他們設法，現在，他們自己遇上了這種事情，却反要花銀子找別人幫忙，豈非陡然貽人話柄？

但可以想像得到的是，黑鷹幫爲了不開罪這兩位仁兄，當時似乎並未一口加以回絕。

吳德和段如玉不去觀看今天的品刀大會，而跑來這兒喝酒，無疑便是因爲兩人對這宗交易尚未完全死心。

結果，上天不負苦心人，這宗交易終於被他們等到了！

如今血淋淋的事實擺在眼前，雙鈎無敵董其武已無法再作更好的選擇。

要應付一個像七步翁這樣的大魔頭，除非不惜繼續犧牲下去，就只有一個辦法，接受鬼鏢段如玉提的條件。

銀光一閃而沒！

銀光斂盡，才聽到一聲頸骨被切斷的脆响。

七步翁獨目暴睜，向前顚絆了一步，才吃力地扭轉面孔，臉上的表情，驚奇多於憤怒。

他馬上就看到了那個暗算他的人了。

鬼鏢段如玉點頭微笑。

老魔手一指，張開嘴巴，想說什麼，但結果噴出來的却是一股血雨。

由於那支銀鏢是從腦後直透喉管，老魔嘴巴一張開，就像一下伸出了兩片血紅的舌頭，那種猙獰悽怖的神情，幾乎比森羅殿上的鬼卒，還要令人怵目驚心。

老魔掙扎着向前移了兩步，終於腦袋一歪，慢慢的倒了下去。

倒在離開血爪曹烈不到五步的地面上了。血爪曹烈如果死而有知，也該瞑目了，他雖然死得悽慘，這個殺死他的人，最後死得似乎也並不比他高明多少。

一場腥風血雨，至此雖已成爲過去，但大廳中仍然不聞一絲聲息。

鬼鏢段如玉和吳德慢慢起身走出大廳，他們一走出小巷子，便有一名黑衣漢子從後面趕上來，一聲不响的在他們手上塞進一張銀票。

× × ×

天色漸漸黑下來了，大廳中也慢慢的回復生氣。

地面上已經打掃乾淨。

井老板又做了兩口棺材的生意，看來他今天又要趕夜工了。

× × ×

雙鈎無敵董其武仍然坐在老位置上喝酒。一名藍衣中年漢子，接替了血爪曹烈的空檔，坐在他的對面。

不論這兒曾經發生過什麼事，在他們來說，都是一樣。因爲這兒還有他們的生意，還有僱請他們保護的人。

無論什麼樣的生意，都無法穩保只賺不賠。

保護錢麻子是虧本生意，而且是虧大本的生意，但這票生意既然已經接了下來，就是賠光了老本，也只有硬頂下去了。

黑鷹幫的威信，並不是一天建立起來的。任何老字號都是一樣。

× × ×

張弟呆呆地望着茶碗出神，不時喃喃重複着：「眞是怪事……」

他這四個字，也不知道已經說了多少遍，但白天星始終不理他。

張弟最後終於忍耐不住，抬頭問道：「你難道一點也不感覺奇怪？」

白天星道：「什麼事奇怪？」

張弟道：「你難道以爲姓段的出手暗算七步老魔，眞跟死去的那位賈總管一樣，只是貪圖一筆金錢酬勞？」

白天星道：「爲什麼不可以？」

張弟皺皺眉頭，沒有再問下去。

一個人如果以問題答復別人的問題，通常只代表一種用意：不想就這個問題談下去！白天星既然不願談這件事，他還問什麼呢？

張弟猜測得一點不錯。

白天星見他住口不問，立即扭頭向老蕭喊道：「老蕭，來！」

老蕭來了，滿頭是汗。

白天星道：「天黑了沒有？」

老蕭哈腰道：「快了。」

白天星道：「什麼快了？」

老蕭抹了把汗，期期地道：「快……快……黑了。」

白天星道：「很好，那麼我們也該辦我們的事情了。」

他慢慢站起來，老蕭向後退了一步。

張弟又緊張起來。

現在他已看出，白天星聲言要殺的那個男人，正是老蕭！

而老蕭無疑也已知道了這一點。

因爲現在並不是流汗的天氣，同時今天也不是這兒生意最好的一天，老蕭似乎沒有理由要流這許多汗。

老蕭既然知道白天星不肯放他過去，爲什麼不趁剛才廳中一片混亂之際，來個脚底抹油呢？

難道這大廳中已有接應他的人。

張弟想着，忍不住轉頭四下望去，因爲他不希望白天星變成第二個七步翁。

就在這一瞬間，張弟突然呆住了！

「洪四！」

一個人站在大廳門口，正在朝大廳中四下張望，這個人不是洪四還是誰？

大廳中人，全被張弟這一聲尖叫驚訝得抬起了頭。

（未完）

練空手道有規條

神光

治安不靖，大衆早出夜歸，隨時都有被人箍頸刧掠的可能，爲了自衞，學功夫已經成爲一時風尚，現在大衆的心中，都會這樣想：究竟學那一門的功夫較好呢？

功夫那一種好？是不能一概而論的，如果學得到家的話，自衞和强身，任何一種功夫，都可以發揮作用，在這一欄裏，我打算逐一介紹，見仁見智，就得憑各位自我選擇了。

今天講的是空手道：空手道可說是一種理想的護身練胆法，也是理想的强身長壽法，理想的精神修養法。

在開始練習空手道時，應該嚴格地注重每一個基本攻防技，每一個馬步法，十分講究力度的集中，務求每發一拳都有殺傷力，而每次練習時，必定要有一個黑帶以上的導師在場監視，絕少讓初學者自由練習，當學員能掌握一次的攻防後技，就在導師的監視下進行自由搏擊練習，一踏入這個階段，學員每天都得打上十場以上的自由搏擊。

玩空手道是一項精神修養的武術，在所有空手道場內都定下了一項嚴格的規則，尤其是注重在精神方面的修養，這些規條就是：（一）建立自己的高尚人格。（二）凡事必須誠實。（三）對人必須謙恭有禮。（四）嚴戒血氣之勇。（五）嚴禁與其他武術者比武等等。如發現有人違犯規則，將會有立即被革退之虞。

新派俠情恩仇連載

孫玉鑫・文
盧令・圖

情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萬里獨闖桑府，把外善內惡的桑鎭宇殺死，並將桑鎭宇生前惡行公諸於世，事後，他懷着英英遺物墨玉，擬送交昆明烏家店，詎知當他前往昆明途中，在落魂溝的小鎭上，遭人暗算，首被迷昏，而後被點了穴道，無法提聚功力，更且不能發聲，被地方捕頭指爲一屍二命的兇手，押下大牢候決，半月後，當他正耐心地用磨鐵成針的辨法去磨穿鎖琵琶骨的鐵索時，捕頭偕桑彤進來，用鹽水及辣粉，澆進杜萬里的琵琶傷洞中，杜萬里狂嚎一聲，整個人蹦跳而起，摔下後，已然昏死過去——

逞勇圖一快　種下江湖劫

有三件突發的意外事件，救了杜萬里，從鬼門關救他回來。

第一件是縣捕頭「邱鑑」，緝盜遇難因公喪命，在人在人情在的涼薄世態下，桑彤的惡行被人揭發，立足不住逃亡他處，死監中的杜萬里，不致再遭到不測的橫禍。

第二件，朝中新皇登位，大赦天下，杜狗子惡性重大，死罪已赦，改爲終身監禁。

第三件，杜狗子改監他處，有了同房，同房恰是一位郞中，並且有身武技。

郞中拍開了他被封的啞穴，不過他已習慣了緘默，連個謝字全沒說。

已非死囚，取下了穿在琵琶骨上的鐵索，這本是邱鑑的私刑，經月餘時間，在郞中的照拂下，已無大碍。

杜萬里一共在新舊監中，住了整整半年，當同監郞中被保釋之後的第二天深夜，他就不告而去，越獄而出。

倒楣的糊塗知縣，半夜死在床上！

安順店的店小二，被人割下頭後更挖開了肚腸。

土娼館着了火，當日人證上了吊，不過吊的邪性，一枚尺長釘子，由前額釘進，紮以繩索，高吊樑上。

縣內捕快，一共十二位，誰也沒便宜，一種罪過，斷手而死！

這可是軒然大波，用不着猜，罪名就全落到杜萬里身上，不過天下事有害則必另外有利，官家抓捕的是杜狗子，而非杜萬里！

杜萬里這次眞的失踪了，並且沒人再見過他，直到十八年後。

×　×

十八年不是個短日子，儘管文人筆下光陰快，但十八年總是十八年，要一天一天的過上六千五百七十天才成！

不過十八年却能改變許多事，譬如勾踐，生聚教養二十年，已能復國！

再看隋光華，十八年後的今天，他已是武林白道上的頂尖人物，擧凡天下武林中人，莫不欽尊隋光華言令而行。

也有人不！那是「烏家店」！

「烏家店」已遷離了昆明，烏婆子已經死了，如今統帥整個烏家門戶的人，少有人見到他的眞正面目。

不過只要遇上大事，這位神秘帮主駕臨，定可迎刄而解！

於是烏家帮成了綠林江湖英豪的馬首，烏家帮的神秘帮主，則成了他們心目中的當家人。

自古水火不能相容，有不少次，隋光華令人傳言，要和烏家帮主見見面，坐下來好好的談一談，但是都被拒絕了，烏家帮帮主說的好，黑，白兩道，其志不同，沒甚麼可以談的！

只因烏家帮還沒有犯到隋光華的「劍堡」，隋光華出師無名，遂忍在心上。

烏家帮更是乖巧，帮主在接獲「劍堡」主人爲隋光華，隋氏並已領袖白道俠義的消息後，早已下過嚴諭，要盡快而盡善的打聽出，直接和隋氏有關的每一件事，雖極細小，不准放過，並嚴諭凡與「劍堡」有些牽連的事物和人，暫時不得開罪，因爲雙方看似水火難容，實體上，距離交惡及必須一搏還遠的很！

「劍堡」當然也不等閒，祇因目下黑，白兩道的兩大勢力，正是「劍堡」和「烏家」，料就遲早難逃必爭，「劍堡」對有關「烏家」的一切，自也打探到十分清楚。

「劍堡」唯一遺憾的事，就是任憑用盡甚麼方法，甚至不惜專人投入黑道，仍然無法打聽出來「烏家」這位負責帮主的來歷，更不用說對方姓名了。

不過有件事却已探知，烏家帮帮主，有一身萬夫莫敵的功夫，劍術尤精，只是罕有人見。

「烏家帮」的總寨，不知在那一年，已自苗疆遷到了四川，佔據了「巫山」，備有「奇舟」，專渡險灘，別說偶有事故官家追之不及，就是白道英雄，也徒喚奈何！

當隋光華第三次派出專人，按江湖規矩，投帖「巫山」懇請和「烏家帮主」一會的時候，隨帖附上一封拜束，束文坦直誠懇，並且聲明獲知帮主向有不現威容規矩，甚願尊重，可以本來所喜裝束相見，地點時間，任由烏家帮主指明，隋光華將單人赴約。

也許是這封坦誠的拜束，打動了烏家帮主，這次雖仍謝拒指定相見時地，却有回函，言明遇有機會，必當拜謁，只請「劍堡」主人，毋忘信約，並能恕其幪面拜會之罪。

隋光華獲此回函，如得至寶，着實的祈盼着這一天早些來到。很多事和很多話，必須他們倆個人解決。

可是轉瞬三月，杳無消息！

滿山開遍紅艷人心的杜鵑花，那正是陽春三月，也正是「劍堡」即將擧辦一件喜事的日子。

喜事是「劍堡」主人四十整慶，日子爲三月二十，今天，三月十二。

雖然距離正日子還早，還有八天，可是「人怕出名」，誰叫隋光華目下已是白道第一人物，錦上添花正是世人的慣行，越到的早，就越現出和主人交情深厚，將來說出去，某某曾和「劍堡」主人握過手，把臂行，這多光采，於是「劍堡」外大道上，已是車馬不絕賀客魚貫！

「劍堡」不小，佔地三十畝，分內外兩堡，內堡爲「劍堡」中人家宅，自然也就是「劍堡」最最要緊的所在。

外堡是賓館及堡中親友聚族而居的地方，如同市鎭，平日外堡四門大開，任人出入，也設有酒樓飯肆，就是沒有客棧，外鄕人如果眞的走不了，要報知外堡管事，問明一切，有分作三等的賓館留宿，不收分文。

現在爲了準備待客，賓館已全部重新洗過，抹過，並且把原先分等的，如今改爲同等設備，計數大小房僅百十二間，約計正日子要留住的賀客，至少五百位，不够，好在「劍堡」人多，東西現成，就賓館原地，兩側擴建，在三月十二以前，已擴建完工。剛完工，就到了三十多位賀客，內中十六位是奉主人諭示，先期送禮，正日子主人必到，當然在交下賀禮後，告辭而去，十四位是本人來的，自有外堡總管招待着住於賓館。

日子眞像飛也似的快，是三月十八日，「劍堡」賀客，已到了三百多位。

在這三百多位當中，能使隋光華親迎的，論說只有兩位，一位是「泰山劍派」的掌門人程棟，一是「丐帮」刑堂長老鐵心石，但是隋光華却一視同仁，俱皆親迎於賓館門外，那種眞摯坦誠的儀態，使人樂於接近。

傍黑時，又到了七位賀客，內中之一是隋光華的岳家，武林頗有威名的「金剛指」劉家的小主人，也正是隋光華的舅爺，妻弟，人稱「小金剛」的劉秉烈。

劉家也是大家，劉秉烈在姊妹兄弟大排來說，是老么，俗話說老生的兒子份外嬌，不假，劉秉烈就是被父母過份嬌疼了些，作事爲人太過狂妄而不替他人多想，不過尙無大惡。

這次「金剛指」劉玄，本不要劉秉烈來的，是老件兒一說再說，並嚴諭劉秉烈沿途不得生事，更派了位老成持重的門下高手「和氣翁」翁三泰相陪。

翁三泰是老江湖，不止成名多年，一身功力也頂尖拔一，爲人更是面和仁心，所以才有「和氣翁」的美稱。

他本來是絕對不願意陪着劉秉烈走這一趟，無奈「金剛指」正好有事，不到嬌婿壽喜正日子，分不開身，而翁三泰又是劉玄的拜弟，義不容辭，不過翁三泰離去時，却面當着劉玄要求，此行劉秉烈必須言聽計從，劉玄逼着劉秉烈答應下來，就這樣，翁三泰仍是提心吊胆。

並非翁三泰人老胆量變的小了，着實是劉秉烈狂傲而剛愎，「劍堡」中，這次聚會非比往常，所到無一不是武林高手，尤其是劉秉烈喜惹是非，萬一發生變故，不論對劉玄或隋光華來說，都是一種恥辱，他雖提心吊胆，萬幸一路平安。

在將要踏進「劍堡」的當空，翁三泰

停馬道旁，曾十分鄭重更誠坦的警告劉秉烈，說這次「劍堡」賓客，可說包括了天下白道中的所有高人，甚至江湖綠林道上，聲望作爲並不狠毒，而功力身份甚高的能手，也會前來，所以要劉秉烈盡量收斂起狂妄剛愎，多看少講，不要離開自己眼下。

翁三泰錯了，錯在他雖知劉秉烈的性情，却錯用了辦法，如果翁三泰直接了當說，不能惹任何禍事，不能使你姊丈丟人，夠了，劉秉烈雖然天地不怕，連他那老子爹媽嬤娘全不放在心上，但是對這位嚴肅方正的姊丈，却懼上五分，就許想想厲害，遇事縮頭圖個安穩，如今翁三泰錯以「來客盡高手」的話警告他，他反而起了心意手脚皆不服的心，更决定不出事沒惹到他便罷，否則必然要叫羣俠看看「金剛指」劉家少主人的功夫！

翁三泰和劉秉烈一行，不算賓客，是一家人，所以，直接的去了後面內堡的內宅。

隋光華時正在前堡賓館迎客，還不知道自己內弟和翁三泰已到，巧的是隋夫人也認爲自己兄弟來了，沒有必要要趕着通知時正甚忙的丈夫，遂在內宅安置了兄弟和翁叔。

當劉秉烈一行進堡時，恰好「少林」監院大師「木木」駕臨，是代表少林一派前來賀壽。

隋光華早有安派，爲佛，道兩家特別分劃出兩棟靜樓，木木禪師年高位尊，隋光華親迎並相伴送到靜樓。

就這個空檔，其他賓館的大門前，到了十幾位武林江湖賀客，隋光華不在，由外堡管事和隋光華恭請爲總知賓的「大頭」胡暢迎接。

提起胡暢，大大有名，人已經有六十多歲了，那嬉笑頑皮的性格未變，出身「先生廬」，獨行武林任俠江湖已四十八年，沒敗過陣，沒殺過人，沒辦砸過經手拍胸所辦的事，此老特徵是那顆大頭，眞比平常人大了一倍。

隋光華和此老是道義交，此老眼皮子極雜，三教九流舉凡有些兒名望的武林或江湖人，他全認識，所以再三懇求此老才答應了負這「總知賓」的責任。

這十幾位賀客，有十之八九先和此老打了招呼，然後才在「禮賓簿」落名呈禮，住處自有管事奉命小厮安派。

內中一位三旬多些的普通藍衫人物，也隨着大家跟胡暢一抱拳，人多，胡暢掃了這位一眼，並不認識，不過因爲這位沒什麼「起眼」的行動和打扮，只當是和別人一路的武林人，遂沒再留心注意。

這位落下禮簿，名字是杜鵬程，禮金銀十兩，中上人參一盒，也是十分平常的禮物，自更沒人注意。

小厮恭領杜鵬程住進了「五號」賓館大樓的第「七」房，是四位一間的寬敞房子，七號早已到了三位，他來正好是住滿了。

他留心過四張床和床上的設備東西，不由會心頷首而笑，東西全是一樣而新製的，叫住的人絕對挑不出半星兒毛病來。

這時房中有兩位正在閒躺着，自然和杜鵬程打個招呼，並且自報出身名姓，一是「太極」的黃九楓，一是「終南」的陳飛雄，是隨掌門來的。

杜鵬程只是冷冷地嗯了一聲，說出杜鵬程三個字後，就不再理會黃，陳二人，一登鞋子躺到了床上。

這雖然不算什麼，可是黃，陳二人覺得甚無光采，互望一眼作個無奈何的眼色，也各自重又躺下。

剛躺好，門被猛地推開，一個二十七八面日白淨的漢子，快步奔入房中，對黃，陳二人道：「快快，別躺着養閒神啦，去瞧大美人去！」

陳飛雄眉頭一皺道：「于老弟，別忘記這是什麼地方，說話該多想想！」

于老弟于冲天，出身「黃山」「朝陽堡」，是「朝陽神掌」李三冬的小徒弟，有身不凡的武技，人聰明，好事，話多，有時難免討人的厭惡，正是七號房中住客之一。

于冲天不理會陳飛雄的話，道：「別當我不懂這些，看的人多了，反正我可是請過兩位……」

黃九楓在旁接口問道：「是那一位這麼……」

于冲天話更快，道：「一位？嘖嘖！三位，三位一道來的，是……」

陳飛雄自床上坐起道：「能是『三英樓』的那三位？」

于冲天人已轉身向外走着，道：「如果不是三英，我瞧才怪！」

「怪」字出口，才瞥見杜鵬程人在，剛要向前，黃九楓起身一把已拉住了他，使個眼色，和陳飛雄一道出門而去。

× ×

杜鵬程也到了廣場，一爲看看三英究竟多美，再就是他要去一遍「劍堡」各處，瞧瞧隋光華高人一等的各種設置。

三英究竟多美，他沒能看到，去晚了半步，三英已被迎進專爲女賓住宿的賓館，他僅見到三個背影，和嗅到一陣香風。

他本不是專爲要看三英出來的，所以毫無所失的信步而行，他去的很慢，約有半個時辰，才算把日下他能到的外堡各地，看了一遍，發現隋光華在外堡並無防守重置，和普通鎮市一樣，一片和祥。

他是從賓館所在地的外堡「東城」門開始走的，專爲女賓留宿的賓館是在南側，他遂由東經南過西轉北巡行一週。

別看隋光華因爲四十大慶而招待武林賀客，並沒忘記平日往來「劍堡」外堡的各鄉人，所以特指定「北城門」那兩座賓館，留爲原用，以便過路人客借宿，更劃出幾家酒樓飯肆，專爲過客進食。

時已飯口，有規矩，各賓館都有安排，侍役小厮會挨戶往請，並告訴你該到什麼名字的酒樓上用飯。

小厮們已在紛紛走動着催了，可是在小堡街道巷子中看光景的賀客不少，不過這個隋光華早已想到了，隨到隨時有的吃，通宵達旦的招待。

這是晚飯口，天已經有些糢糊灰色了，當糢糊的灰色漸濃而倏忽暗黑下來的時候，萬萬千千盞火把燈籠，適時亮起，雖不能說眞的照耀如同白晝，但是不論長街小巷牆壁犄角，全能叫你看的清楚，單憑這種精心設計，「劍堡」中隱有能人。

杜鵬程走着走着，肚子咕咕嚕的一叫，餓了，乍到賓館時，就接到了知會，用飯在外堡靠北門的「壯士居」，巧的是他正溜躂到「壯士居」的門前，立刻拾堦登樓。

別愁沒地方，因爲這是人家按禮賓名字人數安排好的，他來的稍早，早過被賓館侍役小厮奉請的賓客，遂挑了個靠窗座頭。

要了三個菜，一盆湯，他不吃飯，要吃道地的「葱油餅」。

放心，吃啥有啥，一刹那酒，菜，餅是一古腦的捧上了桌，小厮含笑解釋，要貴客多多原諒，因爲貴客太多，所以酒菜吃食被迫非一齊捧出不可，杜鵬程只是笑了笑，開始用飯。

天下就有該出事你不惹事而事偏找上你頭頂的事，劉秉烈不知怎麼回事兒，竟避過了翁三泰，一個人溜到了外堡街上。

他也沒用飯，信步進了「壯士居」，靠窗的座頭，只剩了一副，正在杜鵬程的對面。

杜鵬程衣着普通，低頭吃餅，難見整個的面目，所以劉秉烈根本沒把他放在心上。

劉秉烈不常走動「劍堡」，「壯士居」的小厮們，沒人認識他，不過也不會輕視他，同別人一樣的過來問好吃喝東西，也一道搬上桌面。

儘管住的賓館，分隔男女，但用飯的地方，隋光華不願落人閒話，何况江湖人男女吃喝一堂是太過平常，所以隨俗隨衆按貴客到達早晚，安排吃處。

眞叫巧，三英也安排在「壯士居」，人來了，別的不說，座中客就沒有不停下筷子來的，要有只有一位，是杜鵬飛。

杜鵬飛也抬頭看過了三英，只是一掃而過，心裏是暗贊名不虛傳，眞美，形容不得的美。

可是儘管三英美，却是渴不當茶飢難當飯，所以杜鵬飛掃過一眼後，接着吃他的葱油餅。

劉秉烈雙眉一皺，認爲杜鵬飛太過粗俗，由不得鼻孔裏就冷哼一聲，杜鵬飛像耳聾，沒聽見。

三英座頭找在杜鵬飛和劉秉烈的後旁，緊挨着，三英自人巷中走過時，人多當然走路地方窄，十有八九的貴客，都會自動站起來讓讓，三英也都對之頷首一笑，表示了謝意。

三英坐定了，要過酒菜，劉秉烈已打着如何接近三英的主意，他眼珠一轉，計上心來，招呼小厮道：「去請馬管事來，快！」

這時候叫小厮去找外管事的「馬大方」，等於開玩笑，那兒找去？誰又知道馬管事正在什麼地方忙些什麼，所以小厮十分爲難但仍然含笑說道：「這位貴客，您有什麼事，吩咐小的也是一樣。」

劉秉烈並沒火，他要的就是小厮這種回答，於是他雙眉故意一皺道：「只怕你並不認識我吧？」

小厮恭敬的說道：「是、是，小的眼拙。」

劉秉烈一笑道：「我姓劉，『金剛指』劉家，你們堡主夫人，是我胞姊！」

小厮一聽，是舅老爺，立刻一揖帶笑道：「是舅老爺，您老候着，小的這就去找馬管事。」

小厮轉身了，劉秉烈也開了口，道：「回來吧，你說的對，這時候那裏去找他，算啦。」

本堡主人的妻弟，也在「壯士居」用飯，可見隋光華的作風，尤其是沒人認得這位舅老爺，如今可不是，大家全認識他了。

小厮多事，小厮討好，這難怪，舅爺跟前，敢不巴結，上一步道：「那您老吩咐，有什麼事辦，小的……」

劉秉烈手向三英座頭一指道：「姑娘們降駕，咱們是應該讓坐在靠窗座頭才對，你能辦好？」

小厮爲了難，舅老爺他不敢得罪，可是貴客們他也不敢得罪，叫誰讓呢？

劉秉烈這時已起身道：「別爲難，我們這副座頭讓。」

這多顯的他自愛，仁義，知禮，話一落，轉對杜鵬程道：「這位朋友，禮讓姑娘們靠坐窗旁可好？」

其實這是小事，如果劉秉烈不有心的告訴杜鵬程等賓客，說他是舅爺的話，讓就讓，這沒什麼。

假如杜鵬程換上別人，儘管劉秉烈是有心買三英的好，儘管看出了端倪，也會讓，有句話，僧面不看還看佛面，何况，讓座三英，至少可落三英嫣然一笑頷首爲謝。

杜鵬程，不同於他人，緊接着劉秉烈的話，他頭一搖，乾，冷，硬的說了三個字——我不讓！

「我不讓」三個字，正好和三英的「劉少俠別客氣」同時送入衆人之耳。

劉秉烈的臉紅了，他是謀定而動，想了又想，在認定天下沒有會不開竅到不讓三英座的呆鳥，才按計行事的，沒想到呆鳥現成有，掃盡了他的臉皮！

他怒火已經到了咽喉，强忍下了，冷冷地對杜鵬程說道：「朋友尊姓？貴門戶是……」

杜鵬程話更冷，道：「我姓杜，杜鵬程，自己掌着自己的門戶，還有，我們不是朋友！」

劉秉烈更難下台，陰冷地一哼道：「很好，這是『劍堡』，劉某不能說半句過份的話，只望過了這幾天，在『劍堡』外面還能會到你閣下！」

說着，拂袖而去。

杜鵬程似是有心，竟對劉秉烈的背影道：「不錯，打狗看主人，杜某更不能說話過份，堡外隨時見的到！」

劉秉烈霍地停步回頭，怒目震聲道：「杜鵬程，今夜三更堡外左側樹林一會，你敢？」

詎料，杜鵬程嗤笑一聲，說道：「不敢……」

話沒說完，劉秉烈錯會意下已接口道：「鼠輩，哼！」

一聲哼，轉身又去，正好杜鵬程說出沒說完的話來，道：「不敢開罪『劍堡』主人的貴戚！」

劉秉烈二次止步轉身道：「聽明白，今夜三更，是『金剛指』劉家，和你閣下

的事，敢？」

「不敢！」杜鵬程道：「劉家有位了不得的姑娘，嫁得一位不得了的人物！」

「住口！」劉秉烈眞火了，厲聲道：「是我劉秉烈，對你杜鵬程，生死各自認命，仰仗他人的不好種，敢？」

杜鵬程道：「不驚動『劍堡』中人的話，我沒有不敢的事！」

這話劉秉烈明白，立刻拱手對滿樓賓客拜托，此事要講也過了今夜三更，並嚴囑小廝們不得通知馬總管後，和杜鵬程約定好，大步而去。

杜鵬程並沒有別的心，只是要殺殺劉秉烈的火性，他若無其事把飯吃完，坦然而去。

小廝能不通知馬管事嗎？不能，也不敢，但是當小廝們找到馬管事，把一切悄悄稟陳清楚的時候，已是二更天了！

× ×

馬管事焦急的幾乎隨時都能昏倒，舅老爺和杜姓賀客，當衆談妥了三更較技，並且是生死不論，這簡直是荒唐到家的事，舅老爺當然荒唐，這位杜姓賀客也荒唐的可以，檢這種日子私鬥，馬管事怎敢作主，立刻去報堡主。

他來了，這是木木禪師暫時靜修的賓樓，無奈何門口看守堡主的兩位弟子，把一步想要闖進靜樓的馬管事給攔住了。

馬管事急急聲明有至要緊的大事，必須立刻見到堡主，守門的搖頭說明，自初更剛過該當飯口時，「金剛指」劉老爺子和三位朋友突然到了，接着堡主就叫人請來「泰山劍派」掌門人程棟，丐幫刑堂長老鐵心石，「朝陽堡主」李三多，晚飯都是在靜樓用的，堡主吩咐，沒有他的呼喚，任何人不准放進樓來，所以馬管事雖是管事，一樣也只好候着。

候了足有半更天，馬管事已汗如雨下，着實候不下去了，要這兩位隨便那位，去請「金剛指」劉老爺子，兩位答的妙，說他們也在樓外，禁令也得算上他們，所以根本進不去。

馬管事搓手抓耳，突然想起了胡老爺子胡暢，神色一喜，不覺自語道：「我可眞是急瘋了，早就該找胡爺商量。」

說着快步就走，那位叫麥民天的大弟子，已接口道：「管事，你說的可是胡暢胡前輩？」

馬管事直點頭，麥民天一笑道：「不用去找啦，胡爺也在樓上。」

這可好，剛剛跳下熱鍋來，又爬了上去，急的幾乎要哭。

還是二弟子楊杰不忍，道：「究竟有什麼大事……」

馬管事沒答話，突然轉身往「內堡」狂奔而去。

× ×

「金剛指」劉玄，本是要到嬌婿正日子那天，才能有空來，他忙着幫忙朋友渡過一場生死難關！

結果，忙沒幫上，他這位朋友已經死在中途，朋友門下子侄等共二十四人，也僅僅逃出了一人，他一怒之下，直追對方，竟失踪影，才和這位大難不死倖逃殘生的晚輩，快馬到了「劍堡」，要嬌婿想個辦法，並且預先把另一件即將發生的不幸事，通知嬌婿，或許能够代解這場就要發生的慘案。

隋光華得報怒上心頭，立卽召請正在堡中的各前輩，於木木禪師靜樓共商大計，因此諭令不准闖越。

靜樓中的羣俠，時已商妥了方策，並且決定在隋光華壽誕過後的次日，就着手過問這段將要發生的大事。

適時，麥民天飛也似的奔上樓頭，恰恰正和事畢告辭木木禪師離房的羣雄相遇，隋光華一皺眉頭叱道：「有什麼緊要事，像掉了魂似的亂跑？」

麥民天接話很快，說道：「是師母來了。」

隋夫人會突然來到前堡，當然有事，不過隋光華依舊哼了一聲道：「那也用不着慌成這樣子呀？」

麥民天道：「是馬管事……」

「住口！」隋光華沉聲道：「說話顚三倒四，你師母來了和馬管事又有什麼關係，你……」

「是這樣的師父，」麥民天道：「馬管事先是要見您，因爲您吩咐過，所以弟子沒叫他進來，他等了很久，又要去找胡前輩，可巧胡前輩也在此地，所以馬管事就驚動了師母。」

麥民天人太方正，比他師父當年還老成，不善答對，費了半天勁總算把事情說了始末。

胡暢老精靈，一聽就知道必然發生了大事，並且和賀客有關，立刻道：「馬老弟他人呢？」

問着，隋夫人在前馬管事隨後已上了樓，衆人自是先和隋夫人見禮，隋光華還沒開口，胡暢已經問馬管事道：「馬老弟，可是賀客們出了事情？」

隋光華一聽，心中已有三分焦急，雙目不由直盯在馬管事身上。

馬管事眞不知道該怎麼說明才好，還是隋夫人，不對隋光華找上了一旁的「金剛指」劉玄，道：「爹您老人家也眞是的，幹麼非帶秉烈來不可……」

聞聲知意，隋光華變了臉色。

劉玄更是急不可待的問道：「這畜生惹了什麼禍？」

隋夫人微嘆一聲道：「他沒有半點分寸，在『壯士居』和一位賀客言語失和，竟然相約私鬥，三更天在堡外，生死不關任何親友，爹您說……」

隋光華寒着臉問馬管事道：「已經三更了，是在堡外何處？」

馬管事剛剛說明地點，劉玄已迫不急待的罵一聲「小畜牲」，首先頓足飛身疾射而去。

隋光華帶有歉然的笑對程棟、鐵心石及李三多道：「事出突然，諸前輩請多諒宥，在下暫時失陪，去看看情形……」

胡暢爽直的接口道：「這用不着客氣，老弟，我陪你去一趟，就走。」

於是隋光華、胡暢拱手而別程棟等人，急步下樓後，立卽展動身形，快如過渡流星直向堡外飛馳而去。

× ×

杜鵬程立於一個十分快速的「人影圈」中，那人影圈，正是劉秉烈施展出特殊身法的幻影。

雖說是幻影，却快到使圍觀的上百名賀客，難以分別出眞假虛實。

「金剛指」劉氏一門的絕學，端的不凡，上百賀客咸認杜鵬程恐非敵手。

「三英」也到了，這對劉秉烈來說，有意想不到的鼓舞力量，因此身法如行雲流水下，時出奇招攻撲杜鵬程。

不過任憑劉秉烈絕式如何越絕猛辣，杜鵬程總是看似輕描淡寫的隨便一揮手或一翻掌腕，就化解無碍。

動手已有五六十招，劉秉烈身法越來越快，而杜鵬程化式解招依然從容，妙的是從未還攻過一次！

劉玄到了，本要出聲喝止劉秉烈，目光曾處，不由點頭，不怪劉秉烈狂妄，果然已將劉氏輕功絕學精研而化，劉玄雖對乃子傲狂不滿，但也欣喜乃子功力深進，遂打定主意暫時看個究竟。

八十招過了，劉玄皺起眉頭，以他的經閱，業已看出乃子絕非杜鵬程的對手，不過杜鵬程那種化解一切險、狠、猛、辣攻式的手法，已使劉玄在震驚中難以理解，因爲他看了三十幾招，並未看出杜鵬程手法奧妙的地方。

適時，杜鵬程帶有冷嘲的開口道：「閣下應知自愛，八十招攻撲，未能沾及杜某寸衣，杜某更未還過一式，難道閣下還不知道該當如何？」

劉玄祇顧思索杜鵬程所使的手法，竟沒有聽到杜鵬程的這句話，而劉秉烈八十幾招猛撲及展動「化身幻影」輕功，眞力已失十之四五，額頭已見汗珠，喘息也有了聲響。

杜鵬程的話，使劉秉烈怒火猛湧，別看他相約杜鵬程時，恨不得見面立下毒手，等到相約時動了手，他甚知分寸，仍未施展出劉門絕技的「金剛指」。

這種指力十分歹毒，不必點實，指風所中，肌膚洞穿，輕則重傷，重則喪命，他和杜鵬程並無仇恨，又在隋光華的「劍堡」外動手，本身又是隋光華的妻弟，能爭回些面子，他打算的是立刻停手，最多再說上兩句嘲諷對手的話已很夠了。

不料使出全力，已近百招仍然無功，並且眞如對手所說，連人家衣角都沒有碰到過，已是「羞刀難出」，現在人家諷言嘲語的激到，他橫了心，牙一咬，已提聚十成眞力，準備以「金剛指」獲勝。

杜鵬程已看出內情，把臉一寒，在避過劉秉烈兩招狠手後道：「閣下記住，我並無傷你之心，相約較搏，旨在殺了你這位『劍堡』堡主妻弟的狂妄傲性，聽着，你就算再練一輩子，也絕非我的敵手，立刻自動停手，是聰明人，如果妄想以你劉氏獨絕的『金剛指』力獲勝，閣下，那恐怕你會害人不成反害自己！」

這幾句話够長，說的時候，又避過了劉秉烈八次襲擊，引動了劉玄的注意。

劉秉烈臉上都有了汗，喘息越見粗重，右手提抬前胸，食指挺動而漸粗，其餘四指，緊緊自曲扣環，這正是將發指力前的象徵。

倏地，劉秉烈找到杜鵬程一個破綻，一聲暴吼，「金剛指」點出，直擊杜鵬程丹田，狠穩而毒，如果杜鵬程無法化解這種罕奇的指力，中則必死！

劉玄失色，沉喝道：「畜生大胆，還不停手！」

他喊慢了，劉秉烈指力已全勁發出，杜鵬程臉上出現了冷酷的獰笑，人沒動，也抬起了右手，也用的是食指，指挺力湧，迎向劉秉烈擊出的「金剛指」力！

劉秉烈嘴角噙着獰笑，耳邊已聽到乃父的叱斥聲，但他並未顧忌，反正是禍業闖下，只有過了以後再講。

他念頭尚未轉過，突覺「金剛指」力竟被一種更爲强勁的罡風撕碎，化爲無功，心頭一緊，臉色頓變，才待疾縱而避，罡風業已臨體，全身驀覺一緊，頭一昏，人事不知。

劉玄突見愛子全身一顫隨卽昏死地上，不由頓足而到，首先探視乃子，立卽神驚色變，指發如雨，點拍了乃子十六處穴道，然後站起步向杜鵬程。

杜鵬程由劉玄剛才的叱斥聲中，已知是誰，首先開口道：「可是劉玄劉大俠當面？」

劉玄是以多年經驗，在緊緊壓住內心的怒火和激動，冷冷的答道：「不敢，老朽劉玄，閣下……」

「杜鵬程！」他報出名姓。

劉玄嗯了一聲道：「杜朋友，犬子和你有仇？」

杜鵬程以搖頭當作了回答。

劉玄哼了聲道：「既無仇恨，你爲什麼下這重的陰手，使他一身功力盡失？」

杜鵬程傷了劉秉烈，本就半絲兒歉意都沒有，祇因劉玄曾經叱斥乃子，所以才以好臉相迎，如今把臉一板，冷寒的說道：「你來此已多時，何故不來時就喝止令郎？」

劉玄語塞，杜鵬程接着又道：「我用十幾句話，說明利、害，令郎不聽，你應該知道我沒有說謊對不？」

劉玄又難答言，杜鵬程冷哼一聲又說道：「你雖喝止令郎以『金剛指』傷人，但在令郎指力發出之後，這是我杜鵬程，如果換上別人，豈不業已身死多時？又譬如杜某功力難抗令郎指力而亡，你那時又該怎麼說？」

劉玄的老臉，紅一陣白一陣，一句話都答不出來。

杜鵬程這時聲調突然轉爲激昂，道：「似令郎這般狂妄，偶因小故就挾技殺人圖一時之快，杜某僅僅毀去他的一身功力，說來似乎已經十分仁義厚道，不料你會是非不分，竟罰問杜某，請教，就算你罰問有理，又打算怎樣對杜某呢？」

劉玄幾乎要找個地洞一頭攢將進去，可惜有時地洞也不那麼現成。

藏避既已無門，劉玄暗中咬緊了牙，決心反抗回擊，遂震聲道：「杜朋友，似乎天下那個『理』字全叫你佔盡了……」

杜鵬程更是早已不耐，沉聲道：「別的杜某不敢狂言，這次和令郎失和較技的事，杜某的是佔全了那個『理』字！」

劉玄很快的接話道：「那正好，老朽在犬子缺理之下，願代賠罪，並且希望也能領教幾招絕學！」

杜鵬程眼角一掃，已看到遠遠疾射而到的幾條人影，他知來人中必有隋光華在，立揚聲道：「有此必要？」（未完）

新穎俠情長篇故事

朱唇令

諸葛青雲・著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白振宇偷空往晤陶陵，說明被迫屈居魔教，願暗中爲正道武林効力，暗通消息，白振宇走後，黃聖仁也來訪陶陵，要請陶陵暫息干戈，因彼正受魔教壓力，迫彼等臣服，陶陵諉以不便作主，三日後作答，那晚陶陵獲知魔教使者白振宇與戈大年往黃聖仁處討回音，遂暗偕柳含烟、花含笑潛往迷宮外窃窺，果見雙方峙立宮外，獨孤豪與白振宇作十招搏約，結果獨孤豪技遜一籌，乃隨白振宇往魔宮作人質，白振宇走時以一紙糰遙擲給陶陵，柳含烟訝然問陶陵，白振宇怎知他們隱身在此——

滿江戰火瀰地血腥聞

陶陵笑道：「一個人功力到了某種程度，自然可以察覺到週圍的一切動靜的。」一頂話鋒，又傳音接道：「不但白大俠知道我們在旁邊竊聽，連那黃家父子，和那兩位甚麼娘娘，也都已知道有人在竊聽了呢！」

就這傳音交談間，黃聖仁父子，和卜家姊妹已返身走入大門內，大門也隨之闔上了。

陶陵淡然一笑道：「作戲的都走了，我們這看戲的，也該打道回府啦！」

三人飄落三丈外的一條小巷中，一面以普通的步伐走向回程，一面由花含笑笑問道：「陶伯伯，黃聖仁是否看到白大俠遞給你紙糰呢？」

「沒有看到。」陶陵接道：「當時我會注意到，黃家父子，卜家姊妹都已經轉身向內了。」

花含笑「哦」了一聲道：「奇怪，白大俠怎會肯定是我們在這兒，而將紙糰投射過來？」

陶陵神秘地一笑道：「說穿了，可一點也不奇怪。」

花含笑撒起嬌來，道：「陶伯伯，你別賣關子嘛！」

陶陵含笑接道：「老實告訴妳們兩個，我和白大俠，方才已經用千里傳音功夫交談過啦！」

花含笑，柳含烟二人同聲一「哦」道：「那就怪不得啦！」

陶陵笑了笑道：「其實，白大俠在碼頭上，就認出妳們兩個。」

花含笑又「哦」了一聲道：「這是白大俠方才告訴你的？」

「不錯。」

「白大俠還說過些甚麼？」

陶陵接道：「他說，他在碼頭上所說的那些話，是故意說給妳們兩個聽，以便妳們傳信回來，讓我們去看熱鬧的。」

柳含烟嬌笑道：「白大俠也算得上是用心良苦啦！」

花含笑接道：「陶伯伯，怎麼不先打開那紙糰瞧瞧？」

陶陵漫應道：「馬上就要回到客棧了，還是待會再瞧吧！」

回到客棧中，第一件事就是會同倪素貞，共同閱讀那個紙糰。

那紙糰是一張女人用的粉紅色信箋，字跡也是女人用的眉筆所寫，寥寥數行，潦草已極。

柳含烟一聳瑤鼻嬌笑道：「好香！」

花含笑也含笑接道：「上面還印有天魔宮用箋的篆書呢！」

陶陵皺眉接道：「兩個丫頭，安份一點！」

「是！」

柳，花二位姑娘嬌應着扮了一個鬼臉，倪素貞陶陵二人，則是一臉肅容，向那數行潦草的字跡端詳着：

黃家父子勢將爲本教所壓服。

果爾，則次一箭頭，將指向諸位。

如諸位自認無力抗拒，則不如及早遠避是爲上策。

我將盡全力疏導，但恐收效有限。

只有「四象九龍杯」上武學，才能制服她們兩姊妹，希好自爲之。

可能我將親來……

字跡到此爲止，陶陵禁不住輕輕一嘆道：「下面應該是『一晤』或甚麼的，但這個來字只寫一半就沒有了，是以想見當他寫這紙條時，是一種怎樣的情況。」

倪素貞蹙眉一嘆道：「既然他身在魔巢，心存俠義，並也不會忘記我們母子們，爲甚麼不找機會棄暗投明呢？」

陶陵正容接道：「可能是受了某種禁制，不由自主。」

倪素貞苦笑道：「陶大俠方才已親眼看到他力戰獨孤豪的情形了，你看他像一個受了禁制的人麼？」

陶陵也苦笑了一下道：「這倒是看不出來。」

「那麼。」倪素貞注目問道：「這該怎麼解釋呢？」

陶陵蹙眉接道：「現在，只有希望他

自己跑出來，才能揭開這個謎底……」

倪素貞沉思着接道：「我想……設法上那魔船上去，當面跟他們談談。」

陶陵正容接道：「這不太妥當，我看，明天還是由我先去試探一下看。」

倪素貞怔道：「陶大俠準備明闖？」

「不！」陶陵含笑接道：「我準備以江湖禮節拜訪。」

倪素貞沉思着，輕輕一嘆道：「辦法是不錯，只怕那魔女不肯講理。」

陶陵神色一整道：「事在人爲，我們不能不去勉力一試……」

×　　×

第二天清晨，陶陵正準備前往天魔教的那艘樓船上去拜訪時，黃聖仁忽然派袁媚兒前來。

袁媚兒也就是天魔教中二駙馬戈大年的元配夫人。由於她曾經與方仁傑打過交道，同時又不知道，方仁傑已經隨同朱唇令主閉關進修去了，所以，她一到客棧門口，就向輪值的倪小娟說明自己的身份，指名要見方仁傑，當她由倪小娟口中獲悉方仁傑不在時，才要求見倪素貞。

因此，陶陵只好暫緩行程，與倪素貞二人一同接見袁媚兒。

在獨院中的小客廳中，分賓主坐定後，袁媚兒才首先歉笑道：「清晨打擾二位，媚兒深感不安。但上命所差，同時，私情上也有不能已於言者，所以才不得不冒昧造訪，尚請二位大俠，多多包涵。」

陶陵含笑反問道：「袁夫人口中的上命所差，我懂得，那必然是奉貴上之命，前來討取有關雙方合作與否的回音？」

袁媚兒連連點首道：「正是。」

陶陵蹙眉接道：「那私情方面，又是怎麼說法呢？」

袁媚兒苦笑道：「陶大俠眞健忘，據敝上所忖測，昨宵，陶大俠是在本宮的大門外隱身瞧熱鬧的……」

陶陵截口道：「貴上可眞够高明！」

袁媚兒輕輕一嘆道：「陶大俠果眞是在那兒瞧過熱鬧，當已知道，媚兒就是天魔宮中那位二駙馬的糟糠之妻。」

陶陵這才「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所謂不能已於言的私情，是指與我們的白大嫂同病相憐的這一點而言。」

袁媚兒苦笑了一下道：「正是。」

倪素貞美目向袁媚兒一掃，輕輕一嘆道：「袁夫人是否已籌妥甚麼良策呢？」

袁媚兒笑道：「媚兒正想向你請教，你怎麼反而問起我來了。那是等於問道於盲啊！」

倪素貞也苦笑道：「咱們算是彼此，彼此，現在還是談談公事吧！」

陶陵正容接道：「這事情，對二位來說，公私之間，是沒法劃分的。」

袁媚兒注目問道：「那麼，陶大俠何以教我？」

陶陵沉思着接道：「目前，我還沒作最後決定，袁夫人最好是今天晚間再來討取回音。」

袁媚兒訝然問道：「陶大俠還沒攷慮好？」

陶陵不便說明自己將前往拜訪二位魔女，只好臨時扯了一個大謊道：「袁夫人睬明白，我與白大嫂在這兒都是客卿地位，像這等大事，是應該由令主裁決的。」

袁媚兒注目問道：「胡令主俠駕不在這兒？」

「不錯。」陶陵又扯了一個謊：「今天午後，胡令主就可回來了。」

袁媚兒沉思着接道：「那麼，妾身暫時告辭。」

起身檢衽一禮，轉身向門外走去……

陶陵於送走袁媚兒之後，與倪素貞又低聲交談了幾句，才匆匆出門，趕向江邊，在碼頭上雇了一艘小舟，直向那艘樓船駛去。

小舟駛離碼頭之後，那操舟的船夫一面划着槳，一面向着陶陵笑道：「閣下就是有『賭王』之稱的陶大俠。」

陶陵因爲心中有事，同時也沒想到，一個操舟的船伕，也是道上人所喬裝，因而一直不曾向那船伕多注意一下。

此刻，聞言之後，才禁不住苦笑了一下道：「想不到閣下也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手。」

也直到這時，他才向對方仔細打量。那是一位年約半百，一身灰色短裝的精壯老者。

憑陶陵的江湖閱歷，自然可以瞧出對方完全是未經易容的本來面目。

那灰衣老者笑了笑道：「在你這位名震江湖的『賭王』面前，縱然是高人，也會給比得矮下去呀！」

陶陵注目沉聲問道：「閣下能否報個萬兒？」

接着，又輕輕一哼道：「台端準備將這小舟駛往何處去？」

原來目前的小舟，是逆水而上，可並非是橫渡江面，駛向那艘停泊在江心的樓船。

灰衣老者笑道：「憑陶大俠的身手，還怕在下將你拐跑了不成。」

陶陵又是一哼道：「我可沒工夫跟你胡扯……」

灰衣老者截口接道：「這個，在下知道，閣下是要去那艘樓船上，拜訪那樓船的主人，可是，你陶大俠曾否想到，現在是甚麼辰光麼？」

陶陵微微一怔，灰衣老者又含笑接道：「對於一位訪客而言，現在去可實在太早了一點，你要拜訪的人，該正是鴛鴦交頸，好夢方酣的時候呢！」

陶陵禁不住苦笑道：「閣下說得不錯，在下的確是來得太早了一點。」

「所以。」灰衣老者接道：「咱們趁這段時間，先去上游兜兜風，順便天南地北聊聊，不也很好麼！」

陶陵點首笑道：「很好，很好，在下絕對同意，不過……」

微頓話鋒，才注目接道：「現在，該說明你的來歷了吧？」

灰衣老者含笑接道：「在下上官述，現任飛虎寨中特別護法，雖然也是客卿身份，但比起你這位朱唇令門中的太上護法來，就未免相形見拙了。」

陶陵淡然一笑道：「原來是以水上功夫稱絕江湖的『出水蛟』上官朋友，眞是見面更勝聞名。」

上官述謙笑道：「陶大俠過獎，在下深感汗顏。」

陶陵笑問道：「上官朋友一向是在『太湖』得意，怎會也投入了飛虎寨中？」

上官迷輕輕一嘆道：「身在南天王的轄區之內，不聽話還行麼？」

陶陵注目問道：「那麼，閣下降尊紆貴，屈身船伕，爲的又是些甚麼呢？」

上官迷神秘地一笑道：「這是在下的老本行，也說不上甚麼委屈，至於等在這兒的目的，那是奉命恭候你這位『賭王』的俠駕。」

陶陵問道：「奉的是黃飛虎之命？」

上官迷接道：「應該說是奉的是十絕神君之命。」

陶陵苦笑道：「黃聖仁可眞夠高明，他居然斷定我會上天魔教的魔船上去。」

上官迷笑了笑道：「敝上早已料定，由於白振宇大俠在天魔教中，陶大俠遲早會前往晤談，加上陶大俠對與敝上合作一事，一再延遲作覆，就更增加敝上的信心了。」

陶陵「唔」了一聲，沒接腔。

上官迷含笑接道：「敝上不但斷定陶大俠會上魔船上去，同時也斷定陶大俠此行，必然是徒勞往返。」

陶陵笑道：「咱們賭點東道如何？」

上官迷呵呵笑道：「陶大俠眞是三句不離本行，但在下對賭經是一竅不通，而且閣下此行有沒有收穫，跟在下也談不上有利害關係，所以，只好有方尊命了。」

陶陵精目深注地接道：「那麼，說你的眞正任務吧！」

上官迷意味深長地一嘆道：「武林中事，爾虞我詐，虛虛實實，也是很平常的事。但有一點我要提醒閣下，如果敝上一旦被逼而與天魔教聯手，對你陶大俠，可是非常的不利。」

一頓話鋒，又正容接道：「至於閣下如想與天魔教聯手來對付敝上，那也必然是一場夢想。」

陶陵笑問道：「這是貴上要你轉達給我的話？」

上官迷正容點首道：「不錯，敝上是誠心與閣下合作，至於聯手掃蕩天魔教之後，雙方或者是劃地爲界，和平共存，或者是各憑實力，爭個強存弱亡，到時候可各憑天命。」

陶陵神色一整道：「上官朋友，我不妨老實告訴你，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打算跟任何一方面合作。」

上官迷一怔道：「爲甚麼？」

「因爲。」陶陵正容接道：「不論天魔教也好，你們那位十絕神君也好，都不是合作的好對象。」

上官迷笑問道：「陶大俠打算兩面作戰？」

陶陵苦笑道：「你以爲我這麼傻？」

上官迷也苦笑道：「那我就想不出來，陶大俠何以能在這兩大之間，獨善其身了？」

陶陵笑道：「我個人是好辦得很，日食三餐，夜眠八尺，天地如此遼闊，還怕沒有我的容身之地麼！」

上官迷正容接道：「陶大俠說得是，但請別忘了，貴方可不止你陶大俠一個人呀。」

陶陵接道：「那都是胡令主的人，毋須我來操心。」

一頓話鋒，又沉聲接道：「胡令主女中豪傑，胸羅萬有，功參造化，她絕對不會與任何邪惡勢力合作的。」

上官迷微微一哂道：「據在下所知，目前貴方的實力，比任何一方面都顯得薄弱。」

陶陵笑道：「自古邪不勝正，『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閣下該懂得這兩句話的道理吧？」

上官迷注目問道：「陶大俠這是正式拒絕與敝上合作了？」

「可以這麼說。」陶陵正容接道：「不，如果貴上能改變作風，捨邪惡而尚俠義，那自然又當別論。」

上官迷輕輕一嘆道：「正邪之間的分野，有時候是很難有一個標準的。」

「這說法我可不敢苟同。」陶陵正容接道：「這問題，我想還是留待與黃聖仁當面去談，比較合適。」

上官迷接問道：「陶大俠準備幾時與敝上面談？」

陶陵沉思着接道：「我想，等我由魔船上回來之後，再決定會面的時間。」

上官迷點點頭道：「也好。」

陶陵含笑接道：「咱們之間，好像已沒甚好談的，還是勞駕送我上魔船去。」

「好的……」

上官迷口中說着，小艇已在他的操縱之下，掉頭駛向下游，直向那艘樓船過去，一面並笑問道：「陶大俠，回程中是否還要在下効勞？」

陶陵笑了笑道：「自然須要，只是恐怕上官朋友沒這一份耐心等下去。」

上官迷笑道：「爲了陶大俠方便，即使沒耐心，也得強行磨練呀！」

「好！」陶陵含笑接道：「待會，船資加倍。」

上官迷呵呵一笑，說道：「在下。謝了……」

說話之間，小艇已到達天魔教的那艘樓船旁邊。

由於小艇的速度已減緩，並向樓船靠攏，樓船上，一個輪值的勁裝大漢，俯身喝問道：「你們是幹甚麼的？」

陶陵仰首答道：「在下朱唇令門中陶陵，專程拜會二位公主而來。」

那勁裝漢子微微一怔道：「尊駕就是名震江湖的賭王陶陵陶大俠？」

陶陵含笑點首道：「不錯。」

那勁裝漢子笑問道：「陶大俠要見咱們公主，有何貴幹？」

陶陵沉聲接道：「我不是已經說過，是拜會二位公主而來麼？」

那勁裝大漢笑道：「拜會也該有個理由。」

陶陵臉色一沉道：「這些，似乎不是閣下所應該過問的吧？」

那勁裝大漢訕然一笑道：「陶大俠說得是。」

接着，他也是臉色一沉，冷笑一聲道：「只是，咱們公主都還沒起來，陶大俠還是待會再來吧！」

陶陵笑道：「你這是故意刁難！」

「在下說的是實情。」

「那我可以在船上來等。」

話聲中，一式「旱地拔蔥」，已由小艇中騰射而起。

勁裝漢子一掌推出，並怒叱一聲：「下去！」

但陶陵却疾如電掣地，一把扣住對方的手腕，飛身到了甲板上，並含笑接道：「多謝閣下接引！」

勁裝漢子一怔之後，才訕然一笑道：「眞是見面更勝聞名。」

陶陵淡然一笑道：「朋友，還是請帮我通報一聲吧！」

官艙門口忽然傳出一個嬌甜語聲道：「不必通報了，咱們公主有請。」

隨着話聲，一個年約十五六歲，作宮女裝束的青衣女郎，已出現門口。

陶陵轉身走向官艙門口，一面含笑接道：「多謝姑娘！」

青衣女郎嬌笑道：「婢子名叫青梅，陶大俠還是叫我的名字吧！」

陶陵淡笑着道：「哦！原來是青梅姑娘……」

說話間，已進入官艙中。

青梅一面肅客入座，並獻上香茗，一面嬌笑道：「青梅就是青梅，陶大俠不必再加上甚麼『姑娘』的字眼了。」

陶陵笑問道：「妳不喜歡有人叫妳姑娘？」

青梅笑了笑道：「婢子就是婢子，怎麼能跟姑娘混爲一談呢！」

接着，又嫣然一笑道：「陶大俠請稍待，咱們公主馬上就來。」

說完，翩然消失於通往裏間的一道帘幕深垂的門中。

這時，陶陵才游目向四週打量着。官艙作客廳裝置，一切陳設，豪華中不失典雅，足見這二位公主，可並非平凡的庸脂俗粉。

他，端起茶杯，淺淺地飲了一口，目光落在一幅長達四尺的山水畫上，人也不自覺地，向那幅山水畫前走去。

畫上是一抹遠山，一曲清溪，一位峨冠博帶的老人，正悠閑地負手閑眺着。

這幅畫，並不算怎麼高明，但由那紙張與墨漬的顏色判斷，至少是百年以上的古董了。

不錯，他由畫上落欵的年月推算，是一百一十五年以前的作品，只差五年，就屆滿兩個甲子了。

他目注落欵處，蹙眉自語着：「天虛我生？這名字好像在那兒見過，怎麼會想不起來了……」

他自語未畢，突生警覺地，扭頭向通往裏間的門口瞧去。

剛好，兩位宮裝麗人掀帘而出，前面的一位並發出一串銀鈴似的嬌笑道：「陶大俠高軒滋止，蓬蓽生輝，本宮迎接來遲，尚請當面恕罪。」

兩位宮裝麗人，都是一身粉紅宮裝，約莫估計，年紀當在二十七八之間。

兩人都是雪膚花貌，儀態萬千，論姿色，比起朱唇令主胡貞貞來，絕不遜色。

陶陵目光一觸之下，連忙轉身，抱拳一揖，含笑說道：「陶陵冒昧造訪，打擾二位公主清修，罪過，罪過。」

前面的宮裝女郎嬌笑道：「陶大俠不用客氣，即使陶大俠你不來，許月娥姊妹也正想前往拜訪呢！」

雙方分賓主坐定，兩位公主自我介紹之後，陶陵才知道，這二位公主的眞實姓名爲許月娥，許月嬌，是一對雙胞胎，因而兩人的面目都有九成近似，只是，作爲姊姊的許月娥，個兒略矮一點而已。

一番客套之後，許月娥美目向那幅山水畫一瞟，然後目注陶陵笑問道：「陶大俠很欣賞那幅山水？」

陶陵連忙接口道：「不！在下是俗人一個，根本不懂得欣賞名畫，不敢附庸風雅。」

許月嬌噘唇一笑，道：「陶大使忒謙了。」

陶陵苦笑了一下道：「二公主，在下可是實情實說啊！」

許月娥接問道：「對於『天虛我生』，陶大俠想起他的來歷了麼？」

陶陵微微一怔道：「還沒有想。」

「那麼。」許月娥神秘地一笑，說道：「我不妨提你一個醒兒，這幅畫，是一位複姓東方，單名一個逸字的老人家送給我的。」

陶陵禁不住身軀一顫地，發出一聲驚「啊」。

許月娥笑問道：「陶大俠已經想起來了？」

陶陵點首苦笑一聲，道：「大公主說的，就是那位五十年前，爲了要獲得一位美人的歡心，而將武林四寶搜集齊全的東方前輩？」

許月娥點點頭道：「正是。」

許月嬌含笑接道：「這位東方前輩，白忙了一場，却便宜了一些不相干的人，連帶使當時的『三日天尊』獨孤豪也受了池魚之殃。」

陶陵接問道：「二位公主對東方前輩的事跡，似乎都很清楚？」

許月娥嬌笑道：「陶大俠覺得很奇怪麼？」

陶陵「唔」了一聲道：「在下的確是有點感到奇怪。」

許月嬌含笑接道：「事實上，還有使陶大俠更感奇怪的事情呢！」

陶陵笑了笑，說道：「二公主何妨說說看？」

許月嬌神秘地一笑道：「我們還知道，東方前輩，曾經對陶大俠有所請托，但陶大俠却並未履行諾言。」

陶陵正容接道：「二位公主有所不知，在下並非輕諾寡信之輩，對東方前輩的請托，我已經盡過全力，只因對方不肯聽我解釋，才使我沒法向東方前輩覆命。」

許月娥「哦」了一聲道：「東方老人家究竟曾對陶大俠有些甚麼請托？陶大使能告訴我們麼？」

陶陵不由一怔道：「原來二位公主並不知道詳情。」

許月嬌接道：「他老人家是我們的長輩，不肯自己說明的事，我們作晚輩的，自然不便追問啦！」

陶陵喟然輕嘆道：「關於東方前輩所托在下代辦之事，說來話長，不但與目前武林四寶來源有關，並且還涉及五十年前一段江湖恩怨，不過，在下告訴兩位公主之前，却有一個不情之請，想先知道兩位

跟東方前輩之間的眞正關係！」

許月娥與乃妹迅即交換了一次眼色接道：「這點，請恕我們暫時不便奉告，以後你自會知道的。」

許月嬌也隨卽截口道：「目前，我倒可以給閣下一個簡單的答覆，就是我們姊妹的武功，一部份是得自東方前輩的眞傳，如果陶大俠對這個答覆仍然覺得不滿意的話。……」

陶陵不等她說完正容接道：「兩位請莫誤會，在下之所以動問東方前輩與兩位的關係，實係因爲當年曾受東方前輩所囑，對其托辦的事，無論結果如何？不得告訴他人。」

畧爲一頓話鋒又接着道：「不過，妳們兩位既與東方前輩誼屬師徒，陶某自有義務，詳爲兩位解說東方前輩當年相托在下代辦的那一件往事。

「事情是這樣的，當年東方前輩爲了要娶那位有江湖第一美人之稱的……」

許月娥微笑，接道：「是否一個姓紀名小玉的美人。」

陶陵繼續接道：「不錯，就是她向東方前輩要求以武林四寶作爲聘禮，害得東方前輩花了十年寶貴光陰，才將四件寶物蒐集齊全。」

許月娥又打岔道：「結果，紀小玉却早巳另嫁了別人！」

許月嬌跟着道：「姐姐，不要老打岔嘛，讓陶大俠自己說下去好不好。」

陶陵哈哈一笑道：「沒關係，妳們知道紀小玉到底嫁給甚麼人？」

月娥姊妹倆訕然一笑道：「我們只聽說是一個姓倪的，武功甚高，其餘的，就不太淸楚了。」

陶陵肅容道：「不錯，此人名叫倪浩然，廿年前出現在西天目山，而且不久卽名震南七省。」

話鋒一頓之後，又徐徐接道：「此人不但武功很高，而且一表人材，長得英俊瀟洒，可是他的爲人，却是非常之差，如果說得不太過份的話，聲名狼藉四字，可說是對他最適當的貶詞。」

月嬌接着問道：「既然如此，紀小玉爲甚麼還嫁給那個姓倪的壞蛋，這個號稱江湖第一美人，對東方老前輩實在是太絶情，大負心了。」

陶陵一嘆後答道：「其實，這事不能怪紀小玉，因爲她是受騙嫁給倪浩然，也是受害人之一。

「事情是這樣的，紀小玉雖與東方逸有相守嫁娶誓約在先，可是東方前輩爲了尋找武林四寶作爲聘禮，一別三年了無音訊，最後江湖又忽然傳言，東方逸尋寶不着，早巳另結新歡，與一位『金陵』富家千金成親了。」

月娥聞言嬌哼一聲道：「那一定是倪浩然造的謠，存心破壞紀小玉與東方前輩之間的感情。」

陶陵正容接道：「大公主明見，事實的確如此，當年紀小玉爲謠言所惑，終於委身下嫁倪浩然，但是婚後，立卽發覺彼此不但個性不合，同時，也揭穿了倪某性好漁色，到處沾花惹草的眞面目。」

月娥接着問道：「那紀小玉爲何仍然死心塌地，不設法離開倪浩然。」

陶陵一嘆接道：「因爲她從小就個性非常好强，雖然明知所嫁非人，却從不向外人透露婚姻失敗之事，加上婚後三年之內，一連生了兩個逗人憐愛的女兒，她便將自己全部感情與希望，整個寄托在女兒身上，對其夫的敗德亂行，非特不予聞問，甚至連一句怨言都沒有。」

月娥隨着輕「喟」一聲道：「紀小玉也未免太自苦，太死心眼了。」她語聲一頓又接着道：「東方前輩對紀小玉此種婚後不幸遭遇，是否也已經知道呢？」

陶陵畧一沉思道：「他老人家不但知道，而且感到非常痛苦，曾經三番五次設法前往倪府求見，可是都爲紀小玉所婉拒而從未謀面。」

月嬌搶着問道：「因此，東方前輩才轉托陶大俠向倪夫人說項解釋的，是也不是？」

陶陵正色道：「不錯，在下與倪素娟交往未久，而曾借着一個機會單獨與倪夫人見過一面，其時，倪夫人巳因長期抑鬱而罹重病在床，可惜的是，僅僅轉達了東方前輩的慰問之忱，而對于解釋誤會的主要任務却無法達成。約期與東方前輩晤面亦遭嚴拒。」

月娥接着發問道：「那次東方前輩是否已將所獲之武林四寶，同時托閣下轉贈倪夫人？」

陶陵接道：「公主不提，在下幾乎忘記這檔重要事，當時倪夫人對東方前輩托贈之四件寶物，只畧一過目，就苦笑着退還給在下，未幾，她老人家終於不治逝世，因此，在下對東方前輩托辦之事亦永遠無法完成。使得東方前輩抱憾終身。」

月娥默然稍頃，道：「請恕我們再問一聲，武林四寶最後爲何又分別爲當今各門派所得？」

陶陵輕嘆一聲道：「自從倪夫人去世，東方前輩可說是萬念俱灰，他老人家只在歸隱前突然約見在下，囑將代管之四宗寶物相機轉贈紀小玉的愛女倪素娟後就飄然而去，從此絕跡江湖。至今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許月娥感嘆道：「哦！原來如此，剛才我們姊妹倆因不明內情，錯怪陶大俠當初未能履行諾言之處，務請海涵。」

陶陵連忙回答：「那兒話，大公主妳太言重了。」

此時，許月嬌却又接問道：「當初那四宗寶物是否都交給了倪素娟呢？」

陶陵神情悵然道：「四宗寶物，在下都已遵東方前輩之囑，以間接方式贈給了倪小姐，爲的是不讓素娟知道寶物眞正的來歷，以免睹物傷情，至於在下目前所保有的『三才綠玉杖』，却是素娟以後在別離金陵時，留給在下作爲紀念之物，但是其他三寶『太極黃粱枕』，『兩儀紫鳳釵』以及『四象九龍杯』後來如何會流入江湖，爲各門派所得，則不得而知。」

許月娥此時忽然起身手指艙壁所懸古畫道：「陶大俠現在對此畫來歷是否巳想起來？」

陶陵苦笑道：「大公主請恕在下魯鈍，關於此畫來歷，在下實在一無所知，但對此畫落欵所書『天虛我生』，却依稀記得是百餘年前的一代武俠宗師，所記雖實

與否？還望二位公主見教。」

許月嬌神秘一笑，道：「天虛我生確是百年前一代武林宗師，而且名震大江南北，這幅古畫不但出自他的手筆，而且也是自畫之像，此畫來歷，同時也關係着武林四寶呢！」

陶陵一怔問道：「這畫當眞關係着武林四寶？」

許月嬌又笑道：「事實的確如此，信不信由你！」

陶陵正容接道：「二公主所言，在下那有不信之理，只是此畫究竟如何關係着武林四寶詳情，還望不吝見告一二。」

許月娥聞言岔道：「因事屬機密，涉及目前武林卽將掀起的一場浩刼，敝上曾一再告誡，詳情不得向外人透露，所以我姊妹倆只好對閣下暫時賣個關子，望陶大俠萬勿見怪。」

陶陵微笑道：「那裏！那裏！」畧一頓話聲，又道：「在下來了半天，承蒙二位以上賓相待，可是對于在下來意，二位却……。」

許月娥不等陶陵把話說完，就美目深注地笑答道：「關於陶大俠來意，我們事前已知一二，現日已晌午，敝船酒飯早已準備停當，望勿嫌簡陋怠慢，同至後艙用膳後再談如何？」

陶陵一怔，答道：「在下來意，其實只是禮貌拜訪而已，萍水相逢，怎好過份相擾，二位公主請自便用餐，在下就此告辭了。」

陶陵話畢立卽起身向許月娥姊妹抬手一拱，移步向客艙外徐徐而行。

許月娥跟着起身，神秘一笑道：「陶大俠請留步，我們還有話沒說完呢！」

許月嬌接着道：「難道你不想聽一聽，我們對你眞正來意的猜測及看法。」

陶陵聞言停步，蹙眉苦笑道：「在下來意，適才已經說明，二位公主何必多疑，在下因爲尙有要事，實在不能久留，就此告辭。」話聲一停，便繼續向艙外走。

此時，一着青色勁裝大漢，突自後艙匆匆而來，對二位公主深深一禮後，向大公主附耳輕輕說了幾句話，只見許月娥一聲冷笑，面罩寒霜道：「陶兄，你如此不給面子，那本公主只好强留了。」她人隨聲到，擋住陶陵去路。

陶陵臉色大變，沉聲接道：「大公主妳這是幹甚麼？强留客人總也得有個道理。」他話鋒一頓繼續調侃道：「更何況，妳我男女有別，也得避點嫌疑。」

許月娥聞言嬌嗔大發，叱道：「住口！陶陵老兒你少跟本公主要貧咀，你也不打聽打聽，天魔教的樓船可以任人隨便來去麼！」

陶陵冷笑接道：「豈敢，豈敢，我陶某剛才所說的都是笑話，不過在下生平也有個怪毛病，就是不喜歡受別人指使，尤其是不聽婦人之言。」

許月嬌隨卽接口道：「陶老頭你少狂，讓二公主我跟你挑明了說吧！你以爲前天晚上你偸偸摸摸的來探船當我們不知道，說甚麼禮貌拜訪，見你的鬼，也不想想，憑你那點本事，居然敢明目張胆的上船來盤我們的海底。」

陶陵哈哈一笑道：「不錯，在下此行，是想了解貴教眞正幕後主持人的底細，而且也想知道兩位到富陽城眞正目的。」

許月嬌又接口道：「陶老頭你總算說了實話，可惜的是，你這一趟是來得去不得。」

陶陵臉色一整，沉聲道：「姑娘如此抬愛，陶某倒要看看你們究竟有多大本事，把我留下來。」

許月娥嬌聲怒嗔道：「妹妹，少跟他廢話。」隨着，目光投向後艙門口站着的那個身着一襲白衫的中年文士，道：「戈大年，還不跟我把這個老狗拿下。」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戈大年，身形一幌，一團白影已疾向陶陵站立處射到，一言不發，雙手十指箕張扣向對方腕脈。眼看雙方身體剛一接觸，陶陵却突然一矮身形，向側橫飄丈外，一面冷笑道：「唉！天魔教的高手，怎麼連動手過招的規矩都不懂，一上來就偸襲，本免太小家子氣嘛！難道你們就不怕傳出去被武林朋友笑話。」

「老狗，你少得意，還不跟我躺下。」戈大年一招落空，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一面答話，一而同時改換身法，接連快速地向陶陵上中下三處要害攻出了極爲霸道的三招天魔掌法。

陶陵一見對方出招，不退反進，兩人就在客艙中展開一場緊張激烈的拚鬥。

由于雙方的身法和招式，都屬一流上駟之才，因此快速無倫，旁觀的人，根本難以分辨出究竟是誰佔了上風。

勁風呼嘯聲中，只見兩道白色人影，疾如電閃奔雷似地，相互交纏着，可是却聽不到雙方掌風接實的響聲。

在惡鬥中的兩人，非常明顯的都是採取急攻，意圖搶得先機，以快、狠制服對方，因此雙方每一招式，都未曾用老立卽半途撤招，故所以雙方掌力從未接實而發出巨响。

雙方你來我往，一轉眼已經對拆了四十招，仍然不分上下，使得旁觀的許月娥，月嬌姊妹倆，雙雙面現不耐之色，秀眉緊蹙着。

只聽陶陵嘿嘿乾笑道：「江湖道上常聽人言，戈兄武功如何了得，今天我陶某總算大開了眼界，領教够了，如果就憑這點三脚貓的功夫竟然會贏得天魔教教主賞識招爲二駙馬的話，那老夫倒够資格當太上教主都有餘。」話鋒一頓又繼續道：「老小子，你還有沒有甚麼你老婆教的絕招，一齊抖出來，否則，老夫就……。」

戈大年仍然悶頭出招，沒有答腔。

陶陵却一面與之動手，繼續調侃道：「咦！這小子怎麼連大氣都不敢吭一聲，居然怕老婆怕成這個樣，這倒怪有趣！」

戈大年臉色鐵靑，咬牙切齒道：「老狗，你二大爺現在懶得跟你鬥咀，你死到臨頭還自命不凡，納命來吧！……。」

話聲未落，只聽「砰」的一聲巨震過處，兩人乍合卽分，各自凌空連翻了好幾個筋斗，只是陶陵倒飛六尺之外，而戈大年却飛出丈三之外，巳經快到艙門口才拿椿站穩，並且隨着吐了一口鮮血，臉色慘白呆立着。

此時，旁觀的許月嬌一聲嬌叱道：「老賭鬼，眞看不出你還有兩下子。」

陶陵哈哈一笑，朗聲應道：「承蒙二公主謬獎，在下實在愧不敢當。」

許月娥又接着道：「老殺才，你別臭美，你以為你從三才絲玉杖秘笈上學到的甚麼三才扇法，無相神功就很了不起，今天本公主倒要領教領教，看看你的本領究有多大。」

陶陵仍然一笑道：「既然連老夫那點壓箱底的玩藝，姑娘妳全知道，那我還敢在妳面前獻醜。」話鋒一頓又道：「何況，老夫與人動手一向有個原則，就是不跟女門，剛才在下因不小心誤傷了尊夫，老夫這廂向妳賠個不是，務請海涵。」

許月娥滿臉寒霜，沉聲道：「老狗，你少廢話，出招領死吧！」

陶陵不動聲色接道：「姑娘，何必動氣，有話慢慢說嘛！」他不待對方接腔，又繼續道：「妳我既無不共戴天之仇，何必非要置在下於死地，何況是尊夫先動手偷襲，雖然受了些許小傷，吃兩副藥，休息一兩天就會好的，在下保證以後絕對不碰尊夫一根汗毛，務請原諒則個。」

許月嬌聲色俱厲地接道：「老不死的東西，你到底有完沒有。」

許月娥此時隨聲截口道：「二妹，既然陶老兒不願動手，我看還是先讓老傢伙看台戲好了。」

她話鋒一頓，目光轉向一傍站立的那個身着青色勁裝漢子吩咐道：「請大駙馬將暗探樓船的人犯帶上。」

勁裝大漢應了個「是」字，卽舉步匆匆向後舵走去，稍頃，祇見一身着青色長衫的中年文士，押了兩個目光呆滯，舉止遲鈍的年輕女子進入官艙。

祇見那中年文士臉色青慘，一看就知道是戴着人皮面具，他就是大駙馬白振宇，被押的兩個年輕女子，都是身着黑色緊身勁裝，似乎因被點了穴道而使她們舉止行動有點身不由己。

許月娥面現得意之色，含笑向陶陵問道：「陶老兒，這兩個臭丫頭想必不眼生吧！聽說她們在貴門中地位不低，武功也很不錯的。」

陶陵驚得臉色數變，隨卽笑「哼」一聲道：「不錯，她是敝門十二金釵的老三花含笑和老么柳含烟。」

許月娥格格一笑接着問道：「聽說貴門中十二金釵裏第一，二，三釵武功比其他九釵都高，她們那一位是三釵花含笑姑娘呢？」

白振宇此時挿口答道：「啓禀教主，右邊長得高一點的就是花姑娘。站在屬下左邊的……」

許月娥不等他說，又意味深長的截口道：「人家都說朱唇令門中十二金釵如何厲害，那曉得都是些綉花枕頭，中看不中用，就不知道身居太上護法要職的陶老兒，手底下是否還有點眞功夫！」

陶陵此時精目中異彩連顯，隨卽哈哈一笑道：「姑娘，妳不必玩激將之法，老夫有無眞功夫妳嚐過以後就會明白……」

白振宇聞言怒目叱責道：「住口！『姑娘』二字你也配叫，陶老鬼，我警告你，對教主說話你得放尊重點。」

陶陵一怔，連忙隨着訕然一笑道：「回駙馬爺，老夫適才失言之處還望包涵一二，不過，要老夫對尊夫人改稱什麼教主的，未免太肉麻了點，歉難遵命。」

白振宇正待發作，二公主許月嬌已接口道：「老鬼，你廢話到底還有多少。」

陶陵微微一笑，注目問道：「二公主敢情非要跟在下較量一番。」

「怎麼，是不是怕了。」

「怕到不是，不過在較量之前，老夫有一個條件得先提出來。」

許月嬌蹙眉沉思少頃，一聲冷笑道：「好吧！本公主答應你，不過，你條件提出之前，自己最好先放寬一下，不該提的最好少開腔。」

陶陵笑道：「老夫提的條件非常簡單，而且公平，咱們為了節省時間，雙方較量以十招為限，妳要是贏了老夫立卽雙手獻上貴教夢寢以求，武林四寶中的三才絲玉杖，而且投効貴教，今後任憑差遣。」

話鋒一頓又接着道：「如果妳要是輸了，妳這個旁門左道的邪教，就得馬上宣佈解體，至於妳們姊妹倆個嘛……」

許月嬌俏臉一變厲叱道：「住口！你這個老不知恥的東西，死到臨頭還在要咀想討便宜。」

白振宇突然挿口道：「二妹，這種人少跟他囉嗦，待我來超度他早點上路。」

陶陵截口道：「嗨！二妹二妹的，叫得怪親熱嘛，眞是個乖乖駙馬。」

白振宇又截口冷笑道：「陶陵，別躭擱時間，請吧！」

陶陵笑道：「說得是！你既然要强行出頭，那麼，請亮兵双！」

白振宇一伸右手，「嗆」的一聲，從肩後拔出一把寒光四射的長劍，淡然一笑道：「這是本駙馬的『斷魂劍』，這寶貝已經多年未飲人血了，咀饞得很，你可得多加小心！」

陶陵精目中寒芒一閃，擧手一揮，「刷」地一陣清脆聲中，已亮出了腰間所挿的一柄鋼質摺扇，不疾不徐的輕搖，同時發話道：「怎麼，公主們自己不下場，眞忍心，駙馬爺先來送死！」

白振宇獰笑道：「老狗！你少賣狂，還是當心你自己這條狗命吧！」

隨着手中長劍一揮，震聲大喝道：「接招！」

喝聲才落，一道寒閃有若奔雷，迅快無倫地向陶陵攻到。

陶陵身形一旋，幻起一片扇幕，一陣劍扇相擊的「叮噹」脆响中，扇幕上爆出無數火花，那情景，煞像是燃起一堆爆竹，可却比爆竹聲更為火爆，也更為壯觀。

在這「叮叮咚咚」的脆响聲中，傳出陶陵的呵呵大笑道：「好功夫！閣下比當了駙馬以前硬是强多了，天魔教能調教你這個高手，實在足以自豪！」

但這幾句話，究竟是褒是貶，恐怕只有他們雙方當事人心中明白。

就在說話之間，陶陵已連接白振宇三招搶攻，但他却不還手，始終隱身於他那三才扇法所幻起的扇幕之中，在寒閃交織，火星四濺，人影穿梭飛閃中，可說連他的身影也無法看到。

白振宇雙眉一揚，震聲大笑道：「陶陵，別光逞口舌之快，有種的話，咱們到艙面甲板上去，那地方够寬，可以玩得痛快。」

陶陵敞聲大笑道：「對！對！我贊成，咱們說去就去！駙馬爺請！」

話聲未落，祇見兩條人影，一前一後向艙外疾射而去。此時，旁觀掠陣的許氏姊妹及戈大年，亦隨着魚貫而出。

就在陶陵雙足尚未落下艙外甲板之時，白振宇立卽一躍而前，欺近陶陵以眞氣傳音道：「兩個魔女的『迷幻魔音』相當厲害，絕非你所能敵，還不趁機快走，再遲恐怕來不及了。」

陶陵一見旁觀掠陣的兩男一女，適時都已出艙，故意提高聲調笑道：「駙馬爺，俗語說得好，來而不往，非禮也！現在你也接老夫一招試試！」

話聲中，他那護身扇幕，突化一道長虹，像匹練伸展似地一閃，身形借勢上竄，就這電光石火之間，長虹與劍影齊歛，陶陵却如蜻蜓點水般，早已飄落在樓船下流十丈之外，由上官逑所駕的小舟之上。

白振宇却被震退丈外之外，呆若木鷄。許氏姊妹目睹此情，臉色大變，許月嬌內心更見焦急，却趕緊過去將白振宇扶起來。祇聽陶陵在小舟上揚聲笑道：「二位公主，今日我陶某人已經手下留情，並未對貴駙馬下殺手，因此請妳們注意，不要難為本門兩個人質……」

許月娥截口答道：「是否還要本公主向你道謝？」

陶陵笑道：「那倒無此必要。」話鋒一頓又道：「只要妳們倆位公主心裏記住有這麼一回事就行了。」

許月嬌冷然截口道：「好！將來我也會饒你狗命一次。」

陶陵道：「那老夫先謝啦！」隨卽扭頭朝舟尾灰衫老者一揮手道：「上官老哥，咱們靠岸去。」

許月嬌却又高聲接道：「慢着。」

陶陵朝向樓船哈哈大笑道：「二公主還有何見教。」

許月嬌笑了笑道：「本公主自出道以來難得碰到像閣下這種絕代高手，尤其閣下剛剛露的這一手『凌波飛渡』輕功，更是令人佩服，可惜就這樣匆匆而去，未免太掃與了……」

陶陵截口接道：「怎麼，二公主還有意『親征』？」

許月嬌冷笑點頭道：「不錯！」

陶陵震聲大笑道：「今日，陶某人因為還有一個約會，委實沒有工夫奉陪，公主適才所言，將來也饒在下一次的諾，就請提前於今天實踐吧！」

話一說完，也不管許月嬌的反應如何，立卽招呼駕舟的上官逑，加速朝富陽碼頭方向疾駛而去。

話說陶陵獨闖樓船脫險回城的當夜，已經快三更時候了。而位於富陽臨江客棧後院的三間上房，仍然亮着燈光，同時，後窗外不時可看到幾個人影的移動，似乎在密議着一件重大的事情。

的確不錯，在室內參加密商的人，正是朱唇令門下兩個太上護法陶陵與倪素貞，與飛虎寨寨主黃飛虎，十絕神君黃聖仁等四人。他們的臉上表情，都顯得非常凝重。另外，在門外及後院中，還由朱唇令門下「十二金釵」中的首釵林含碧，二釵水含雲担任守衞巡查工作，氣氛顯得非常緊張。祇見倪素貞走向窗口，透過帳面紗巾的精目四週一掃，輕輕地「咦」道：「石中英老前輩怎麼還沒來？」

陶陵正容接道：「本座跟他約定好是三更，現在應該快到了。」

倪素貞轉身接問道：「太上，石前輩會不會失約。」

陶陵笑道：「大妹子，妳別把他看扁了，石中英絕非輕諾寡信之輩，何況，他目前不但已經應允乃姪石補天之請出面担任石家堡主，而且又經武林四大門派一致推選，繼任了『武林盟主』一職，今晚一定會到。」沉寂少頃之後，黃聖仁突然接道：「陶大俠，關於前此所談我們雙方暫時化敵為友，合作對付天魔教一事……」

陶陵截口道：「原則上，已徵得敝門令主同意。」

黃聖仁道：「光是原則同意不行，現在大敵當前，必須當機立斷，而且馬上要採取行動，首先聯合救出你我門中遭魔女刼持的三個人質要緊。」

陶陵道：「此事關係武林各派生存續絕，如此重大之事，總不能由咱們兩個草草決定，救人雖然如救火，可也得等各門派委任代表石中英石前輩來了後大家當面談談才行。」

此時，黃飛虎喟然接道：「此事恐已不容再拖，夜長夢多，多拖一天，祇有增多一分危機。」

陶陵接問道：「寨主是否為天魔教兩個魔女『限期三日』答覆事感到担心。」

黃飛虎正色道：「非也！豈祇是對本門限期答覆問題。」

陶陵聞言一驚訝問道：「寨主此話怎講？難道貴方已有甚麼最新發現不成？」

黃聖仁截口道：「不錯！據在下所知，今天入夜以後，富陽城內外各處水陸通道，天魔教均已派人埋伏把守，而且，那個自稱教主的許月娥已經下令，不許你我門中任何人逃離富陽！」

陶陵接問道：「此話當眞？」

黃聖仁笑道：「在陶大俠你面前，我敢說謊麼？」

陶陵畧一沉思，徐徐接道：「天魔教重現江湖，意圖『奪取武林四寶』，使各門派臣服而獨霸武林，在下早已料到，但是突然封鎖富陽，不放一人逃離，却大出人意外，不但操之過急，而且也做得太絕了！」話鋒一頓，又像似自言自語地喃喃接道：「看來，這一場武林血腥浩刧是無法避免了。」

黃飛虎忽又接問道：「陶兄今日獨闖魔船，有否見到敝門三日天尊獨孤豪拘禁之處？」

陶陵道：「沒有見到，可能拘禁在後艙。」

黃飛虎又接問道：「據你判斷，除了已經露面的許氏兩個魔女之外，天魔教是否有如外間傳言，尙有幕後主持人，而且武功較兩個魔女更高。」

陶陵神色一整道：「關於這個傳言，在下早已聽說，但據今日探聽結果，似乎並無蛛絲馬跡可以支持此一謠言，不過，從兩個魔女行事的乖張態度與歹毒的作風判斷，又似乎不無可能。」（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點蒼復派之日，段虹英率衆狼狽而去，冷血劍客白雲飛之名，威鎭南疆，在點蒼復派負傷率衆狼狽而去，冷血劍客白雲飛單騎獨劍，重蒞中原，他要以滿腔熱血，爲江湖洗不平，各事暫上軌道之後，白雲飛單騎獨劍，重蒞中原，他要以滿腔熱血，爲江湖洗不平，那日，他在一座林前，爲段虹英之師史無謀截擊，史無謀施展絕技火燄指，不特未能傷及白雲飛，反被白雲飛一掌震傷，大怒之下要再與白雲飛較劍，忽的白雲飛向林中掃覷一眼，要史無謀把請來的帮手一併出來以決高下，史無謀聞言一愣，他自問沒邀人助拳，不禁反問白雲飛那裏來了帮手——

新派武俠長篇

蕭塞·文
盧令·著

無影毒神



劍搖星斗動　掌發心胆寒

冷血劍客白雲飛冷笑道：「閣下難道還要我說明麼？」

他楞了一楞，吶吶地道：「帮手？我那裏請了帮手？」

語聲嫋嫋地消逝，只聽村外响起一連串蹋嗒蹋嗒的聲音，沉重的步履聲清晰的响起，一根黑烏烏的棍子陡然自一排密密的樹林之後穿射而出，斜斜的點在地上。

只見那濃密的枝葉一分，自樹後走出一個黑巾包頭瞎子，他手持黑烏烏的探路棍一步步的向這裏走來。

這瞎子凝耳聽了一下，道：「請問往大理後宮的路，是怎麼走法？」

冷血劍客白雲飛哈哈一笑，道：「瞎子，你可找對人了，眼前這史大爺便是來自大理後宮，你要找誰，不妨和他多親近親近……」

他早看出這個瞎子不是普通之輩，因爲這人雖然緊垂雙目，可是兩個太陽穴都鼓鼓的，只要畧加注意不難發現這個人在盡量的掩飾着自己的行藏。

瞎子一點黑烏棍，道：「這位史爺是大理段氏的什麼人？」

史無謀自從這個瞎子出現之後，就顯得有些不自在，只覺這人非常眼熟，只是一時想不起在那裏見過，他冷冷的問道：「閣下上段氏後宮找誰？」

瞎子呵呵一笑道：「說來非常巧，找的這位爺也是姓史。」

史無謀心神大顫，他從西域逃來中原之後，躲在段虹英處再沒在江湖上露面，所以江湖上很少有人認識他，他在那裏只有他姓史，這時見這瞎子找的也是姓史，不禁一楞，暗暗想道：「這瞎子難道找的是我？」他心念疾轉問道：「大理後宮姓史的有好幾位，不知你找的是那個呢？」

瞎子沉吟道：「史無謀這個人你可否認識？」

史無謀心神一顫，沒想到對方找的果然正是自己，他冷冷地笑了笑道：「你找他有什麼事？」

瞎子連聲道：「小事，小事！」

冷血劍客白雲飛哈哈一笑道：「道兄，你找的可眞對了門了，我那位好朋友也是姓史，也叫無謀，不知他是不是你要找的那一位……」

瞎子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這樣。」

這瞎子倒也是個鮮見的奇人，他在地上站立了一會，突然揚起手中的烏鐵棍，幻化無形的向史無謀身上點去。

史無謀一楞，道：「你這樣是什麼意思呢？」

他身軀斜斜一擰，疾快的避過對方這一棍，手中長劍陡地化爲「神戟凌雲」，對準瞎子的背後劈去。

瞎子鐵棍斜揮，輕輕一抖臂，棍浪化成幾叠棍影，身軀向前一傾，烏溜溜的大鐵棍，直搗而出。

他沉聲的道：「史兄，怎麼不施出『狼形八劍』？」

「狼形八劍」這幾個字才飄進史無謀的耳中，心中恍如中了一柄無形的巨錘一擊似的，驚得他全身冷汗直冒，幾乎傷在對方的長棍之下。

由於他自西域一路逃回中原，所爲的就是要隱藏自己的身份，唯恐那個厲害的對頭追踪而來，所以他連那成名的「狼形八劍」都不敢輕易給外人瞧見，這時一聽對方見面就將自己賴以成名的劍技道喝出來，當眞是嚇得魂飛胆裂，主意頓時沒有起來了。

他神情大變，道：「什麼『狼形八劍』，我不懂你的意思？」

他見對方是個瞎子，知道對方認不出自己，只要不施出「狼形八劍」，對方決不敢斷定自己就是他所要找尋的史無謀，所以出手盡是普通的招式，弄得瞎子不敢斷定他到底是不是史無謀？

瞎子連攻數招，道：「史兄，狼形八劍天下一絕，在西域曾數傷多少高手，怎麼今日一見，你倒挾技自秘，捨不得用出來了……」

冷血劍客白雲飛哈哈笑道：「他是生意人，講究的是貨眞價實，你拿出來的貨色，不够理想，他當然不會將好東西給你看了……」

瞎子嘿地一聲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你怎麼不早說呢！」

棍法陡地一變，手臂抖動之時，點點棍影幻化成一蓬棍雨，密密重重地將史無謀罩在棍影裏，逼得史無謀低吼數聲，揮劍連着劈出七劍。

史無謀怒吼道：「朋友，你對我往日無怨，近日無仇，這樣苦苦逼迫在下，到底居心何在？」

瞎子棍法一緊，道：「爲了要證明一下你是否便是我要找尋的那個人，我黑巾瞎子，不得不這樣得罪了……」

史無謀冷冷地一哼，道：「你找他幹什麼呢？」

黑巾瞎子沒有絲毫表情，道：「自然是有事情……」

此時史無謀已肯定的認爲對方是自己仇家之一，駭得心顫神搖，在急怒之下，揮劍斜劈，無奈對方功力奇高，連逃走的機會幾乎都沒有。

黑巾瞎子棍影如山，逼得史無謀連喘數聲，往往在一招之下，就會死在對方的長棍裏，是故史無謀劍出凌厲，相形之下，死於對方之手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黑巾瞎子沉喝道：「史兄，當眞是不願施出『狼形八劍』的絕技麼？」

史無謀這時回手無力，情形非常的狼狽，曉得自己再不施出「狼形八劍」非死在黑巾瞎子手中不可，他暗暗嘆了口氣，忖道：「罷了，罷了，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我如果能以狼形八劍將這瞎子殺死，這場禍事或能脫過，如果不幸死在這瞎子手中，也許我的命運該如此……」

他低吼一聲：「咄！你這瞎子，我們拚命了……」

他身形凌空躍了起來，拔高三尺，突然一顫手中長劍，顫出七個劍花，化爲一縷劍影，疾閃而去。

這正是「狼形八劍」的第一招「海浪灰鼠」施劍顫動，縷縷劍影响起一陣劍嘶之聲，耀眼奪目的劍光瀰空佈起。

黑巾瞎子耳目極爲靈敏，凝神細聽劍嘶之聲，突然一聲大笑，棍法照劍法而變，居然能將這威烈金石的一招擋了回去。

他嘿嘿一笑道：「史兄，這招『海浪灰鼠』二十年沒有在西域出現了，小弟今日雖不能看見它的威力，但從聲勢上已心折不已，足見史兄這幾年還沒將功夫擱下去……」

他語聲稍稍一頓，笑道：「史兄的『火焰指』不知練得怎樣了……」

史無謀臉色自「火焰指」三字，而變得非常冷肅與恐怖，他心裏大駭，長劍疾點而出，忖道：「如果，果然是那件事發生了……」

他怒吼一聲，大喝道：「朋友，你不要再裝傻了，我們手底下分分眞章吧。」

黑巾瞎子長棍一斜，道：「史兄，請你先別動手，小弟有不得已的苦衷，才這樣試試吾兄，西域一離至今二十載，難道史兄連小弟都認不出來了……」

史無謀一楞，身軀斜移，抱劍而退，道：「我不認識你。」

黑巾瞎子嘿嘿一笑道：「時間這麼久了，史兄當然不會再記起小弟了，如果史兄還記得西域夜渡大漠那件事，你就知道我是誰了。」

語聲稍稍一歇道：「我是那個孤兒雲八郎……」

「八郎，你的眼睛怎會瞎了，難怪我認不出來了……」

原來黑巾瞎子在年青之時，是個出名的大賊，他有一年在大漠搶刼一個單身婦人，遭一個獨行客擊傷，而生命奄奄待斃，倒在滾滾的黃色沙裏直吐血，史無謀那時正經過那裏，給他一顆丹藥，而將雲八郎自死神的邊緣救回來，兩人結爲逆友。

黑巾瞎子傷心的嘆了口氣，道：「這事別提了，你自羅玄那裏得了『火燄指』後，羅玄四處找你，最後將我找着了，而逼問你的下落，我當時直說不知道，羅玄那個老渾蛋逼着我動手，而將我這招子給毀了……」

史無謀黯然的道：「這事都是我的不對……」

黑巾瞎子搖搖頭道：「史兄，小弟這次孤身涉險來這裏，向你報一件極壞的事情，如果你不及早應付，眼前就有一場大禍了……」

史無謀緊張的問道：「什麼事？」

黑巾瞎子凝重的說道：「羅玄父子已知道你在這裏，在我離開西域之時，他們父子已經到了中原，聽說已經到了這附近了……」

史無謀嘿地一聲道：「來了又怎樣？我的火燄指已經練好八九成，他們來了也不能對我怎麼樣？我在這裏一直藏了十九年，算起來也不該再怕事了……」

黑巾瞎子搖搖頭道：「史兄，我們惹不起他們父子，還是躲避一下的好，再說這事史兄偸學人家祖傳秘技，說起來我們已經理虧！」

史無謀哼了一聲道：「八郎，這事我們暫時放開，等羅玄父子來時再說……」

他狠狠地望了冷血劍客白雲飛一眼道：「這是中原的第一神劍高手，我們先將他解

決了再作道理——」

冷血劍客白雲飛恍如沒有聽見兩人的對話一樣，他雙手背負於身後，冷煞的抬頭望着茂密的林葉，突然冷哼聲，回過身來冷冷地道：「二位的話說完了沒有？」

黑巾瞎子一擺長棍，道：「咄！你是對誰說話？」

冷血劍客白雲飛面上殺機一湧，道：「瞎子，這裏的事你管不了，我勸你還是滾開。」

黑巾瞎子雲八郎自從瞎了眼睛之後，最恨人家罵他是瞎子，他一聽白雲飛罵他是個瞎子，登時有一股怒火自心田中燃燒而起，一縷棍影罩空揮出。

他大喝道：「小輩，我八郎殺人放火時，你還不知在那個狗養的肚子裏……」

「嗆……」一道寒光迎空洒出，冷寒的劍氣登在空中佈起一道劍幕，將黑巾瞎子的身子全罩在劍影裏。

白雲飛恨恨道：「衝着你這一句話，我就不會放過你！」

他見黑巾瞎子雲八郎出口不遜，濃濃的殺機在眉梢之上，逐漸顯現出來，手上劍式一緊，連着施出三大絕招將黑巾瞎子圈在一片劍影中。

黑巾瞎子心神俱碎，喝道：「史兄，這小子是誰？」

史無謀沒有料到冷血劍客白雲飛的劍法如此精奇，隨手一抖，便將在大漠極負盛名的盜賊雲八郎困住，他楞了一楞，忖道：「他的劍法比我的『狼形八劍』還要厲害……」

忖念未逝，接道：「冷血劍客！」

黑巾瞎子雲八郎這時被對手劍勢逼得團團亂轉，額上冷汗顆顆滾落，大鐵棍揮得呼呼生風，身上衣衫已被削下了七八片衫角。

史無謀看得心裏一寒，揮劍擊出，道：「八郎，我來助你！」

兩人這一聯手，威勢登時大增，冷血劍客白雲飛身在兩大高手之間，揮手瀟洒自如，他長笑一聲道：「二位，我們的生意可談成了……」

他斜馭長劍，自劍尖上泛起股股冷寒的劍芒，他大吼一聲，冷寒的劍刃倏地向黑巾瞎子的臂上劈去。

黑巾瞎子憤怒的道：「我們拚了！」

他揚起大鐵棍對着冷血劍客的胸前直掄，而史無謀也乘這間不容緩的一綫機會，自背後一劍刺出。

冷血劍客白雲飛哼了一聲，施出一招「落日餘暉」，一劍自空劃出一個大弧，斜斜朝兩人兵刄上撞去。

「嗆——」

數縷火花濺起，响起一聲清脆的大响，黑巾瞎子只覺手中一輕，一根大鐵棍登時斷爲二截。

他顫聲的道：「這是一柄神劍！」

因爲他雙目已瞎，不能看見對方手中的長劍是什麼寶劍，是故鐵棍一斷，才知道對方的兵刄是柄千古利器，而嚇得他在地上一個大翻身，滾出數丈之外。

史無謀也顫聲說道：「射日劍法！」

他倆自知無法和這威力無儔的神幻劍法相頡頏，只得急忙站在一起，黑巾瞎子冷汗直流，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冷血劍客白雲飛冷冷地說道：「史無謀，你毀壞在下聲名，這個仇該怎樣了結呢？」

史無謀冷笑道：「你殺段皇爺的事又怎麼？」

白雲飛哈哈一笑，道：「段皇爺之死在下風馬牛不相及，你找我可是找錯人了……」他冷煞的一揚劍，恨恨地道：「冷血劍客在江湖上從不妄殺一人，但遇上鷄鳴狗盜之輩也從不輕易放過，你倆俱是黑道中人，我縱然是將你倆毀了，也不算是過份……」

突然，空中傳來一連串銀鈴搖曳之聲，清脆的鈴聲恍如是珍珠落入玉盤所發出來的，悅耳撩人，隨風飄來縷縷如樂。

黑巾瞎子凝耳細聽了一會，道：「史兄，這是索魂銀鈴……」

「什麼？」史無謀全身直顫，身上好像受了重重一擊一樣，他的神情隨着這陣鈴聲而變，顫抖了一下道：「這是索魂銀鈴，羅玄那個傢伙已經來了……」

黑巾瞎子拔腿往外就走，道：「史兄，快快走……」

「八郎！」史無謀心神俱碎，目中閃過一絲恐怖畏懼之色，向遠處望了一眼，道：「我們還跑得了嗎？羅玄那匹雪鵰天下脚程第一，我們縱是早先一個時辰逃走，他也追得上我倆……」

「鈴鈴鈴……」

清脆的鈴聲密集的一响後，陡地戛然而逝，只聽有人乾笑一聲，蹄聲篤篤地向這裏奔來。

濃密的林葉一分，一個黑色斗篷的漢子，頭上戴着一頂毡帽，騎着一匹混血的高大蒙古馬，如飛而至。

這漢子身形一飄，自馬背上輕墮而落，他將頭上的大毡帽輕輕一摘，露出一雙冷寒如冰的眼睛來，在史無謀和黑巾瞎子身上一掃，突然哈哈大笑。

笑聲如冰，還滲雜着一股無比的憤怒之聲。

史無謀全身抖悚，顫聲道：「羅洪，你爹爹呢？」

羅洪的笑聲逐漸而逝，望着史無謀沒說一句話，他暫時沉默了一會，淡淡地瞥了冷血劍客一眼，說道：「史無謀，西域一別已經二十年了！這些年來，你愈混愈行了，聽說在段氏那裏還有人拜你做師父呢……」

史無謀痛苦的道：「那裏！那裏！老夫只不過是混口飯吃而已……」

「嗯！」羅洪冷冰的道：「你混好了，我們父子可慘了，這年頭有辦法的都從西域跑到中原，沒有辦法的還是留在那個地方……」

語聲稍稍一停，低笑道：「我們父子爲了找尋你，不惜將大漠和西域翻遍了，結果是你影子音信兩不見，你隱藏的眞好呀……」

史無謀見只有羅洪一個人，心情稍爲定了定，他目中畏懼之色一滅，不覺嘿嘿兩聲，道：「你們父子化那麼大的功夫找我幹什麼？以前的事情已經過了這麼多年，也該淡忘了吧……」

「哈……」羅洪乾笑一聲道：「這是我們的交情，我們父子自從受了你那天大

的恩惠沒有一天敢忘了，總想有一天報答一番……」

「不敢！」史無謀不自然的笑道：「兄弟這點德性在你們父子眼裏能算得了什麼，難得你們父子還把我記得這樣清楚，我姓史的那怕是砸了鍋也要招待你們父子一番了……」

「好說，好說！」羅洪向前大跨一步，嘿嘿兩聲，道：「我們父子還是那個老脾氣，有酒有菜就吃，今天我們老朋友見面，少不得要打擾你一番了……」

史無謀全身打了一個冷顫，道：「怎麼？你爹沒有來？」

羅洪哈哈一笑道：「有這麼熱鬧的機會，我爹豈會不來，尤其是你這位老朋友，雙方分離了這多年，他想你都要想病了呀……」

史無謀笑道：「你們父子，倒眞關心我……」

黑巾瞎子雲八郎輕輕走了過來，道：「羅洪，你還記得我姓雲的麼？」

「哦！」羅洪哦了一聲道：「眞沒想到你黑巾瞎子雲八郎也在這裏，這可是大喜的呀，我們這些多年的老朋友又會聚在一塊了哈……我們得多聊聊……」

黑巾瞎子雲八郎嘿地一聲道：「好朋友，我這招子你不會忘記了吧……」

羅洪淡淡地道：「當然記得，我聽說你有一天夜裏偷看人家姑娘拉尿，讓那姑娘給抓了下來，是不是這麼回事呀？」

「嘿！」黑巾瞎子雲八郎想起這雙招子毀在羅氏父子手裏時，那股怒氣便會不自然的湧了出來，他低嘿一聲，道：「羅洪，我們明眼人揉不進沙子，你我認識一場，也不能這樣含糊……」

羅洪哈哈大笑道：「這麼說你的眼睛沒瞎，不然你的眼睛裏那會揉進沙子呢，老朋友，你瞞得我好苦呀……」

「哈哈……」冷血劍客白雲飛見羅洪將兩個黑道高手弄得哭笑不得，不覺得哈哈大笑，這一笑，更激怒了黑巾瞎子雲八郎，他忿忿地道：「你笑什麼？」

冷血劍客白雲飛恍如沒有聽見一樣，扭頭向外瞧去，那種沉穩的態度，看得羅洪和史無謀心中同時一震。

羅洪上前一笑道：「請問這位朋友是誰呀？」

白雲飛緩緩的轉過身來，道：「冷血劍客。」

羅洪哦一聲，道：「冷朋友，我們是一個針眼一根綫，你我倆條綫各無關係，怎麼樣？我們這交易還公道麼？」

冷血劍客淡淡地道：「行，兩條褲子永遠穿不在一起，你辦你的事，等你辦完了，我再辦我的事……」

羅洪哈哈大笑道：「不錯，不錯，我們這個交情可攀上了，冷朋友，我這裏有禮了……」他以爲冷血劍客白雲飛姓冷，所以稱白雲飛爲冷朋友。

白雲飛淡淡地道：「我姓白。」

「白朋友。」羅洪一拱手道：「我失敬了……」

黑巾瞎子雲八郎和史無謀一見羅洪和冷血劍客套上交情了，心裏同時一震，黑巾瞎子雲八郎畏懼的道：「史兄，我們今天可死定了……」

史無謀一晃手中三尺鋒，道：「八郎，我替你擋一陣，你還是撒下你的飛毛腿快逃命，等練好絕技再替我來報仇……」

黑巾瞎子雲八郎黯然的道：「史兄，我這招子如果不瞎，憑我的兩條腿，自信還能逃出個七八里，可是現在……唉！我有腿也跑不動了……你的好意，我是心領了……」

語聲一頓，道：「我們先幹了羅洪再說。」

羅洪朝他倆哈哈大笑道：「對，先幹了我才好再逃……」

黑巾瞎子雲八郎大吼一聲，掄起手中剩下的半截試路棍，施了一招「乾坤倒轉」當頭一棒照着羅洪的頭上擊去。

羅洪大笑道：「這點道行也敢拿出來唬人……」

他手臂一抬，五指倏地一張，對着劈來的棍頭抓去，這一着大出黑巾瞎子雲八郎的意料，呆了一呆，手中的半截鐵棍已給羅洪抓了過去。

黑巾瞎子雲八郎顫聲道：「你……」

羅洪冷叱道：「念你一個瞎子，暫時放你一命……」

史無謀黯然道：「八郎，你走吧…」

黑巾瞎子雲八郎搖頭道：「史兄，我的命是你救的，如果沒有你，我恐怕早死在大漠，此刻還不知做了那方的幽鬼孤魂，在你有難，我豈會獨自逃生，要死我們死在一起……」

他黯然的長聲大笑道：「史兄，我們還沒有完全絕望的時候，你的狼形八劍在西域是罕見敵手的，還有你的『火燄指』，現在不是練成八九成了麼？」

史無謀嗯了一聲，道：「不錯，我們未必就會死……」

羅洪神情一變，叱道：「『火燄指』是我們羅家的絕傳秘學，你這小子給偷學了去，爲了這件事我爹自斷一根手指，永遠不練指功，這都是你史無謀害的……」

史無謀一呆，道：「斷去一指……」

羅洪冷煞的道：「不錯，你現在該知道一個偷學別人武技的人，是多麼的卑鄙無恥，我爹爹初時好意收留你，沒有想到你暗中來我家臥底，幾乎將我爹活活地氣死……」

「洪兒……」空中傳來了一聲「洪兒」，史無謀全身大顫，畏懼地倒退了一步，他怕見羅玄，怕見這個自斷一指的老人音容。

藍天，白雲，清風……

徐徐西沉的落日，半邊艷紅的臉靨羞澀的藏在山峯的後面，那最後的一絲餘暉逐漸的自大地消逝，所以，藍天，白雲，清風，是這晚暮時空中的彩色。

「洪兒！」字音拖得很長，初聽之時恍如在數里之外，等那最後的一縷音韻消逝時，又像是來到了跟前。

空中傳來一連串篤篤的輕微蹄聲，深鬱的叢林裏，突然閃過一道白影，白雪般的一乘孤騎脫空而落。

黑蓬的長長披風，搖盪的拖在那個坐在白雪樣的馬匹上的老人身後，這個雙目如刄的老人淡淡的瞥了林中的史無謀一眼，突然的仰天哈哈大笑。

羅洪恭身的說道：「爹，現在你才來

呀！」

羅玄哈哈地道：「這個機會可眞難得呀，洪兒，爹沒有想到在這裏看見黑巾瞎子雲八郞，哈哈，兩位故人依舊能活着站在這裏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哈哈，同城分手，至今已有二十幾年，我羅玄本以爲再也見不到這些好朋友了，那知故人依舊，雄風如昔，只是那身賊氣仍沒有改……」

神情在刹那之間一變，史無謀的臉色隨着羅玄的出現而變得蒼白，他心中一寒，嘿嘿地道：「羅兄，你眞健朗！」

他一時也想不出適當的語辭來衝破這尷尬的場面，只得硬着頭皮迸出這幾個字，畏懼的望着羅玄。

「臭美！」羅玄雙目一瞪，道：「誰和你稱兄道弟，你的胆子眞大，連以前怎樣稱呼都忘了，哈哈，莫不是練會了『火燄指』便可將眼睛長到頭頂上，目中無人了……」

史無謀顫聲道：「羅前輩，事情是晚輩的不對，已經過了這許多年了，得放手就放手，這事至今也可以算了……」

「哈哈，」羅玄只是哈哈地大笑，沒有開口說話。

史無謀並非是個呆子，他一見苗頭不對，立時將羅兄，改稱爲「羅前輩」，當初羅玄收留他時還是個小孩子，素來都是以前輩稱呼羅玄，時隔至今，史無謀自認是本身已是獨據一方的高手，不願再以晚輩論之。

他見羅玄只是哈哈大笑，不予理論，紅臉驀黯，頓時有一股怒氣自心湖中漾起，他嘿嘿地笑道：「羅前輩，莫不是不屑於理會在下！」

羅玄一收笑聲，自那厚厚地嘴角上浮現出一絲淡淡地冷酷煞意，他雙目寒芒一吐，冷冰冰地道：「你這種人還值得老夫理會麼？」

史無謀一怔，道：「怎地？」

羅玄冷笑道：「江湖上鼠輩橫行，魑魅當頭，連對自己有恩的人都要以手段怨報，這種忘義小人，誰和他稱朋友……」

這一着，可把整個陰狠深沉的史無謀給損慘了，他自覺臉上熱辣辣非常的難受，連抗辯的勇氣都沒有，只氣得顫聲道：「你，你……」

羅玄冷哼道：「我怎麼樣？難道說錯了嗎？」

黑巾瞎子雲八郞雖然無法看清史無謀此刻的窘態，但由雙方的言辭中間，已知史無謀有口難言，情形非常的狼狽，他向前連跨兩步，冷冷地道：「羅玄，你不要逼人太甚，我史大哥雖然有錯，可也犯不上個死罪，我雲八郞和你有仇恨，你將我這對照子給毀了，論起是非黑白，我們兩方也可以抵消了！」

羅洪上前叱道：「八郞，沒你的事，你可以滾了！」

雲八郞想起這雙眼睛毀在他們父子手裏，那股怨氣立時塞滿了心中，他這時早將生死不放在心上，怒吼道：「滾！哈哈！我黑巾瞎子，在西域何曾服過誰了，雖然幹的不甚高明，待人却有一腔生死熱血，要我滾也不難，除非你連我這條命也給砸了！」

羅洪嘿嘿地道：「若不是看在你是個瞎子，我早就讓你躺下了，瞎子別不知好歹，該知趣的時候還是知趣點好！」

史無謀黯然的嘆了口氣，搖搖頭道：「八郞，羅洪說的不錯，你還是不要牽連在內的好，爲了我一個人連你的命也賠上，這不是太傻了麼？」

黑巾瞎子嘿嘿地笑道：「史兄，你也太看不起我瞎子了，我眼雖瞎，可是心可沒瞎，要死我們死在一起，要活兩人同時活下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史兄，不要多說了，我雲八郞不是貪生怕死的人！」

「哈哈！」羅玄大笑道：「好一個義氣朋友，我羅玄在江湖上至今還是初次看見這種錚錚的漢子，雲八郞，你有種不怕死麼？我看你還是少說大話的好！」

「呸」雲八郞呸地一聲道：「我雲八郞殺人無數，何曾皺過眉頭！」

他這人是個血性極剛的漢子，由於史無謀曾救他一命，所以他寧願捨棄生命不要，也不能自己逃命離去，況且他雙目已瞎，對這種塵世之間已無太多的留戀，每當自己在暗中摸索之時，便會覺得生命已枯，連這天地間的造化都看不見，人活着還有什麼意思。

羅玄哈哈大笑道：「這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我心狠！」他目光淡淡的瞥向了冷血劍客白雲飛，目中寒光一湧，問道：「閣下是否可以表明一下態度！」

冷血劍客白雲飛冷冷地道：「有這個必要麼？」

他心高氣傲，看不慣羅氏父子那種狂妄的樣子，所以態度間，不覺變得冰冷，像是非常不屑的樣子。

羅玄嘿地一聲道：「好個小孩子，你眞是個給臉不要的臭狗屎！」

冷血劍客白雲飛被羅玄罵得一怔，他沒有想到這個固執的老人出口便會傷人，心中怒氣一湧，冷冷地道：「你這個泥古而不化的老糊塗，我冷血劍客白雲飛最瞧不起以老賣老的奴才，你有興趣發威，我可沒有興趣洗耳恭聽！」

「白雲飛，白雲飛……」羅玄咀唇顫動，喃喃地自語一陣，突然向前一掠身形問道：「冷血劍客，你眞的姓白？」

白雲飛楞楞地道：「你這是甚麼意思？我冷血劍客雖然不是一代之宗，但也不會連姓甚麼都要冒充，閣下如果要羞辱我白雲飛，最好是先量量你的斤兩，看看有沒有這個能力……」

「嘿！」羅玄嘿地一聲道：「還是照計劃行事，先處理了姓史的再和姓白的了結，這事他已經碰上了，也免得你我再專門去找他！」

羅洪輕輕一頷首，望着白雲飛道：「閣下請先讓開，等我們和姓史的了結了當年的那段之後，羅白兩家再談交易……」

「哈哈！」白雲飛哈哈大笑道：「這生意愈做愈大了，連西域大亨都看上小號了，羅兄，生意人不嫌多，你有多少交易我都接了！」

「眞懂交情，嘿嘿！」羅洪大笑道：「好個懂交情的生意人，這筆生意可是成交了……」

雲八郞及史無謀見冷血劍客白雲飛和羅氏父子好像也有糾葛，兩人心中不禁一喜，黑巾瞎子嘿地一聲，道：「我們是兩

條大橋通一路，白英雄，對方資本雄厚，手寬面大，道上有的是分號，專做黑吃黑的買賣，貴號如果想在世面上混，最好對付的辦法是與本號同做這筆買賣，也許兩家的力量或能和這位羅大爺爭爭地盤！」

嘿！這瞎小子眼睛雖瞎，那個心眼可沒瞎，他一見苗頭有了轉機，立時舵隨風擺，向冷血劍客白雲飛拋媚眼了，可惜白雲飛生與俱來，並不欣賞這筆買賣。

白雲飛冷冷地道：「謝謝！雲大爺，小號並沒有這個興趣！」

黑巾瞎子神情一黯，怒沖沖地說道：「貴號既然不顧利上加利，本號只好認栽了……」

羅玄見黑巾瞎子雲八郞居然心機深沉，妄想以冷血劍客作好對付自己的後盾，不禁氣得冷笑一聲，面上的殺機隨着一湧，冷冰的目光緩緩地投落在黑巾瞎子雲八郞的臉上，冷漠的道：「瞎子，你這個念頭打錯了。」

他身形斜斜一飄，向前連跨三步，伸手對黑巾瞎子雲八郞的身上抓去，黑巾瞎子眼睛雖然瞎去，聽覺却超乎常人的靈敏，他身子暴閃，移形換位飄出五尺之外，閃電的掄起手掌，反而劈向羅玄的胸前，雙方用的都是快招。

羅玄怒喝道：「你找死！」

他手掌突然一翻，自掌心中陡地吐出一股勁疾的大力，對於黑巾瞎子的掌緣不理不睬，猛然的迎了上去。

「嘭！」

雙掌相交兩股掌風一逼，逼出一聲沉重如濤的大響，「嘭」地一聲之後，地面上沙石迸濺，斷枝和殘葉齊飛，激盪的掌勁廻盪不絕，兩條人影同時一合。

黑巾瞎子只覺手臂一震，胸間劇然的一陣起伏。

他痛苦的呃了一聲，臉上泛起一連串劇烈的抽搐。

他大吼一聲道：「姓羅的，你不要逼人太甚！」

這個在西域出名的黑道高手，雖然出身不太高明，對於朋友却義重如山，他一見羅玄功夫高過自己甚多，非但未因此而氣喪，反而戰志高昂，有意要替好友史無謀擋得一陣，所以身形一動，急劈出七掌踢出三腿。

羅玄僅僅一晃肩頭，便自對方掌影腿隙之中閃過。

這個功力高絕的老人，一動手便是煞招，每上在一招之間，便逼得黑巾瞎子閃身自救，使得黑巾瞎子雲八郞叫苦不迭，額上冷汗顆顆迸激的滾落下來。

史無謀這時也急得心如油煎，發作不得，他一見這個不顧生死的好友雲八郞連番遭險，知道對方手法高明，黑巾瞎子遠非對方之敵手，所以身形疾躍，沉聲的大吼一聲，揮起斗大的手掌，斜斜地劈了出去，吼道：「羅玄，你找的是我，甚麼事還是由我倆解決！」

羅玄驟覺背後勁風如刄，頓知史無謀出手了，他哈哈一聲大笑，手掌電快的回身一拍迎了上去。

掌勁一交而回，羅玄冷冷地道：「對呀，史大英雄，我們之間的事該由你我倆人解決，連累雙方的好朋友，未免有點太說不過去了！」

黑巾瞎子深長的喘了幾口氣顫聲叫道：「史兄，你不要管我，我先和這個小子拚命——」

史無謀黯然的道：「雲兄的好意，我心領了，我死不足惜，如果你爲了我，而有個三長兩短，我如何向你們雲家好友交待！」

他雙目中隱隱透出一絲冷芒，像兩枝利刄似的逼住羅氏父子，冷冷地問道：「二位是否能答應我姓史的一件事情？」

羅玄深長的吸了口氣，道：「你先說說看，如果是合情合理，我姓羅的決不會不顧江湖道義於不顧，而做出人神共憤的事情……」

「好！」史無謀伸出一根指頭，道：「你姓羅果然是條漢子！」

羅玄不屑的道：「我們羅家世代相傳，還沒有一個忘義背信之徒，只要一人有恩，我們全家共敬，但如果誰背信喪義，我們姓羅的，也會不計生死的斬盡這種小人……」

史無謀這時已抱必死之心，對於羅玄的尖酸刻薄，恍如未聞一樣，他望了黑巾瞎子雲八郞一眼，道：「我這位雲兄弟和這事沒有絲毫關係，希望你們父子不要對他留難，我姓史的只有這個要求，望你們能夠成全！」

羅玄哈哈大笑道：「這是小事，我本來就沒有取他生命的意思，我羅玄並不是在說大話，如果要下狠手，姓雲的就是有三條命，恐怕也不够我畧畧一伸手！」這決不是自我得意，剛才動手的時候便已了然，羅玄只要畧施功夫，雲八郞早就躺下去了。

黑巾瞎子怒聲的道：「史大哥，小弟不要你替我求情！」

史無謀搖搖頭道：「這不是求情，我只是不願意你無故犧牲！」

他和黑巾瞎子雲八郞交情非泛泛，素來知道他那種固執不化的個性，所以等話聲一落，他已抖手將長劍洒了出手。

他凝重的道：「現在我們可以解決雙方的事情了！」

羅玄哈哈兩聲大笑，說道：「不錯，史無謀，你在江湖上也是一條漢子，我羅玄有救你一命之恩，那知你恩將仇報，偸學我家傳的『火焰指』，老夫自知對不起先祖，所以將右手之指斷去一指，發誓再不練『火焰指』，就是我的兒子，我都不准他有練習這種功夫，你可知道，那是爲了甚麼？」

史無謀顫聲的道：「我不知道。」

羅玄輕輕伸出右手，上面果然少了一指，沉痛的道：「這全是你所造成的，你看！」

史無謀機凜凜地道：「這事已是過往雲煙，我們還是手下見眞章！」

羅玄搖搖頭道：「不行，我還有幾點事情要弄清楚！」

這個沉痛的老人像是想起了甚麼事情一樣，臉上一片黯然，他眼前現出一幕慘痛的往事，所以悲憤的瞪着史無謀，希望這個忘恩負義的人自動說出來。

史無謀冷冷地道：「你還有甚麼事情不明白，我會盡我心中所知的通通告訴你

，不過你們父子不可能扯得太遠。」

羅玄冷笑道：「你偷學『火焰指』之後，可曾在西域施用過？」

史無謀神情大變，顫道：「沒有。」

「胡說！」羅玄臉上罩滿了一片殺機，他凜凜地瞪着史無謀，兩隻利刄似的眼睛恍如穿射進古無謀的心裏，羅玄上前連跨兩步，大聲的道：「你這是眞心話麼？姓史的，我羅玄和你往日無怨，近日無仇，雖沒深厚的交情，可也算是認識一場，我不知道你爲甚麼拿『火焰指』在離開西域之時，一夜闖下三條命案使江湖上都以爲我羅玄下的毒手！」

史無謀喉結一緊，道：「你是聽誰說的話？」

羅玄冷漠的道：「你幹的，你拿『火焰指』對付誰，我羅玄倒不在乎，可恨的是你殺的人，都是江湖上出名的大善人，西域慈神公羊山，冷面心佛陸瑩珠，苦婆心橋！這三個人那個不是西域的善家，他們若會武功也罷了，這三個大善人雖然交結了不少江湖朋友，本身却沒有一個會功夫的，你拿出我家的『火焰指』殺三個好人，使我幾乎和西域武林道翻臉……」

他悲痛的嘆了口氣，道：「還好我羅玄和西域的武林人物多少還都相識，經我百般口舌之下總算將這事掩蓋過去了，雖然這事了了，可是我却無臉在江湖上混了，當着羣雄之面，我發誓將你的心挖出來，對這三個善人表示一點敬意……」

他雙目一睜，問道：「你爲甚麼殺死他們？」

史無謀顫道：「我……」

他一想起自己手刄西域三善之時，心中就像是罩上了一道陰影那時自己只因一時的衝動，而想暗害羅氏父子，那知嫁禍不成，自己反而落得這樣下場，在悔恨不及之下，他一時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我……」的半天。

黑巾瞎子這時大聲的問道：「史兄，你眞的殺了西域三善？」

史無謀頷首道：「小弟一時之過，而做出那等喪心病狂的事！」

「嘿！」黑巾瞎子嘿地一聲，怒喝道：「史無謀，你殺誰我都不會生氣，總之這三個大善人你不應該殺，你想想，武林朋友只要有困難的，不要開口，那三個善人立時會想盡辦法幫助朋友，要多少有多少，連我都受過人家無數的恩惠，史無謀，你簡直不是人！」

史無謀被罵得啞口無言，他知道自己日後所以不能在西域安身，主要的還是因爲死的是三個善人，黑巾瞎子性烈如火，却最重義氣，一聽對方是害死三善的兇手，登時有一股氣湧了上來，指着史無謀大罵道：「你混蛋，你該死，我黑巾瞎子雲八郎千里迢迢的趕來給你送訊，所爲的你還是一個漢子，那知你表面謙和內心險惡，却是個這樣惡毒的小人，姓史的，我不能再怎麼責怪你，可是我內心却恨你，史無謀，我們的交情從此一刀兩段，你我也從此再也不會相見……」

這個粗暴的高手，說完之後，回身掉頭而去。

他去時絕決異常，慌亂的向幽林之中奔去。

史無謀一呆，高聲叫道：「雲兄，你等等……」

羅洪冷冷地道：「他這人雖然性情暴躁却不失爲一條好漢，你能交到這一種重義的朋友，可謂是死而無憾……」

「哼！」史無謀大吼道：「放你媽的屁，羅洪，我和雲八郎的事與你姓羅的沒有關係，你少他媽的討了便宜賣乖……」

他時恨怨異常，心中大有一拚之意，長長地吸了口氣，頓時將全身功力逼集於身上，沉聲的喝道：「羅玄，你動手呀，我姓史的人命全在這裏，你他媽的只要有本事就動手，別乾動咀皮子！」

羅玄雙眉一皺，冷冷地道：「你惡性重大，到這個時候都不知道悔改，我羅玄不但要替西域三善報仇，還要給武林除去一害！」

史無謀一揚手中長劍，道：「放屁，你們父子也不是好人。」

羅洪氣得臉色鐵青道：「爹，我們還跟他嚕嗦甚麼，這小子太不懂情調了。」

羅玄搖搖頭道：「慢着，我們羅家世代相傳，可說是沒有做過一件虧心背理的事，他已然說我們也不是好人，必是有所見地，我不妨聽聽他怎麼說！」他目光一寒，神情凜然的望着咀唇發紫的史無謀，問道：「史無謀，你這樣怨恨羅家，必是羅家有負你的地方，我雖然是要殺你，只要你說出個所以然，或許會給你一個公道的話……」

史無謀恨恨地道：「羅玄，你知道我當初爲甚麼會去你家偷學『火焰指』，都是你那寶貝的弟弟所造成的，他藉着羅家在西域的聲勢，將我哥哥史全逼得在西域不能容身，而苦苦向我哭訴，我知道要替哥哥報仇已經沒有希望，只有將你家的絕學習會，才能對付你們兄弟，誰知我苦練之下只能運到小成，距離你所練的那種程度還差得太遠了……」

「哦！」羅玄哦了一聲道：「史全原來是你的哥哥！」

「當然！」史無謀怨憤的道：「我哥哥在西域雖然並沒有甚麼好名聲，你們也不該將他趕得走投無路，而逼死於荒地大漠裏面！」

羅玄清叱一聲道：「你只知箇中一點恩怨便這樣毀壞老夫的名譽，而不去細細追問令兄事情的眞象，當初令兄在西域，只爲了一顆夜明珠而殺三司公子的全家，並姦淫三司公子的妻子和妹妹，我弟弟遇上這種事情自然不會放過，所以才一路追去，逼死史全的事情發生，你身爲武林中人，怎麼會聽信一面之辭，也不去想想事實眞象如何，便一口咬定！」

史無謀一呆，道：「我哥哥並沒有說是姦淫三司公子的妻子和妹妹！」

羅洪冷冷地道：「他的惡跡出名西域，你就是沒有想到這一層也該去查查這事的內幕……」

羅玄冷漠的道：「史無謀，你現在知道眞象了，也該還我個公道！」

「嘿！」史無謀大笑道：「我不管眞象如何？我只要替我哥哥報仇，羅玄你納命來吧！」他一顫手中三尺長鋒，冷芒的劍刄在空中劃一圓弧，嗤地一聲，對着羅玄的身上劈去。

（未完）



閃電手畸行奇騙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上環新街7至13號A